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四冊目次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目錄二卷（二）　（元）脱脱等撰　明初刻本　〇〇一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目錄二卷（一）

（元）脫脫等撰

明初刻本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后妃上

始祖明懿皇后　德帝思皇后
安帝節皇后　獻祖恭靖皇后
昭祖威順皇后　景祖昭肅皇后
世祖翼簡皇后　肅宗靖宣皇后
穆宗貞惠皇后　康宗敬僖皇后
太祖聖穆皇后　太祖光懿皇后
太祖欽憲皇后　太祖宣獻皇后
太祖崇妃蕭氏　太宗欽仁皇后
熙宗悼平皇后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母大氏　后徒單氏 諸嬖附

古者天子娶后三國來媵皆有娣姪凡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正嫡妾廣繼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禍亂也后亡則媵為繼室各以其叙無三媵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叙繼室者治其內政不敢正其位號禮廟無兩祔不並尊也魯成風始兩祔宋國三媵齊管氏三歸春秋皆譏之周禮內宰其屬則內小臣閽人寺人次之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又次之昏義稱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與春秋周禮合後世因仍其說後宮遂至數千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國初諸妃皆無位號熙宗始有貴妃賢妃德妃之號海陵淫嬖後宮寖多元妃姝妃惠妃貴妃賢妃宸妃麗妃淑妃德妃昭妃溫妃柔妃凡十二位大定後宮簡少明昌以後大備內官制度諸妃視正一品　三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視正二品　九嬪婕妤九人視正三品美人九人視正四品才人九人視正五品　二十七世婦寶林二十七人視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視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視正八品比八十一御妻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內官也太祖嫡后聖穆生景宣光懿生宗幹有定策功欽憲有保佑之功故自熙宗時聖穆光懿欽憲皆祔宣獻生睿宗大定祔焉故太祖廟祔四后睿世顯宣皆祔兩后惟太宗景宣熙宗章宗室祔一后貞懿光獻昭聖雖庶姓皆以子貴宣宗冊溫敦氏乃賜姓變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國亡列其世次著其族里可考鑒焉其無與於世道者置不錄

始祖明懿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天會十五年追諡

德帝思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安帝節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獻祖恭靖皇后不知何部人天會十五年追謚

昭祖威順皇后徒單氏諱烏古論都葛活剌渾水敵魯鄉徒單部人其父拔炭都魯海后性剛毅人莫敢以為室獻祖將為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為配乃為昭祖娶焉天會十五年追謚

景祖昭肅皇后唐括氏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諱多保真父石批德撒骨只巫者也后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父母出則多置酒饌享鄰里迨于行路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呼之活羅事在景祖紀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迺聞后性度如是乃娶焉遼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為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為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客飲后專聽之翌日枚數其人所為無一不中其務有醉而喧呶者輒自歌以釋其忿爭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輒與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勝負皆有懲勸農月親課耕耘刈穫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晏出蚤休者訓勵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

會桓赧散達偕來是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不能平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其手謂桓赧散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桓赧散達怒乃解其後桓赧兄弟起兵來攻當是時肅宗先已再失利矣世祖已退烏春兵與桓赧戰于北隘甸部人失束寬逃歸袒甲而至告后曰軍敗矣后方憂甚會康宗來報捷后乃喜既而桓赧散達皆降后不妬忌閑習女工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為有丈夫之度云天會十五年追謚

世祖翼簡皇后拏懶氏天安元年癸酉歲卒天會十五年追謚

肅宗靖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將舉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長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亦必不至是太祖奉觴為壽即奉后出門酹酒禱天后命太祖正坐號令諸將自是太祖每出師還輒率諸將上謁獻所俘獲天會十五年追謚

穆宗貞惠皇后烏古論氏天會十五年追謚

康宗敬僖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五年追贈

太祖聖穆皇后唐括氏天會十三年追謚仍贈后父留速太尉郯國公祖迭胡本司徒英國公曾祖劾魯司空溫國

公

太祖光懿皇后裴滿氏天會十三年追謚

太祖欽憲皇后紇石烈氏天會十三年尊爲太皇太后宮號慶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慶元宮然後御乾元殿受羣臣賀是月丁丑崩于慶元宮二月癸卯祔葬睿陵

太祖宣獻皇后僕散氏睿宗母也天會十三年追上尊謚

妃大定元年追謚

崇妃蕭氏熙宗時封貴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與蕭氏皆從海陵至上京大氏爲皇太后居永寧宮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慝殺之并其所生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太宗正丞宗安監護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下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古者又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與今蕭妃事不同擬不得稱太上當追封妃號詔從之乃封崇妃云

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爲太皇太后號明德宮贈后父阿魯束太尉宋國公祖實哂司徒英國公曾祖阿魯瑣司空溫國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宮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爲常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于明德宮明年上如天開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開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二年崩于明德宮謚曰欽仁皇后祔葬恭陵

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熙宗即位封貴妃天眷元年立爲皇后父忽達拜太尉贈曾祖斛也司空祖鶻沙司徒皇統元年熙宗受尊號冊爲慈明恭孝順德皇后二年太子濟安生是歲熙宗年二十四喜甚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一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臨朝端默雖柄年國家多事而廟算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既沒舊臣亦多物故

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濟安薨後數年繼嗣不立后頗掣制熙宗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酗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廄馬賜之后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之疑畏愈甚蕭牆之變從此萌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竟得不遷秉德唐括辯之姦謀起焉海陵乘之以成逆亂之計久之熙宗積怒遂殺后而納胙王常勝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

熙宗遇弒海陵已弒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無罪降熙宗
為東昏王追諡后爲悼皇后封后父忽達爲王大定間復
熙宗帝號加諡后爲悼平皇后祔葬思陵
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
長子鄭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庶人也徒單
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充爲
己子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尤
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
及弒熙宗徒單與太祖妃蕭氏聞之相顧愕然曰帝雖失
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曾賀海陵銜之天

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
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太后父撒帶與
大氏父俱贈太尉封王徒單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
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
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
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
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
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
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十二月十四日徒單氏生日
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往上京爲太后上壽貞元元年

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
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
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往上京奉遷山陵
海陵因命永壽宮太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謁
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禮
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
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
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凊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
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並
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十月

太后至中都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
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
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腋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
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
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
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
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
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
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撒八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
之大槪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

與兵涉江淮伐宋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
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意謂太后以充為子充
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點檢
大懷忠翰林待制斡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
使殺太后于寧德宮命護衛高福斡勒蒲速斡以兵士四
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即
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同乳妹妄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
死及指名太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太后方樗蒱大懷忠
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
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并殺妄特及郡

君白散阿魯瓦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斡里保寧德宮
護衛温迪罕查剌直長王家奴撒八小底忽沙等海陵命
焚太后于宮中棄其骨於水并殺充之子檀奴阿里白元
奴耶補兒逃匿歸于世宗自軍中召師恭還殺之及殺阿
斯阿孫撒八二子忽沙二子封高福娘為郧國夫人以特
末哥為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為妃賜銀二千
兩敕戒特末哥無酗酒毆福娘毆福娘必殺汝大定間詔
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追
復賊海陵為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
王妃云

海陵母大氏天德二年正月與徒單氏俱尊為皇太后大
氏居永寧宮曾祖堅嗣贈司空祖臣實贈司徒父昊天贈
太尉國公兄興國奴贈開府儀同三司衛國公十一月昊
天進封為王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
武德殿大氏權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太后春
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兒為天子固可
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
也及遷中都永壽宮獨留上京大氏常以為言貞元元年
四月大氏有疾詔以錢十萬貫求方藥及病篤遺言海陵
當善事永壽宮戊寅崩詔尚書省應隨朝官至五月一日

方治事中都自四月十九日為始禁樂一月外路自詔書
到日後官司三日不治事禁樂一月聲鐘七晝夜貞元三
年大祥海陵率後宮奠哭于蔵宮海陵將遷山陵于大房
山故大氏猶在蔵宮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梓宮至中都
壽謚曰慈憲皇后海陵親行冊禮與德宗合葬于大房山
升祔太廟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削去皇后謚號及宗
幹降帝號封遼王詔以徒單氏為妃而大氏與順妃李氏
寧妃蕭氏及妃徒單氏並追降為遼王夫人
廢帝海陵后徒單氏太師斜也之女初為岐國妃天德二
年封為惠妃九月立為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后生

曰一百僚稱賀於武德殿及之海陵後宮寖多希寵頗衰希
得進見沈璋妻張氏皆爲光英保母耶律徹在北京與海
陵游從海陵使璋妻及徹妻侯氏入宮侍后徹本名神退
負官錢二千六百餘萬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
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海陵備法駕東至
幹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伐宋后與光英居守
海陵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
母大氏故宮頃之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于上京歲
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大定十年卒
海陵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

逞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婕妤
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初即位封岐國
妃徒單氏爲惠妃後爲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
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脩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
妃貞元元年進封姝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天
德二年特封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脩容耶律氏天德
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麗妃即位之初
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侈
心既萌淫肆蠱惑不可復振矣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没里野女初嫁宗盤子

阿虎迭阿虎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
葛速爲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欲
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詔遣阿里虎
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昭妃
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昭妃初嫁阿虎
迭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里虎怒重節批其頰頗有
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
海陵將殺之徒單后率諸妃嬪求哀乃得免凡諸妃位皆
以侍女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有勝哥者阿里虎與之同
臥起如夫婦廚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爲過惟戒阿

里虎勿笞箠三娘阿里虎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
意度是三娘曰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問之果然是月光
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即不
食日焚香禱祝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爲海
陵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擊三娘者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
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
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
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
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

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為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荅補為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荅補為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溫葛魯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為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為娘子貞元元年封為貴妃大愛幸許以為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為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閻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

為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疏己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閽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閽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閽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視何也我且奏之閽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閽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

莘國夫人初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與閻乞兒有姦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遂去及遷中都復召為小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姦事被杖後與祕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姦文杖二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海陵以葛溫葛魯為護衛葛溫累官常安縣令葛魯累官襄城縣令大定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祕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是時海陵遷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為笑定哥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為修容貞元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進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于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

者嘆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
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爲充
媛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爲鞏國夫
人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卻以
擇特懶妻文既而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入宮亂之矣
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
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
乃令出宮脩儀高氏秉德弟糺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
其婦安宗本子莎魯剌妻宗固子胡里剌妻胡失來妻及

糺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
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
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邪海陵曰
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已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
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
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
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爲脩儀加其父高邢魯苑輔國上將
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自熙宗
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
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

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
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鵪鶉袋
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
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
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梁
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
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郕國夫人重
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剌

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
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
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剌忽出入元妃位蒲
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
節出入昭妃位蒲剌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內哥召
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
常譏其衰老以爲笑唯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笞決其
夫海陵使習撚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
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
常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

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卧内遍設地衣倮逐以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恧遇燕會當行立自如毋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焉餘都牌印松古剌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剌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即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者也

凡宫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誦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嬪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誡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三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闢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闢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蒲察阿虎迭女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叉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剌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剌補出之因而納之叉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事覺海陵殺守誠太后爲叉察求哀乃釋之叉察家奴告叉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叉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邪遂殺之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列傳上第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脫脫奉

勅修

后妃下

睿宗欽慈皇后　　睿宗貞懿皇后
世宗昭德皇后　　世宗元妃張氏
世宗元妃李氏　　顯宗孝懿皇后
顯宗昭聖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
章宗元妃李氏　　衛紹王后徒單氏
宣宗皇后王氏　　宣宗明惠皇后
哀宗徒單皇后

睿宗欽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配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為右副元帥天會十三年薨追封潞王后封潞王妃皇統六年進冀國王妃天德間追國號正隆例親王止封一字王睿宗封許王后許王妃世宗即位睿宗升祔追諡欽慈皇后贈后曾祖賽補司空韓國公祖蒲剌司徒鄭國公父按補太尉曹國公大定二年祔葬景陵世宗嘗曰今之女直不比前輩雖親戚世叙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

疎遠何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請致仕宰相以莎魯窩未嘗歷外請除一外官以均勞佚上曰莎魯窩不閑政事不可使治民雖太后戚屬富貴之可也不聽

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仕遼官至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七年世宗生天會十三年睿宗薨世宗時年十三后教之有義方嘗家謂所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居上京內治謹嚴臧獲皆守規矩衣服飲食器皿無不精潔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妄發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祝髮為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為尼院居之貞元三年世宗為東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毀過禮以喪去官未幾起復為留守是歲十月后弟李石定策世宗即位于東京尊諡為貞懿皇后其寢園曰孝寧宮大定二年改葬睿宗於景陵初后自建浮圖于遼陽是為垂慶寺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毋忘此言世宗深念遺命乃即東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勅禮部尚書王競為塔銘以叙其意贈后曾祖參君司空潞國公祖波司徒衞國公

父雛訛只太尉隋國公四年封后妹爲邢國夫人賜銀千
兩錦綺二十端絹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報德殿詔翰
林學士張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稱旨詔左丞石琚共
修之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寺地褊狹詔買傍近
民地優與其直不願鬻者以官地易之二十四年世宗至
東京幸清安垂慶寺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爲烏林荅
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與本朝爲婚姻家曾祖勝管康
宗時累使高麗父石土黒驍射絶倫從太祖伐遼領行軍
猛安雖在行伍間不嘗殺人以功授世襲謀克爲東京留
守后貌敏莊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歸
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叙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
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没後世宗寶畜之后謂世宗曰
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爲然獻之熈宗
於是悼后大喜熈宗晚年頗酒酗獨於世宗無間然海陵
篡立深忌宗室宼州諸秉德以爲意在葛王秉德誅死后
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如故遼骨睹犀佩刀吐鶻良
玉茶器之類皆奇寶也海陵以世宗恭順畏己由是忌刻
之心頗解后不妬忌爲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
而此心不移后嘗有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
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
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内治安能効嬪妾
所爲惟欲已厚也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若
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
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
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嶽我不負王使
皇天后土明監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初年爲婦以至
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僕
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國王時舊人當念
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於冥中觀汝所爲衆
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爲
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
緩后得間即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世宗自濟南
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圭葬后于宛平縣土魯原
大定二年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别廟贈三代曾祖勝管司
空徐國公曾祖母完顔氏徐國夫人祖术思黒司徒代國
公祖母完顔氏代國夫人父石土黒太尉濟國公母完顔
氏濟國夫人勅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奠以后兄暉子天
錫爲太尉石土黒後授世襲猛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
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壻七人此壻

畢幼後來必大吾門今卜葬有期疇昔之言驗矣六年利
涉軍節度副使烏林答鈔兀捕逃軍受贓當死有司奏鈔
兀后大功親當議詔論如法八年七月章宗生世宗喜甚
謂顯宗曰得社稷冢嗣朕樂何極此皇后貽爾以陰德也
十年十月將改葬太尉石土黑有司奏禮儀擬依唐葬太尉
李晟司徒馬燧故事百官便服送至都門外五里上曰
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嘗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禮改葬之惟
親戚皆送詔皇太子臨奠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於
東宮酒酣命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婦
道至其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今無其比故也

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別廟于太廟東北隅是歲五月車駕
至上京原致奠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
梓宮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車駕如楊村致祭丙辰上登
車送哭之慟戊午奉安于磐寧宮庚申葬于坤厚陵諸妃
祔焉二十九年祔葬興陵章宗時有司奏太祖諡有昭德
字改諡明德皇后

元妃張氏父玄徵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俊篤親世
宗納為次室生趙王永中而張氏卒大定二年追封宸妃
是歲十月追進惠妃十九年追進元妃大定二十五年皇
太子薨永中於諸子最長而世宗與徒單克寧議立章宗
為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眞社
稷臣也尚書左丞汝弼者玄徵子永中母舅汝弼妻高陀
斡後以邪言係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覬望徼福及挾
左道明昌二年高陀斡誅死事連汝弼及永中汝弼以死
從事覺得不追削官爵而章宗以疑永中累年不釋諫官
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章宗愈不悅平章政事完
顏守貞持其事不肯決章宗怒守貞罷知濟南府諸諫官
皆斥外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
王允德豫王允成毋昭儀梁氏早卒上命允成為妃養子

大定元年封賢妃二年進封貴妃七年進封元妃世宗即
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嘗曰朕所以不復立后者念
後宮無皇后之賢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
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以尚書令之位而責成左
右丞相以下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壼屏事大定二十一年
二月上如春水次長春宮戊子妃以疾薨詔允成允蹈允
濟允德皆服衰絰居喪己丑皇太子及扈從臣僚奉慰于
芳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曹王允功等上
表奉慰御史中丞張九思提控葬事少府監左光慶大興
少尹王脩與領內宣徽使宮籍監別治殯所還殯京師乙

未入自崇智門百官郊迎親戚迎真道路殯于興德宮西
位擬定庚子上至京師幸興德宮發莽比葬三致奠世宗詔
平章政事完顏元忠監護葬事癸未啓殯上送親奠皇太
子親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於海王莊丙戌上如海王
莊燒飯二十八年九月與賢妃石抹氏德妃徒單氏柔妃
大氏俱陪葬于坤厚陵衞紹王即位追謚光獻皇后贈妃
弟獻可特進貞祐二年九月削皇后號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其先忒里闢剌人也曾祖抄從太
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為猛安世襲之祖婆盧火以戰功
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尚遼王宗幹

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以皇統七
年生於遼陽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既寤而生紅
光燭于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鍾愛總家事細大畢辦諸
男不及也世宗初即位貞為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
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為虐況卿家法
可尚其以卿女為朕子妃及顯宗為皇太子大定四年九
月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而罷是年十一月顯
宗出居初封為皇太子妃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移剌神
獨斡以名馬寶刀御膳賜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
願平安得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寘左右既而皇孫生是
為章宗時上幸金蓮川次冰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
又賜御服佩刀等物謂顯宗曰祖宗積慶且皇后陰德至
厚而有今日社稷之洪福也又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
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而已今幸得嫡孫觀其骨
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
為章宗小字后素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
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
事敗益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
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章宗即位尊為皇太
后更所居仁壽宮名曰隆慶宮詔有司歲奉金千兩銀五

千兩重幣五百端絹二千疋綿二萬兩布五百疋錢五萬
貫他所應用內庫奉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
愈加撫徐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惇睦九族恩紀皆洽
元惡閑人過謁僥倖之言無所得入恕以容物未嘗見喜愠
然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徇常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
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小惡
為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
日妹并國夫人婁涇國夫人等侍側因諭之曰爾家累世
重且非輝厚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為可恃吾受天下之養
豈有所私積哉況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

以富爾之私室家人有以玉盃進者却之且曰貴異物而
殫財用非我所欲也況我之物予有度今爾以此爲獻何
以自給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後必得罪明昌元年禮官議
以五月奉上冊寶后弗許上屢爲之請后曰今世宗服未
終遽衣錦繡佩珠玉於禮何安當俟終闋行之上諭有司
曰太后執意甚堅其待來年明昌二年正月崩於隆慶宮
年四十五謚曰孝懿祔葬裕陵后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
淡清懿進次必於禮遠嬪御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
視之如己所生慈訓無間上時問安見事有未當者必加
之儆戒云

昭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見
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性聰慧凡字過目
不忘初讀孝經旬日終卷最喜佛書世宗爲東京留守因
擊毬見而奇之使見貞懿皇后于府中進退閑雅無怠惰
之色大定元年選入東宮時年二十三三年三月十三日
宣宗生是日大雨震電后驚悸得疾是年卒承安五年贈裕
陵昭華宣宗即位追尊爲皇太后升祔顯宗廟追謚昭聖
皇后

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上京路曷速河人也曾祖太神國
初有功累階光祿大夫贈司空應國公祖阿胡迭官至特
進贈司徒譙國公父鼎壽尚熙宗鄭國公主授駙馬都尉
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累官至金吾
衛上將軍贈太尉越國公后之始生有紅光被體移時不
退就養於姨冀國公主旣長孝謹節事所生大定二十三
年章宗爲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局使徒單懷
忠就賜金百兩銀千兩廐馬六匹重綵三十端拜命閤慶
宴見于日側觀者異之是年十一月備禮親迎詔親王宰
執三品已上官及命婦會禮封金源郡王夫人後進封妃
崩后性淑明夙識詳知讀書爲文帝即位遂加追冊仍
詔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寧宮歲時致祭大安初祔葬于

道陵

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
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
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
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
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
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
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
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
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

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封淑
妃父湘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
父皆追贈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
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
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
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姦蠹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紇
石烈執中貪愎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屢斥屢起終亂天
下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
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荅烏古論
諸部部長之家世爲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

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
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
瑇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
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
若鳳上飛則風雨順時鳳下飛則五穀豐登鳳外飛則四
國來朝鳳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欽懷后及妃嬪嘗
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輒夭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
祀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因轉對奏皇嗣未立乞聖主
親行祀事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司空襄往亳
州禱太清宮既而止之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禱泰和

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鄰群臣上表稱賀宴五品
以上于神龍殿六品以下宴于東廡下詔平章政事徒單
鎰報謝太廟右丞完顏匡報謝山陵使使亳州報謝太清
宮既彌月詔賜名封爲葛王爲王世宗初封大定後不以
封臣下由是三等國號無葛尚書省奏請於瀛王下附葛
國號上從之十二月癸酉忒鄰生滿三月勑放僧道度牒
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爲忒鄰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
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
二歲而薨兄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弟鐵哥累
官近侍局使少府監至大定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

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是時衛王永濟自武定
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使繼體立之語在衛
紹王紀衛王朝辭是日章宗力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
王不欲作主人遂欲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
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
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妃
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遂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
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
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即皇帝位詔曰朕之
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

子擇可立者立之衛紹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詔曰章宗
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
位如得男則立為儲貳申諭多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薄實
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凡曲為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選
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
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已用軫憂而兩宮奏命大臣專
為調護令首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言承御賈
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未事未可度知范氏
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
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

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為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者莊欽國
此案付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
帝諭祭室積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
不匿於播敘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
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
喜竊議為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
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
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
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入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為皇嗣
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

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勅旨我有兩宮人有娠更令召平
章左右並聞斯語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驗其兒
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
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
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勅同平章入內一遵遺旨以定大事
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承召亦
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
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為
不軌莫可俱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
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

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今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
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如律仍
追除名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
賈氏亦賜自盡蓋章宗崩三日而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
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勅旨或謂完顏匡
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天下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
師兒及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詔貶降衛王降為東海郡
侯其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
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
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

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攻德皆言賈氏事內有究此猜
疑賊在近侍故德誣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
曖昧據當時被罪黜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
族皆得還
衛紹王后徒單氏大安元年立為皇后至寧元年胡沙虎
亂與衛王俱遷于衛邸帝遇弒宣宗即位衛王降為東海
郡侯徒單氏削皇后號貞祐二年遷都汴詔凡衛紹王及
鄗王家人皆徙鄭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
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
不知所終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夢坐
王旋化為月已而生二后及沒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封翼
王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是時后與龐氏皆入
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九月封后為元
妃姊為淑妃龐氏為真妃淑妃生哀宗真妃生守純后無
子養哀宗為己子貞祐二年七月賜姓溫敦氏立為皇后
追封后曾祖得壽司空冀國公曾祖母劉氏冀國夫人祖
璞司徒益國公祖母楊氏益國夫人父彥昌太尉汴國公
母馬氏汴國夫人三年莊獻太子薨哀宗為皇太子宣宗
崩哀宗即位正大元年尊后為皇太后號其宮曰仁聖進

封后父國為陽郡王或曰宣宗為翼王時莊獻太子母為
正妃及即位尊為元妃后貞祐元年九月詔曰元妃溫氏久
奉侍於潛藩已賜封於國號可立為皇后其名氏蓋不可
考也或又曰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能專寵王氏遂
立為后皆后姊明惠之謀也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
晝晦黃氣充塞天地已而后夢丐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
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將誰訴焉后遂勅
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
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皆目覩
問哀宗釋服將禘饗太廟先期有司奏袞服成上請仁聖

慈聖兩宮太后御內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
服奉觴為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
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
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慈聖太后亦
曰恒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為上壽歡然而罷
天興元年冬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术
甲咎失不奉迎兩宮后御仁安殿出銀金及七寶金洗盆
賜從行忠孝軍是夜兩宮及柔妃裴滿氏等乘馬出宮行
至陳留城左右火起疑有兵不敢進后亟命還宮明日入
京夢四喜家以所從迎入宮方謀再行京城破后及諸妃

嬪此遷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佛殿中作為幡旆會當向后妃北行將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生哀宗宣宗即位封為淑妃及妹立為后進封元妃哀宗即位詔尊為皇太后號其宮曰慈聖后性端嚴頗達古今哀宗已立為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檟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有玉盤榼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荊王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荊王母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有加嘗告荊王謀不軌者下獄議已決帝言于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絕何為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宿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為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為妻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鞠后傳旨戒之云汝為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國勢頗振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為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

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九月丙申后崩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十二月己未葬汴城迎朔門外五里莊獻太子墓之西謚明惠皇后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嘗刲膚以進宣宗聞而嘉之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因曲赦之聽其致仕正大元年詔立為皇后哀宗遷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未幾城破北遷不知所終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術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悖乎常損皇統以隕其身海陵雖甚衛紹變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權寵莫敵卒僨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列傳第三　金史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始祖以下諸子

斡魯　輩魯　謝庫德孫拔達

謝夷保子盆納　謝里忽

烏古出　跋黑　崇成本名僕灰

劾孫子蒲家奴　麻頗子謾都本

謾都訶　斡帶　斡賽子宗永

斡者孫璋　昂本名吳都補子鄭家

始祖明懿皇后生德帝烏魯季曰斡魯女曰注思版皆祝壽之語也以六十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德帝思皇后生安帝李曰輩魯輩魯與獻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輩魯之孫胡率胡率之子劾者與景祖長子韓國公劾者同名韓國公前死所謂肅宗納劾者之妻加古氏者是也穆宗四年伐阿疎阿疎走遼遼使使來止伐阿疎軍穆宗陽受遼帝約束先歸留劾者守阿疎城凡三年卒攻破之天會十五年贈特進

安帝節皇后生獻祖次曰信德次曰謝庫德次曰謝夷保次曰謝里忽

謝庫德之孫拔達謝夷保之子盆納皆佐世祖有功盆納勇毅善射當時有與同名者皆有其志目之曰惡盆納天會十五年拔達贈儀同三司盆納贈開府儀同三司在世祖時歡都冶訶及劾者拔達盆納五人者不離左右親若手足元勳之最著者也明昌五年皆配饗世祖廟廷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醜阿皆驗淵部人富者粘沒罕完顏部人阿庫德白達皆雅達瀾水完顏部勃堇此七人者當攜離之際能一心竭力輔戴者也達紀胡蘇魯术甲部勃堇勝昆主保皆术虎部人阿庫德溫迪痕部人此五人者又其次者也世祖初年跋黑烏春窩謀罕強使

人召阿庫德白達阿庫德曰吾不知其他死生與太師共之太師謂世祖也白達亦曰吾心亦如此拜烏春兵來堅壁自守勿與戰可也達紀胡蘇溫琵里郭水烏春兵住其間不爲變終拒而不從勝昆居胡不干村其兄滓不乃勃堇爲春止其家而以兵圍勝昆烏春解去世祖殺滓不乃勝昆請無孥戮世祖從之世祖破桓赧散達主保死焉天會十五年准德申乃因阿庫德白達皆贈金紫光祿大夫束里保醜阿富者粘沒罕達紀胡蘇勝昆主保溫迪痕阿庫德皆贈銀青光祿大夫皆天會十五年追贈又有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蟬春水烏延部富者郭赧畏忽痲強

請世祖兵出其間以為重也世祖使斜列躍盤以別軍邀
之郭赦教斜列取先在烏春軍中二十二人為本覺之殺
二人得二十人郭赦又以本人益斜列軍拔宗仇日為此
功不能忘以斜烈之女守寧妻郭赦子胡里罕焉婁多吐
水裴滿部斡不勤箕附於世祖桓赦焚之斡不卒世祖厚
撫其家因併錄之以見立國之艱難云
謝里忽者昭祖將定法制諸父國人不悅已執昭祖將殺
之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衆乃散去昭祖得免
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以詛祝殺之者硒繫刄于杖端
與衆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
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
者其聲哀切悽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畫地劫取畜產
財物而還其家一經詛祝家道輒敗及來流水烏薩扎部
殺完顏部人昭祖往烏薩扎部以國俗治之大有所獲頗
之於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
者吾之力往治烏薩扎部者吾之誅也今不及我何邪昭
祖於是早起自齎閤金列鞢往覘之時謝里忽猶未起擁
寢衣而問曰爾為誰昭祖曰石魯先釋此寶而後須及他
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初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鞢
者腰佩也

獻祖恭靖皇后生昭祖次曰朴都次曰阿保寒次曰敵酷
次曰敵古廼次曰撒里輦次曰撒葛周
昭祖威順皇后生景祖次曰烏骨出次室達胡末烏薩扎
部人生跋黑僕里黑斡里安次室高麗人生胡失荅
烏古出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
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
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廼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
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忽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
曰斡都拔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
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
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
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
名之景祖初立烏古出酗酒屢悖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
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曰此
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
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為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
吾割愛而殺之烏古廼不知也汝輩寧殺我乎衆乃罷去
烏古出之子習不失自有傳
跋黑及同母弟二人自幼時每爭攘飲食昭祖見而惡之
曰吾娶此妾而生子如此後必為子孫之患世祖初立跋

黑果有異志誘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離間部屬使貳於
世祖世祖患之乃加意事之使爲勃堇而不令典兵跋黑
既陰與桓赧烏春謀計國人皆知之而童謠有欲生則附
於跋黑欲死則附於劾里鉢頗剌淑之語世祖亦以銀術
得兄弟部人向背烏春桓赧相次以兵來攻世祖外禦彊
兵而內畏跋黑之變將行聞跋黑食於其愛妾之父家肉
張咽而死且喜且悲乃迎尸而哭之
崇成本名僕灰泰州司屬司人昭祖玄孫也大定十八年
收充奉職改東宮入殿小底轉護衛二十五年章宗爲原
王充本府祗候郎君明年上爲皇太孫復爲護衛上即位

授河間府判官以憂去職起復爲宿直將軍累遷武衛軍
都指揮使泰和三年卒賻贈有加崇成謹飭有守宿衛二
十餘年未嘗有過故久侍密近云
景祖昭肅皇后生韓國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國公劾孫次
肅宗次穆宗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國公劾真保次室
溫迪痕氏名敵本生虞國公麻頗隋國公阿离合懣鄭國
公謾都訶劾者阿离合懣別有傳
劾孫天會十四年大封宗室劾孫追封王爵正隆例降封
鄭國公子蒲家奴又名昱從太祖伐留可塢塔太祖使
蒲家奴招詐都詐都即降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

部阿里保太彎阻兵招納亡命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
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擊破之盡俘其孥而還邊民
自此無復亡者後與宗雄視泰州地土太祖因徙萬家屯
田于其地天輔五年蒲家奴爲昊勃極烈遂爲都統使襲
遼帝而以雨潦不果行既而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
軍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爲之副遼帝西走都統杲使蒲
家奴以兵一千助撻懶擊遼都統馬哥與撻懶不相及蒲
家奴與賽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衆而降民稍復逃散
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襲之至鐵呂川遇敵八千遂力戰兵
少察剌以兵來會追及敵兵于黃水獲畜產甚衆是役也

與撒按打海被十一創竟敗敵兵而還軍于旺國崖西甚
里亦以兵會太祖自草濼追遼帝蒲家奴宗望爲前鋒戒
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
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二次胡离畛川吳十馬和尚
至小魚濼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
蒲家奴等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我兵四千至者才千
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爾兵馳之遼帝避去兵遂
潰所殺甚衆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蒲家奴斡魯爲
之副烏虎部叛蒲家奴討平之天會間爲司空封王天眷
二年宗磐等誅坐及蒲家奴謀降司空是年薨天德初追

享太祖廟廷正隆二年例封豫國公
麻頗天會十五年封王正隆例封虞國公長子謾都本孝
友恭謹多謀而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從攻寧江州及係遼
女直胡失荅等爲變議者本自爲質遂從胡失荅歸中途
以計殺守者而還攻寧江州取黃龍府破高永昌取春泰
州皆有功多受賞賚遂爲謀克討領東未服州郡過土河
東山敗賊三千人奚契丹渡土河西與猛安家古喜麻吉擊
之謾都本對敵之中推鋒力戰破其衆九萬人奚衆萬餘
保阿鄰甸復擊敗之降其旁近居人復以五百騎破遼兵
一千生擒其將以歸與闍母攻興中府中流矢卒年三十

七天眷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英毅
謾都訶屢從征伐天會二年爲阿捨勃極烈從撻懶攻朔
年薨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明
昌五年謚定濟
蠻覩襲父麻頗猛安蠻覩卒子掃合襲掃合卒子撒合輦
襲撒合輦卒子惟鎔襲惟鎔本名設烈字子鑄驍勇多力
喜周急人至窮初守楊文關有功與都統設濃運貞祐二
年佩金牌護親軍家屬遷汴遷授同知鄆州軍州事充提
控貞祐三年破紅襖賊於大沫堌惟鎔入自北門諸軍繼
進生擒劉二祖功最遷泰安軍節度副使改遂王府尉都

水少監東平府治中坐誤以刃傷同知府事紇石烈牙吾
塔當削降殿年仍從軍自効討花帽賊于曹濟閒行省蒙
古綱奏其功復前職遷邳州經略使卒子從楔襲猛安累
功遷授鎮南軍節度副使
世祖翼簡皇后生康宗次太祖次魏王斡帶次太宗次遼
王斜也次室徒單氏生衛王斡賽次魯王斡者次室僕散
氏生漢王烏故乃次室术虎氏生魯王闍母次室术虎氏
生沂王查剌次室烏古論氏生鄆王昂
斡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斡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懣等
俱爲裨將諸將議攻取斡帶主攻城使太祖將至軍斡帶

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
衆議乃決斡帶等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
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掠斡帶平之康宗二年甲申
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斡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
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斡豁勒董不至
斡准部狄庫德勃董職德部厮故速勃董亦皆遁去遇塢
塔於烏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斡帶將兵伐斡
豁窩集于蘇濱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
關盤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斡
帶斡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斡帶偕行

斡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甚蘇下來
流水傍夢斡帶之場圃火禾𥝮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
以爲憂是時斡帶已寢疾太祖至問之過家門不下馬徑
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
予雅與之偕行未必死也斡帶剛毅果斷服用數等臨戰
决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
歎曰恨斡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
王謚曰定肅

斡賽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鈔略遣納根涅李董以其兵往
治納根涅掠蘇濱水人爲兵不聽約攻略之其人來告

穆宗使斡賽及冶訶往問狀納根涅遁伏而不肯供所掠
因遁去冶訶等皆不欲追斡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雨毛
家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爲斡賽撫定蘇濱水民部
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斡賽年尚幼已能
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治蘇濱水諸部斡賽斡
魯佐之定諸部而還父之高麗發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
城於曷懶甸斡賽將內外兵劾古㢟你逭蒲察狄古迺佐
之高麗兵數萬來拒斡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
之斡賽母和你限疾篤召還以斡魯代之未幾斡賽復至
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
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太宗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
王

宗永本名挑撻斡賽子長身美髯忠確勇毅天眷初以宗
室子預誅宗磐權宣遠大將軍皇統初充牌印祗候五年
出爲趙州刺史秩滿再任轉興平軍節度使改大名尹貞
元三年復爲興平軍節度使兼昭義軍臨洮鳳翔尹大定
二年入爲工部尚書與蘇保衡完顏余里也還加伐宋士
官賞宗永性滯不習事凡與士賊戰者一階加之世宗聞
乃知之謂宰相曰若一階追還必生怨望若因循不問則
僥倖濫賞甚與士賊戰者有能以寡敵衆一人敵三十人

以上者依已遷爲定改同簽大宗正事震武軍節度使卒
斡者天會十五年大封宗室追封魯王正隆例降封公子
神土懣驃騎衛上將軍子璋本名胡麻愈多勇略通女直
契丹漢字年十八左副元帥撒离喝引在麾下以事如京
師見梁王宗弼與語宗弼悅之皇統六年父神土懣卒宗
弼奏璋可襲謀克詔從之天德三年充牌印祗候以罪免
奪其謀克寓居中都海陵伐宋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
知中都留守佩金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遼陽璋勸沙
离只歸世宗沙离只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
烏林荅愿徒單三勝蒲察蒲速越等以兵夜入留守府殺

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宗強子阿瑣為留守璋行
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厚洪往中都鑄
運使左淵子貽慶大興少尹李天吉子保衡奉表如東京世宗
即位世宗嘉之以愿滿賚為武義將軍右護衛貽慶賜及
第授從仕郎署充閤門祗候就以璋為同知中都事璋以
殺沙离只自擬同知留守世宗因而授之心常不自安遂
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
山陵璋等九人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璋知事不
成乃與可喜共執幹論詣有司陳上誅可喜李惟忠等以
璋為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諸璋

赴元帥都監徒單合喜軍前任使於是宋人據原州守州
刺史顏盞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
萬至原州權副統完顏習尼列以千騎援門都兵而姚良
輔兵多諸將皆不敢與戰及璋至會平涼涇州潘原長
武等戍兵合二萬人璋使押軍猛安石抹許里阿補以兵
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十里麥子
原皆據高阜為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
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
劒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
大刀為拒分為八陣而別以騎二千與璋軍對陣方出迎戰

習尼列來報曰宋之重兵皆在麥子原矣璋遣萬戶特里
失烏也以押軍猛安奚慶壽將撒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
撒屋出崔尹以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
良久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復與習尼列與移剌補與乣
撒屋出崔尹僕根撒屋出以兵五千沿壕為伏餘兵皆捨
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於是行馬以前衛以長槍行
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撒其行
馬破其七陣良輔復擊兵出習尼列少卻而璋已徙城下
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擊宋兵
與戰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
數鎖足行馬者盡殪之獲甲午萬餘器仗稱是良輔亦中
兩創脫去遂圍原州丸其西城城北宋人皆遁去等入原
州宋戍軍在寶雞以西聞之皆自散關遁去京兆尹烏延
蒲离黑寧州刺史赤盞胡速魯改巳夫德順州宋吳璘復
據之都監合喜以璋權都統與習尼列將兵三萬救德順
璋率騎兵前行與璘騎兵二萬戰于張義堡逐北山下敗
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
順璘據城北險要為營璋亦築營與璘相望可二里許兩
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
城北岡阜與其城上兵相應以弩矢射璋軍璋軍陽卻城

中出兵來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合喜遣統軍都監泥河以兵七千來會與璘軍復戰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與習尼列河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險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尼列追擊之璘城北營兵可六千人登北岡來戰璋之漢軍少却傷者二百人璘遂焚璋軍攻城具璋率移剌補猛安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隋小壘射璋軍移剌補少却習尼列望見其壘火發乃止攻東山堡亟與將士來赴引善射者先登率劉安漢軍三百人擊敗之璘軍皆走險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皆環

以劍盾行馬璋遣萬戶石抹迭勒由別路自後擊之特里失烏也移剌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强弓射之璘兵大敗隋溺死者甚衆璋軍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軍雖敗猶恃其衆都監合喜使武威軍副統管夾古查剌來問戰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凉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特其衆非特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金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凉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剌還報合喜從是親率四萬人赴之吳璘詰旦乘陰霧晦冥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辰率麾下兵

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蹂擊璘軍復敗退保北岡璘恃險璋急擊之殺略殆盡璘分半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宋經略使荊皋以步騎三萬自德順西去璋以兵八千習尼列以兵五千追擊之習尼列兵乃出其前還自赤崖遇其前鋒敗之于高赤崖下復與其中軍戰自日昃至暮乃罷荊皋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習尼列逆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拒至暮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習尼列兵亦至宋兵宵遁璋遂班師習尼列追至伏羌城不及而還上使

御史中丞達吉視諸軍功狀達吉還與璋有隙故損其功詔璋將士賞比諸軍半之璋兼陝西路都統進官一階及元帥府上功璋居多詔達吉削官兩階杖八十解職上復賞璋及將士如諸軍以璋爲西北路招討使召爲元帥左都監兼安化軍節度使賜以弓矢衣帶佩刀改益都尹左都監如故宋人棄海州遁去焚官民廬舍且盡璋至海州得所棄糧三萬六千餘石安集其人復其屯戍五年宋人約和罷三路都統復置陝西路統軍司璋爲統軍使上曰此軍合喜年老故授卿此職邊境無事且召卿矣以本官兼京兆尹召爲御史大夫璋奏稱御文武百官有相爲朋

黨者今在臺省目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皆得擢拔上
曰朋黨爲誰即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必資考
爲限論其人材而已頃之瑋奏曰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
命太宗皇帝奄定宋土自古帝王之興必稱受命當製大
金受命之寶以明示萬世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乃選使詣
國帝王十八年受命寶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上御正殿
設大典尹爲賀宋正旦使十三年瑋受命使宋既行上遣
人馳諭瑋曰宋人若不遵舊儀則勿受書如不令卿等入
見即持書歸若迎而取之亦勿受書及禮物一切
勿受瑋至盱眙宋人請以天子降榻不從宋人說諭過取

書瑋與之且赴宴多受禮物有司以聞上怒欲置之極刑
左丞相良弼奏曰瑋爲將大破宋軍宋人銜之久矣將因
此陷之死地未可知也今若殺瑋或者陷其計中耳上以
爲然乃杖瑋百五十除名副使容州使烏頭杖百沒入其
所受禮物後歲餘上念瑋有征伐功起爲景州刺史遷武
定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猛安山鉤元侍河謀克改臨洮
尹十九年卒

鄭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
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諸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
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
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韋
二部達內地詔諳版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從諸部多
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疑逃去違命失
衆當寘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
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赦其罰於是
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釋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
十五年爲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爲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
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銜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
子鄭家鶻哥鶻離也名官叩魯充群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
難語在忠義綱傳

鄭家皇統初以宗室子授定遠大將軍除磁州刺史天德
間爲右諫議大夫累遷會寧少尹安化軍節度使改益都尹
海陵伐宋爲浙東道副統制與工部尚書蘇保衡以舟師
自海道趨臨安至松林島阻風泊島間詰旦舟人望見敵
舟請爲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
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能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
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
發度不得脫赴水死時年四十一

列傳第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修

勗修

始祖以下諸子

勗 本名烏野 子宗秀　隈可　宗室胡十門

合住 子布輝　摑保　衷 本名醜漢

齊 本名掃合　朮魯　胡石改

宗賢 本名阿魯　撻懶　卞 本名吾母

膏 本名阿里刺　弈 本名三寶　阿喜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驛太宗副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

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入高麗者皆索之至二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誑誘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問我將大臣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逆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離散非披顯人情然茲可然者而必欲求爲己有特彼我之敵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既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己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

勗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無求
勗平章政事於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特制皇兄宗
皇子爲親王給一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
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
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己
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但同監修國史進拜
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
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
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
者輒作詩以見意嘗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

之勗上疏諫乃爲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
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
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鉤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
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
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
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以伊弱徒乃敢如此海陵跪
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
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稱
疾頓[illegible]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
事於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復稱疾篤不言表請

切海陵不得已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
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
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
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
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版行之子宗秀
宗秀字實甫本名斯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
射與平章宗磐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
授之宗弼復取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
飛軍于亳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
逆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遺

使以土產獻知之入爲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
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宿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
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
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
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謀良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將
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生事見
兌生龍虎衛上將軍隈可
隈可亦作偎喝英銳驍勇使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江
州戰出河店天眷二年授驃騎上將軍除决魯葛撒札詳
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爲大宗
正丞四年出爲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謀良虎子吳端合札

謀克餘戶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謀克改
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曷速
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為□
度使卒官年六十五

始祖兄弟三人保活里之後為神土懣迪古乃別有傳胡
十門者曷蘇館人也父撻不野事遼為太尉胡十門善漢
語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戰高永昌據東京招曷蘇館人
衆畏高永昌兵彊且欲歸之胡十門不肯從召其族人謀
曰吾遠祖兄弟三人同出高麗今大聖皇帝之祖入女直
吾祖留高麗自高麗歸于遼吾與皇帝皆三祖之後皇帝
受命即大位遼之敗亡有徵吾豈能為永昌之臣哉始祖
兄阿古廼留高麗中胡十門自言如此蓋自謂阿古廼之
後云於是率其族屬部衆詣撒改降參營于斡岡山之
下永昌攻之胡十門力戰不能敵奔于撒改及攻開州胡
十門以撫館給事從攻保州遼將以舟師邀胡十門擊
敗之降其士卒賞賜甚厚以為曷蘇館七部勃堇給銀牌
一木牌二天輔二年卒贈監門衛上將軍再贈驃騎衛上
將軍子鉤室嘗從攻顯州領四謀克軍破魚梁務攻最以
其父所管七部為曷蘇館都勃堇有合住者亦稱始祖兄
苗裔但不知與胡十門相去幾從耳

合住曷速館兗里海水人也仕遼領辰復二州漢人渤海
子蒲速越襲父職再遷靜江中正軍節度使佩金牌爲曷
速館女直部長子余里也與胡十門同時歸朝屢以糧餉
助伐高永昌及高麗新羅後從宗望伐宋以功遷眞定府
路安撫使兼貴州防禦使佩金牌授兗里海水世襲猛安
長子布輝識女直契丹漢字善騎射年十八宗弼選爲扎
也從阿里蒲盧渾追宋康王于明州府宗聞其才召置麾
下從經略山東河北陝西襲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將軍海
陵伐宋以本猛安兵從半道與南征萬戶完顏福壽等俱
亡歸謁世宗于遼陽世宗即位除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
刑部侍郎斜哥爲都統布輝副之坐擅署置官吏私用官
中財物削兩階解職未幾旬世宗獻享山陵兵部尚書可
喜昭毅大將軍斡論中都同知完顏璋等謀反欲因上謁
山陵舉事許諭與布輝舊與之謀議事具可喜傳既知
事不可成乃與可喜璋乾幹論等上變可喜不肯以始謀
無首遂并誅之而賞布輝璋除布輝滁州防禦使累遷順
天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七

昭祖族人樹保者從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還至姑里甸
昭祖得疾寢于村舍洞無門扉乃以車輪當門爲蔽遂寢
卧輪下爲打擲巴而賊至刃交於輪輻間樹保洞腹遂薨

我昭祖知之乃然筋取骨以爲矢一以他肉對昭祖心知之遂中夜啓行

齊本名醜漢中都司屬司人世祖曾孫祖胡刺合布里封鄭王父吾剌以宗室特進大定中收充閤門袛候授代州宣毅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委禱雨于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爲刻石紀之四遷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尚輦局使扈從北幸賜廐馬二以旌其勤尋爲夏國王李仁孝封册使遷寧海軍節度使入爲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陛辭賜金帶特寵異之移鎮西泰和六年致仕卒齊孝悌貞謹深悉本朝婚禮皇族婚嫁每令齊相之治績不能

稱其在寧海寧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遺愛大定初遷贈輔國上將軍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父詞八魯寧州刺史大定中以族人充司屬司將軍授同知復州軍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上諭曰本朝以來未嘗有內族爲六部郎官者以卿歷職廉能故授之先是復州合廝罕關地方七百餘里因圍獵禁民樵捕齊言其地肥衍令賦民開種則公私有益上然之爲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其利因名其地曰合廝罕猛安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爲磁州刺史治以寬簡不尚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爲請鄰郡三師者代主之道士念奪其利告汪私置禁器法當死齊令悉其爲人反坐之兵獄上奏審其誣爻以王有德不忍坐之僧同察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即同居也當從首俱釋其罪其官明有體皆此類也磁名郡刺史皆朝廷遴選郡人以前政有聲如劉徽李程輝高德裕皆不及也河北提刑司以治狀聞明昌三年始議置諸王傅頗難其選乃以齊爲兗王王傅王將至任郡猛安遊按齊岐却之王怪問故曰王以猛安皆總戎職於王何利焉却之以遠嫌也王怜服王府家奴爲不法輒繩之是王終更無敢犯者明年授山東東路副統軍遷同知益都府事有惠愛郡人

爲之立碑轉彰化軍節度使六年移利涉軍召見勞慰有加詔留守上京承安四年致仕卒郝明法識治體所至有聲以族子爲丞相孫益稱云

太宗宗子從憲辭寶敢高麗于曷懶甸罡曾城克寧江州取黃龍府出居之後遂皆古城察合圖之役皆有戰功四年京降爲本路招討同副營蘇州漢民本命遷復之以功爲諸克天輔四年卒年四十一皇統中贈鎮國上將軍

胡石改宗室子也從大軍攻寧江敗遼兵於達魯古城破遼主親兵皆有功遼軍來援咸州胡石改與其兄實古郎

以兵迎擊敗之還攻濟州中流矢戰益力克其城軍中稱其勇從攻泰州降之并降境內諸部族其不降者皆攻拔之遼主西走胡石改追至中京獲其官人輜重凡八百兩有思泥古者復以本部叛去胡石改以兵五百追及之獲其親屬部人以還德州復叛胡石改以兵五千克其城從婁室擊敗敵兵二萬於歸化之南并降歸化從取居庸關并燕之屬縣及其山谷諸屯後失部既降復叛去胡石改引兵追及戰敗之俘獲甚衆澤州諸部有逃者皆追獲之又敗叛人於臨潢誅其酋領而安撫其人民天眷二年遷永定軍節度使改武定軍徙汴京留守天德二年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八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時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為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攜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兼德廉訪官吏士民皆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耆老曰吾閤郡僚屬能如一汝等以為如何衆對曰公訓以從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屬縣信然崇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正隆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許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然只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冤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為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挺進撻懶宗室子年十六事太祖未嘗去左右出河店之役太祖欲親戰撻懶控其馬而止之曰主君何用輕敵臣請效力即挺槍前手殺七人已而槍折騎士曳而下者九人太祖壯之曰誠得此輩數十雖萬衆不能當也及戰于達魯古城迎兵一千陣于營外太祖遣撻懶往擊之撻懶衝出敵陣大敗其衆攻臨潢府及泰州中西二京皆有功天輔六年授謀克天會四年從伐宋屢以功受賞明年再舉至汴宗望聞宋人會諸路援兵于睢陽遣撻懶與阿里剌將兵三千往拒之敗其前鋒軍三萬于杞縣又破三寨擒宋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并直孺二子遂取拱州降寧陵復破二萬于睢陽進取

亳州聞宋兵十萬且至會宗敏益兵四千合擊大敗之其卒二千陣而立馳之不動即麾軍兵馬擊之盡殪擒其將石瑱而還帥府嘉其功賞賚從遷秦宗敏兵熙州入護諸將略地撻懶以軍五百入六盤山十六寨降其官八十餘民户四千獲馬二千匹皇統中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授世襲猛安卒年六十五海陵遷諸陵於大房山以撻懶嘗給事太祖命作石像置睿陵前

衍本名吾毋上京司屬司人大定二年收充護衛積勞授彰化軍節度副使入爲都水監丞累遷中都西京路提刑使徙知歸德府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奏衍前在都水監治河有勞除北京留守未幾改知大興府事時有言尚書左丞夾谷衡在軍不法詔刑部問狀事下大興府衍輒令追攝上以爲失體杖四十久之乞致仕不許拜御史大夫先是左司諫赤盞訛門上言御史大夫久闕恐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上由是用衍前時孫鐸賈鉉俱爲尚書鐸拜參知政事而鐸再任對賀客誦唐張在詩有鬱鬱愁下就棊之句坐降黜既而復用衍請遂以金吾衛上將軍致仕薨

膏本名阿里剌隸上京司屬司大定十年以皇家近親收充東宮護衛轉十人長授御院通進從世宗幸上京會寧

太子守國胤世宗以膏親密可委任命與滕王府長史[illegible]馳驛往護從時顯宗爲金源郡王亦留中都且命膏等保護諭之曰郡王遭此家難哀哭當以禮節之飲食亦宜謹視世宗還都遷符寶郎除吏部郎中章宗即位坐與御史大夫唐括貢爲辭犯夜禁奪官一階罷明昌元年起爲同知棣州防禦使事上書歷詆宰執帝以小臣敢譏訕宰輔杖八十削一官罷之發還本猛安明年降授同知宣德州事召授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四遷知大興府事轉左右宣徽使承安二年拜尚書右丞出爲泰定軍節度使移知濟南府卒

弈本名三寶隸梅堅塞吾司屬司大定七年以近親充東宮護衛十人長轉爲尚廐局使章宗即位遷左衛副將軍累遷右副都點檢非擬點尚廐局使諭旨曰汝非有過人才第以久次遷授當謹乃職勿復有非違事使朕聞之未幾坐廐馬瘦决三十承安二年改左副都點檢兼職如舊俄授同簽大睦親府事卒弈爲人貪鄙數以賄敗官終其能治圍場故進而委信之

阿喜宗室子好學問襲父北京路營栢山猛安聽訟明決人信而愛之察廉能除彰國軍節度副使改上京留守判官提刑司奏彰國軍治狀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事改歸德

軍歷海邪二州刺史皆兼總押軍馬宋統領劉文謙以兵犯宿遷阿喜逆擊破之復破戚春夏興國舟兵萬餘人斬夏興國于陣還鎮國上將軍再賜銀幣為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前鋒渡淮破寶應天長二縣師還遷同知歸德府事改泗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大安二年改華州防禦使遷鎮南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大名府充馬軍都提控歷橫海安化軍節度使充宣差山東路左翼都提控歸知濟南府事徙沁南軍節度使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卒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若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列傳下第四

列傳第五　　金史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勅修

石顯　桓赧弟散達　烏春溫敦蒲剌
臘醅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疎　奚王回離保

石顯孩懶水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于逼剌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懶水石顯與完顏部烏葛忽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烏馬大敵與馬紀領劫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土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後得柩衆推景祖為諸部長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皆從服及遼使曷魯林牙來索逋人石顯皆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詭計取之乃以石顯阻絕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曰不敢違大國之命遼人厚賜遣還謂婆諸刊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詔石顯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顯於邊地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

撫有其子與部人也婆諸刋嘗怨未發會活剌渾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起兵婆諸刋往從之及敗於暮稜水麻產先遯去婆諸刋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又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刋不還則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懼不肯歸服遼主以為然遂遣婆諸刋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

桓赧散達兄弟者國相雅達之子也居完顏部邑屯村雅達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桓赧兄弟皆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異志陰誘桓赧散達與為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赧散達各被酒言語紛爭遂相毆擊舉刃相向昭肅皇后親解之乃止自是謀益甚是時烏春窩謀罕亦與跋黑相結詭以烏不屯賣甲為兵端世祖不得已而與之和間數年烏春以其衆渡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往拒之桓赧散達遂舉兵肅宗以偏師拒桓赧散達世祖畏其合勢也戒之曰可和則和否則戰至斡魯紺出水既陣成列肅宗使盆德勃堇議和桓赧亦恃烏春之在北也無和意盆德報肅宗曰敵欲戰或曰戰地迫近村墟雖勝不能盡殺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惑之乃令軍少卻未能成列桓赧散達乘

之肅宗敗焉桓赧乘勝大肆鈔略是役也烏春以久雨不能前乃罷兵世祖聞肅宗敗乃自將經舍很貼割兩水取桓赧散達之家桓赧散達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殺略百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讓肅宗失利之狀使歡都冶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復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欲得盈歌之大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不許遂與不術魯部卜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為陣鳴鼓作氣馳驟桓赧恃其衆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大門開矣悉以爾車自隨凡烏古迺大姊實貨財產恣爾取之有不從者俘略之而去於是

威姿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附於世祖桓赧等縱火焚之斡不死世祖厚撫其家既定桓赧以舊地還之桓赧軍復來蒲察部沙祇勃堇胡補答勃堇使阿喜間道來告且問曰寇將至吾屬何以待之世祖復命曰事至此不及謀矣以衆從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幟自別耳每有兵至則輒遣阿喜穿林潛來令與卑察往還大道即故潛往來林中路也桓赧至北隘甸世祖將出兵聞跋黑食于騷滿村死矣乃沿安朮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朮烈速勃堇之衆而後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戒辭不失整軍速進使待於脫豁改原當是時桓赧兵衆世祖兵少衆寡不敵世祖

至軍士氣㓕甚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觧甲少憩以
水洗面飲麨水頃之士氣稍蘇息是時肅宗求救於遼不
在軍中將戰世祖屏人獨與肅宗私語兵敗則就與肅宗
乞師以報讎仍令肅宗勿預戰與介馬以觀勝負先圖去
就乃袒袖韜弓服矢以縕袍下幅護前後心三揚旗三鳴
鼓棄旗提劍身爲軍鋒突入搏戰桓赧步軍以干盾進世
祖之衆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衆不失從後奮擊之桓赧
之騎兵亦敗世祖乘勝逐北敵多墜水水爲之赤世祖止
軍勿追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以戰勝告于天地頒所
獲於將士各以功爲差未幾桓赧散達俱以其屬來降卜

灰猶保撒阿辣村招之不出撒骨出據阿曾紺出村世祖
遣人與之議和撒骨出譏詈爲戲答之曰我本欲和壯士
巴的懣不肯和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衣肥羊不可
復得是以不敢從命遂縱兵俘略鄰近村墅有人從道傍
射之中口死卜灰之屬曰石魯石魯之母嫁于駝淵部達
魯罕勃堇而爲之妻達魯罕與族兄弟抹腮引勃堇俱事
世祖世祖欲間石魯於卜灰謂達魯罕曰汝之事我不如
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孚一披馬一此馬以此披
石魯石魯聞之遂殺卜灰而石魯通於卜灰之妾富羅
侍羅及聞世祖之言誠之使告于達魯罕曰將殺卜灰而求

汝待我于江甸卜灰馳敦制刃於胷而殺之追者急白日
露其屍水中遂夜至江方游以濟達魯罕使人待之乃得
免久之酹酒而與達魯罕很爭達魯罕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溫都部人以鍛鐵爲業因歲歉策杖負擔
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既而知其果敢
善斷命爲本部長仍遣族人盆德送歸舊部盆德烏春之
甥也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陰懷覬覦間誘桓赧散
達兄弟及烏春窩謀罕等烏春以跋黑居肘腋爲變信之
由是頗貳於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訴於世祖世祖使
人讓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爲部長今人告汝有實狀殺

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不得復爾爲也烏春曰吾與汝父
等輩舊人汝爲長能幾日于汝何事世祖內畏跋黑恐羣
朋爲變故曲意懷撫而欲以婚姻結其歡心使與約婚烏
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處豈能生育胡里改與女直豈
可爲親也烏春欲發兵而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爲辭加古
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十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
讓曰甲吾甲也來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
故輒取吾甲其亟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而吾與直而
售之烏春曰汝不肯與我甲而爲和解則使汝叔之子斜
葛及斯勃來斜葛蓋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直欲議

知者將以有爲也不欲遣衆因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謂斛勒曰斜葛無害彼且執汝矣斛勒辭勿往既行斛勒曰我疾作將止不往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矣同行者強之使行既見烏春烏春與斜葛爲禮而果執斛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其甲斛勒乃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道斜寸嶺涉活論來流水舍於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是時十月中大雨累晝夜不止冰澌覆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於是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自拒烏春而使肅宗拒桓赧已而烏春過雨歸叔父跋黑亦死故世祖得併力於桓赧散

達一戰而敗之斡勒部人盃乃舊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徙于南畢懣忒村遂以縱火誣歡都欲因此除去之語在歡都傳中世祖獲盃乃釋其罪盃乃終不自安徙居吐窟村與烏春窩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闢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皆陣將戰世祖不親戰命肅宗以左軍戰斜列辭不失助之徽異蒙也肅宗束縕縱火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煙焰張天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復獲盃乃獻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紇石烈臘醅麻產與世祖戰於野鵲水世祖中四創軍敗臘醅使舊賊禿罕等過青嶺

北烏春搭諸部與之交結臘醅麻產求助於烏春烏春以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擒臘醅獻于遼主并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脩鷹道罪之遼主使人至烏春問狀烏春懼乃爲謾言以告曰未嘗與臘醅爲助也德鄰石之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臘醅既敗世祖盡得烏春姑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長斡善斡脫往招其衆繼遣斜鉢勃堇撫定之斜鉢不能訓齊其人蒲察部故石跋石等誘三百餘人入城盡陷之世祖治鷹道還斜列來告世祖使歡都爲都統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故石跋石皆就擒世祖自將過烏紀嶺至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

昆勃堇居烏延部富者郭赦請分一軍由所部伐烏春蓋以所部與烏春近欲以自蔽故也乃使斜列羅盤以支軍道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歡都合至阿不塞水嶺東諸部皆會君主門亦以所部兵來是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世祖來伐訴於遼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軍至窩謀罕請緩師蓋以前所納亡人歸之世祖使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窩謀罕以三百騎乘解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惡其無信不復爲主和乃進軍圍之太祖枚短甲行圍號令諸軍窩謀罕使太峪潛出城攻之太峪馳馬援槍將及太祖活臘胡擊斷其槍太祖乃得免斜列

至斜寸水用郭赦計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烏春罕覺之殺二人餘二十人皆得之盃以土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貲產分賚軍中以功為次諸部皆安輯焉穆宗常嘉郭赦功後以斜列之女守寧妻其子胡里罕烏春之後為溫敦氏裔孫曰蒲剌

溫敦蒲剌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剌初從希尹征伐攝猛安謀克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殺二十餘人用是擢儲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遷宿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海陵以玉鞍銜賞之往曷懶路選可方毅衛者使還稱旨遷耶盧椀群牧使改涿州刺史

正隆伐宋召為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士十餘人是時嵩汝兩州百姓多逃去蒲剌招集使之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徵為太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鎮西胡里改顯德軍節度使致仕卒

臘醅麻產兄弟者活剌渾水訶隣鄉紇石烈部人兄弟七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窩謀罕等為難故臘醅兄弟乘此際結陶溫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有避之者徙於茲罕村野居女直中臘醅怒將攻之乃約烏古論推騷臘勃堇富者撻懶胡什滿勃堇海羅勃堇斡苗火勃堇海羅斡苗火間使人告野居女直野居女直有備臘醅等敗歸臘醅乃由南路復襲野居女直勝之俘略其衆海羅斡苗火胡什滿畏臘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輕兵邀擊臘醅等于屯睦吐村敗之盡得所俘臘醅麻產驅掠來流水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帕骨魯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醅于野鵲水日已曛臘醅兵衆世祖兵少歡都屢戰出入數四馬中創死者十數世祖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庵吐渾津度江遇敵于蒲蘆買水敵問為誰應之曰歡都問者射穆宗矢著于弓韔是役臘醅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驍

罕剌取戶曾不滑牧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過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臘醅等偽降遂軍臘醅復求助於烏春窩謀罕窩謀罕以姑里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臘醅據暮稜水保固險阻石顯子婆諸刊亦往從之世祖率兵圍之克其軍麻產遁去遂擒臘醅及婆諸刊皆獻之遼並獲其兵使其弟長斡善斡脫招撫其叛使斜鉢撫定之後使阿离合懣與暮稜水人請并兵與斜鉢合語在烏春傳世祖既沒肅宗襲節度使麻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恃陶溫水民為之助招之不聽使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

溢水與岸齊康宗曰阿鄰問乘舟至於帥水舍舟沿帥水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獲之康宗圍麻產麻產恐太祖來會軍於是麻產先亡在外其人乘夜突圍遯去太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歸追之麻產不知太祖忽求己也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下太祖識之問狀其人曰我隨麻產來伺軍彼走者二人麻產在焉麻產與其人分道走太祖命劾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麻產不見急追之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畢濘淖麻產棄馬入萑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挑戰烏古論壯士活臘胡乘馬來問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識

麻產佯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圍之數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乃前扶其首而視之見其齒齾曰真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之太祖獻馘於遼

鈍恩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曰劾魯古父納根涅世為其部勃堇斡准部人治刺勃堇海葛安勃堇與其族人斡達罕勃堇及諸弟屋里黑屋徒門抄略其家及扒略阿活里勃堇家使及阿根涅所部穆宗使納根涅以本部兵往治治刺等行至蘇濱水輒募人為兵主者拒之縱

略其人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蒲察治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納根涅止蘇濱水東屋邁村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徵償時甲戌歲十月也明年八月納根涅遯去斡賽追而殺之執其母及其妻子以歸而使鈍恩復其所

留可統門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堇之子詐都渾蠢水安春之忽沙渾之子也間誘與紇堨塔兩部之民作亂敵庫德鈍恩皆叛而與留可詐都合兩黨揚言曰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為一烏古論部之黨十四部為一蒲察部之黨七部為一凡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

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人戰一人也勝之必矣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當是時惟烏延部斜勒勃堇及統門水溫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拔離周勃堇等皆使人來告難斜勒達紀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臘來既而以其甲來歸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從亂但乞兵為援耳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謾都訶伐敵庫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諭撒改軍中道以四十甲與謾都訶石土門之軍與謾都訶會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鈍恩將援留可聞謾都訶之兵寡以為無備而未知石土門之來會也欲先攻謾都訶謾都訶石土門迎擊大破鈍恩米里迷石罕城遂降獲鈍恩敵

[illegible]皆釋弗誅太祖至撒改軍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
渠帥皆誅之取其孥累貲産而還塢塔城亦撤守備而降
留可先在遼塢塔已脫身在外由是皆未獲詐都亦詣蒲
家奴降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安業如故久之留可塢塔
皆來降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父阿海勃堇事景祖世祖世祖
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于雙宜大濼獻黃金五
斗世祖喻之曰烏春本微賤吾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
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
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念

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阿海
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此言
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疎繼之阿疎自其父時常以事
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疎既爲
勃堇嘗與徒單部詐都勃堇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疎穆
宗嗣節度聞阿疎有異志乃召阿疎賜以鞍馬深加撫諭
陰察其意趣阿疎歸謀益甚乃斥其事復召之阿疎不來
遂與同部毛睹祿勃堇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
撒改自胡論嶺往略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
略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疎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暝

雷電下阿疎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疎城中諸將
以謂破亡之徵阿疎聞穆宗來與其弟狄故保往訴于遼
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劾者勃堇守阿疎城而歸
金初亦有兩劾者其一撒改父贈韓國公其一守阿疎城
者後贈特進云劾者以兵守阿疎城者二年矣阿疎在遼
不敢歸毛睹祿乃降遼使復爲阿疎來穆宗聞之使烏林
答石魯濟師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同色
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蒲察部胡魯勃堇邈遜勃堇
與俱至劾者軍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如一
遼使果不能辨劾者詭曰吾等自相攻于汝何與誰識汝

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邈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去遂破其
城狄故保先歸殺之阿疎聞穆宗以計却遼使破其城殺
狄故保復訴於遼遼使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狀且使備償
阿疎穆宗復使主隈禿荅水人偽阻絕鷹路者而使鼈故
德部節度使言於遼曰鷹路非己不可通人不察也信之
穆宗畋於土溫水謂遼人曰吾平鷹路也遼人以爲功使
使來賞之穆宗盡以其物與主隈禿荅之人而不復備償
阿疎遼人亦不復問阿疎在遼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達
紀至生女直界上曷懶甸人畏穆宗執而送之阿疎遂終
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疎亡命遼

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闍母婁
室略定天德雲内寧邊東勝等州獲阿踈軍士問之曰爾
爲誰曰我破遼鬼也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麻諸刊既獻之遼
以爲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階遼人不
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
宗止遼使阿踈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
貢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
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
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曰遼以爲己重既獻而求之則市

以爲己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興
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與契丹俱起在元魏時號庫莫奚歷宇文周隋唐皆號
兵強其後契丹破奚奚西保冷陘其留者臣服于契丹
號東西奚厥後遼太祖稱帝諸部皆内屬奚鐵勒者古部
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王
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述律氏中事具遼史今不載奚
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三百六十二族甲午歲太
祖破耶律謝十諸將連戰皆捷奚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
降未幾遁歸于遼及遼主使使請和太祖曰歸我叛人阿

踈降人回离保迪里等餘事徐議之久之遼主至鴛鴦濼
都統杲襲之亡走天德回离保與遼大臣立秦晉國王耶
律捏里于燕京捏里死蕭妃權國事太祖入居庸關蕭妃
自古北口出奔回离保至盧龍嶺遂留不行會諸奚吏民
于越里部僭稱帝改元天復改置官屬籍渤海奚漢丁壯
爲軍太祖詔回离保曰聞汝脅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
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
異汝與余睹有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睚眦朕豈從之儻
能速降盡釋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衆還其官屬
財産若尚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回离保不聽天輔七

年五月回离保南寇燕地敗於景州閭其衆奔潰耶律奥
古哲及甥八斤家奴白底哥等殺之其黨阿古闍之自劉
而死先是速古部人援劾山奚路都統撻懶招之不服往
討之鐵浘部衆拒戰殺之殆盡至是速古啜里鐵浘
三部所據十三巖皆討平之達曾古部節度使乙列已降
復叛奚馬和尚討達曾古并五院司等諸部諸部皆降遂
執乙列杖之一百其父及其家人先被獲者皆還之初太
祖破遼兵于達曾古城九百奚營來降至是回离保死奚
人以次附屬亦各置猛安謀克領之
贊曰庫莫奚與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彊爲隣國

合并爲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爲終始契丹大定間猶有
著姓有遏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

列傳第五

列傳第六　　金史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敕修

歡都 子謀演　冶訶 子阿魯補 骨赧

訛古乃　蒲查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魯爲賢石魯初烏扎隆部有美女名罷敵悔青嶺東混同江蜀束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滓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於箭端而射蜀束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無所復見却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攻取其貲産虜二女子以歸昭祖納其一賢石魯納其一皆以爲妾是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入于蘇濱耶懶之地賢石魯佐之也其後別去至景祖時石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胡凱山者所謂和陵之地是也歡都劾孫子世祖初襲節度使而跋黑以屬尊嘗有異謀不可制諸部不肯受約束相繼爲變歡都人與謀議出臨戰陣未嘗去左右斡勒部人盃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盃乃將與烏春合間謗斡魯紺出水居人與之相結欲

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險約隸人不歌束詭稱放火乃
歡都胡土二人使汪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束來告曰前日
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
疑之石盧斡勒勃堇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
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允誰不如與之使歡都被
甲執敵而起曰彼爲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
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務要
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爾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
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鷲刺水而與之言曰不
歌束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誰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束來不

歌束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盃乃見之既而問之放火者
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盃乃欲開此釁故以誣歡都云賊
臨麻產與世祖遇于野鵲水口已曛惟從五六十騎歡都
入敵陣麾擊左右出入者數四世祖中創乃止烏春窩
謀罕據活刺渾水世祖既許之降遂還軍於是騰臘勃堇
當者提懶觀勝負不助軍而騰臘提懶先曾與臘醅麻產
合世祖欲因軍還而遂滅之止馬前進提懶者貞惠皇后
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諫曰獨不念孌弟蒲陽溫與弟
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溫者漢語云幼弟也世祖母
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歡都言後以提懶女爲羅

咽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
命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爲詳穩斡善斡脫以姑里甸
兵來歸使斜鉢勃堇撫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誘其衆
入城陷三百餘人歡都爲都統往治斜鉢失軍之狀盡解
斜鉢所將軍大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擒故石拔石初耶
懶水納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與人爭部族官不得直
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濱曰撒達辭不失破烏春窩
謀罕城獲三濱撒達并獲其母以爲次室撫其二子撒達
告阿注阿必爲變不信而殺之撒達臨刑歎曰後必知之
至是阿注阿果爲變因穆宗辰出獵斜率七八人果兵入

宅奪據寢門劫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入見阿注阿曰
汝輩所謀之事奈何閉門恃屬豈足劫質徒使之驚恐耳
汝固識我盍以我爲質也再三言之阿注阿從之貞惠皇
后乃得解而質歡都而撒改辭不失使人告急于獵所穆
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曰午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
使係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結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
遼國庫金廐馬與我勿留歡都亦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
而更移宗盟穆宗皆許之遂執歡都及阿魯太彎阿魯不
太彎等七人以衣裾相結與阿注阿俱行至遼境乃釋歡
都歡都至遼州實黃龍府使人馳驛要遼阿注阿黨屬

繼其親人使去遂殺三濱并其母與家於逐乞還阿注阿
遂入流之曷董城其後阿注阿懷思鄉土亡歸附于係案
女直因亂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見殺穆宗襲位之初
諸父之子晉烈斜鉢及諸兄有異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輩
為之奈何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聞
之遂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者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
征伐之際遇敵則先戰廣延大議多用其謀世祖嘗曰吾
有歡都則何事不成肅宗時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
圖遼事皆專委之康宗以為父叔舊人尤加敬禮多所補
益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於米里每水疾亟年六

十三喪歸康宗親迎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五
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忠敏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謀演當阿注阿之難從
歡都代為質後與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謀演上上怒命
坐其下宗雄老孛論撥合汝轄拔速三人爭千戶上曰汝
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謀演為千戶三人
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卒天會十五年
贈太子少傅
冶訶系出景祖居神隱水完顏部為其部勃堇與同部人
把里勃堇斡洪水蒲察部胡都化勃堇厮都勃堇泰神忒

僕水完顏部安團勃堇統入門水溫迪痕部活里蓋勃堇
俱來歸並之為國自此益大肅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
命歡都冶訶以本部謀克之兵助之冶訶與歡都常在世
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則從行陣未嘗不在其間天會十
五年贈銀青光祿大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謚忠濟與代國
公歡都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俱
配享世祖廟廷冶訶子阿魯補骨赧訛古乃散答散答子
蒲查
阿魯補冶訶之子為人魁偉多智略勇於戰未冠從軍下
咸州東京遼人來取海州從勃堇麻吉往援遼軍敵力

戰斬首千級從斡魯古攻豪懿州以十餘騎破敵七百進
襲遼主阿爾補徇北地招降營帳二十四民戶數千時已
下西京闍母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里夜遣阿魯
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襲阿魯補邀與之
遇斬首百餘獲馬六十後遼兵三萬出馬邑之境以千兵
擊之斬其將於陣天會初宋王宗望討張覺於平州闍遷
州有兵萬餘來援遣阿魯補與阿里帶迎擊之斬數千
而遼復從其兄虞劉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劉道病卒代領
其衆至乾州降其軍及營帳三千獲印四十與僕虺攻下
錦州宗望伐宋與鄆樂師戰于白河宗望命阿魯補以二

謀克先登奮戰賞賚特異至汴破滑州援兵斬其二將大
軍退次孟陽姚平仲夜以兵來襲阿魯補遇其兵力
戰敗之既還聞大名開德合兵十餘萬來爭河至河上知
兵敵尚遠乃以輕兵夜發詰旦至衞縣遇敵斬首數千級
餘皆潰去師次邢州滹沱橋已焚阿魯補先以偏師營於
水上比軍至而橋成宗望嘉其功出眞定庫物賞之爲長
勝軍千戶及再伐宋從宗望破敵於井陘遂下磁城師自
大名濟河阿魯補屯於洺州之境時康王留相州大名府
以兵來攻我營阿魯補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
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阿魯補乘其未

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既克
汴京攻洺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洺州從撻懶攻恩州還洺
人復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執其守佐
遂與蒲魯懽取信德軍梁王宗弼取開德阿魯補以步兵
五千赴之大名境內多盜命阿魯補留屯其地賊犯莘縣
聞阿魯補至即潰去追襲一晝夜至館陶及之皆俘以歸
從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魯補以兵四千留和州總管江
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太平州隳其城廬州叛
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兵六千擒二校明日復破敵二萬於愼
縣斬首五百張永合步騎數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激

勵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而
還再攻廬州與迪古不敗敵衆於拓皋至廬州騎兵五
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宗弼趨陜西道聞大名復叛
遣阿魯補經畧之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
下令民間兵器悉上送官於是吏民按堵如故爲大名開
德路都統齊國廢阿魯補屯兵於汴城外天會十五年詔
廢齊國已執劉豫阿魯補先入汴京備變明年除歸德尹
割河南地與宋入爲燕京內省使宗弼復河南阿魯補先
濟河撫定諸郡再爲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
地宗弼召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大㚖陳州赤盞暉皆

會於汴阿魯補以敵在近獨不赴而宋將岳飛劉光世等
果乘間襲取許潁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其兵犯歸德阿
魯補運擊敗之復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魯補功最皇統
五年爲行臺參知政事授世襲猛安兼合扎謀克改元帥
右監軍婆速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累階儀同三司其在
汴時嘗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事覺法當議勳
議親海陵嘗在軍中惡阿魯補詔曰若論勳勞更有過於
此者況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法貴賤一也豈以親
貴而有異也遂論死年五十五阿魯補以將家子從征伐
屢立功歷官有惠愛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二年贈

儀同三司詔以其子爲右衛將軍褭猛安及親管謀克賜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三百匹

骨赧冶訶子善騎射有材幹從討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留可之叛皆有功從太祖伐遼骨赧從軍戰寧江州出河店破遼主親軍皆以力戰受賞襲其父謀克領秦王宗翰千戶攻下中西北京宗翰伐宋圍太原未下宗翰還西京骨赧以右翼軍佐銀术可守太原是時汾州團柏榆次嵐憲潞皆有兵來援骨赧凡四戰皆破之大軍圍汴骨赧引萬戶軍屢敗其援兵磁洺等州復叛骨赧引兵復取之并收撫保德火山而還後領軍鎮夏邊在職十二年天會八年授世襲猛安天眷初授天德軍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壽哥世襲猛安加昭武將軍

訛古乃冶訶子姿質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常領兵行前爲偵候及大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討徙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索遼公主牙不里以獻有軍來爲遼援方臨陣中有躍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爲我取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阿瓜蓋北部中之勇者也訛古乃善馳驛日能千里及伐宋康王遣撫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余睹反於西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至天德及至日未曛也先

統元年以功授寧遠大將軍豪刺唐古部節度使五年授千戶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二年召見四年遷臨洮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堅河徙屯天德初爲元帥府扎也使於四方稱職按事能得其實移猛安皇統間除同知開遠軍節度使斥候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爲中都路兵馬判官是時京畿多盜蒲查捕得大盜四十餘人百姓稍安改安化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戶充邳州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萬戶管所屯九猛安軍昌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統撒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副統事久爲太子少詹事再遷開遠軍節度使襲伯父骨赧猛安歷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西北路招討使卒蒲查性廉潔忠直臨事能斷凡族任使無不稱云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友歡都者景祖世祖爲之臣蓋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爲首冶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敘焉

列傳第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太祖諸子

宗雋本名訛魯觀　宗傑本名沒里野　宗強本名阿魯
爽本名阿鄰　可喜　阿瑣
宗敏本名阿魯補　元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瀋王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豳王訛魯朵；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斡忽。宗幹、宗望、宗弼自有傳。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為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為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謚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奭為會寧牧，封鄧王。後為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為相，銜誅弒立，搆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為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京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坐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京、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滅宗室，爽疑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世宗，爲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秘書監。母薨，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尊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為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升擢。」爽疾少

閒將從上如涼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從世
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
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
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侍
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
等可以爲法以爽貲用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爽
疾久不愈勑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既薨上
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陪
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
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
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即位即棄州來歸與其兄歸化州
刺史阿鄰會于中都是時弟阿瓊權中都留守事可喜謂
阿鄰曰阿瓊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鄰乃行
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麻吉鋪除兵部尚
書佩金牌將兵往南京行至中都聞南京已定遂止可喜
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世宗初至中
都倥傯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
斡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穀英
軍于歸化次彰德會獨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

招之斡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以所將蒲輦兵列陣待
之斡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
置酒相勞斡論託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
其心腹密謀欲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之佯爲不知
使其從者迫而伺之斡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斡論上
謁上亦撫慰之斡論自嫌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
斡里朶爲人狡險喜圖事斡論取兵于河南統軍使陁滿
訛里也斡里朶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
熙宗弑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
自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

於是可喜斡論李惟忠斡里朶璋布輝謀欲因扈從軍士
怨望作亂斡論曰押軍猛安沃窟剌必不違我惟忠曰惟
忠嘗爲桦巢軍總管有兩銀牌謀克寄以矯殺內族賞士
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斡
論往約沃窟剌沃窟剌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
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
歸乙亥夜乃斡論惟忠斡里朶璋布輝會其家沃窟剌以
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
擒斡論惟忠斡里朶沃窟剌詣有司自首既下詔獄可喜
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斡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

太祖孫惟數人在惻然傷之詔罪止一身其兄弟子
孫皆不緣坐遂誅斡論惟忠斡里朶沃窟剌等其沃窟剌
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鎮化軍節度使布輝源州防禦
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户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
克絹十匹甲士絹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阿瑣宗強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
國上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海陵伐宋以左
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皆爵世
宗即位東京阿瑣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入
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抹撚撒离喝衆以阿瑣行留守事

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謀克石家奴烏林荅愿蒲察蒲
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大定二年授橫海
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
改武定軍以毋喪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厩
馬遷廣寧尹坐贓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
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
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爲全貸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
聲達于朕聽改平涼濟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
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
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
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
王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
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
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
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弑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
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
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
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
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

左右走避有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
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蟣蝨耳何
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爲大師進封爵妃蒲察
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
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
罕遂見殺大定間詔復官爵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弟查
刺爲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
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酗酒賜元元
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

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答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懶海陵曰阿懶屬疎由是海陵謂胙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懶是時阿懶方為泰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

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剌特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為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剌并殺特思海陵欲此并擠阿懶殺之阿懶弟撻懶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為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懶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譎詐雖旰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脊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大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為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為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溫胙王元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款密

贊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略有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列傳第七

列傳第八　金史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撒改　宗憲本名阿懶　習不失
宗亨本名撻不也　宗賢本名賽里　石土門
忠本名迪古乃　習室　思敬本名撒改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計定諸部愛世祖膽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

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穆宗復籍父兄趾業鋤吟強梗不服已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踈穆宗自將期阿踈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堇來謁謂撒改曰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踈城下此去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踈城下鈍恩在南阿踈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即會攻阿踈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踈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爲

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塢塔等軍而阿踈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塢塔鈍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

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決於廸古廼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肅宗爲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羣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荅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月太宗爲諳版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杲國論昊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偃禮絕等杲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辭不失以宗

奚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
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賵以所御馬撒改
為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為國相
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
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為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為其
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
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
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
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
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
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
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
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
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
我合由是器重之撻懶宗雋倡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
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
策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
丞熙宗從容謂之曰鄉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為不
可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

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擢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
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
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
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
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為應
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
奏曰莫非王臣豈可有間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
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為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使封河
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彰
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宜
速至此若為紇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過亦不煩叔憂宗憲
聞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
小遼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穀英同議
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
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為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
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
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
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溫王爽各一本
移剌高山奴前為寧州刺史以貪汙免世宗以功臣子孫
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為秘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以

大輿宗憲曰蒿山奴傲很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為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虐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為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為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為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昭肅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嫚悖其母昭祖沒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怨欲侵景祖徒單氏自以為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便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肅宗與拒桓赧散達戰於斡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方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耶何為推鋒居前如此以弓弰擊烏葛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既敗習不失馬集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疑术甲孛里罕與烏春等為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覘孛里罕與忽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呢呢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捷如此盃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甸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東組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盃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祖撒都習不失皆為詳穩為後與阿里合懣斡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徒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

店之役偕習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撻其軍獲遼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為勃極烈習不失為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遣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今國家迭有大憂可赦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為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聞太祖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倖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illegible]見恐太祖感動而疾轉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輒問曰阿

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紿對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例降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享太
祖廟廷謚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間為真定留
守子撻不也
宗亨本名撻不也性忠謹天輔初以宗室子充護衛撥宗
磐宗雋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尚廐局直長三年
隨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宮屬例以材選宗亨在選中
遂起復為淑溫特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刺史
改獻州刺史澤州定遠特滿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
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伐宋以本職領武勝軍

都總管過淮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宗亨宗亨得詔即入朝
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幾為西北路兵馬都統以討契
丹賊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遇于花道宗亨與左翼
萬戶蒲察世傑等以七謀克軍與之戰失利及窩斡攻懿
叛黨括里扎八率衆南奔宗亨追及之扎八詐降宗亨信之
扎八說曰括里道頗往邀宗亨聽其去大縱軍士取所獲
宗亨素貪叛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扎八亡入于宋坐是降為
州刺史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從都統杲取中京
年為猛安宗翰使撻懶襲耶律馬哥都統使蒲家奴

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撻達古新
列耶律吳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獲遼留守迪越家人
侍奉降羣牧官木盧瓦得馬甚多使遂水草牧之賽里等
趨業跌遂以偏師深入敵邀擊之撒合戰沒蒲家奴至旺
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天眷二年方捕宗
雋黨賽里至會飲其家奪官爵未幾復官皇統四年授世襲
謀克轉都點檢封郕國公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
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為左副元帥無何復
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
帥監修國史出為南京留守領行台尚書省事復為左副

元帥兼西京留守再為左丞相兼都
元帥賽里自護衛未十年位兼將相嘗忒思自効以報
朝廷雖於悼后為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
里未嘗附之皇太子濟安薨魏王道濟死熙宗未有嗣子
賽里勸熙宗選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
之與海陵同在相位未嘗少肯假借海陵雖尊而心憚之
里外以為尊加禮敬而內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
與后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所王常勝死熙宗
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及妃數人將以常勝妻為后示
衆也及海陵弑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

里闔召以爲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爲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爲熙宗將立常勝妻而先殺之也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左右無助耳遂遇害

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其部長父直離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離海使部人邀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邀孫歲餘厚其饋遺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爲贈結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爲助稱貸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

歸與握手爲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雄偉勇敢善戰頗直孝友彊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懣率二百人西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阜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腹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懣與勇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懣卒及葬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鳥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主師攻下西京賜以金牌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候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繼閱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爲童之

將舉兵伐遼尚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爲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決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扶義而西君以爲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築遼主兵次叉刺迪古乃與銀朮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會斡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等擊耶律捏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天太

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雞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爲耶懶路都勃菫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术實勒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習室康宗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習室從斡賽軍太祖攻寧江州習室推鋒力戰授猛安後從斜也克中京襲遼主于鴛鴦濼略定山敗夏將李良輔兵與婁室俱獲遼帝于余睹谷宗翰伐宋與銀术可圍守太原明年攻褒垣下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帥府以懷孟北阻太行南瀕河控制險要使習室統十二猛安軍鎮撫之於是殄平寇盜招集流亡四境以安天會五年薨熙宗時贈特進大定間諡成敏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勳業最著者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斡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术可隋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莘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

兗國公韓企先習室凡二十一人初海陵罷諸路萬戶置蘇濱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奏請改蘇濱爲耶懶節度使不忘舊功上曰蘇濱耶懶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治蘇濱不必改石土門親管猛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爲耶懶猛安以示不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諱不失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純直有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鄰淀方獵因詔從獵射黄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兄習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從遼王宗幹屯下太宗幸東京温湯思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术虎麟有功遷充護衛天眷二年以補宗盤宗雋功遷顯武將軍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絶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絷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户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貫及歸復遣使賜弓劍是年入爲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爲吏部尚書天德初爲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潮思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

參錢壙着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為真定尹用廢封
河內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
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
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為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
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
底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
禦遠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為限詔孛古底曰爾兵少
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
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為元帥右都監以
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偽節度特末也獲

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斡執窩斡并其母
徐輦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
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廐馬名鷹拜右
副元帥經略南邊駐山東罷為北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
仍經略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
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
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
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
衆以為備禦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
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

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為北京
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為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
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
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為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為
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妻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
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漢人以
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直猛安其三豐灤官可
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勾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
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
女直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厖古鑑徒單鎰完顏匡輩皆由
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

實錄卿嘗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內外皆得
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
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輟
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
吾侃木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授速濵路賓鄰山
猛安

贊曰勍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
太祖深謀遠略為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愆
者歟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

部而㦧子孫俱爲強宗而取遼之衆卒定于迪古乃豈天
道陰有以相之邪

列傳第八　金史七十

列傳第九　金史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修

斡魯　斡魯古勃堇　婆盧火
吾扎忽　闍母　宗敘本名德壽

斡魯韓國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蘇濱水含國部斡豁勃
堇及斡准職德二部有異志斡帶治之斡賽斡魯爲之佐
遂伐斡豁拔其城以歸高麗役屬九城於曷懶甸斡賽母疾
病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
則戰入則守斡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斡魯
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伐
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
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
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
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甔口永昌見遼政日
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
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
入據東京旬月之閒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
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
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

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斡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堇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楨降言永昌非眞降者特以緩師耳斡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

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既以克敵下城何爲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以斡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

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魯上謁于婆盧買水上慰勞之辛亥第斡魯第張寶官各賜賚有差獨偎水部實里古達殺酬斡僕忽得斡魯分胡剌古烏蠢之兵討之酬斡宗室子胙偉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窒韋獲其民衆又招降燭偎水部以功爲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偎水部領行軍千戶從破黃龍府戰達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至是與酬斡同被害斡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遁去追及于合撻剌山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斡等

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冰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戶爲一謀克以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爲質斡魯乃還天眷中酬斡贈奉國上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銳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斡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剌淑撒曷懣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於白水濼獲

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荅各
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
璽斡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遼主無歸勢
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术可往代
州受之詔徧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或
竄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
其命輦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
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术可不須往矣遼趙王
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
為西北西南兩路都統斡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

詔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決之斡魯奏曰夏人
不盡歸戶口資幣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
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或不
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
夏誠有異圖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聞兩國事審處
之斡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鄰察師交
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卿復及此疆場之事當
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
會五年薨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
廷子撒八銀青光祿大夫天子賓里

斡魯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遼使斡魯古阿魯撫諭斡
忽急賽兩路係遼女直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敗之斬撻
不也酷輦斡阿魯臺罕等十四太彎皆降斡忽急賽兩路
亦降與遼都統實婁戰于咸州西敗之斬實婁于陣與婁
室克咸州隗滿忽吐以所部降于斡魯古鄰部戶七千亦
來歸遂與婁室將蜀補戰破其軍數萬人太祖嘉之以為咸
州軍帥斡魯古伐高永昌于東京斡魯古以咸州軍佐之
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等拒之詔
並合斡魯古咸州兵往擊之胡突古嘗叛入于遼居于東
京高永昌據東京太祖索之以歸斡魯古伐永昌以便宜
署胡突古為千戶撒鄰烈化魯補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
及以便宜解撻謀克斜鉢黃丹迭及保等職皆非其罪
太祖聞之盡復斜鉢等謀克胡突古等皆罷去太祖聞
斡魯古軍中往往闌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耶
律捏里佛頂遺斡魯古書請和斡魯古以捏里書并所答
書來上且請曰彼若再聞宜如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
和汝當以阿疎等叛亡索而不獲至於交兵我行人塞剌
亦不遣還若歸塞剌及送阿疎等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
仍恐議和非實無失備禦耶律捏里軍蒺藜山斡魯古以
兵一萬戍東京太祖使迪古乃婁室復以兵一萬益之詔

曰遼主失道肆命徂征惟爾將士當體朕意拒命者討之
服者撫安之毋貪俘掠毋肆殺戮所賜捏里詔書可傳致
也詔捏里曰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爾主擇立賢者副朕
弔伐之意然後可議和約不然當盡并爾國其審聞之捏
里復書斡魯古云降去人衆李見還則當送阿踈等上曰
衆李等乃交兵之後來降阿踈則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
異復詔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踈至顯州各遣重臣議
疆埸事斡魯古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顏斡論以兵來會
即以兵三千先渡遼水得降户千餘遂薄顯州郭藥師乘
夜來襲斡論擊走之斡魯古等遂與捏里等戰于蒺藜山
大敗遼兵追北至阿里真陂獲佛頂家奴遂圍顯州攻其
城西南軍士神篤踰城先入燒其佛寺煙焰撲人守陴者
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
皆降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徙成川
州人于同銀二州居之捏里再以書來請和斡魯古承前
詔以阿踈爲言答之駐軍顯州以聽命賜斡魯古等馬十
匹詔曰汝等力摧大敵攻下諸城朕甚嘉之遼主未獲人
心易搖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雙州節度使張崇降斡
魯古以便宜命復其職仍令世襲斡魯古久在咸州多立
功亦多自恣勃里保雙古等告斡魯古不法事遼帝在中

京可追襲而不追襲咸州撻魯豐足而奏數不以實攻下遼
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捏里李剌束等亦告李董鬱葛孫
吉窩論赤阿阿剌本乙剌等多取生口財畜遂以闍哥代
爲咸州路都統闍哥亦宗室子也既代斡魯古治咸州初
迪古乃與室奏攻顯州新降附之民可遷其富者于咸州
路其貧者徙内地於是詔使闍哥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
謀克其豪右誠心歸附者擬爲猛安錄其姓名以聞餘貧
之民官賑給之而使闍母爲其副統去久之遼通祺雙遼
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咸州都統降上曰遼人賦斂無度
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諸部擇善地以處
之太祖召斡魯古自問之斡魯古引伏闍哥鞫窩論等詔
降斡魯古爲謀克京而禁錮窩論等天輔六年討賊于牛心
山道病卒天眷中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大定
十五年謚莊襄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婆盧火徵迪古乃兵失
期杖之後與渾黜以四千人往助婁室銀术哥攻黃龍府
辭勒罕撒孛得兄弟直撻里部人背叛耶懶路穆宗遣婆
盧火討之至阿里門河辭勒罕偽降遂略馬畜三百而去
復亢勒部掠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之婆盧火遂
敗敵河招降旁近諸部因籍丁壯爲軍至特勝吳水徹字

特偽降復叛去執而殺之婆盧火至牸鄰城圍之辭勒罕遁去婆盧火破其城執其妻子辭勒罕遂降曰我之馬牛財貨盡矣何以為生婆盧火與之馬十匹直撒里部達良馬太祖使紇石烈阿習罕掌其畜牧婆盧火及子婆速俱為謀克天輔五年摘取諸路猛安中萬餘家屯田于泰州婆盧火為都統賜耕牛五十婆盧火舊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俱從為唯族子撒剌喝掌為世祖養子獨得不從太祖取燕京婆盧火為右翼兵出居庸關大敗遼兵遂取居庸蕭妃遁去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乞降習古乃追蕭妃至古北口蕭妃已

遁三日不及而還上令婆盧火胡實賚率輕騎追之蕭妃已遠去獲其從官統軍察剌宣徽杏剌并其家族及銀牌二印十有一及造剌叛婆盧火石古乃討平之其屬官盡殺降者就使領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之同時有婆盧火者娶室平陝西婆盧火繩果監戰後為平陽尹西南路招討使終於慶陽尹泰州婆盧火守邊屢有功太宗賜衣一襲并賜其子剖叔八年以甲胄賜所部諸謀克天會十三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卧烏骨迪烈地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剛毅子剖叔襲猛安天眷二年為泰州副都統子幹帶廣威將軍婆速官至進子吾

扎忽

吾扎忽善騎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從征伐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統二年權領泰州軍來陝西至涇州大破宋兵於馬西鎮超遷寧遠大將軍襲猛安復以本部軍從宗弼權都統正隆末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德昌軍節度使移室懣同討契丹許以便宜從事大定初除咸平尹駐軍泰州俄改臨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懣解臨潢之圍契丹引衆東行吾扎忽追及于窊歷山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助敵攻官軍官軍失利泰州節度使烏里雅來救未至臨潢

與敵遇烏里雅敗僅以數騎脫歸敵攻泰州其勢大振誠中窘駭將士不敢出戰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持鋒刃循城應敵力戰斫刈甚衆敵乃退泰州得完吾扎忽遽使謀克蒲盧渾徙百姓旁邑及險阨之地以俟大軍明年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謀衍敗窩斡於長濼戰霿𩅦河戰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節度使卒吾扎忽性聰敏有才智善用軍常出敵之不意故能以寡敵衆而所往無不克號為鵰軍云

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斡魯往伐之闍母等為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擊

紿盃與永吕隔沃里活水衆過淖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
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
首山鐵其奥獲馬五百匹及斡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
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詳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
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
渾河太祖攻上京毎臨黄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
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
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尚
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婁室等於
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

兵萬餘將燒之温迪罕蒲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衝風
自執旗奮擊却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婁室
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
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
馬邑縣南復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
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
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
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
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興中府宜州
復叛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

有伐其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蒙刮
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與中平闍母爲南路都統討回
离保詔曰回离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
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奥古哲等殺回离保于景薊
之間其衆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
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隰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
覺軍逐北至榆關遣俘將書招之復敗覺兵於營州東北
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壖逐水草休息使僕
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
闍母敗覺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

於兔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
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
赴闕闍母連破偽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
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其民甚善諸軍之賞卿
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埸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
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拔叉牙
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
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
詔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
宋宗望以闍母爲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爲都統已監

戰事於是闍母為都統掃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
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
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
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
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闍母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闍母為
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為
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
成兵圍淄州烏林荅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古補朮烈
速運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荅泰欲破敵于靈城
鎮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

羣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
四十熙宗時追封兵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正隆
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從封魯王謚莊襄子宗敘
宗敘本名德壽闍母第四子也偉有大志善談兵天德三年充護
衛授武義將軍明年授世襲謀克擢御院通進遷翰林待
制兼修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左補闕正隆初轉符寶郎
在宮職凡五年皆帶御押領宿衛遷大宗正丞以母憂去
官以本官起復未幾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左驍
騎都指揮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敘至汴奚丹撒八反宗
敘為咸平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許以

便宜宗敘出松亭關取牛道于廣寧聞世宗即位將歸之
廣寧尹按荅海弟燕京勸宗敘乃還與中白彥敬紇石烈
志寧使宗敘奉表降宗敘見世宗於梁魚務授寧昌軍節
度使明年二月契丹攻寧昌宗敘止有女直渤海騎兵三
十漢兵百二十人自將擊之遇賊千餘騎漢兵皆散走宗
敘與女直渤海三十騎盡銳力戰身被二創所乘馬中箭
而仆遂為所執居百餘日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剌阿塔等
盜馬授之得脫歸宗敘陷賊久盡得其虛實見元帥完顏
謀衍平章政事完顏元宜謂之曰賊衆烏合無紀律破之
易耳於是帥府欲授軍職宗敘見謀衍貪鹵掠失事幾欲

歸白上不肯受職曰我有機密須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廣
寧矯取驛馬馳至京師而帥府先事以聞上遣中使詰之
曰汝為節度不度敵勢戰敗被獲幸得脫歸乃拒帥府命
輒自乘傳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還軍併力破賊宗敘附
奏曰臣非辭難避事須面奏不得不來遂召入乃條奏賊
中虛實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詔大臣議皆以其言為
然是時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為元帥進討於是拜宗敘
為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左翼都統與宗寧烏延查剌烏林
荅剌撒兵各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右
翼都統宗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却宗敘勒本部[illegible]擊之麾

帳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逞大軍整列復至合勢擊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窩斡於陷泉大破之復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大敗之元帥忠義遂留宗敘白從賊平入為右宣徽使宋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敘為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敘駐山東分兵控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參議軍事四年宗敘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頓兵邊陲飛輓頗艱乞俟秋涼進發上從其請及還軍授以成算賜襲衣弓矢九月渡淮宗敘出唐鄧比至襄陽罷戰旨權明年宋人請和軍還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

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敘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鼓扇為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參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為姦率斂星火所費倍蓰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此等類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及與上論南邊事宗敘曰南人遣諜來多得我事情我遣諜人多不得其實蓋彼以厚賞故也上曰彼以厚利餌諜人徒費其財何能為也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將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敘還七月病甚遺表陳政得失及邊防利害力疾往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上見其遺表傷悼不已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銀千兩絲四十端絹四百匹上謂宰臣曰宗敘勤勞國家他人不能及也初宗敘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既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彊固卿等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故番

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為末事耶往歲參政宗敘嘗為朕言此事若宗敘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覧上追念宗敘閔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列傳第九

列傳第十 金史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婁室 活女 謀衍
仲 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术可
毅英 本名撻懶 麻吉 子沃側 拔里速
習古迺

婁室字斡里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荅為七水諸部長太祖克寧江州使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遂降移懶益海路太彎照撒等敗遼兵于婆剌赶山復敗遼兵擒兩將軍既而益改捺末懶兩路皆降進兵咸州克之諸部相繼來降獲遼北女直係籍之戶遂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衆來戍遼太祖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召婁室婁室見上于軍中上見婁室馬多疲乏以三百給之使隸左翼宗翰軍與銀术可縱兵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銀术可戍邊及九百奚部蕭昱等部來降則與銀术可攻黃龍府上使完顏渾黜婆盧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軍蒺藜山斡魯古婁室等破之遂取顯州太祖取黃龍府婁室請曰黃龍一都會

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郡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為萬戶守黃龍府進都統從杲取中京與希尹等襲走迪六和尚雅里斯等敗奚王霞末降奚部西節度訛里剌遼主自鴛鴦濼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婁室遂與闍母攻破西京復與闍母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攧以騎二百為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离速往斡魯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為陣乃使人報斡魯婁室分軍為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魯軍亦至合擊敗之遂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照里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遼闍里剌守奉聖州棄城遯去後與宗望追遼帝婁室蒲察以二十騎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三山有千人將趨奉聖州蒲察復敗之擒其主帥而還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

擒其帥趙公直其後復與遼帝于余都谷獲之賜鐵券惟
死罪乃笞之餘罪不問銀朮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救太
原率衆十萬出壽陽婁室擊破之繼敗宋兵數千於榆次
宋張灝軍出汾州拔离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
葛速拔离速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取汾石二州
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蒲察降壽陽取平定軍及樂平
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諸縣宗翰趨汴州使婁室
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曰若至澤州與賽里婁盧火習失
遇當與俱進習失之前軍三謀合敗宋兵三千于襄垣遇
伏兵二千又敗之撒剌荅破天井關復破步兵於孔子廟

南遂降河陽婁室軍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中兵來拒戰
習失逆擊敗之西京降婁室取偃師永安軍鞏縣降撒剌
荅敗宋兵於氾水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相次皆降宗
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
之未下者阿鄰士罕敗敵于河上撒按敗敵于陝城下鶻
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陝府習古乃桑衮破陝
之撒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破敵於平陸婁室破蒲解之
軍二萬蒲察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
等州宗翰往洛陽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
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阿鄰等破

宋大兵於河中斡魯破宋劉光烈軍於馮翊詔特剌桑衮
敗敵於渭水遂取下邽宗翰會宗輔伐康王命婁室蒲察
專事陝西以婁盧火繩果監戰繩果等遇敵於蒲城及同
州皆破之婁室蒲察克丹州破臨真進克延安府遂降綏
德軍及靜邊懷遠等城寨十六復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
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婁室晉寧所部九寨
皆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
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為飲乃決渠于東洫
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啟郭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
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之使之拜不肯

臨之以兵不為動縶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
罵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并殺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
鄜坊二州於是婁室遣盧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綏德蒲察
還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罷官
府悉安之別將斡論降建昌軍京兆府叛婁室復討平之
遂與阿盧補謀里也至三原訛哥金阿胥欲擊淳化兵敗
之婁室攻乾州已築甬道列礮具而州降遂進兵克邠州
留于京兆陝西城邑已降定者輒復叛於是睿宗以右副
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
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

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
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及甲冑并馬七匹與之。天會八
年薨，年五十三。贈泰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
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
王。配享太宗廟廷，謚莊義。子活女、謀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從攻寧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間。太祖憑高
望見，問之，知是婁室子，親撫慰，賜藥，歎曰：此兒他日必為
名將。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移剌本陷于陣，
活女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頂等兵于濱州及宗翰
以兵襲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從攻乙室部，

敗之，破其二營，從剌部族叛，率二謀克突入，大破之。活女
常從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擊敗
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
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其後
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趨婁室營，活女從旁擊敵，敵亂，
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以兵破敵於
張店原。時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敵，並破之。又分兵取陝
西、蒲州，降留活女鎮之。攻鳳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陝西，活
女為都統，進攻涇州，敗其兵。王開山以兵扼歸路，邀戰，擊
敗之，遂降京兆、鳳翔諸縣。婁室薨，襲合扎猛安，代為

黃龍府路萬戶。天眷三年，為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
府。罷，改安化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
改封代國公，進封隋國公，謚貞濟。卒，年六十一。
謀衍勇力過人，善用長矛突戰。天眷間，充牌印祗候，授顯
武將軍，擢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戶，以
親管奧吉猛安讓謀衍，朝廷從之。擢濟州路萬戶。八年，為
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為順天軍節度使，歷河間、臨潢尹。
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撒八反，謀衍往討之。是時世
宗為東京留守，自將討括里，還，遇謀衍于常安縣，盡以甲
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顏福壽、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士

歸東京，謀衍亦率其軍來附，即以臣禮上謁，遂殺高存福、
李彥隆等。謀衍、福壽、忠建及諸將吏民勸進，世宗即位，拜
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受
命。謀衍伐之，遇其衆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戰，彥敬、志寧遂
降。二年正月，謀衍率諸軍討窩斡，會兵於濟州，合甲士萬
三千人，過泰州，至木虎崖，乃捨輜重，持數日糧，輕騎追之。
是時窩斡新敗于泰州，將走濟州。謀衍兵至長濼南，獲其
諜者，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吏乣若來
降，謀衍用其計，因夜與往擊敵輜重。忽大風，不能燧火，路
暗莫相辨。比曉，纔行三十餘里。將至敵營，將士少憩。謀衍

以射者數十騎往覘之而都統志寧克寧等已敗敵衆二萬餘於長濼追殺甚衆敵遂西遁志寧軍先追及於霿松河急擊敗之而謀衍貪鹵掠不復追以故敵得縱去遂涉懿州界略靈山同昌惠和等縣鎮取北京西攻三韓縣惟克寧軍追躡謀衍託馬羸引還懿州上聞之下詔切責謀衍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之紇石烈志寧為右監軍代完顏福壽而謀衍子斜哥暴橫軍中詔勒歸本貫謀衍至京師以為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責之曰朕以汝為將汝不追賊當正汝罪以汝於宗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雖非宗室而授此職汝其勉之未幾求頗路軍士术里古告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有司并上其書世宗察其誣詔鞫告者术里古款伏遂誅之召謀衍謂之曰人有告卿子為反謀者朕知卿必不為此令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初窩斡方熾上使溫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及窩斡敗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諸奚攻古北口阿魯帶因其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衆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阿魯帶坐除名詔謀衍蕭察烏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捕賊黨猛安合住未幾窩斡平乃還七年出為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賜食及御服衣帶佩刀謂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勞逸故授此職卿其勉之改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大定十

一年薨年六十四謀衍性忠厚善擊毬射獵時論以為雖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通女直契丹漢字其兄斡魯為統軍愛仲才欲使通吏事每視事常在左右遇事輒問之應對如響斡魯嘆曰此子必為令器皇統初充護衛授世襲謀克天德元年攝其兄活女濟州萬戶部內稱治除濱州刺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知積石軍事轉同知河南尹正隆六年伐宋為神勇軍副都總管與大軍北還除同知大興尹將兵二千益遵化屯軍備契丹還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政尚忠信決獄公平番部不敢寇邊召為

左副都點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謂侍臣曰石古乃入直朕寢益安五年宋人請和為姪國不稱臣仲為報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世宗曰宋主親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一一如禮正隆用兵宋人執商州刺史完顏守能以歸至是仲取守能與俱還上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為國重地卿益勉之賜廐馬金帶玉吐鶻復有罪解職久之起為西北路招討使改北京留守卒

海里婁室族子體貌魁偉善用稍婁室為黃龍府萬戶海

里從徙於執吉訛毋從婁室追及遼主於朔州阿敦山遼
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見遼主諭之使
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賞海里金
五十兩銀五百兩幣帛二百匹綿三百兩宗翰經略陝西
海里戰却吳玠軍於涇邠之南玠遣修棧道宋人恐棧道
成以兵來拒破其兵賞銀百五十兩奴婢十人天眷元年
擢宿直將軍與定宗磐宗雋之亂再遷廣威將軍除都水
使者改西北路招討都監歷復州灤州刺史耶盧椀群牧
使迭剌部族節度使同知大興尹燕中都路兵馬都總管
改武寧軍節度使咸平尹卒年六十二

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踈事久不
決乃使習古廼銀术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
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
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朶
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术可婁室率衆衝其中
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术可爲謀克遂與婁
室戍邊後與婁室渾黜婆盧火石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
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术可守達魯古城收國
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户以銀术可爲謀克屯
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遣回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

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曳剌麻荅十三人兵
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絶芻牧銀术可獲之乃知遼遣吏
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
廼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
末棄兵遯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絶其後遼主遂見
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
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术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
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於西都谷所殺
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詵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部銀
术可與習失孟實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

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鶻懶拔离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
據榆次救太原銀术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
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州谷大敗之撒里
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殲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
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术可
等皆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
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术可取鄧州殺其將李
操等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擒轉運
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府
沙古質別克潁昌宗翰會伐康王銀术可守太原天會

十年為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
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廷大定十五年謚
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廷子穀英
穀英本名撻懶幼警敏有志膽初从角太祖見而奇之年
十六父銀朮可授以甲使從伐遼常為先鋒授世襲謀克
宗翰自太原還西京銀朮可圍守之穀英在行間屢有功
宋兵數萬救太原至南關銀朮可與弟拔离速完顏習室
等擊之當監恭間一卒揮刀向拔离速穀英以刀斷其腕
一卒復從旁以槍刺之穀英斷其槍追殺之拔太原下河

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都統馬五徇地漢上至上蔡以
先鋒破孔家軍睿宗攻開州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
親視之創未愈強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穀英次
之攻東平穀英居最拔离速襲宋康王于揚州穀英為先
鋒拔离速追宋孟后於江南穀英前行趨潭州宋大兵在
常武穀英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出兵來戰
穀英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离速以諸
軍為大陣居其後穀英以五百騎為小陣當前行即麾兵
馳宋軍宋軍亂遂大敗之拔离速觀其周旋嘆賞之其後
河東郡縣多叛穀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復攻沁州飛砲

毀其右脅舁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別將胥鼓
強起穀英指麾士卒遂克之攝河東路都統從左監軍移
剌余睹招西北諸部穀英將騎三千五百平其九部獲生
口三千馬牛羊十五萬以先鋒破宋吳山軍再戰再勝遂
蹴宋兵于隘死者不可勝計宋兵遁去宗弼再取和尚原
穀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
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穀
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蹊管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穀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為殿以備伏兵宗弼至仙
人關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擊其

兜鍪使之退穀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
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既往不咎乃班師穀英殿且戰且卻
遂達秦中齊國初廢元帥右監軍撒离喝馳驛撫治諸郡
至同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陽墜馬稱折臂舁歸撒
离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
世輔自壁後突出執撒离喝穀英方索馬于外變起倉卒
不得入城門已閉皆有兵衛至東門合答雅領騎三十餘
與穀英遇遂斬門者出而世輔擁衆自西門出穀英與合
答雅襲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使不得速世輔慮救兵至
乃要撒离喝與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於道側穀英監

其奔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成治兵猶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穀隘騎不得逞穀英請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趨山巔令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穀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穀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

喝曰計將安出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推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撒离喝多張旗幟為疑兵可以得志撒离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穀英斜補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大澗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陝遂定歷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弼巡邊還刑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罷改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兵馬坐無功降臨

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為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統討契丹撒八駐軍歸化州世宗即位於遼陽使穀英姪阿魯瓦持詔往歸化命穀英為左副元帥就遣使召陝西統軍徒單合喜宣大定改元詔赦于西南西北招討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調猛安軍屯京畿阿魯瓦見穀英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穀英不得已乃受詔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illegible]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為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屬聽命大定元年十一月穀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

州見世宗于三河詔穀英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汝潁嵩等州縣授世襲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罷為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初穀英宿將恃功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穀英不荅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己所欲輒自奏行之除留守輒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遂改濟南上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國卿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穀英頓首謝久之改平陽尹致仕起為西京留守以母憂去官尋以

本官起復俄復為東京歷上京詔曰上京王業所起風俗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為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體十五年致仕久之史臣上太宗睿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彀英在詔修撰溫迪罕締達往北京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十九年薨年七十四最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金為兩二百五十銀為兩六千五百絹為疋八百綿為兩二千馬三百十有四牛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銀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兵下寧江州平係遼女直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為謀克繼領猛安破奚兵千餘自鶻魯古攻下咸信潼州及東京諸城麻吉皆有功都統杲取中京與稍合胡拾荅別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刮孛堇大破敵兵復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餘人戰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麻吉大小三十餘戰所至皆捷皇統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毅敏子沃側

沃側年十七隸軍中從拔离速擊遼將馬五敗之麻吉死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來伺我師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以一舟往迎之盡俘以還從康王於江淮閒沃側皆與焉師還駐東平及康宗屯兵河北

招降旁近諸營多獲畜產兵仗軍帥嘉之賞以甲馬從攻陝西為右翼都統攻城破敵皆與有功師還正授謀克遷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飢盜賊充斥沃側募兵討平之部以無事郡人列狀巧留不報未幾除迪列部族節度使改迭剌部用廉入為都水使者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為西北路招討使撒八秩滿已數月冒其俸祿不即解去沃側發其事撒八反沃側遇害

拔离速銀术可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嶺遣兵奄至古北口使婁室以渾黜各領兵二百擊之渾黜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婁室曰此易與耳請以千人為公破之渾黜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游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迫戰亡騎五人渾黜退據關口希尹婁室至拔离速訛謀罕胡實海摧鋒奮擊大破之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希尹與撒里古獨婁滿突擊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婁室拒夏人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銀术可圍太原近縣先已降宋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復取之宋姚古軍隆州谷拔离速敗之張灝兵出汾州又擊走之天會四年克太原拔离速為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復與婁室敗宋兵于文水遂從宗翰圍汴與銀术可略地

襄鄧入均州還攻唐蔡陳三州皆破之克穎昌府遂與泰欲馬五襲宋康王于揚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天會十五年遷元帥左都監宗弼再定河南撒离喝經略陝西至涇州被离速大破宋軍于渭州渭州德順軍皆降陝西平遷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謚敏定

習古廼亦書作實古廼與銀朮可俱往遼國取阿踈還言遼人可取之狀太祖始決意伐遼矣婆盧火取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習古廼追之不及後爲臨潢府軍帥討平迭剌其群官率衆降者請使統領諸部太宗詔以空名宣頭及銀牌使以便宜授之獲遼許王莎懣射

馬都尉蕭乙辛遼主在紇里水雅里自立不知果在何處至是始知之於是徙遼降人於泰州時暑未可徙習古廼請姑處之嶺西及習古廼築新城於契丹周特城詔置會平州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撻僕野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廼封還撻僕野等官誥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錄上降附有勞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從之於是迪烈加防禦使爲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爲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撻离答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奚轄部事阿徒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使其餘遷授有差以厖葛城地分

賜烏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錄者聽任力占射久之領咸州烟火事天輔六年完顏愼思所部及其餘未置猛安謀克戶口命習古廼通閱具籍以上天會十年改南京路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古廼爲都統移治東京鎭高麗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斡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圉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母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朮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斡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績罰之亟諸將懼焉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朮可習古廼觀人之國而知其

可伐古語云國有人覘善矣夫

列傳第十

列傳第十一　　金史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阿里合懣　晏本名斡論　宗尹本名阿里罕
宗寧本名阿土古　宗道本名八十　宗雄本名謀良虎
阿鄰　按荅海　希尹本名谷神
守貞本名左靨　守能本名胡剌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膩酷麻產起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离合懣往撫察之與斜鉢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离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离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离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懣與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爲國論乙室勃極烈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爲奏奏有誤語即咽之宗翰從傍爲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离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眞賢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剛懣子賽也斡論賽也子宗尹

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里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撒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栅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悉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廣寧尹入爲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

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從
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
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時近郊禁圍獵特許晏三百人從獵
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為
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為東京留守將
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恧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
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恧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
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沙補
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
王晏勞彌日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
畢上將獵有司已夙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
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
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
祭賻贈銀幣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護衛改牌印祗候授世襲
謀克為右衛將軍歷順天歸德彰化唐古部族橫海軍節
度使正隆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先鋒渡淮取揚州及瓜
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統駐軍許州之境是時宋
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麻潑及漢軍二千人宗尹遣萬戶
孛术魯定方完顏阿喝懶夾谷清臣烏古論三合朵雛訛
只將騎四千往攻之遂復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統如故頃
之為河南路統軍使遷元帥左都監除南京留守上曰卿
年少壯而心力多滯前任點檢京尹勤力不怠而處事迷
錯勉修職業以副朕意賜通犀帶廄馬八年置山東路統
軍司宗尹為使遷樞密副使錄其父功授世襲蒲與路屯
河猛安并親管謀克除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上問宰
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昔
為達官御等尚未任也朕欲以為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
曰宗尹為相甚協衆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兼太
子太傅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

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
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
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上曰卿留意百姓
朕復何慮太尉守道老矣捨卿而誰於是養馬等錢始罷
他日上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顧謂宗尹
曰政事亦當如此矣有頃北方歲饑軍食不足廷議輸
賑濟或謂此雖不登而舊積有餘秋成在近不必更勞於
挽宗尹曰國家平時積粟本以備凶歲也必待秋成則饑
者衆矣人有捐瘠其如防戍何上從之宗尹乞令子銀术
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宗完

凡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
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曾學其一
者即許承襲遂著于令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問宰臣曰
宗尹何爲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對上曰丞相志寧嘗言
若該遇征伐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
意耶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部
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
達上京蓋月爲獸羣孕東作方興不必蒐田講事卿等以
爲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遂由南道往
爲世宗至上京闕同簽大宗正事宗寧不能撫治上京宗

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
之宗尹奏曰隨仕之子父没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
命召還宴宗室于皇武殿擊毬爲樂上曰賞賜宗室亦是
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欲令諸局分收補其間人材孰可
者宗尹對曰奉國斡準之子按出虎猛安公昱之曾孫阿
魯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職更訪其餘以聞詔以按出虎
阿魯爲奉御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從其
請可也宰臣奏曰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
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如賢者在朝利及百
姓四方瞻仰朕亦與其光榮宰臣無以對宗尹入謝上曰

卿久任外官不閑有過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
省事至煩君勉留卿則四方以朕爲私卿亦不自安也頃
之上問宗尹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其子曰聚屬既多不
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
之言如此今定何如宗尹曰臣豈不欲在此但餘閑之年
猶在輦下恐非至心困耳既衰老臣不忍擯棄時時得瞻
望天顏臣豈敢他往鄉里故老無存者雖到彼尚將與誰
游乎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二十八年薨
宗寧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懣之孫性勤厚
有大志起家爲海陵征南都統戰瓜洲渡功最歷祁州刺

史大定二年爲會寧府路押軍萬户擢歸德軍節度使時
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
移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移天德軍世宗嘗謂宰臣曰
宗寧智慮雖淺然所至人皆愛之即命爲行軍右翼都統
爲賀宋正旦使累遷兵部尚書授隆州路和團猛安烈里
没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鎮利涉軍俄同簽大睦親
府事宗寧多病世宗欲以京地處之俾知咸平詔以其子
符寶郎奋爲韓州刺史以便養無幾入授同判大睦親府
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
明敏其鎮臨潢鄰國有饑宗寧聞知乏粮即出倉粟令以

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遁去邊人以當幹亂後苦無牛宗寧
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
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訛論之少
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騎射大定五年充閤門祗候累除近
侍局使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將軍僕散揆等嘗與集有
所竊議宗道即密以聞世宗嘉之授右衛將軍出為西南
路副招討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陽府事陝西路副統軍左
宣徽使移剌仲方舉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討使故事諸部
貢馬八百餘疋宗道辭不受諸部悅服邊鄙順治提刑司

察廉召為殿前右副都點檢尋除陝西路統軍使以鎮撫
得軍民心特遷三階兼知京兆府事時夏旱俾長安令取
太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是歲大稔人以為精誠
所感刊石紀之承安二年為賀宋正旦使尋授河南路統
軍使泗州民張僊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說
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僊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
萬理索為僊所誣乃坐僊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
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祠以時
祭之移知臨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

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為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
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
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
旣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謙謹人愛敬之康宗
沒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賵贈之馬太祖
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
主驕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
太祖善其言及攻寧江州勃海兵銳甚宗雄以所部敗勃海
兵以功授世襲千戶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摧
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

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
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
圍出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
不濟以御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駝門諸將皆曰
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
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
帝于護步荅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
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
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
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侯者七人縱其

人徙歸縣人闘大寶至延壽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仍以三
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
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賜
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
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
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
京既降復叛時糧餉乏羣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
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
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
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

及奴婢等與宗翰等襲取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
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翰問
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歲清四方
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
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
等詔令扎于戶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紀
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
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
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
[illegible]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

尹主其事而材武趫捷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去[illegible]射三
雙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發滿步射
殺之宗雄方逐兎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
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兎中之其輕健如此
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
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
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
孫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恭扎怕入訛出初宗幹納宗雄
妻海陵銜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㬎發牌印閭山往河間
因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恭扎之子

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濼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
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
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鼎頫未襲而死章宗
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
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
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
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
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illegible]
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illegible]
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illegible]

小底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復爲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餘東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異獄犴無冤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材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别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帶乃襲猛安云

阿鄰穎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年十八授定遠大將軍爲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用廉遷益都尹兼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泰寧定海鎮西安國等軍節度海陵南伐以爲神勇武平等軍都總管由壽州道渡淮與勸農使移剌元宜合兵三萬爲先鋒是歲十月至廬州與宋將王權軍十餘萬戰于柘皐鎮渭子橋敗之至和州西復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又敗之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級上即位于遼陽海陵死大軍北還將渡淮而舟楫甚少軍士爭舟不得亟渡阿鄰得生口知可涉處識以柳枝命本部涉濟既至北岸而諸軍之爭渡者果爲宋人邀擊之及入見上聞阿鄰淮上戰功又以全軍還遷兵部尚書監督經畫征窩斡諸軍糧餉授以金牌一銀牌四窩斡敗還至懿州以疾卒喪至京師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絹百匹

按荅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連勝三籌太宗工甚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荅海爲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喚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别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荅海諫曰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樂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復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王事冊遷太子

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兼陵時自上京徙河間上猶
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還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
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
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邪
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巡幸從獵宴會十四年
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驕
矣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
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
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比有功金人初無文
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
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
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
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
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
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
室余睹襲之迪六等閉希尹兵復走遂降其旁近人民兩
遼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
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
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

翰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婆盧火將古
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爲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
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妻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爲公破之
渾黜至古北口遇遼游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迫戰
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
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
翰至奚王嶺期會于羊城濼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
爲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
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委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
水濼南遼主以輕騎遁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

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
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
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宋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
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
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
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
及大舉伐宋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
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伐康王
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遁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
宗爲儲嗣太宗遂以熙宗爲諳班勃極烈熙宗即位希尹

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希尹為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為興中尹二年復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盤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遜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孫守道守貞守能守道自有傳

守貞本名左靨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寶祗候授通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戶民部內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為西京警巡使世宗愛其剛直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府治中進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守貞治有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勳臣子又有材能金麟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章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閤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緣侍從官每遇視朝正合侍立自來左司上殿諫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令臣等廻避及香閣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何所開說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從之尋為賀宋生日使還拜參知政事時上新即政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如守貞曰在陛下為之無倦耳久之進尚書左丞授上京世襲謀克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詔罪己守貞惶恐表乞解職詔曰天靳時雨稽歲為災所以盜懼不遑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荅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達機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貞懇辭乃出知東平府事命參知政事夾谷衡諭之曰卿勳臣之裔早登膴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數載毗贊寔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列內外之職亦當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飢歉正賴經畫卿其為朕往綏撫之仍賜金幣廐馬以寵其行它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

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
留于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尋改西京留守監察御史蒲剌
都劾奏守貞前宴賜北部有取受事不報右拾遺路鐸上
章辯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上御後閣召守貞
曰朕以卿乃太師所舉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
門下人少慎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載念我昭
祖太祖開創以來乃祖佐命積有勳勞茲故召用卿其勉
盡乃心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革因賜
玉帶併以蒲剌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爾故以示
卿舊制監察御史凡八員漢人四員皆進士而女直四員

則文資右職參注守貞曰監察乃清要之職流品自異似
宜一體純用進士一日奏宜次上問司吏移轉事守貞曰
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上嘗歎文士卒無如党懷
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倫
者難得耳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
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進
士得人居多此舉更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
大定後才許敘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
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
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

廷寬凡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流
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並嘉納焉先是鄭王允蹈等伏誅
上以其家產均給諸王戶部郎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
上又以董壽爲宮籍監都管勾並一二尚書皆諫守貞奏
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況不可改至
減諸王弓矢府尉司其出入臣以爲賜之非若如董壽以
人也特恩釋之已爲幸矣不宜更加爵賞上是之守貞所
自明昌初北邊屢有警或請出兵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
河而復用兵於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犯吾圉今一懲之
後當不復來明年可以見矣上因論守禦之法守貞曰惟

有皇統以前故事捨此無法耳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國
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
貫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
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接援後進朝
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先是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後張汝
弼妻高陀斡獄起意又若在鎬王允中時右諫議大夫賈
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寬解上意右拾遺路鐸繼之言
尤切直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疑有黨乃出守
貞知濟南府事仍命即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
補外上語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至其讀書方之真儒則

未也然太邀權譽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離今茲令出蓋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語宮掖事而妄稱奏下上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責諭之曰挾姦罔上古人常刑結援養交臣之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本出勳門寖登膴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升為宰輔每期納誨共致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為不峻任用不為不專曾報効之弗思輒私權之自樹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上心預圖趨向懸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

意專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若然豈為臣之當耳復觀彈奏益見私情求親識之援而列布宮中縱罪廢之餘而出入門下而又凡有官使斂為已恩謂皆涉於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諭百官於尚書省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部羅火扎石合節度使過闕上賜手詔責諭之令赴職久之遷知都府事時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府卒上聞而悼之勑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謚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傳經以對上嘗與之論人材守貞乃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為當持國體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由外官入翰林遂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問君子小人謂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其為天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胡剌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能被執大定五年宋人請和誓書曰俘虜之人盡數發還完顏仲為報問國信使求守能及新息縣令完顏按辰於宋遂與俱歸守能等至京師入見詔給舊官之俸大定十九年為西北路招討使是時詔從窩斡餘黨宰臨潢泰州押

刺民列嘗從窩斡其弟闍敵也嘗從偽稱身亡以馬賂守能因匿不遣及受賕補寨也蕃部通事事覺是時烏古里石壘部族節度副使奚沙阿補杖殺無罪鎮邊猛安尚書省俱奏其事上曰守能由刺史超擢至此敢恣貪墨向者招討司官多進良馬橐駝鷹鶻等物蓋假此以率斂爾自今並罷之因責其兄守道曰守能自刺史躐遷招討外官之尊無以踰此前招討哲典以貪墨伏誅守能豈不知乃敢如此其意安在爾之親弟何不先訓戒之也上謂宰臣曰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為招討使貪冒狼[illegible]

凡遠官貴人皆未嘗舉劾幹賭只群牧副使僕散那也取部人毬杖兩枝即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决責仍不得去職尚書省奏守能兩贓俱不至五十貫抵罪奚沙阿補解見居官并解世襲謀克上曰此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于令特詔守能杖二百除名

贊曰阿离合懣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益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列傳第十一

列傳第十二　　金史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宗翰 本名粘罕 子斜哥

宗望 本名斡离不 子齊 京 文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為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致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即稱帝為賀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宗翰與阿离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

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為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體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為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而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

壯彼此乘此時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
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
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
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
越單絆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
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于
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
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
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
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

奔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俟
詳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督衆伏兵覘及奔睹至知
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失事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
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
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
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
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
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
六千襲遼主闍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
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

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赧先擊之斬首
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
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
保迪沒于陣天輔中贈扎保迪特進宗翰已撫定西路
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
希尹撻賴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
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爲都統昃勃極烈昱
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
以方面當選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
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

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
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
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
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
之宗翰請分宗望撻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
不可分別以精兵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
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
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
降詔勅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
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

請加帑以永山西諸鎮先皇帝嘗與加帑盟誓曰無容匿
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
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
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
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
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本末張滂深嘉
其功以馬十四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群帥及斡魯奏宋
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
路戶籍按籍索之而闍母辭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
請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
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降朔州克代州
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
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開關遂留銀术可等圍太
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寳潞州
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
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
銀术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
睹以與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
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
純等鶻沙虎取平遥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

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荅
等先已破天井關逐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
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
河為界復請脩好不克和丙辰銀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
少帝詣軍前癸亥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
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
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中
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
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
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
問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
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
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
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
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
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多
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
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
荅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
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

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
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
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
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
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
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
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婁室監
戰平陝西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
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
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

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
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離速烏林
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
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
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
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
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閤下其四月七月兩書皆然元
帥府荅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離速馬五分
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
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

宗翰欲用彥宗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
豫傳歸德叛都統大𠰌里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為諳班勃
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
孫宗幹等不以言於太宗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
師謂宗幹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
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
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
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為國論勃
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
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

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
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斜哥累官同知烏蘇館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充
都統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輒署置官吏私
用官中財物世宗至中都事覺斜哥當死布輝當除名詔
寬減斜哥除名布輝削兩階解職二年起為大宗正丞除
祁州刺史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二百五十除名遣左衛將
軍夾谷查剌諭斜哥曰卿何面目至鄉中與宗族相見今
徙鄜州以家人自隨俟汝身死聽家人從便久之起同知
興中尹遷唐括部族節度使歷開遠[illegible]斜哥前在雲

内受賄御史臺劾奏上謂宰臣曰斜哥今三犯矣蓋其資
質鄙惡如此令強幹吏鞫之獄成法當死上曰斜哥祖父
秦王宗翰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起爲
勸農副使

贊曰宗翰内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
臨潢既捷諸將皆有怠忽之心而請伐宋已越千里以襲
遼主諸將皆有畏顧之心而請期不已觀其欲罷江淮爭
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干戈歛袵歸朝以定
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離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
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
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
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
在宗望遂與宗弼率百騎進騎多罷乏獨與馬和尚逐越
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遂馳擊敗之生擒五人
問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
兼行逆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婁室等追至白水濼遼主
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縣皆不
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illegible]師[illegible]宗
望與[illegible]餘騎經涉[illegible]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羣臣歎其[illegible]

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
德之間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
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吾軍遠伐授以成算皆能盡合
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徙
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羣臣曰徙諸部人當出
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弊芻糧不給由上京爲宜然新降
之人遽爾驚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
京謂臨潢府也上廼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
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爲
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

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睹
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
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
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
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
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宗望
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
家奴爲後繼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爲都統宗望副之襲遼
主于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婁室銀术可以三千軍分路襲
之將至青塚遇泥濼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

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為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婁室根木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掃里門為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竟不獲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駙馬特末胡巴魯昔荅別獲

牧馬萬四千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辟臣之功也遂寘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兔紐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獲人說十兩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約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

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為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詔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遷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俟畢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

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害非閑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遙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別敕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逋亡戶口於宋闕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斂恐民匱乏度其權數賦之時權軍須為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勲賢及有民望者為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其衆未降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兵執偽都統張敦固

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宗幹亦言之闍母諭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將軍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慶盧幹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為後患宗翰亦以為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啟之宗望為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為叔父請以闍母為都統臣監戰事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彥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

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莧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胄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陁臨之地力戰死之朮烈速沽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

譚稹詹度以黃河為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為伯姪國效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為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報弗攻改肅王樞為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為

右副元帥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李邈得戶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獲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邀宋援兵奔睹那野賽剌臺

實以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雛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以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來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其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京陞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在燕京得疾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京文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步頡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溫為興中尹太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溫毋降事泄謾都本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過遼都統字迭等道溫在城中相與隔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字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溫曰汝兄和尚因戰而獲未嘗加誅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溫曰吾兄辱於亂復榮於死國宗望顧謂和尚曰能為我取此手對曰能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眾並擒道溫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齊本名受速長身美髯天眷三年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軍皇統元年遷光祿大夫正隆六年遷銀青榮祿大夫大定初遷特進加安武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齊以近屬上所寵遇而性庸滯無材能大定三年罷節度官給隨朝三品俸京官特進齊弟京弟文皆以謀反誅世宗盡以其家財產與齊之子鹼住詔齊妻曰汝等皆當緣坐有至大辟及死竄者朕念宋王故置而不問且以其家產賜汝子宜悉朕意十五年上名英王爽謂曰卿於諸公主女子中為鹼住擇婚其禮幣命有司給之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徒母堅猛安

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潘國公北京留守以丧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

護衛怨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
即位來見于桃花塢授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
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
世宗懲創海陵疏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
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
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
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
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
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廄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
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
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為
邦榮揣其意乃詐為圖讖作詩中有鵲鴿之語以獻於
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
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
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
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
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
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
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
給上田遣兀古出劉珫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

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
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
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
為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使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
謀反上聞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
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
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
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曰汝兄
文猶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illegible]名
以贓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
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
然任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
於其妻妄卜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名置左右不
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為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
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名京
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為至幸矣豈可復[illegible]默良
久乃止
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京
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為中京轉運使市中有
識術敲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聞名敲仙

問窮覺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州貞元元年除秘書
監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秘書監
封王正隆例封鄭國公以喪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
判大宗正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
朝請三年賜上常御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
見卿從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
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
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
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
得朕即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後當悔過恭心事朕無謂
朕不知也除眞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從封荊王文之在
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賤易之買民物與價不
盡其直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詭納税草十六萬束公
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降德州防禦使僚
佐皆坐不矯正解職文在德州與御史師中披文衣尖紗笠
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
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文在沁州從人竊發常帶刀快
日與家奴石抹合住迎…合住揣知其意因言
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與銀術可與大王厚善
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
以謂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剛哥等往南
京以書幣遣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
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
阿古等不敢言其本來之事及遺結阿古從大王矣文
乃造兵杖使家奴斡敵等謀圖家入河北東路上
變府遣總管判官字特刺往德州捕文字特至德州日已
晚會文出獵名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
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字特乃止
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
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
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鞫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
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
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詿誤
者多督所在捕之詔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
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二月被獲伏
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將判官字特酬越不
即捕致文亡去字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
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鄭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
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
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

葬知命違者徙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吏

特進齊之子皦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没入家產賜之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雷舉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列傳第十二

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晉末徙遼陽遂著籍敬宗爲寧昌劉宏幕官斡魯古兵至境上敬宗勸劉宏迎降遂以敬宗爲鄉導攻顯州以功補順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懿州民徙內地授世襲猛安知安州事將兵千人從宗望伐宋汴京平宗望命敬宗守汴嘗自汴馳驛至河北還至河上會日暮無舟敬宗策馬亂流遂達南岸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磁四州刺史階光祿大夫海陵問張浩曰卿識孔敬宗否何階高職下也浩對曰國初敬宗與劉宏以懿州效順其後從軍積勞有司不知故一槩常

調耳明日除寧昌軍節度使從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夔字賢佐奉聖永興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廕入仕爲本州觀監天輔六年太祖襲遼主于鴛鴦濼郡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搜索治兵遣古乃兵至奉聖州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璋曰君言是矣如軍民不從奈何師夔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余睹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余睹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劉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

慶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曰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從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亟釋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別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反間之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以勞遷靜江軍節度留後累遷武平軍節度使改東京路轉運使徙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年八十五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也學進士業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為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府庫取貨財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逃亡賑養困餓收其横尸葬之未幾民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皆緣坐者七百人帥府將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凡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為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殺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為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初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轉尚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為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贊曰危難之際兩軍方爭一城之將國家之輕重繫焉李師夔非有君命為衆所推又能全活其人猶有說也盧彥倫之降雖云城潰初志不確何尤乎毛子廉至如子廉不仕海陵沈璋以片言降張覺一善足稱何可掩也

左企弓字君材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遼取燕使守薊因家焉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進士第遷來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為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徵得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

侍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累官中書侍郎平章政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遼主自鴛鴦濼亡保陰山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廢遼主爲湘陰王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虞仲文參知政事領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內外諸軍都統曹勇義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燕國公康公弼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捏里號忠烈翊聖功臣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欲根株之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六等送款于太祖太祖徑至城下高六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遼百官詣營請罪一切不問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仲文樞密使侍中秦國公勇義以舊官守司空公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副使權知院事簽中書省封陳國公遼致仕宰相張琳進上降表詔曰燕京應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琳年高不能入見止令其子弟來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爲黨仲文乃求養親久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擢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平白霫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七年五十五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濮國公

曹勇義廣寧人第進士除長春令樞府辟令史上書陳時政累擢館閣選樞密副都承旨權燕京三司使加給事中知樞密副使加太子少保與大公鼎虞仲文龔誼友善以虞仲文同在樞密群小擠之復出爲三司使加宣政殿大學士卒謚文莊天會七年贈守太保正隆二年改贈進定國公

康公弼字伯迪其先應州人曾祖胤遼保寧間以戰功授官家于燕之宛平公弼好學年二十三中進士除

武州軍事判官辟樞府令史求外補出為望都令縣中
險需殺人稱漕司督賦急繫之獄公弼上書朝廷乃釋之
因免縣甲租賦縣人為立生祠監平州錢帛庫調役糧于
川州大盜侯槩陷川州使護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權乾
州節度使卒謚忠肅天會七年贈侍中正隆二年改贈特
進儀同公企弓子泌瀛淵
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也仕遼官至棣州刺史太祖平燕泌
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企弓為張覺所害泌從遷
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廷乃
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為
真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隰等州貞元初為潞州防禦使
遷陝西路轉運使封戴國公泌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
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為早泌嘆曰予年三十乘旄鉞仕
為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
淵累官燕京副留守中京路都轉運使歷河北東路中都
路都轉運使淵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在中都凡
八年不求遷與李通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物規取
財利世宗即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
忠傑榜第三甲進士授從仕郎貽慶還中都世宗詔淵曰
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雖

宮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知其
初入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為漕司朕甚鄙之毋
或刻削百姓若復敗露勿恩再用淵到懷州未幾卒前為
中都轉運時盜用官材木除名子光慶
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
必此子也以蔭補閤門祗候遷西上閤門副使丁父憂起復
東上閤門副使升轉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
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為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
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榜署經光慶書者人
稱其有法與領祭廟坤厚陵奉安宮工役不為苛峻使者
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有伐世宗獨察之初御
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代文璽上命以大
金受命萬世之寶為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
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僅言
與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
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葬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制度
時人以為得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上遣宣徽使
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匹平時書為善書
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

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命僭位終以二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列傳第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勑修

太宗諸子

宗磐本名蒲魯虎　宗固本名胡魯

宗本本名阿魯蕭玉附

杲本名斜也　宗義本名孛吉

宗幹本名斡本　充本名神土懣子檀奴等

永元本名元奴　兖本名梧桐

襄本名永慶　衮本名蒲甲

太宗子十四人蒲魯虎胡魯斛魯補阿魯帶阿魯補斛沙虎阿鄰阿魯鶻懶胡里甲神土門斛孛束斡烈鶻沙

宗磐本名蒲魯虎天會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烏野奏曰陛下富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為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檢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

以宗雋為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為齊帝至
是唱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群臣議宗室大
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
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宗磐飲者
皆貶削爵責有差赦其弟阿魯補等九人并赦撻懶出為
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
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黃金合
及兩銀合貯果實賜太后并以金合銀合貯果賜宗幹希
尹焉

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
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
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
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
斛孛束封霍王斡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
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
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
北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
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緣坐朕所
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並復
舊與之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

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
諸子勢強而宗磐宗雋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
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嘗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
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謂[illegible]太廟韓王亨素
號材武使為右衛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
宗諸子太強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祕書監蕭裕謀
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illegible]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為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
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充故
海陵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

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祕書監蕭裕謀殺
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
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
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常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
與以外應為務公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
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
妃處[illegible]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
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云內侍張彥善相相太
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
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子孫[illegible]太傅使令為北

[illegible]下所行與宗本言[illegible]宗本與玉言大計只
於日近圍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飲器與玉充衣
物玉恐圍場日近身[illegible]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秘書監
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
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illegible]欲
大臣本無反狀裕搆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
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
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
律闢離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
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

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裕
檢蕭玉作家遠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以為人所累得
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呼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
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
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
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
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其如裕
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illegible]
尹[illegible]王宗哲平陽尹[illegible]京左宣徽使京[illegible]家屬分置別所止
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illegible]

少長皆殺之[illegible]留守宗雅[illegible]大王海陵
知其無能將存之以本[illegible]召至闕下數日竟殺之太
宗子孫凡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illegible]本名可喜宗本名
胡魯改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
海陵遂以宗本家[illegible]詔天下以玉上變賞之海陵使
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
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
持去馮六家奴亦取其檀木屏少監劉景前為監丞時
太府監失火宗[illegible]數月方取諸司營繕補之監吏
[illegible]倒署年月太倉都監[illegible]

景有舊坐遁去又不得[illegible]景為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
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供子[illegible]事御史
劾奏景[illegible]馮六[illegible]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
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
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illegible]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
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
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
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
鞫獄不盡決杖劉景亦伏誅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
事與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

二十□年宗固曹王宗雅曹王宗偉虞王宗懿鄭王宗美
衛王宗拓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豳王斛孛束霍王斡烈
蔡王胡里改胡什賚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
□□□沙虎龍瀨四人不復加封
□□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甚喜自尚書省令史
擢禮部尚書加特進賜錢二千萬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
千口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以參政起復俄授猛安子
尚公主海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賴
社稷之靈卿發其姦朕無以報此功使朕女為卿男婦代
□□□□□□第一區分宗本家財賜之頃之代張浩為尚

書右丞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閻
拱與太子詹事張安妻坐姦事□□□□□訊而訊之海陵
怒玉與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御史中丞馬諷決杖
有差玉等入謝謂海陵曰為人臣以己意愛憎妄作威福
使人畏之如唐魏徵狄仁傑姚崇宋璟豈肯立威使人畏
哉楊國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顧謂左司郎中吾帶右
司郎中梁球曰往者德宗為相蕭斛律為左司郎中趙德
恭為右司郎中除吏議法多用己意汝等能不以己意愛
憎為予奪輕重不亦善乎朕信任汝等有過則杖責之亦
不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來疲於奔走有
□□□若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有
不可恕或處之死亦未可知汝等自勉正隆三年拜司徒
判大宗正事五年玉以司徒兼御史大夫使參知政事李
通諭旨曰判宗正之職固重御史大夫尤難其人朕將行
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財御史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御
史大夫與宰執不相遠朕至南京徐當思之繼以司徒判
大興尹玉固辭司徒海陵曰朕將南遷京師地重非大臣
不能鎮撫留卿居守無為多讓海陵至南京以玉為尚書
左丞相進封吳國公海陵將伐宋因賜羣臣宴顧謂玉曰
卿嘗讀書否對曰亦嘗觀之中宴海陵起即召玉至內閣

因以漢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所問也朕欲與卿
議事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為如何玉對曰不可海陵曰朕
視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為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
楫非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
可海陵怒叱之使出及張浩因周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浩
并杖玉因謂羣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
玉以苻堅比朕朕欲斷其舌釘而磔之以玉有功隱忍至
今大臣決責痛及爾體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汝等悉之
以海陵自將發南京玉與張浩留治省事世宗即位降奉
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

世宗數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爲證遂被進用
汝思海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證成其事豈得
無罪汝等今復用汝當思改過若謂嘗居要地以今日爲
不足必罰無赦轉定海軍節度使改太原尹與少尹烏古
論擬唱互訟不公事各削一官解職尋卒子德用大定二
十四年尚書省奏玉子德用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于玉
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除邪
贊曰宗磐嘗從斜也取中京不可謂無勞伐者世祿解褐
自古有之在國家善爲保全之道耳熙宗殺宗磐而好誕
[illegible]后雖去矯情搆畏物論海陵造謀殺宗本兄弟[illegible]

餘功太宗舉宗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再傳而無
噍類於是太祖之裔無幾殺戮存者春秋之世宋公舍
與夷而立其弟穆延殺世害及五國識是爲後世監乎
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爲諳
班勃極烈杲爲國論昊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
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
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
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古乃蒲家奴
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
睹爲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

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
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
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
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
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
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鬬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
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
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
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
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

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
未可往即營田牧馬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
兵具數來上毋恃一戰之勝輒自弛慢善撫存降附宣諭
將士使知朕意宗翰獲都游兵出中京南遣騎兵三十餘
紿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鈍
恩蒲察婆羅偎諸甲拔剔隣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
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襲至暮而還是
役納合鈍恩功爲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
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
兵議者猶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翰勸

杲當從宗翰襲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捣里拔宗翰遣撻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杲[illegible]峪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招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

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撻不野餘都斬降于北追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仗竄[illegible]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昨即位時在兩國絕好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强大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惠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閤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

臣不能死國今雖肯爲閤下用者而去主事臣亦忠於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婁室敗夏將李良輔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駕鵝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回離畛川南伐燕京次

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路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爲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宗即位杲爲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伐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伐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烈子宗吉

宗義本名孛吉斜也之第九子天德間爲平章政事海陵已殺太宗子孫忌斜也諸子盛強欲盡除宗室勳舊大臣是時左副元帥撤離喝在汴京與撻不野有隙撻不野

女為海陵妃海陵陰使撻不野圖撒离喝於是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迎合風指詐為撒离喝與其子宗安家書宗安誤遺宮外遙設因拾得之以上變其書契丹小字其封題已開其中白帋一幅有白字隱約狀若經水浸致字畫可讀者上有撒离喝手署及其王印書辭云阿渾汝安樂否早晚到闕下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阿渾平章謀里野阿渾等處勸事勢可通往來緩急圖謀知汝已皆備細言之謀里野阿渾所言幾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處矣詳略互見撒離喝傳中女直謂子阿渾前阿渾謂撒离喝子其子宗安後阿渾平章指宗義宗義本宗宗子稍

有籍稱以是殺宗義謀里野并殺宗安及太祖妃蕭氏任王隈喝及魏王斡帶孫活里甲遙設尋舉活里甲海陵見其埋率善脩飾憑之大臣以無罪為請海陵曰第殺之無復言也殺斜也子孫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謀里野業亂孫護都訶次子斜也有幼子阿虎里甚居沃野女海陵妃大氏女兄將殺阿虎里使者不忍殺之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頤久不死及去殺[illegible]之海[illegible]其死遂得免後封為王撰[illegible]次千戶大定初[illegible]復宗義官爵贈特進弟蒲馬字論出[illegible]龍虎衛上將軍

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太祖役遼遼人來攻遇于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塌墊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却遼兵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抵控之易杲為還遼兵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太祖既攻下黃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為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

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于五院司遼主已遯去與遼將耶律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宗幹為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

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
庠序設選舉治歷明時皆自宗幹啟之四年宮制行詔中
外十年熙宗為諳班勃極烈宗幹為國論左勃極烈熙宗
即位拜太傅與宗翰宗磐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
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
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肩輿上殿
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
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
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
罪因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

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
不聽曰朕幼沖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
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
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篡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
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
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為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
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紹統海陵無道弒帝自立崇
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閒曠不封不樹既
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
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號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
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況時明肅已殂不與參亂臣
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
加以宮封制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
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為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
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太祖廟廷子充亮兗襄袞亮
是為海陵庶人
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徒單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祿
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瀋國公為吏部尚書
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
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

耶補兒阿里白
檀奴為歸德軍節度使阿里白定遠大將軍和魯忽土猛
安忽撻阿謀克海陵弒徒單氏以充嘗為徒單養子因并
殺檀奴及阿里白元奴耶補兒逃歸于世宗檀奴贈榮祿
大夫阿里白輔國上將軍詔有司改葬世宗時元奴為宗
正丞耶補兒為鎮國上將軍後為同知濟南尹事
永元字惇禮本名元奴幼聰敏日誦千言皇統元年試宗
室子仲詩永元中格善左氏春秋通其大義天德初授百
女山世襲謀克海陵伐宋已渡淮軍士多亡歸而契丹叛
由是疑宗室益甚已殺永元弟檀奴阿里白永元與弟耶

補兒逃歸得免世宗即位乃逃歸與耶補兒俱來歸上慰
勞之乃授宗正丞改符寶郎為滕州刺史授世襲猛安乞
以讓兄與耶補兒詔許之轉棣州防禦使泰寧軍節度使
張弘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民間物力為功督責苛急求
元頭責弘信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
以殘酷妄加農民田產抑鞏百姓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
易有常處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閑閒皆守使
與商賈同廢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
賦稅得以實自占遷震武軍節度使大定六年丁丑竄起
復出為義軍節度使徙順義軍朔州西境多盜而猾吏大姓

讒獄訟繁亂賦役求元剔其宿弊百姓安之上賞與驛
人爭贏利及滄州防禦使幹論坐縱莽寇殘民田俱解職
頃之元起為保大軍節度使歷潞義絳陽寧武軍遷濟
南尹北京留守寧國家婢醜底與成平人化胡有姦醜
底於主印處給取印署空紙與化胡遂寫作求元寧國生
日時假誣告求元寧國謀逆詔有司鞫問乃醜底意望為
良使化胡為之上曰化胡與醜底有姦造作惡言誣害宗
室化胡斬醜底處死改與中尹為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
五十一喪過中都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綵十端絹百匹
求元歷典大藩多知民間利害所至稱治相繼順義政迹

尤著其民並為立祠
兖本名梧桐皇統七年為左副點檢九年為會
寧牧改左宣徽使海陵篡立兖使宋以侍衛親軍都元帥
領三省事進拜太尉及殺太祖妃蕭氏並以其財產賜兖
罷都元帥府立樞密院兖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
天德四年十二月晦薨明日貞元元年元日海陵為兖輟
朝不受賀宋夏高麗四國賀正旦使命有司受其貢獻追
進兖王爵大定二十二年追降特進兖妻烏延氏正隆六
年坐與奴有姦海陵殺之其弟蒲只兵馬副都指揮使習
泥烈私于族弟屋勒合之妻屋勒合之奴某欲執習泥烈

習泥烈乃殺其奴海陵聞之殺習泥烈兖子□合大定
中為符寶祗候遷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上曰汝歲秩未
滿朕念乃祖乃父為汝遷官勿為不善當盡心學之
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
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子和
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
鬪爭其母妃令家奴捽入凌辱之使人守護至第毆詈之
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蕭玉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
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其家奴為首者
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亦許有妾答二

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睡之次有黑徵護妃甞酷以為信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壽上變捕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厲海陵所為疾今和尚所為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誑惑愚民者便以為真不可不誡朕於此子蓋不得已也傷閔者久之

襄本名蒲甲亦作蒲家桀驁強悍海陵不喜其為人初為輔國上將軍天德初加特進封王為吏部尚書判大宗正事坐語禁中起居狀兵部侍郎蕭恭首問護衛張九丑言之海陵親問恭奪官解職張九對不以實特處死襄與翰林學士承旨宗秀護衛麻吉小底王之章皆決杖有差海陵自是疑之未幾授猛安及遷中都道中以蒲家為西京留守西京兵馬完顏謀盧瓦與蒲家有舊同在西京遂相往來蒲家嘗以玉帶遺之蒲家稱謀盧瓦驍勇不減其遂敬德編修官閻福奴之妻與蒲家姻戚閻福奴嘗戒蒲家曰大王名大彰若宜少謙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謀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御史大夫高楨刑部侍郎耶律慎須召就西京鞫之無狀海陵怒使使者往殺蒲家等至中都不復究問斬之于市謀盧瓦閻福奴并日者皆[illegible]死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者宗幹經始之功多矣其子宗義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奈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列傳第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宗弼本名兀朮　亨本名孛迭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朮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獵鴛鴦濼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得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眾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眾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眾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之[illegible]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遂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鄭瓊萬餘眾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斡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斡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泝江而西擊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朮列速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蒲盧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奔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宗弼還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

江阿里率兵[illegible]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宗弼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

金史七十七　三

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破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久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殲[illegible]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

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

金史七十七

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討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illegible]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勇校尉[illegible]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illegible]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胄弓矢及馬

二匠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又至日希尹以下越五日宗弼還
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
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與宰臣同入奏事俄為尚
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
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
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
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
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
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
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

流為界西有唐鄧二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
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弊
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
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
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
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
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遣
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佩璲玉冊冊康王為宋
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
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

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
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
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
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
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
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
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
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子亨孛迭
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為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
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將謂太廟以亨為右衛將

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絕人喜自
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
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
變欲倚卿為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
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愈疑
之改廣寧尹使往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發擿其罪
亨初除廣寧[illegible]王宗婿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
魯曰孛迭[illegible]國家視京府一也況孛迭
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為室斜也妻
忽撻得幸於徒單后忽撻譖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

又言亨嘗當大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
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
乃封忽撻爲莘國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
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爲奴寧不念爲
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
殺此奴六斤聞之懼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粹
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
欲俟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
奴有自京師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何
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

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爲怨望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
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
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
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
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搒掠六斤伏老僧夜至亨因所使奴
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
死佯爲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欲
遽致死亨擊鞠爲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
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
連鎚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

鎚殺之即奮鎚迎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正
隆六年海陵遣使杖殺亨小室癸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
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以禮改葬十七年
詔有司改葬亨焉

贊曰宗弼蹙宋主于海島卒定畫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
西以與宋人矯而正之者宗弼也宗翰死宗磐宗雋撻懶
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爲之心宗幹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
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後惟宗
弼一人非虛言也

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五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

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爲宋太宰與肅王樞
俱爲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復伐宋
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
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二月立邦昌爲大楚
皇帝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爲質既而肅王樞易之康
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袞冕
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
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
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即位衆以隱事殺之邦
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

斡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為河北西路提刑
從浙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
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
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
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
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
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既殺張
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詔曰俟宋
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

海上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
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
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
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
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
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
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九月戊
申備禮冊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
以下官赦境內復自 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為東京汴州
為汴京降宋南京為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

為州張孝純等為宰相弟益為北京留守母翟氏為皇太
后妻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亥年為阜昌元
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
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報億年李
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睿
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元
帥府從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師韓
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備
劉光世扼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艦截
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元帥

海艦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敗之二將自此必不知以此
過江宋其可以也未幾宋主閤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
船六十艘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濟
豫以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只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
言宋主在杭州其侯湖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
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
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
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
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
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初宗弼自

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為可
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
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
策使撻懶師師至瓜洲而還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
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
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
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
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
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進封曹王皇統三年薨子麟

麟字元瑞豫之子也宋宣和間父蔭補將仕郎累加承務
郎天會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因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
豫[illegible]以麟知濟南府事齊國建以濟南為興平軍
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
尹濟南府事明年為齊尚書左丞相明年從豫遷汴留判
濟南依前開府總置參謀豫請立麟為太子朝廷不許曰
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遂統師兵南伐皆無功
而還及朝廷議廢齊報以南伐定期俾豫先遣兵駐汴上
撻懶以軍發豫上刀馬所[illegible]迎撻懶諭麟止
從騎南岸獨召麟渡河因[illegible]臨潢頃之授北
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illegible]使參知政事尚書

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
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
進息國公

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濼遼都統馬哥
奔撻里撻懶收其群牧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
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
大魚濼昂擊遼主于草濼使撻懶[illegible]守之奚路兵官渾黜
不能安輯其衆遂以撻懶為六路軍帥鎮之習古廼婆
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
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廼婆盧火廼合於撻

懶久之討勃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殺且盡速古嗢
里鐵尼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為難命
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回离保部族來附
餘衆奔潰無能為已比命習古廼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
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俱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
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
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謀克遂外城邏
單耶古乎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屬之
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殺之降民戶千
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遙輦二部再破興中

兵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攻昭
古牙降其官民允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
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諸輦九猛安爲九猛安上
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爲親管猛安五猛安
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弼爲興
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
宋撻懶爲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
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
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
其二子與南路都統闍母元帥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

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又擊走之濟其存不殞
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爲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
密州迪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不取
清平臨清蒙刮取趙州阿里刮徇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
請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爲安撫
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爲右副
元帥天會十五年爲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
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
力舉劉豫豫立爲帝號大齊豫爲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
豫爲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

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
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
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
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
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勗亦以爲不可既退撻懶責
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
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爲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
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
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爲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
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

爲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
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
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
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
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離胡土撻懶二子斡帶烏達補而
赦其黨與宗弼爲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
王乃稱臣畫淮爲界乃罷兵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屨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
常敗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屨援立石晉以臣易
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

出為邦昌鑄非本心以死辭之戭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勸此也稱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列傳第十五

列傳第十六　金史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illegible]

勅修

劉彥宗　劉萼　劉筈

劉仲誨　劉頍　時立愛

韓企先 子鐸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宛平人遠祖怦唐盧龍節度使石晉以幽薊入遼劉氏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父霄至中京留守彥宗擢進士乙科天祚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擢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遷簽書樞密院事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遁去都監高六送款于太祖太祖次至驛城南彥宗與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見器遇之俾復舊職遷左僕射佩金牌張覺為南京留守太祖聞覺有異志使彥宗斜鉢宣慰之太祖至鴛鴦濼不豫上京留宗翰都統軍事留彥宗佐之及張覺敗奔于宋伐張敦固為都統殺使者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彥宗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軍宗望方圖攻取凡州縣之事委彥宗裁決之天會二年詔彥宗曰中京等兩路先多拒人故遣使撫諭貰其官民之罪所犯在降附前者勿論卿選官與使者往諭之使劫于

稱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漢軍都統斡離不
請以燕山降詔彥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遂
進兵伐宋至汴宋少帝割地納質師還宗望分將士屯安
肅雄霸廣信之境留閤母彥宗守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
伐宋已圍汴京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蕭何入關秋毫無犯
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
二帥嘉納之執二帝以歸天會六年薨年五十三追封鄆
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兗
國公謚英敏子萼筈

萼彥宗季子也遼末以蔭補閤門祇候天輔七年授禮賓
使累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宣徽使拜
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為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
正隆南伐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
封任國公歷順天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萼淫縱無行所
至貪墨狼藉廉使劾之詔遣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
鞫既就逮不測所以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閭
里卒子仲詢大德三年賜王彥潛榜及第

筈彥宗次子幼時以蔭隸閤門不就去從學遼末調兵而
筈在選中遼兵敗左右多散亡乃選筈為扈從授左承制
遼主西奔蕭妃攝政賜筈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寄

班閤門天輔七年太祖取燕筈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
司郎中八年授殿中少監太祖崩宋夏遣使弔慰凡館見
禮儀皆筈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閤門使仍從事元帥
府元帥府以便宜從事凡約束廢置及四方號令多從筈
之畫焉天會二年遷太常少卿東上閤門使從宗翰伐宋
圍太原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四年授左諫議大夫從
後南征權中書省樞密院事丁父憂明年起復直樞密院
事加給事中七年為禮部侍郎十年改彰信軍節度使權
簽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
駕儀仗筈討論者為多皇統元年充江南封冊使假中書
侍郎既至臨安而宋人牓其居曰行宮筈曰未受命而名
行宮非也請去牓而後行禮宋人驚服其有識欲厚賄說
之奉金珠三十餘萬而筈不之顧皆嘆曰大國有人焉五
年為行臺尚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釐
革河南官吏之濫雜者筈曰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効
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為大吏不試
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為是紛更
也遂仍其舊七年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以為備禦即令
北軍入居之筈曰今天下一家孰為南北設或有變軍人
入城獨能安耶當嚴武備以察姦慝示彼此之閒也其後

竟從筈議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數十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筈曰三小州不足為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筈議陝西邊帥請完治邊城郭以備南兵筈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結怨況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八月拜司空九月拜平章政事封吳國公行臺右丞相如故天德元年封滕王二年拜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封鄭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筈自為宣徽使以能得悍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頗銜之及筈求致仕詔略曰不

為晦於臨事不為諂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筈因憤懣而死年五十八子仲誨

仲誨字子忠皇統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猜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以時政訪問在朝官仲誨從容數奏無懼色海陵稱賞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蒲察蒲速越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狀詔王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攝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石抹烏者皆免去丁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

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狄次縣捕得強盜數十人詔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其有冤緩其獄同僚曰縣境多盜請寘之法以懲其餘仲誨乃擇若稱若先釋之未幾乃獲眞盜入為禮部侍郎兼左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上曰東宮官屬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修及不稱位者具以名聞又曰東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上謂仲誨曰太子生於富貴易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為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尚辨強說欲要以必

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毋悅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復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與侍御史李瑜各削一階仲誨前後為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誨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誨議事懇切諫諍其以剛嚴見知如此

頍字元班以大臣子孫充閤門祗候調莘縣令召為泰寧班都知遷西上閤門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閤門

從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魯宜副楊明及
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魯宜殿上不雙跪詔頍就館詰
問先報名銜楊明避不復報故王處久之故及不雙跪者
魯宜對拜時並雙跪有足疾似跪者初頍苑有唐古碑
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冢
頍家本怦後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
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上曰卿舊人也今
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憂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
即以上郡處卿頃之起為知開封府四年正月元日攝左
宣徽使再請老未幾復起為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

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曾飲削職起為太子少詹事遷
太子少師兼詹事院欲附廣東宮官屬頍請於皇太子曰師
旅饑饉之際何為興此若遂止尋卒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
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遼太康九年中進士第調
泰州幕官丁父憂服除調同知春州事未逾年遷雲內縣
令再除文德令樞密院選為吏房副都承旨轉都承旨累
遷御史中丞剛正敢言忤權貴除燕京副留守丁母憂起
復舊職遷遼興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燕京訪
求得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時奚王回离保在盧

龍嶺立愛未敢即朝見先使人來送款曰民情愚執不即
順從願降寬恩以慰反側詔曰朕親巡西土底定全燕號
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念忠款特示優恩應在彼大小官員
可皆充舊職諸囚禁配隸並從釋免於是遼帝尚在天德
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奚王回离保軍所在保聚薊州已降
復叛民間流言謂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時
立愛雖開諭而不肯信乃上表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
宣諭禍福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
天下定矣上覽表嘉之詔答曰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
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

結故遲疑于彼來西京人民既與興宗皆按堵如故或有
將卒貪悍冒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
兵士秋豪有犯必刑無赦今遣斡雜阿里等為卿副貳以
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其後以平州為南京用張
覺為留守時立愛遂去平州而張覺遂以燕京人東徙其
衆怨望遂叛入于宋立愛既去平州歸鄉里太祖以燕
薊與宋新城入于宋宋累詔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
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望再取燕山立愛詣幕府上
謁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其子姪數人立愛從宗望軍
數年謀畫居多封陳國公表求解機務不從九年為侍中

知樞密院事久之加中書令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薨于家年八十二賻贈銀布繒帛有差詔同簽書燕京樞密院事胡慶裕護喪事葬用皆官給之

韓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世貴顯乾統間企先中進士第回翔不振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為都統經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改更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己責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謨謀顯設必咨於王宗翰宗幹

雅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例降封齊國公大定八年配享太宗廟廷十年司空李德固孫引慶求襲其祖猛安世宗曰德固無功其猛安且闕之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簡懿

子鐸字振文企先次子也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海陵遣中使諭之曰郎官高選也汝勳賢之子行己蒞官能世其家故以命汝尚能夙夜在公當不次擢用雖公相可到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郎大定初還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為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鐸年尚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便郡於是改順天軍節度使卒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為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

時朝幾二十年成功者業世宗稱其賢焉

列傳第十六

列傳第十七　　　金史七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酈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張中彥　　宇文虛中　　王倫

酈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挽強試弓馬隸宗澤軍駐于磁州未幾告歸糾集義軍七百人復從澤澤署瓊為七百人長澤死調戍滑州時宗望伐宋濟渡河戍軍亂殺其統制趙世彥而推瓊為主瓊因誘衆號為勤王行乃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康王以為楚州安撫使廬州兼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未幾率所領步騎十餘萬附于齊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齊國廢以為博州防禦使用康遷驃騎上將軍宗弼復河南以瓊為山東路弩手千戶知亳州事丁母憂去官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

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
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
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
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斂怨將
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朝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
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
耶衆以為確論元帥謂宗弼也及宗弼問瓊以江南成敗
誰敢扞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
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
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

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而江
南果稱臣宗弼喜瓊為知言初瓊去亳未幾宋兵陷之而
不守復棄去乃以州人宋超守之及大軍至超復以州事
委其鈐轄脩經而逃六月府使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
姓惶懼待命瓊請於元帥曰城所不下者酋豎劫之也民
何罪願赴安之元帥以瓊充亳守瓊至亳止誅經而釋其州
人復命瓊守亳凡六年亳人德之遷武寧軍節度使八年
為泰寧軍節度使九年遷歸德尹天德元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卒于官年五十
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宋宣

和初試弓手挽強異等累官淮南巡檢康王南渡成乃聚衆為盜
鈔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歸豫豫累除知開德府從大軍
伐宋齊國廢再除安武軍節度使成在降附諸將中最勇鷙
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
病者親視之不持雨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
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其不校如此以此士樂為
用所至克捷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成引軍入
孟津興率衆保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昃興士卒倦且
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
南平宗弼奏成為河南尹都管押本路兵馬皆取旨差遣

充公費坐奪兩官解職正隆間起為真定尹封郡王例封
濟國公卒年六十九
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亡賴不事生產避罪之汴占
籍軍中坐事繫獄說守者解其縛夜踰城遁去已而殺
人亡命為盜宋靖康初應募累官京東西路兵馬鈐轄聞
大軍將至山東遂率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渡河
南走宋人復招之以為沿江招捉使彥舟累招不奉約束
宋人將以兵執之彥舟走之齊從劉麟伐宋為行軍都統
從行營左總管齊國廢累知淄州從宗弼取河南克鄭州
擒其守劉政破孟邦傑改授鄭州防禦使討平太行

軍轄領賊從征江南[illegible]兵萬餘人[illegible]
及攻滁州以彥舟為[illegible]
遂克濠州師還累官工部[illegible]
隆例降金紫光祿大夫改南京留守[illegible]
行營生女姿麗[illegible]使女陳非巳女遂納為妾
其官[illegible]州時諸軍凡係擄
皆殺之彥舟[illegible]人人頗以此稱之然
自幼至老常在行伍習[illegible]以為征南將
佐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彥舟將[illegible]臣有傳彥舟死者
而彥舟尚無恙海陵[illegible]之無何

[illegible]死於汴年五十[illegible]言伐宋當先取淮南云
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徙[illegible]少時販鹽為業往來瀕
海數州剛勇尚氣[illegible]宋季盜起[illegible]士為密州
扳摽左十將勇力過人揮巨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人呼
為徐大刀後隸王龍圖[illegible]一將補進武
校尉東還破群賊楊[illegible]江召文為
樞密院准備將擒斬[illegible]浙西沿海
水軍都統制諸將忌其才勇[illegible]
不亦疑文有北歸志[illegible]下使
統制朱師敏來襲文文乃率戰艦數十[illegible]

以文為海密二州沿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遷海道副
都統兼海道總管賜金帶文以策干劉豫欲[illegible]海道[illegible]
安豫不能用齊國廢元帥府承制以文為南京步軍都虞
候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與小[illegible]以本
職兼水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文山東路兵馬鈐轄
宗弼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傑於登封宋
將[illegible]知軍據河陽文邀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illegible]北自將
精銳潛師襲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
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破鄭清郭遠於汝州鄭州叛復取
之擊走宋將咸方河南既平宗弼第功將士賞文銀幣鞍

馬充行軍萬戶從宗弼取[illegible]等州超換武義將軍知濟
州在職七年移知泰安軍海陵即位[illegible]功累遷中都兵
馬都指揮使賜金[illegible]改濬州防禦使[illegible]伐宋改
行都水監造戰船於通州東海縣人徐元張旺作亂縣
人房直等三人走海州及走總管府上[illegible]州府[illegible]使劾
隨直等詣東海觀賊形勢[illegible]為賊所[illegible]州府合兵攻之累
月不下海陵且欲伐宋悉聞其事詔文與步軍指揮使張
弘信同知大興尹李惟忠宿直將軍蕭阿窊率舟師九百
浮海討之謂文等曰朕意不在一邑將以試舟師耳文等
至東海與賊戰敗之斬首五千餘級獲徐元張旺餘衆請

降。是役也，張弘信行至萊州，稱疾留止，日與妓樂飲酒。海陵聞之，師還，杖弘信二百。文遷定海軍節度使，從存、真三人，賞二將，差死賊者皆贈官三級，以銀百兩、絹百匹賜其家。大定三年，詣闕自陳年老目昏眩，求致仕，許之，以覃恩遷龍虎衛上將軍，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穎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為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為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為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為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為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illegible]知[illegible]州召為尚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悟。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初，宜生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鑑，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乎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劍。已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泰之某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賓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餒，而汝獨遜謝，儕且撤器有款聲，是以識汝非凡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賂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沒，中孚泣涕請迹父尸，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尸以還。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從吳玠、張浚以兵拒大軍。浚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九年，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以為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齊國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壯為鄉軍。中孚以為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必逃徙，徒見其害，未見其利也。竟執不行。時齊政甚急，莫敢違，人為中孚懼，而中孚不之顧。未幾齊國廢，一路獨免括克之患。天眷初，為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陝西，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遷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

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去乃為濟南尹加開
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
九加贈鄧王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
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
葬之日老穉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為罷市其得西人之
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
張中彥字才甫中孚弟也少以父任仕宋為涇原副將知德
順軍事睿宗經略陝西中彥降除招撫使從下熙河階成
州授彰武軍承宣使為本路兵馬鈐轄遷都總管宋將關
師古圍鞏州與秦鳳李彥琦會兵攻之王師下饒風關得

金洋諸州以中彥領興元尹撫輯新附師還代彥琦為秦
鳳經略使秦州當要衝而城不可守中彥徙治北山因險
為壘今秦州是也築臘家諸城以扼蜀道帥秦凡十年改
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朝廷以河南陝西賜宋中孚以
官守隨例當留關中熙河經略使慕洧謀入夏將闌關陝
中彥與環慶趙彬會兩路兵討之洧敗入于夏中彥與兄
中孚俱至臨安被留以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
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靖海軍節度使皇統初恢復河南詔
徵中彥兄弟北歸為靜難軍節度使歷彰化軍鳳翔尹改
尹慶陽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寧州刺史宗室宗淵殴死

僚佐梁郁輒遣人家賂其能赴告者中彥力為正其罪
寘于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均賦調法姦豪無所蔽匿人服
其明正隆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
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架壑起
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
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制匠者未得
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
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
功將發旁郡民夫挽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頃
下傾瀉于河取新秫稭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

督眾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俄遷平陽海陵將
伐宋驛召赴闕授西蜀道行營副都統制賜細鎧使先取
散關俟後命世宗即位詔書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
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上召中彥入朝以軍付統
軍合喜及見上賜以所御通犀帶封宗國公尋爲吏部尚
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
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從之
踰年除南京留守時淮楚用兵土民與戍兵雜居訟牒紛
紜所司皆依違不決中彥得戍兵爲盜者悉論如法帥府
怒其專決劾奏之朝廷置而不問秩滿轉真定尹兼河北

西路兵馬都總管未幾致仕西歸京兆明年起爲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鞏州劉海構亂既敗籍民之從亂者數千人中彥惟論爲首者戮之西羌吹折密臧隴逋龐拜四族恃險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撫中彥論之中彥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彥自行勢必不可即至積石達南寺酋長四人來與之約降事遂定賞賚遣之還奏上大悅遣使汝玉馳驛勞之賜以毬文金帶用郊恩加儀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號輟市立像祀之

贊曰自古健將武夫其不才者遭世變遷責降焉從此其常態君子之所不責也酈瓊徐文是已施宜生反覆壬人

李成盜賊之靡孔彥舟源邑親出自絕人類又何責也張中孚中彥雖有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之子父戰沒於金若金若齊義皆不共戴天之讎金以地與齊則甘心臣齊以地歸宋則忍恥臣宋金取其地則又比肩臣金若趨市然唯利所在於斯時也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吁

宇文虛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天會四年宋少帝已結盟宗望班師至孟陽宋兵夜來襲明日復進兵圍汴少帝使虛中詣宗望軍告以襲兵皆將帥自爲之復請和議如初且視康王安否頃之書諫以和議歸罪虛中罷爲青州復下遷祠職建炎元年貶韶州二年宋主求可爲奉使者虛中自貶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是時興兵伐宋已留王倫朱弁不遣虛中亦被留實天會六年也朝廷方議禮制度頗愛虛中有才藝加以官爵虛中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虛中甚鄙之天會十三年熙宗即位宗翰爲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詞虛中作也天眷間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皇統二年宋人請和其誓表曰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說願自歸者更不禁止上國之於弊邑亦乞並用此約於是詔尚書

省移文宋國理索張中孚張中彥鄭億年杜充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家屬發遣李正民畢良史還宋惟孟庚去留聽其所欲時虛中子師瑗仕宋至轉運判官攜家北來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獷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惡虛中者摘其字以爲謗訕朝廷由是媒孽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有

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至今冤之士談字季默高瓊之後
宣和末爲忻州戶曹參軍入朝官至翰林直學士𫝊中士
談俱有文集行于世
王倫字正道故宋宰相王旦弟王勉玄孫俠邪無賴年四
十餘尚與市井惡少羣游汴中天會五年宋人以倫爲假
刑部侍郎與閤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是時方議伐宋凡
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顧縱張邵等皆留之不
遣居數年倫久困乃唱爲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謂之曰
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
爲來哉惟元帥察之天會十年劉豫連歲出師皆無功撻

懶爲元帥左監軍經略南邊密主和議乃遣倫歸先此宋
已遣使乞和朝廷未之許也倫見康王言和議事康王大
喜遷倫官并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兵未可和天會十五
年康王聞天水郡王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
請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
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尚勤屯戍
朝廷厭其無能爲也乃廢劉豫撻懶以左副元帥守汴京
於是倫適至撻懶太祖從父兄弟於熙宗爲祖行太宗長
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幹上宗翰薨已久宗幹
不能與宗磐獨抗明年天眷元年撻懶與東京留守宗雋

俱入朝熙宗以宗雋爲左丞相宗雋太祖子也撻懶宗磐
宗雋三人皆跋扈嗜利陰有異圖遂合議以齊地與宋自
宗幹以下爭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遣
倫先歸明年宋以倫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金
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水郡王喪柩及請母韋氏兄
弟宗族等保信軍節度使藍公佐副之是歲宗磐宗雋撻
懶皆以謀反及屬吏熙宗誅宗磐宗雋以撻懶屬尊赦其死
以爲行臺尚書省事左丞相奪其兵權右副元帥宗弼奏
曰撻懶宗磐陰與宋人交通遂以河南陜西地與宋人會
撻懶復謀反捕而殺之於祁州倫至上京有司詰讓康王

表文不書年闕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上使宰相責問
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不遣遣其副藍
公佐歸三年五月宗弼復取河南陜西地遂伐江南已渡
淮皇統元年宋人請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
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三月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
都轉運使劉筈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
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南歸四年
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
人也遂殺之於上京年六十一
贊曰孔子云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字

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紈袴之子市井無賴從此
豈行已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哉二子之死雖冤其自取
亦多矣

列傳第十七

列傳第十八　　金史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敕修

熙宗二子

濟安　道濟

斜卯阿里　突合速　烏延蒲盧渾

赤盞暉　大臾本名塔不也　磐本名蒲速越

阿里補子方

熙宗諸子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

濟安皇統二年二月戊子生於天開殿上年二十四始有皇子喜甚遣使馳報明德宮太皇太后五日命名大赦天下二月甲寅告天地宗廟丁巳群臣奏告天地宗廟戊午冊為皇太子封皇后父太尉胡塔為王賜人口馬牛五百駝五十羊五千隨朝職官並遷一資皆有賜己未詔天下十二月濟安病劇上與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是夜薨謚英悼太子葬興陵之側上送至烏只黑水而還命工塑其像于儲慶寺上與皇后幸寺安置之海陵毀上京宮室寺亦隨毀

道濟皇統三年命為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為都提點張玄素為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封其母為賢妃

初居外至是養之宮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
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
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父渾坦穆宗時內附數有戰功阿里年十七從
其伯父胡麻谷討詐都獲其弟沙里只高麗築九城於曷
懶甸渾坦攻之遇敵於木里門甸力戰久之阿里挺槍馳
刺其將於陣中敵遂潰渾坦與石適歡合兵於徙門水阿
里首敗敵兵取其二城高麗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
進乃還阿里追及于曷懶水高麗人爭走冰上阿里麾之

殺略幾盡遂合兵于石適歡道遇敵兵五萬擊走之又與
石適歡遇敵七萬阿里先登奮擊大敗之石適歡曰汝一
日之間三破重敵功豈可忘乃厚賜之斡塞烏睹本攻驍
吉城阿里鑿墉爲門日已暮不可入以兵守之旦日遂取
其城烏睹本以被甲并乘馬賜之從攻下寧江州援撻安
又從攻信州賓州皆克之遼人來攻寧董忽沙里城阿里
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爲
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遯去蘇復州叛衆至十萬旁近
之民皆保於太尉胡沙家築壘爲固敵圍之數重守者糧
竭俱盡牛馬相食其騣尾人易子而食夜縋二人出告急

於阿里阿里赴之內外合擊之破其衆於闢離密罕水上
勦殺殆盡水爲之不流蒲离古胡什吉水馬韓島凡十餘
戰破數十萬衆契丹奚人聚舟千艘將入于海阿里以二
十七舟邀之中流矢臥舟中中夜始蘇敵船已入王家島
即夜取海路追及之敵走險以拒阿里以騎兵邀擊再中
流矢力戰不退竟破之盡獲其舟於是蘇復州婆速路皆
平攻顯州下靈山縣取梁魚務敗余睹兵功皆最後與蒙
睹曾也高州契丹昭古牙九斤合與中兵數萬攻胡里特
寨阿里以八謀克兵救之胡里特先往敗於城下阿里挺
陣前緋衣者二十餘人曰此必賊首也麾兵奮擊皆殺之

餘衆大潰來州隰州兵圍胡里特城聞阿里來救即解圍
去闍母討張覺有兵出拔寨口山谷間阿里撒葛忽盧
補三猛安擊敗之宗望代闍母討張覺阿里以敗平州兵
及伐宋阿里別擊宋兵敗之孟陽之役阿里扼橋渡力戰
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累破之進圍眞定阿里與婁室
斡魯乘風縱火焚其樓櫓諸軍乘之先克其城師至河上粘
割胡撒擊之宋人扼河津兵數千遂渡河諸將分出大名
境阿里破敵四百十萬遂圍汴汴中夜出兵來焚攻具阿
里與謀克常孫陽阿禦之其衆大潰遂攻雄州降之六年
伐宋主取陽穀莘縣敗海州兵八萬人海州降破賊船萬

餘於梁山泊招降滕陽東平泰山羣盜攻范縣擊走之
復船七百艘宗弼攻下睢陽與烏延蒲盧渾先以二千人
往招壽春具舟淮水上時康民聚貫船四百與壽春相近
术列速以騎四百破康民斬首數千與當海大臭破賊十
萬於淮南北至江連破宋兵數舟二百艘宗弼至江寧阿
里蒲盧渾別降廣德軍先抵杭州去杭十餘里遇宋伏兵
二千敗我前驅甲士三十人阿里使諸軍去馬搏戰伏兵
敗皆逼死於水宗弼至餘杭而宋主走明州阿里與蒲盧
渾以精騎四千襲之破東關兵濟曹娥江敗宋兵於高橋
鎮至明州頗失利宋主已入于海乃退軍餘姚宗弼使當

海濟師遂下明州執宋守臣趙伯諤進至昌國縣宋主自
昌國走溫州由海路追三百餘里弗及遂還明州與宗弼
俱北歸睿宗經略陝西駐涇州阿里先取渭州睿宗趨熙
河阿里斜喝韓常三猛安為前軍十二年與高虎敗羅護水
連宋將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
蕭進破漣水水寨賊黨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
之天眷間盜據石州阿里討之粘割胡撒與所部先登遂
克其城石州平宗弼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戰船宋稱臣
詔賜阿里錢千萬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
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為迭里部節度使歷

順義泰寧軍歸德濟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進封王正隆
例封譚國公召赴闕命造戰船以疾薨年七十八諡智敏
阿里性忠直多智略兄弟相友愛家故饒財以已猛安及
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
之

突合速宗室子攀罕塞人初為萬戶石家奴麾下將領偏
師破雲中諸山寇盜宗望攻平州遣突合速討應州賊平
之撫安其民而還及伐宋在宗翰軍以八謀克破石嶺關
忠兵敗萬殺戮幾盡師至太原祁縣降而復叛突合速攻
下之遂取文水縣後從諸帥列屯汾州之境宋河東軍帥

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合兵數
萬來援皆敗之宗翰南伐至澤還太原猶未下即留完顏
銀朮可總督諸軍經略其地於是宋援兵大至突合速從
馬王沃魯破宋兵四千于文水閩宋將黃迪等以兵三十
萬柵于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殺八萬餘
人獲馬及資糧甚衆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突合
速與拔離速以步騎萬餘禦之種師中兵屯榆次銀
朮可乃召突合速使中分其兵而還與活女等合兵八千
擊敗之斬師中于殺熊嶺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于文水
近郊復與拔離速擊破之汾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營城

突合速拔離速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潰圍而出及再舉伐宋宗翰命婁室率軍先趨汴婁室至澤州突合速沃魯以五百騎爲前驅往招河陽先拔黃河津宋兵萬餘背水陣進擊敗之皆擠于水遂降河陽汴京平諸將西趨陝津略定河東郡縣突合速取忻州遇其援軍擊敗之生擒其將婁室與撒離喝等攻保德未下突合速進兵助擊梯衝並進遂克之六城宇董烏谷攻石州屢敗亡其三將軍士殁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闘賊挾妖術畫馬以繫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耶乃令諸軍去馬蹈藉殪之六年宗輔駐師鄧州突合速爲五拔離速西取均房遂下其城攻唐蔡陳州及潁昌府皆克之天眷初除彰德軍節度使三年爲元帥左監軍皇統八年改濟南尹天德間封定國公授世襲千戶卒年七十二正隆二年贈應國公初突合速以次室受封次室子因得襲其猛安及分財異居次室子取奴婢千二百口正室子得八百口久之正室子爭襲逾年不決家數百口盡正室子奴婢存者二百口次室子奴婢存者纔五六十口世宗聞突合速諸子貧窘以問近臣具以爭襲之故爲對世宗曰次室子豈當受封邪遂以嫡妻長子襲

烏延蒲盧渾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人父孛吉剌龍虎衞上將軍蒲盧渾膂力絕人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與兄鶻沙虎俱以勇健隸闍母軍居帳下攻黃龍府力戰有功闍母攻于兎耳山張覺復整兵來諸將皆不敢戰蒲盧渾登山望之謾紿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郭藥師敗績以燕京降蒲盧渾率九十騎先入城城中居民未就遂將漢兵千人隸完顏蒙适攻真定進攻邢皇取之獲人畜甲仗萬餘汴城破日已暮宋人猶力戰挽刺中蒲盧渾手戰益力遂敗宋軍賜金五十兩睿宗爲右副元帥已定陝西議取劒外諸州遂拔和尚原元帥府承制以蒲盧渾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及宋主在揚州蒲盧渾與蒙适將萬騎襲之宋主已渡江破其餘兵後與斜卯阿里俱從宗弼自淮西渡江取江寧宗弼入杭州宋主走明州再走温州由海道追三百餘里襲明州而歸語在阿里傳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除安國軍以疾去官皇統六年致仕世襲謀克起爲延安尹賜尚衣一襲尋致仕海陵遷中都起爲歸德尹就其家授之賜銀渾襲衣玉吐鶻驛騎之官蒲盧渾留數十日已遠程發聽致仕召赴京師至薊州見海陵于獵所明日從獵獲一豕海陵曰卿年老尚能馳逐擊獸健捷如此賜以御服封鄆國公除太

子少師進太子太保改真定尹入判大宗正事頃之伐宋
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事師次西采石海陵欲渡江蒲
盧渾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庳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
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設不
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已七十縱自度豈有不死
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既而復止之乃遣別將先渡江
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二百餘人皆陷沒海
陵遇害軍還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詔除東京留守世宗召
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將久練兵事
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視事賜衣一襲進

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幽國公是歲卒年七十八孫扎虎遷
廣威將軍襲蒲古敵密山世襲猛安并親管謀克
赤盞暉字仲明其先附於遼居張皇堡故嘗以張為氏後
家萊州暉體貌雄偉慷慨有志略少遊鄉校遼季以破賊
功授禮賓副使領萊隰遷潤四州屯兵天輔六年降仍命
領其衆從闍母定興中府義錦等州及破張覺皆與有功
以粟萬五千石助軍授洺州刺史宗望初伐宋孟陽之戰
敵之中軍徑薄宗望營暉與諸將擊敗之追殺至城下詔
師還數立戰功明年再舉伐宋攻下保州真定暉皆與焉
進圍汴宋人夜出兵二萬焚我攻具暉以二謀克兵擊走

之凡城中出兵拒戰暉之所當無不勝捷既克宋還從攻
河間敵將李成以雄莫之兵來援暉與所部邀擊焉傷而
墜暉躍奮起步鬬竟敗成兵是日凡七戰皆勝敵人多逼
死濠隍間暉兩臂亦數中流矢賊將劉光生以兵二萬夜
襲營暉力戰達旦賊始敗走皆溺死于水暉復傅城力戰
如是逾月諸軍四面合攻遂克之加桂州管內觀察使因
留撫河間時居民皆為軍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幾暉下令
軍中聽贖還之未幾皆按堵如故從睿宗經畧山東既攻
下青州復從闍母攻濰州暉督其裨校先登而城中積薪
委聚風縱火發機石暉率將士衝冒而下力戰敗之軍還

從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帥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從
攻城中砲出幾中暉拂其甲裳裂之暉益奮攻卒破其城
又從攻泗州克之還屯汝陽破賊衆于梁山濼獲舟千餘
移軍攻濟州既敗敵兵因傅城諭以禍福乃舉城降暉約
束軍士無秋毫犯自是曹單等州皆聞風而下從攻壽春
歸德及渡淮為先鋒遇重敵于秀州蘇州皆擊敗之遂至
餘杭通糧餉治橋道暉之力為多乃還載資治通鑑版以
歸大軍過江寧從其官民北渡時暑多疾疫老弱轉死道
路其知府陳邦光者訴于宗弼怒將殺之暉曰此義士也
力營救之竟得免富平之戰暉在右翼遇濘而敗睿宗念

其前功枚而釋之師至熙河暉別降諸寨將鈐轄及將士
酋長等并民戶萬五千餘蘭州叛與訛魯補等攻下之遷
河州安撫使白常熙河路副都總管劉豫以獻遷攻襄
陽兩敗重敵救其將戴興師還遷歸德軍節度使宋州舊
無學暉爲營建學舍勸督生徒肄業者復其身人勸趨之
屬縣民家奴王夔者嘗業進士暉以錢五十萬贖之使卒
其業夔後至顯官密州吏龐乙卒於官其孤貧不克葬暉
爲營治葬事且資給其家十三年復從大軍渡淮還鎮于
毋憂寺以舊職起復既還爲安化軍節度使天眷三年
復河南宋人渠閻陷海州帥府以暉爲沂密四州安撫經

討敵錄敵寇其境者爲定海軍節度使尋改濟南尹累遷
光祿大夫以罪罷久之起爲昌武軍節度使天德二年
遷南京留守尋改河南路統軍使授世襲猛安拜尚書左
丞封河內郡王歲餘拜平章政事封蔡王正隆初出爲興
平軍節度使正隆降王爵爲樞密副使封吳國公未幾復
爲左丞封濟國公尋除大興尹封榮國公薨年六十五大
定間謚曰武康子師直登進士第

大臯本名撻不野其先遼陽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遼
遼人徵兵遼陽聘臯年二十餘在選中遼兵敗臯脫身走
寧江寧江破臯越城而逃爲軍士所獲太祖問其家世因

收養之收國二年爲東京渤海謀克是時初破高永昌
宗旁郡邑未盡服屬使臯伺察反側有聞必達太祖以爲
忠實擢授安撫同知東京留守事取中西兩京隸闍母軍
遼軍二十萬來戰吳王使臯以本部守營臯堅請出戰不
許或謂臯曰戰危事獨苦請何也臯曰丈夫不得一決勝
負尚何爲苟臨戰不捷雖死猶生也吳王聞而壯之乃遣
出戰既合戰闍母軍少卻遼兵後躡之臯麾本部兵橫擊
殺數百人由是顯名軍中天會三年宗望伐宋信德府居
燕汴之中可駐軍以濟緩急欲遂攻之恐不能亟下議未
決臯獨率本部兵選善射者射其城樓別以輕兵合攻於

樓角之間遂克其城軍至濬州宋人已燒河橋宗望下令
軍士有能先濟者功爲上臯領甲十餘人使勇悍者徑渡
殺其守者而牽其舟艤由是大軍得濟明年再伐宋授萬
戶賜金牌既破汴京臯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猶懷疑
其不早降因縱軍大掠臯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除河
間尹從攻襲慶府先一日臯命軍士預備畚鍤及新號備
城諸將言須當攻具未鳴鼓臯軍有私備以先登城以
臯未嘗鼓輒戰不如軍令請罪臯朝廷釋弗問仍例賞之
宗弼代江南濟淮次將時虜民率兵十七萬來拒臯率本
部從擊敗之復以騎二千與當海擊敗淮南賊十萬於鶴

餘人王善來降將度江臭軍先渡舟行去岸尚遠宋列兵
江口臭視其水可涉乃率兵捨舟躍岸搏戰宋兵走大
軍相繼而濟俄遇杜充兵六萬於江寧之西臭以騎衝
擊走之師還臭留為揚州都統經畧淮海高郵之間再為
河間尹兼總河北東路兵馬十一年入見太宗賜坐慰勞
甚久特遷太子太保賜衣一襲馬二匹及鞍韉鎧甲改元
帥右都監除閤門臭守汴京熙宗命臭父勞降御書寵異
之天眷三年罷漢渤海千戶謀克以臭舊臣獨命依舊世
襲千戶是歲拜元帥右監軍宗弼再伐宋宋人稱臣乞和
還班師臭獨留不行元帥府事皇統二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八年遷左監軍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帥兼行臺左丞遷
平章行臺省事遷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如故海陵疑右
副元帥撒离喝以為行臺左丞相使臭伺察之詔軍事不
令撒离喝與聞撒离喝不知海陵意旨每與臭爭軍事不
能得遂與臭有隙海陵竟殺撒离喝召臭入朝拜尚書右
丞相封神麓郡王四年請老為東京留守貞元二年拜太
傅領三省事累封漢國王十二月有疾海陵幸其第問之
是歲薨年六十八海陵親臨哭之詔有司致祭三日禁樂
三日其三日當賜三國使館燕以不賜教坊樂命左宣徽
使敬嗣暉宣諭之贈太師晉國王謚桀忠遣使護喪歸葬

正隆末改贈太傅梁國公子磐
磐本名蒲速越以大臣子累官登州刺史襲猛安大定三
年除滑州刺史從僕散忠義伐宋有功五年召為符寶郎
遷拱衛直都指揮使初磐以伐宋功進官一階磐心少之
頗形于言上聞之下吏按問杖一百五十改左衛將軍詔
求良弓磐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輒以己意更代護衛妻
室管其事詔點檢司訊問磐有妹在宮中為寶林磐屬內
侍僧兒白之忠使言于寶林曰我無罪問事者迫我使自
誣服寶林訴于上上怒杖僧兒一百磐責授隴州防禦使上
戒之曰汝在近密執迷自用朕以卿父之功不忍廢棄姑
令補外其思悔之改寧州刺史復遷武寧軍節度使坐
除名起為韓州刺史改鄭州刺史復坐事削四官解職久
之尚書省奏大磐以什伐召上曰剛狠之人要官列宰不
可復用太傅大臭有無嫡嗣其世襲猛安謀克不可易也
阿离補宗室子系出景祖從征伐滅遼取宋皆有功天
會九年睿宗經畧陝西阿离補為左翼都統與右翼都統
宗弼擊走張浚兵敗洮河西寧蘭鄜等州軍來賓定遠和政甘峪
寧洮安滯等城寨及積石吐蕃部四十餘族張浚軍民
諸部酋長甚衆於是涇原熙河兩路皆平詔以兄猛安涉
魯質親管謀克之余以阿离補為世襲謀克天會十二

年爲元帥右都監十五年遷左監軍天眷二年從宗弼復河南遷左副元帥皇統三年封譚國公六年爲行臺左丞相元帥如故是歲薨大定間大褒功臣圖像衍慶宮歡都平康宗將不及與馳騁遼宋之郊然而異姓之臣其先爲故定衍慶亞次功臣代國公歡都金源郡王石土門徐國公渾黜鄭國公謾都訶濮國公石古乃濟國公蒲查韓國公斜卯阿里元帥左監軍拔离速魯國公蒲察石家奴銀青光祿大夫蒙适濟國公活女特進突合速齊國公渾盧火開府儀同三司烏延蒲盧渾儀同三司阿魯補鄆國上將軍烏林荅泰欲太師領三省事勗太傅大㚖與丑赤

盞暉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馬五驃騎衛上將軍韓常並附离補咸著勲焉子言方言別有傳

方以宗室子累官京兆少尹遷陝西路統軍都監方專事財賄不恤軍旅詔戒之曰卿宗室勲人乃縱肆敗法惟利是圖朕甚惡之自今至於後日萬一爲之必罰無赦大定三年遷元帥右都監轉元帥左監軍改順天軍節度使上曰卿本無功歷顯仕不能接僚友往往交惡在京兆貪鄙聲聞至無謂也朕念卿已過中年必能悛改慎勿復爾除西南路招討使朝廷以兵部郎中高通爲招討都監以佐之詔通曰卿到天德毋以其官長曲從之也簡閱治邊士

卒毋用貧弱之人毋以僕隸代役務且循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棋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從其言遷之便亦不可召拔援之久之方坐強買部人馬二匹削一階解職降灘州刺史通亦坐贓除名方後遷寧海軍節度使入爲同簽大宗正事簽書樞密院事初阿魯當授謀克未封而薨烏帶受之烏帶死兀答補襲之兀答補死烏也阿補當襲是時已降海陵爲庶人世宗以烏帶在熙宗世中其子孫不合受封傳封者久之而阿离補功亦不可廢絕特詔方襲之云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㚖阿离補

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能戰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

列傳第十八

列傳第十九　　金史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脫脫奉

勑修

鶻謀琶　迪姑迭　阿徒罕
夾谷謝奴　阿勒根沒都魯
黄摑敵古本　蒲察胡盞　夾谷吾里補
王伯龍　高彪　溫迪罕蒲里特
伯德特里補　耶律懷義　蕭王家奴
田顥　趙隇

鶻謀琶朮吉水斜卯部人也性忠直寬厚重節義勇於戰父阿鶻土贈金吾衛上將軍穆宗時鶻謀琶內附先遣子窊吉從間道送款遂使活里疃與鶻謀琶合軍攻降諸部內領其衆與弟胡麻谷渾坦姪阿里等攻下諸城從撒改破鴆塔城穆宗屢賞之破高麗戍兵與石適歡討平諸部蒲察部雅里孛堇與其兄弟胡八鞭括等欲叛歸遼鶻謀琶執之送于康宗賜賚甚厚破高麗曷懶甸及下陁會城有功天輔六年卒年七十二天眷中贈銀青光祿大夫

迪姑迭溫迪罕部人祖扎古迺父阿胡迭世爲胡論水部長迪姑迭年二十餘代領父謀克攻寧江州敗遼援兵獲甲馬財物攻破奚營四至韓州遇敵二千人擊走之斡魯

古與遼人戰于咸州兵已却迪姑迭以本部兵力戰諸軍皆振遂大破之護步答岡之役乙里補孛堇陷敵中迪姑迭援出之攻黄龍府身被數創授猛安天輔七年從上至山西病卒年四十七天眷中贈光祿大夫

阿徒罕溫迪罕部人年廿十七從撒改斡帶等討平諸部皆身先力戰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斡塞禦之阿徒罕爲前鋒高麗有屯于海島者阿徒罕率衆三十人夜渡焚其營柵戰艦大破之遂下㩖吉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遼兵自寧江州東門出阿徒罕逆擊殪之以功授謀克從攻黄龍府力戰身被數十創克登其城復與烏論石準援照散城阿徒罕請乘不備急擊之遂夜過益褪水詰朝大敗之斡魯上其功賜幣與馬天輔四年五月疾病賜良馬一匹詔曰汝安則乘之年六十五卒上悼惜之遣使弔祭以馬爲贈阿徒罕爲人孝弟好施惠健捷善弋獵至角觝擊鞠咸精其能

夾谷謝奴隆州納魯悔河人也國初祖阿海率所部來歸獻器用甲仗父不剌速領本部勃堇伐遼授世襲猛安親管謀克爲曷懶路都統謝奴其長子也長身多髯善騎射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既冠隨其父見太祖命佩金牌總領左翼護衛西京未下謝奴獲城中生口乃

知城中潛遣人求救於外都統阿离補要之俘其救兵西京乃下自燕京還過判泥思納阿遇敵於隘謝奴身先士卒射殺敵中先鋒二人敵潰走總管蒲魯虎以甲及馬賜之後領其父猛安從攻和尚原出仙人關宋兵據險猛安離訛只突戰不克謝奴選麾下五十人戰克之與吳玠相拒烏里雅行陣不整吳玠乘之謝奴領兵逆戰遂大破敵討前後功襲其父猛安誅克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宋人欲潛兵襲取石閭諸營謝奴自渭南夾擊掩其伏兵射中其軍帥宋兵敗走多獲旗幟兵仗帥府厚賞之除華州防禦使入爲工部侍郎遷本部尚書改平涼尹昭義軍節度使大定初卒

阿勒根沒都魯上京納鄰河人也後徙咸平路梅黑河雄猛安驍勇毅善射國初伐遼沒都魯在軍中領謀克猛安每遇敵往來馳突人莫敢當故所戰皆克皇統元年討功擢宣威將軍明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改移剌都糺詳穩授世襲本路猛打渾河謀克爲滑州刺史改崇州防禦使蒲與路節度使遷驃騎上將軍是歲以年老致仕卒累官金吾衛上將軍年七十三

黃摑敵古本世居星顯水從破寧江取咸州平東京路及諸山寨柵皆有功從麻吉破遼將和尚節使兵七千於上京復破那野軍二萬再從麻吉遇敵於阿鄰甸麻吉被創不能戰敵古本率兵擊敗之勒殺殆盡從攻四鵶城破其兵九萬敗木匠直撒兵於山後俘獲甚衆敗昭古牙之兵三千獲其家屬而還攻平州張覺舊春被圍於西山敵古本引兵救之解其圍并獲粮五千斛招降戶口甚衆從平興中撫安其民人天會間大軍伐宋敵古本從取濬開德大名及取濟南高唐棣密等州皇統間以功襲謀克移屯於壽光縣界爲千戶六年授世襲千戶棣州防禦使卒

蒲察胡盞系出游水人年十八從軍其父舒嚕死襲爲謀克天輔間夏以兵三萬出天德路胡盞從婁室迎戰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天會三年大軍攻太原城中出兵萬餘來戰胡盞以所領千戶軍擊之復敗敵兵三萬餘於榆次境六年從婁室攻京兆以所部兵屢與宋人接戰皆先登有功七年取邠州遇宋人二十餘萬我軍右翼少却時胡盞爲右翼千戶推鋒陷陣敵遂敗去敗張浚富平復有功十三年擊關師古於臨洮敗三萬餘衆攻涇州從破德順秦鞏臨洮河蘭等州破吳璘兵胡盞皆有力焉授德順州刺史改隴州防禦使鳳翔尹卒年五十五

夾谷吾里補暗土渾河人從天德父兀屯以烏春爲謀克有功吾里補隸婁室帳下攻係遼女直招降太彎照三寺

從婁室救斡魯古于咸州敗遼兵于押懶虎城遼主西奔遼
水吾里補五謀克軍乘夜擊之遼軍驚潰殺獲幾盡斜也
伐高永昌吾里補以數騎奮擊于遼水之上復以四十騎
伏于津要遇其從騎擊之獲生口因盡知永昌虛實太祖
嘉之賞奴婢八人永昌戰軍於兔兒渦先據津要軍不得
渡吾里補與撒八射殺其先鋒二人永昌衆稍却大軍遂
濟遼水及攻遼寧軍帥選勇士先登吾里補與赤盞忽沒
渾各領所部突入其陣大軍繼之遂拔遼寧太祖攻臨潢
吾里補面被重創奮擊自若賞以遼宮女二人遼主寨已
取中京吾里補以四十騎覘敵獲遼候者人因知遼主所

在從斡部統斡魯定雲中從宗翰屯應州遼軍在近吾
里補以所部擊敗之宗望伐宋宋安撫使蔡靖詣吾里補
降宗弼攻陝西諸郡往往復叛吾里補攻敗之敗張浚軍
于富平吾里補先登睿宗賞以金器名馬遂以先鋒攻鄜
州下之詔加昭武大將軍授世襲猛安累官至特本部族
節度使以老致仕封芮國公吾里補多智略膂力過人雖
甚老勇健不少衰大定初劇賊嘯聚出沒鄜間吾里補率
鄉里年少逆擊之賊黨遂潰上聞嘉賞之大定二十六
年卒一百有五歲

王伯龍瀋州雙城人也遼末聚衆爲盜天輔二年率衆二
萬及其輜重來降授世襲猛安知銀州兼知雙州三年太
祖攻臨潢伯龍與韓慶和以兵護糧餉輓夫千五百人皆
授甲慶和已將兵行前伯龍從糧居後遇遼兵五千餘邀
於路伯龍率輓夫擊敗之獲馬五百匹四年從攻下中京
并克境內諸山寨爲靜江軍節度留後五年真授節度使
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伯龍先登執擊手殺數十百人遷
右金吾衛將軍白河之戰伯龍當其左軍麾兵疾馳躡之
宋軍亂衆師乘勝奮擊敗之宗望伐宋伯龍爲先鋒次信
州遇敵五萬破之招降新樂軍民十餘萬大軍圍汴宋太
尉何㮚以軍數萬出戰宣門伯龍以本部邀擊多所斬獲

及破汴伯龍以治攻具有功進破孔彥舟邢州衆三萬於
洺州是年同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將兵數千攻北平擒
之復取保州河間府宗翰略山東伯龍從攻青州未下城
中夜出兵襲伯龍營伯龍不及甲獨被衣挺刃拒營門敵
不得入因奮擊殺數十人已而軍士皆甲出殺傷宋兵不
可勝計并獲其一將斬之及下青州第功伯龍第一六年
從攻莫州降之加太子少保莫州安撫使破李固寨殺十
餘萬於濮州濮城守城中鑄鐵構我軍攻之不能克伯龍
被重甲首冠大釜與諸先登拔守陴者二十餘人大軍相
繼而上遂克之進攻徐州伯龍復先登充徐宿邳三路軍

馬都統敗高托山之衆十五餘萬於清河追擊世忠於
郯州走之與大軍會於宿遷追世忠至揚州還攻邳州泗
州守將以城降宋軍嶧陽破陳宏賊衆四十餘萬破黃戩
於單州進攻歸德軍帥遣伯龍先攻具伯龍代二十餘所
行視地形賊中忽出兵千餘欲生得伯龍伯龍從騎馳之
敵兵亂墮隍而死者幾二百人破王善之衆於巢縣取廬
州和州伯龍之功多焉渡采石擊敗岳飛劉立路尚等兵
獲芻糧數百萬計還過真揚遇酈瓊韓世忠軍復戰敗
之復爲莫州安撫改知澤州太行群賊往往嘯聚伯龍皆
平之天眷元年爲燕京馬軍都指揮使從元帥府復收河
南權武定軍節度使兼本路都統宋兵據許州伯龍進
之招復其人民是年秋泰安卒徒張貴驅脅良民據險作
亂伯龍討平之皇統元年以本部從宗弼南伐攻破濠州
而還三年爲武定軍節度使改延安尹寧昌軍節度使天
德三年改河中尹徙益都尹封廣平郡王卒年六十五正
隆閒例贈特進定國公

高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祖安國遼興辰開三鎮節
度使父六哥左承制官至刺史彪始生其父用術者言爲
其時日不利於己欲不舉其母爲營護於數歲竟逐之彪
匿於外家遼人調兵東京時六哥已老當從軍悵然謂所
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行戰
於出河店遼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帥見之曰此勇士也命
生致之於都統攻東京六哥率其鄉人迎降以爲猛安河州千
戶六哥老彪代領其衆都統杲攻中京彪領謀克從斡
魯破遼將合魯果及安撫民於高惠之境已而駐軍武安
合魯濼以勁兵二萬來襲彪從斡魯出戰與所部皆去馬先
登奮擊敗之奚人負險拒命所在屯結彪屢戰有功宗望
攻平州彪徇地西北遂破敵招降石家山寨再從宗望伐
宋爲猛安師次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臨城築甬道城中
夜出兵襲攻其營彪擊走之及宋圍汴以五千騎屯於東南
水門宋人再以兵出戰彪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復從
宗弼於瀕滄擒其禆將祝昂河間夜出兵二萬襲我營壘彪
擊卻之謀克兵擊敗之天會五年除靜江軍節度使壽州刺
史明年伐宋從帥府留世山東攻城克敵數被重賞七年
師至淮彪以所部招降京西人民攻拓縣其官吏出降彪
獨與五十餘騎入城繼而城中三千餘人復叛彪率其衆
力戰敗之撫安其民而還從梁王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
還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數百拒於江北宗弼引而西將至
黃天蕩敵舟三十餘來逼南岸其一舟至者載兵士二百
餘彪度垂及以鉤援之率勇士數十躍入敵舟所殺甚衆

餘皆逼死於水中明年從攻陜西師至寧州彪與宋人戰
率兵三千取鄜州始至有來附者言城東北隅守兵將潰
為內應彪即夜從家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覺之彪與從
者皆殊死戰諸軍繼進遂克其城從攻和尚原及仙人關
與阿里監護輜重并戰繼至亳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
路擊敗之擒其將蕭通擊走水賊水寨進取漣水軍其官
民已逃去悉招降之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
鎧歷險如飛及臨敵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
以少擊衆無不勝捷齊國既廢擢睢陽軍以東諸路兵馬
都統撫諭降宿曹單滕陽及其屬邑皆按堵如故為武寧

軍節度使頗習書史喜賦詠以其熟舊技巧釋之改忻
州防禦使徙安化安國武寧節度使遷行臺兵部尚書
改京兆尹封鄧國公以憂去官起復為武定軍節度使歸
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祿大夫久之致仕復起為樞密副
使舒國公賜名彪卒年六十七謚桓壯彪性機巧通音律
人無貴賤皆溫顏接之

溫迪罕蒲里特隆州移离閔阿胡勒出寨人也魁梧美髯
有謀略以智勇聞都統杲取中京蒲里特摧猛安領軍五
千逐契丹賊萬餘與戰敗之出奚古里道敗敵八千餘至
鐵門關道復以伏兵敗敵萬人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
關執其狀舌人有頃賊三千餘人復寇鐵門華道蒲里特
整隊先登賊識其旗幟望風而潰遂奮擊之執賊帥皇
統元年從梁王宗弼伐宋留軍唐州敵衆奄至蒲里特擊
之大名軍萬四千號二十萬蒲里特率親管猛安身先士
卒衝擊敵少却乃張左右翼併擊之敵衆散走而別遇兵
二萬來援復以兵三千擊走之時鄆州土賊嘯聚幾二十
萬蒲里特軍三千分為數隊急攻之賊潰去南京路遇敵
軍二萬蒲里特以軍三千擊敗之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
復擊敗之皇統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同知鳳翔尹六年改
京兆尹轉寧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永定軍節度

使海陵南征改武衛軍都總管大定三年授開遠軍節度
使改泰寧軍卒十九年以功授其子九帶武功將軍本猛
安奚出痕世襲謀克

伯德特离補奚五王族人也遼御院通進天會初與父撻
不也歸朝授世襲謀克後以京兆尹致仕特离補招降松
山等州未附軍民及招降平州薊州境內督之耕作宗望
伐宋特离補為軍馬任安與諸將留規取保遂安三州攻
安肅軍河間雄保等兵十餘萬來救特离補率所部先戰
大軍繼之大破其兵遂拔安肅特离補攝通判事降將胡
愈陰結衆謀亂特离補勒兵擒愈及其衆五十餘人安肅

軍攻爲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獲太行群盜元帥府以磁相二州屯兵屬之擒王會孫小十苗清等群盜遂平遷濱州刺史康入優等以母憂去官起復本職改深州刺史入爲工部郎中從張浩營繕東京宫室及田穀黨事起朝省爲之一空特离補攝行六部事遷大理卿出爲同知東京留守天德三年復爲大理卿同知南京留守丁父憂起復洛州防禦使正隆盜起州縣無兵不能禦洛陽有河附于城下特离補乃引水注濠中以爲固盜弗能近州賴以安遷崇義軍節度使未幾告老歸田里卒特离補爲人孝謹爲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耶律懷義本名孛迭遼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戰功累遷同知縣檢司事宗翰已取西京遼主奔于夏懷義諫止之不見聽乃竊取遼主廐馬來降太祖自燕還師留宗翰於雲中經略西方懷義領謀克從軍天會初帥府以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令懷義易置之以制以爲西南路招討使乃擇諸部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人多匱乏自是衣食滋富牧畜蕃息矣從宗翰代宋降馬邑破雁門屯兵進攻太原以所部別降清源縣徐溝鎮遂與諸將列屯汾州之境時河東陝西路兵來救太原劉光世軍于來獅子文水西山懷義捕得生口盡知宋兵屯守要害乃分兵襲敗之明年再伐宋從婁室取汾州及其屬邑遂過平陽出澤潞以趨河陽所至皆降及大軍圍汴懷義屯京西汴城既下宋兵之出奔者邀擊盡之從攻鄭鄧州及討平鄭州叛者攻下洪州及雷澤縣從破大名東平府徐兗等州皆有功七年還鎮十年加尚書左僕射改西北路招討使懷義在西陲幾十年撫御有恩及去老幼遮道攀戀數日不得發天眷初爲太原尹治有能聲改中京留守從宗弼過烏納水還中京以老乞致仕不許改大名尹命不赴治所止以俸傔給之每歲春水扈從餘聽自便明年再請老得謝給俸傔之半海陵即位封滕水郡王進封莘王久之進封蕭王正隆例封景國公其子神都斡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迎侍之官神都斡從海陵南征懷義卒于雲中年八十二

蕭王家奴奚人也居虞兒河爲人魁偉多力未冠仕遼爲太子率府率天輔七年都統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鄉人來降命爲千户領之奚王回离保既死其親黨金臣阿古者猶保撒葛山王家奴與突撚往討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餘衆時平灤多盜王家奴以所部屢破賊兵斬馘甚得數被賞賚宗望伐宋敗郭藥師於白河亦與有功至河

上宋兵扼津要與諸將擊敗之進圍汴破其東門兵明年再伐宋宗望軍至中山諸門分兵出戰擊敗之攻貝祁州河間各以兵來援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濟州賊黨進聚衆數萬臨淄守董照里以騎兵二千討之王家奴領謀克先登力戰大破其衆明年攻滄州宋兵拒戰復從照里擊走之宋將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島鈔以商船十八從騎斬首七百級獲舟二十天會八年除靜江軍節度使授世襲千戶從梁王宗弼征伐為萬戶還為五院部節度使天德二年改為右迪烈招討都監卒

田顥字然之興中人遼天慶八年進士歷官金部員外郎

權歸化節度使太祖定燕顥舉四州版圖歸朝加都官郎中權節度使事四遷知真定府事招降群盜賈游等賊衆五千餘人已而賈復叛去顥遣孫博僞叛從賈因令伺間殺之降其衆賊黨悉平三遷行臺左丞彰德軍節度使是時新定力役顥調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賦比他州獨輕徙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改同簽燕京留守司事民遮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東南路轉運使辭改絳陽軍節度使居二年以疾請謝事徑解印歸數奏不允移鎮振武軍入為刑部尚書居三月請老卒于家

趙隇字德固遼陽人其姊翁以媵併得倖於遼主隇補閤門祗候累遷太子左衛率後居灤州宗望討張覺隇諭城出降授洛苑副使為灤州千戶遷洛苑使檢校工部尚書從伐宋至汴遷棣州刺史侍衛步軍都虞候及再伐宋攻真定與有功改商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同知信德府路統押軍兵兼沿邊安撫司事明年權知濟州事八年從定河南授隴州團練使十年改知石州隇久在兵間不善治民坐謗議謫監平州甜水鹽齊國廢河南皆以宿將守之授隇沂州防禦使統本路軍兵隇重義接儒士嘗以事至汴有故人子負官錢百萬隇以橐金贈之其子悉為私費復代輸之頃之有訟徐帥不法者朝廷使隇鞫治

隇委曲營護坐是廢罷歸居於燕海陵出領行臺省至燕隇往見之因訴其事及海陵即位起為保大軍節度使貞元初改內省使未幾為中都路都轉運使明年再徙順義興平入為太子詹事鎮沁南以疾卒年六十六後十餘年隇子孫司徒張通古子孫皆不肖蕩破其產賣田宅世宗聞之詔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沒子孫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賣仍著于令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修

勅修

郭藥師子安國　耶律塗山　烏延胡里改
烏延吾里補　蕭恭　完顏習不主
紇石烈胡剌　耶律恕　郭企忠
烏孫訛論　顏盞門都　僕散渾坦
鄭建充　烏古論三合　移剌溫
蕭仲恭子拱　蕭仲宣　高松
海陵諸子
光英　矧思阿補　廣陽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國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直，號曰怨軍，藥師為其渠帥。斡魯古攻顯州，敗藥師于城下。遼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諸衛上將軍。捏里死，其妻蕭妃稱制，藥師以涿易二州歸于宋。藥師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皆入城，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藥師大敗，失馬，步走踰城，以身免。宋人得燕山，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函其首以與宗望，藥師深尤宋人，而無自固之志矣。宗望軍至三河，藥師等拒戰于白河，兵敗，藥師乃降。宗望遂破燕山。太宗以藥師為燕京留守，給以金牌，賜姓完顏氏，從宗望伐宋。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宗望能以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兩鎮不受約束，命諸將討宋，藥師破順安軍營，殺三千餘人。海陵即位，詔賜諸姓者皆復本姓，故藥師子安國仍姓郭氏。

安國，藥師子也，累遷本國上將軍、南京副留守。貞元三年，南京大內火，海陵使右司郎中梁銶同知安武軍節度事王全按問失火狀。留守馮長寧、都轉運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安國及留守判官大良順各杖八十，削三官。大起勅句當官、南京兵馬都指揮使吳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並斬。諭之曰：「朕非以宮闕壯麗也，自即位以來，欲巡省河南。汝等不知防慎，致外方姦細燒延殆盡。本欲處爾等死罪，特以舊人貸之。押宿人兵法當處死，疑此輩容隱姦細，故皆斬也。」安國性輕躁，本無方略。海陵將伐宋，以安國將家子，擢拜兵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與領武捷軍都總管，與武勝、武平軍為前鋒。海陵校諸將方略，安國前奏曰：「若攜門王師至，其勢必逃竄，臣等不以遠近追之，獲而後已，但置之何地。」海陵大喜曰：「卿言

是也得構即置之寺觀嚴兵守之及聞世宗即位海陵詔北還更置浙西道兵馬都統制府以完顏元宜爲都統安國副之及海陵遇弒衆惡安國所爲與李通輩皆殺之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爲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痤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耶律塗山系出遙輦氏在遼世爲顯族塗山仕至金吾衛大將軍遙里相溫遼帝奔天德塗山以所部降宗翰承制授尚書爲西北路招討使宗翰伐宋塗山率本部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從攻太原降隆德府從入汴克洛陽及從婁室平陝右天會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遷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九十一正隆例贈特進鄧國公

烏延胡里改曷懶路星顯水人也後授愛也窩謀克因家焉從闍母圍平州有功及伐宋圍汴五謀克與宋兵萬人遇于城南胡里改先馳擊敗之元帥府賞良馬一匹五年攻宗城縣敵棄城走恩州胡里改追殺千餘人獲馬四百兩帥府賞牛三十頭馬一匹七年討泰山群盜平之毀其營柵兗州群寇三千餘保據山險胡里改復破之賞牛二十二頭馬四匹八年攻廬州至柘皋鎮胡里改領甲士三十爲前鋒執宋所遣持書與劉四廂銜者七人復以先鋒軍攻和州比至含山縣五里獲甲士二人乃知宋四將將兵且至胡里改伏其軍遂獲姚觀察帥府賞馬二匹九年定陝右胡里改以所部遇敵千人敗之生擒甲士一人盡得敵之虛實又從撒曷運徇地熙秦敗敵兵二千於秦州賞馬一匹宋人屯襄陽府監軍按補遣胡里改領四猛安往攻之宋兵三千已渡江方營壁乘其未就突戰破之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胡里改以甲士三十捕伺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宋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胡里改亟領二謀克軍追及之而猛安突葛速亦領軍繼至大敗之皇統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八年授臨洮少尹兼熙秦路兵馬副都總管九年改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天德改同知平陽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貞元三年改同知曷懶路總管大定四年授胡里改節度使七年改歸順軍節度使十年移鎮順德卒官年六十九十九年詔授其子五十六武功將軍世襲本路婆朵火河謀克

烏延吾里補曷懶路禪頻人也徙大名路天會中從其父達吉補隸元帥右監軍麾下撻懶以事赴闕以達吉補自隨吾里補領其父謀克從大軍攻滄州方夷濠隍城中兵

來拒吾里補以本部擊卻之王師下青州力戰有功遷
百匹以獻降獲賊黨甚衆青州叛將覩吾補以衆叛州從
請濟於帥府吾里補將十二謀克兵往救之遂降其四
拔其一營得戶四千又敗賊兵五萬于白州攻破其陸
戶五萬獲牛畜萬餘將至臨朐縣遇敵兵三千又敗之俘
獲其衆生擒賊首以獻帥府嘉其功以奴婢百牛三十賞
之時覩吉補敗于邳州之境吾里補復以兵四千往救之
破敵萬餘宋兵十萬在單父闍總管宗室移剌屋選步卒
一萬騎兵四千往討之吾里補領其親管謀克以從遇敵
先登力戰有功大軍經略宿州吾里補將兵二千爲前鋒

遇敵萬人于高密遂敗其衆追至城下殺戮殆盡獲馬牛
三千餘吾里補與宗太欲敗趙王義軍十餘萬于州南是
夜賊兵數千來襲營吾里補以兵橫擊走之後從大軍攻
拔楊適秦等州天眷二年襲其父世襲猛安授寧遠大將
軍皇統七年爲以親管謀克天德三年除同知歸德尹正
隆初爲唐古部族節度使大定二年爲保大軍節度使是
歲改鎮通遠是時宋軍十萬餘入阿䧁據險要攻鞏邑元
帥左都監合喜奏益兵部益兵七千遣吾里補與彰化軍
節度使宗室璋等七人偕往以備任使進階龍虎衛上將
軍卒于軍中

蕭恭字敬之乃烈奚王之後也父翊天輔間歸朝從攻興
中遂以爲興中尹師還以恭爲質子宗望伐宋翊當領建
興成川懿五州兵爲萬戶軍帥以恭材勇使代其父行時
年二十二至中山宋兵出戰恭先以所部擊敗之經山東
及渡淮睿宗康王皆在軍中師還帥府承制授德州防禦使
奚人之屯溜榛閣者皆隸焉改利州防禦使皇統間改同
知橫海軍節度使丁父憂起復爲太原少尹用廉遷同知
中京留守事累遷兵部侍郎授世襲謀克坐閤禁中起居
狀決杖六十削一官貞元二年爲同知大興尹歲餘遷兵部尚
書爲宋國生日使以母老去官起復爲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指揮使四年遷光祿大夫復爲兵部尚書是歲經畫夏
國邊界還過臨潢失所佩金牌至大原夏患成疾時已具
其事聞於朝海陵復命給之仍遣詔恭曰汝失信牌亦
猶不謹朕方倚汝欲有委任乃稱疾耶必以去日身佩信
牌歸則無以爲辭欲朕先知耳使至恭已疾篤稽顙受命
俄頃而卒海陵方遣使與其子護衛九哥馳視乃戒府官
使善護之至保州已聞訃矣海陵深悼惜之命九哥護喪
以還所過州府設奠喪至都命百官致祭親臨賻贈甚
厚并賜廄馬一謂九哥曰爾父銜命卒於道途甚可悼惜
朕乘此馬十年今賜汝父可常控至柩前既葬汝則乘之

完顏習不主年十六從伐宋攻下懷仁縣功居最從睿宗經略陝西以兵七百人入丹州諸山遇盜三千擊敗之又破賊四千生擒其將師出隴州以兵四百敗敵敵數千宋兵七千來取鞏州復擊走之又以五千兵敗吳玠之衆三萬白塔口遇敵五千復敗之別降定遠等寨皇統二年授同知臨洮尹以憂去官未期以舊職起復改孟州防禦使遷臨洮尹復以罪罷正隆三年起爲京兆尹改河南尹卒年五十八

紇石烈胡剌晦發川唵敦河人徙西北路識契丹字爲帥府小吏梁王宗弼復陝西久不通問睿宗在燕京遣胡剌往候之是時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視伐中地形修道築城十二年往濵州察訪兩邊事體及觀劉豫治府狀盡得其虛實睿宗甚嘉之皇統初從宗弼渡淮及下盧和二州大破張浚韓世忠等軍遣胡剌馳奏賞以金五十兩綵五端絹五百匹七年授同知景州軍州事以廉加忠武校尉天德初以監察御史分司行臺歷同知濟州防禦使事入爲監察御史秩滿再任大定二年遷刑部員外郎與御史大夫白彥敬往西北部族市馬與知州防禦使三遷蒲與路節度使移寧昌軍卒

耶律恕字忠厚本名釋里迭横帳秦王之族也爲人謹愿有志義識書通契丹大小字與耶律离八來歸熙宗問离八曰與爾同來者誰可任用治軍旅事离八對曰釋里可熙宗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關特爲睿宗所知再除太原少尹撒离喝辟署陝西參謀委以軍務遷行臺兵部侍郎再遷尚書左司郎中海陵爲平章政事謂恕曰君亦有黨乎恕正色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以其道得之非恕之志也何朋黨之有海陵徐曰前言戲之耳久之爲沁南軍節度使遷行臺工部尚書行臺罷改安國軍節度使爲參知政事以疾求解爲興中尹入爲太子少保正隆元年致仕封廣平郡王薨年六十九二年例贈銀青光祿大夫

郭企忠字元弼唐汾陽王子儀之後郭氏自子儀至承勳仕御領北方唐季承勳入于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使至昌企降爲副使企忠幼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居母喪哀毀如成人服除襲父官加左散騎常侍天輔中大軍至雲中遼耶律坦招撫諸部企忠來降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徙所部居于韓州及見太祖問知其家世禮遇優厚以白鷹賜之天會三年伐宋領西南諸部番漢軍兵爲猛安從破雁門屯兵加桂州管內觀察留後鎮代州明年賊楊麻胡等衆號數千于五臺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

討平之遷知汾州事是時汾州初下居民多為軍士掠去
城邑蕭然企忠詣帥府力請願縱其親屬還帥府從之
未幾元貸奴故石州賊閻先生衆數萬至城下城中有
內應者謀為備企忠曰吾於汾人有德保無他乃率吏民城
守會援至天會六年改汾州軍節度使留後遷天德軍
節度使汴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秩滿權
汾州刺史到官歲餘卒年六十八
烏孫訛論善騎射[illegible]撒改討克撒家剌攻東京及廣寧
擊北京山賊皆有功從斡離不來攻恩州訛論以六十騎偵
之遇夜遇敵數百騎掩擊之生獲三人知劉哲衆九萬且

至故蒙刮得以為備遂破劉哲宗望伐宋已至汴訛論破
尉氏中牟援兵取其城又之以兵百五十人破敵一千於
滄州西明年再伐宋蒙刮戍開州訛論以騎四百守河役
敗千餘人斬首七百餘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于江上聞
王善兵抵其前宗弼使訛論擊師敗王善于和州北李成
以兵七萬據烏江訛論師二千人直前敗之宗弼遂渡江
至江寧十五年沂州賞防禦叛訛論敗之獲賞防禦徐前
後功授猛安加昭武大將軍宗弼再取河南訛論以五十
騎敗楊家賊五百於徐州東以功賞賚不可勝計天德二
年除唐州刺史移淄州遷石壘部族節度使行至北京病

顏盞門都隆州帕里干山人也身長美鬚髯天會間從其
兄芊文在軍中方取汴京其兄戰歿遂擐甲代之兄充軍
從宗定陝右以門都為蒲輦隸監軍杲親管萬戶攻饒風
關至坊州杲欲與總管浦察虎會於鳳翔遣門都領六十
騎先往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易賞銀五十兩其後梁王
宗弼駐軍山東遣人詣陝西特召門都至今齊廢齊又安
撫百姓詔書往諭監軍宗室杲門都既還宗弼賞以良馬
銀絹其冊復遣從杲天眷初叛將定國軍節度使李世輔
偽邀杲至私署以獻甲為名遂以兵劫執而去門都突出

以告押軍猛安完顏撥懶同率兵追及首出與戰杲由此
得脫以功遷明威將軍復從杲招復陝西進至鳳翔齊國
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授門都牌劄令往撫定門都所
至多張甲兵從者安之違者討之帖然與復叛者杲甚嘉
之皇統初遷廣威將軍四年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改
知保安軍事天德三年為丹州刺史兼知軍事正隆初為
寧州刺史大定初宋將吳璘等以軍數十萬人據秦隴元
帥府承制以門都為勇烈軍都總管領軍討之宋人保據
德順都監合喜遣武威軍副都總管夾谷查剌會宗室璋
議征討之策璋與門都曰須都監親至敵必退矣合喜領

軍四萬來赴遂復德順州明年秦隴平以功遷金吾衛上
將軍授通遠軍節度使五年改慶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
管卒于官十九年錄功以子六哥世襲本路曷懶兀主猛
安敵骨論窩申謀克授武功將軍門都性忠厚謹慤安靜
寡言能慎密有敵忽來雖矢石至前泰然自若號令
士卒如平時由是人益安附而功易成焉

僕散渾坦蒲與路挾懣人也身長七尺勇健有力善騎射
年十六從其父胡沒速征伐初授修武校尉為宗弼扎也
天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鄢
陵敗宋兵護糧餉軍七百餘人多所俘獲皇統九年除慈州

刺史再遷利涉軍節度使授世襲濟州和术海鸞猛安族
里斡設謀克貞元初以憂去官起復舊職歷泰寧永定軍
改咸平尹海陵殺渾坦弟樞密使忽土召渾坦至南京既
見沈思久之謂之曰汝有功舊不因忽土得官以此致罪
甚可矜憫遂釋之改興平軍節度使世宗即位以為廣寧
尹窩斡反為行軍都統與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俱在左
翼敗窩斡於長濼攻臨潢尹賊平賜金帛改曷懶路兵馬
都總管徙顯德軍慶陽尹致仕大定十二年上思舊功起
為利涉軍節度使復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渾坦歷一十七官未嘗為佐貳性沈厚有識雖未嘗學問
明於聽斷所至有治聲云

鄭建充字仲實其先京兆人占籍鄜州仕宋累官知延安
府事天會七年來降仍知延安府屯兵三千宋劉光烈兵
八萬來攻建充相距四十餘日攻益急建充遣人會斜喝
軍夾擊破之俘其裨將賀貴遷節制司統制軍馬改京兆
府路兵馬都監敗宋曲端於彭原高昌宗據延安為宋守
建充擊走之盡復城邑復知延安軍府事齊國建累遷博州
團練使知寧州齊國廢朝廷以地賜宋為宋環慶路經略
安撫副使仍知寧州天眷復取陝西仍以為經略安撫使
知慶州敗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

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
不敢以聞乃妄以逃亡錮其家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
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正隆軍
興括筋角造軍器百姓往往椎牛取之或生拔取其角牛
有死下者建充白其事於朝建充性剛暴常畜猘犬十數
奴僕有罪既箠已復嗾犬嚙之骨肉都盡雖謙遜下士於
敵已上一無所屈省部文移有不應法度輒置之坐下或
取裂之由是在位者銜之軍器李揆竊用公帑自度不得
免乃誣建充藏甲欲反吏鞫皆無狀方奏上攝事者素
與建充有隙恐其得釋使吏持文書給建充曰朝省有命

柰何猶充曰惟汝所爲是夜死于獄中長子淵亦死焉

烏古論三合曷懶路愛也窟河人後從其宗翰爲右副元帥闍三合勇略選充扎也後從宗弼伐宋爲都監未幾從伐宋與宋兵遇於潁州三合先登破之皇統元年領漢軍千户元帥府再以軍四千隸焉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再遷太子少詹事大定六年改洛州防禦使上曰卿昔事睿宗積勞苦逮事朕輔佐太子宣力多矣今與名郡所以勞卿也遷永定軍節度使歷臨潢鳳翔尹陜西路統軍使東平尹節制州郡躬行儉約政尚簡易遼東安寧人民樂安召爲簽書樞密院事卒十八年世宗追錄三合舊勞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也窟河世襲猛安阿里門河謀克階武功將軍

移剌溫本名阿撒遼橫帳人工契丹小字睿宗爲左副元帥伐宋溫從大臭渡江辟江寧府都巡檢江寧太平初下宋遣諜人搆橋百姓應者數萬人溫擒其諜者遂不敢犯宗弼嘉之賜銀千兩重綵百端絹二百匹宗弼每出征伐未嘗不在行間除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會宗弼巡邊溫從軍求之官宗弼入朝熙宗宴群臣宗弼欲有奏請已被酒失次溫挾而出宮明日熙宗謂宗弼曰阿撒事叔甚謹不可去左右由是宗弼益親信之嘗謂女婿紇石烈寧曰汝可效阿撒之爲人也可以幾古人矣未幾除知中京路都轉運使事累遷左諫議大夫兼修起居注正隆伐宋以本官爲濟州路行軍萬户從至揚州軍還除同知宣徽院事世宗御饍不適口召溫嘗之奏曰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而陛下所在耳上意遂釋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暴至城下城頗決百姓惶駭不知所爲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倚督或止溫溫曰爲政無狀致水泛溢爲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爲百姓謝雖死不恨移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霑足有群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爲至誠之感云以老致仕卒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命鼓旗旌以令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于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録所以明功也

爲仲恭本名术里者祖撻不也仕遼爲樞密使守司徒封蘭陵郡王父特末爲中書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動有禮節能被甲超橐駝遼故事宗族子弟別爲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爲班使歷宮使本班詳穩遼帝西奔天德仲恭爲護衛太保兼領軍事至霍里底泊大軍奄至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等盡節國家無以

我爲也仲恭母遼道宗季女也遼主傳之命弟仲宣留侍
其母仲恭從而西府大雪遼主乏食仲恭進衣并進
乾糒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
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待加
禮待天會四年以仲恭使宋且還宋人以仲恭耶律余睹皆
有亡國之憾而余睹爲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
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爲內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
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即以蠟丸書獻之宗
望嘉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累遷
右宣徽使改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辯於熙宗前宗磐拔

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既而宗磐以反罪誅仲恭衛禁
有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皇統初封蘭陵
郡王授世襲猛安進拜平章政事同監修國史封濟王詔
葬遼豫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改行臺
左丞相居無何入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封曹
王天德二年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海陵親爲書以玉山
子賜之是歲薨年六十一謚貞簡正隆例降王爵改儀同
三司鄭國公子拱

拱本名迪輦阿不初爲蘭子山猛安海陵爲宰相徽取人
衆遂薦大臣子以爲近官遂以拱爲禮部侍郎耶律彌勒拱
妻女弟也海陵將納爲妃使拱自汴取之還過燕京拱婦兄仲
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不類處子竊憂之曰上多猜
忌拱其及禍矣拱去不數日仲恭卒拱至上京聞訃以本
官起復佩信牌往燕京治葬事未行彌勒入宮果如仲恭
所料度即遣出宮夜半召拱至禁中詰問無狀海陵終疑
之乃罷拱禮部侍郎奪其信牌拱侍命踰年不報歸蘭子
山治猛安事是時蕭恭張九坐語禁中事得罪拱至蘭子
山與客會語及之有阿納與拱有隙乃誣拱言張九無罪
被誅語涉怨謗海陵遣使鞫之戒使者曰此子狂妄宜有
此語不然彼中安得知此事使者不復問拱迎誘掠其左

驗使如告語證之拱遂見殺
仲宣本名野里補仲恭母弟魏敦好學沉厚少言五歲遙
授郡刺史累加太子少師爲本班詳穩從天祚西爲護衛
太保左右班詳穩至石輦鐸遼主留仲宣侍母遂與其母
皆見獲太宗嘉之且謂仲宣能知遼國故事命權宣徽使
從撻宗伐康王師還家居者久之皇統二年特授鎮國上
將軍歷順義崇義定邦義武安平四鎮節度使爲政平易小吏
不敢爲姦賄賂禁絕奴婢入郡人莫識其面朔望百姓皆
爲立祠刻石頌之正隆二年卒六十四
高松本名檀朵澄州析木人年十九從軍爲蒲輦有力善

戰宗弼聞其名召置左右從攻汴京及和尚原累官爲平
總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猛安萬戶兵部尚
書可喜謀反前同知延安尹李老僧與萬戶高松謀
之必從我矣衆曰若得此軍與事成矣老僧往見松說松
曰君有功舊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
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尚敢有異乎老僧遂不敢言可喜布
輝阿瑣知事不可成遂上變其補鈐論赴有司松從征爲
鋒以功遷某少尹四遷崇義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
贊曰忠信行己豈不大哉萬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
獨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誼
準李英傳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海陵后徒單氏生太子光英元妃大氏生崇王元壽柔妃
唐括氏生宿王矧思阿補才人南氏生滕王廣陽
光英本名阿魯補徒單后所生是時燕京轉運使趙能慶
多男故又名曰趙六養子同判大宗正方之家故宗德大
夫沈璋妻張氏嘗爲光英保母於是贈璋銀青光祿大夫
賜宗正方錢千萬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爲皇太子是月
安置太祖畫像于武德殿盡召國初嘗從太祖破寧江州
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並加宣武將軍賜酒帛其中有沁
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歲矣有子十人願太

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即以
所服弁佩刀賜沁里罕答其厚意復以英字與鷹坊等字聲
相近改鷹坊爲馴鷙坊國號有英國又有應國遂改英國
爲壽國應國爲杞國宋亦改光州爲蔣州光山縣爲期思
縣光化軍爲通化軍云太醫院保全郎李中保和大夫薛
遵義但以醫藥侍光英李中超授宣武將軍太子左衛副
率薛遵義丁憂起復宣武將軍太子右衛副率光英總搖
時養于宗正方家其後養于永寧宮及徒單斜也家貞元
元年詔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自通天門入居于東宮
正隆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英生日宴百官于神龍殿賜
京師大酺一日四年八月光英射獐獲之海陵大喜命薦
原廟賜光英馬一匹黃金三斤班賜從者有差正隆六年
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肅州光英獲二兎遣使薦于山陵居
數日復獲獐兎從官皆稱賀賜光英名馬弓矢復遣使薦
于山陵六月海陵至南京羣臣迎謁海陵與徒單后光英
共載而入海陵嘗言俟太子年十八以天下付之嘗曰
遊宴于宮掖門中以白鴿繫光英頗警悟海陵謂侍臣
曰上智不學而能中性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太子宜擇碩
德宿學之士使輔導之庶知古今防過失詩文小技何必
作耶至於騎射之官亦不可不習恐其懦柔也及將親征

嘗與光英挽衣號慟海陵亦泣下曰吾所歸命侍讀師孝經
一日忽謂人曰經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何爲不孝對
者曰今民家子博弈飲酒不養父母皆不孝也光英默然
良久曰此豈足爲不孝耶蓋指言海陵弑逆事及伐宋光
英居守以隨滿訛里也爲太子少師兼河南路統軍使以
衛護之完顏元宜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移文訛里也殺
光英于汴京死時年十二後與海陵俱葬於大房山諸王
基次訛里也咸平路猛吐忽河人襲其父忽土猛安除耶
州刺史三遷昌武軍節度使歸德尹南京留守河南路統
軍使太子少師大定二年遷元帥右都監宋人陷陳蔡汝

州也師久無功已而兵敗于宋解職俄起爲京兆尹世宗
謂之曰卿爲河南統軍門多私謁百姓惡之其後經略陝
西不惟無功且復致敗以汝舊勞故復用汝京兆地近南
邊宜善理之大定三年卒

元壽天德元年封崇王三年薨

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養之賜東勝
錢千萬仍爲起第五月己酉彌月封其母唐括氏爲柔妃
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
陵與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
日矧思阿補薨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
乳母杖貞等一百除名明日追封矧思阿補爲宿王葬
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私語伯
雄曰諸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
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
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
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亦足以得人幾拜耳而庶事皆
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
除授宜職雖復稽緩有何害曰朕每於閒暇頗閱教坊聲
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

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廢於人官而吏敢有
廢職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
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
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
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姑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
臣傳詔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臭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陵幸
之及有娠即命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
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二月封
南氏爲才人七月封廣陽爲滕王九月薨

贊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隨滿詭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覜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己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列傳第二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就因避去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爲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高慶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遼王宗幹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爲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宋主遽命設東西位使者東面宋主西面受詔拜起皆如儀使還聞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肖胄曰天

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興師問罪將何以爲辭江左且不可保況齊乎宋人惶恐曰敬聞命矣即馳白宋主宋主遂命罷戍通古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未幾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襲我通古曰南人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延使人覘之宋人果渡去宗弼撫髀嘆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河南平孫進詐稱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是時海陵爲相內懷覬覦欲先除熙宗

弟許王常勝因孫進稱皇弟大王遂指名爲胙王以誣構之熙宗自太子濟安薨後繼嗣未定深以爲念裴滿后多專制不得肆意後宮頗鬱鬱因縱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殺人及海陵中傷胙王熙宗以爲信然不疑遣護衛特思就汴京鞫治行臺知熙宗意在胙王專引孫進連屬之通古執其咎極力辨止及孫進引服蓋假託名稱將以惑衆覬取財物耳實無其人也特思奏狀海陵譖之曰特思且將徼福於胙王熙宗益以海陵爲信遂殺胙王并特思殺之行臺諸人乃責通古曰爲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既殺胙王不復緣害他人由是坐

之特以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沂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會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臣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詔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聞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

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之曰汝既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於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三通古天資樂易不爲表襮雖居宰相自奉如寒素焉子沉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張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曾祖霸仕遼而爲張氏天輔中遼東平浩以策干太祖太祖以浩爲承應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秘書郎太宗將

宰東京浩提點繕修大內超遷衛尉卿權簽宣徽院事管
勾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興州刺史官制
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眷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戶工禮
三部侍郎遷禮部尚書田瑴黨事起臺省一空以浩行六
部事簿書叢委決遣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外補除彰德
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運使俄改平陽尹平陽多盜臨
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淫祠
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
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
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海陵召爲戶部尚書拜參知政
事天德二年丁母憂起復參知政事進拜尚書右丞天德
三年廣燕京城營建宮室浩與燕京留守劉筈大名尹盧
彥倫監護工作命浩就擬差除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詔
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
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
京改燕京爲中都改析津府爲大興府浩進拜平章政事
賜金帶玉帶各一賜宴于魚藻池浩請凡四方之民欲居
中都者給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兼侍中
封潞王賜其子汝霖進士及第未幾改封蜀王進拜左丞
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諫

不行言不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朕
於二者何居浩對曰臣羸病不堪任事宰相非養病之地
也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而汴京大內失火
於是使浩與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
治中都天下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
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不敢正諫
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海陵用兵奏曰臣觀天意欲絕趙
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疏屬
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
從也浩至汴海陵時時使宦者梁珫來視工役凡一殿之
成費累鉅萬珫指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抗而
與之均禮汴宮成海陵自燕來遷居之浩拜太傅尚書令
進封秦國公海陵至汴數月不視朝日治兵南伐部署諸
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海陵遣周福兒至浩家浩附奏曰
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者以爲千
戶謀克而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言乃杖之海陵自將發
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留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于遼陽
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光英于南京浩
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謝衍上賀表明年二月浩朝京師入
見世宗謂曰朕思天位惟艱夙夜惕懼不遑寧處卿國之

元老當戮力贊治宜令後世稱揚焉哉毋負委任之意俄拜太師尚書令封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為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營建兩宮殫竭民力汝亦嘗諫故天下不以咎汝惟起正隆而卿在省十餘年練達政務故復用卿為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宗謂浩曰卿為尚書令凡人材有可用者當舉用之浩舉紇石烈志寧等其後皆為名臣浩有疾在告者久之遣左司郎中高衎及浩姪汝弼宣諭浩力疾入對詔入朝毋拜許乘小輿至陛之東若有咨詢然後進對或蹕中不任不必日至省中大政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然每以退為請三年

夏復申前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請致仕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是歲薨上輟朝一日詔左宣徽使趙興祥率百官致奠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謚曰文康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子汝為汝霖汝能汝方汝猷

汝霖字仲澤以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權大興縣令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召見於香閣諭之曰卿以待制除郎中勿以為降朕以刑部闕漢官故以授卿且卿入仕未久姑試其能耳如職事修舉當有陞擢尋改太師以戶部尚書升諸相位由崇德大夫超遷金紫卿所自見也當既厥心無忝乃父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先是知登聞檢院王震改禮部郎中世宗詢宰臣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者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震別職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為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世宗召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然良吏奉法不為表襮亦無所稱朕意亦然卿今為臺官

可革其弊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時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未幾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為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是

曰汝霖兄汝弼亦進拜尚書右丞時人榮之後因朝奏事
論古今上前世宗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
年與君臣議多所鄙朕不如是也又曰唐太宗明天子也
晚年亦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迹聖帝明王然常思始終如
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汝霖對曰古人有言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魏徵所言守
成難者正謂此也上以爲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
興府事上命汝霖但消視事日且加輔導毋坐擾東宮
諸皇孫食料奪官一階久之遷尚書右丞是時世宗在位
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

鮮所爲建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位居輔相曾無薦
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皆言其人
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
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治丞者亦因石丞相言而知也
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
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
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
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
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
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先是右丞相襄言

熙宗聖誕七月七日爲係景祖忌辰更用五月受外國
賀今天壽節在七月雨水滔暴外方人使赴闕有礙行李
乞移他月爲便汝霖言帝王之道當示信於天下昔宋主
[illegible]生日亦係五月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禮不聞有
霖潦礙阻之說今與宋講好日久遠以暑雨爲辭示以不
實焉一雨水踰常無期至闕猶愈更用別日參知政事劉
瑋御史大夫唐括貢右丞李晏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
完顏守道修起居注完顏烏者同知登聞檢院事孫鐸亦
皆言其不可帝初從之既而竟用其議時帝在諒陰初出
擬狀院聯章言心役由未宜其後冬獵汝霖諫之詔答曰

卿能每事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事殊難同古昔如能斟
酌得中斯爲當矣一日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
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
曰若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材耶時有司
言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乞禁之汝霖謂王者之法
譬猶江河欲使易避而難犯本朝法制坦然明白今已著
爲不刊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私家收之則人皆
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禁爲便詔從之明昌
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訃聞輟
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

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為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初章宗新即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為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云

張玄素字子真與告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玄素初以蔭得官高永昌據遼陽玄素在其中斡魯軍至乃開門以降特授世襲銅州猛安天會間歷西上閤門使客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州察廉最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出領中京以玄素為魏王府同提點尋改鎮西軍節度使遷東京路都轉運使改興平軍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玄素發民夫增築城郭同僚諫止之不聽未幾寇掠鄰郡皆無備而興平獨安世宗即位玄素來見于東京玄素在東京布海陵旨言世宗嘗取在官蒭粮及撫其數玄素至是來見世宗一切不問玄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幸燕京上深然之遷戶部尚書出領定武遂致仕年八十四卒玄素厚而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瘧疾輒愈人皆異之

汝弼字仲佐父玄徵彰信軍節度使玄素之兄也汝弼初以父蔭補官正隆二年中進士第調濰州北海縣主簿玄

徽妻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玄徽女為次室是為元妃張氏生趙王允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與叔玄素俱往歸之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御翠微閣召左司郎中高衎及汝弼問曰近日除授外議何如宜以實奏毋少隱也有不可用者當改之衎汝弼皆無以對自皇統以來內藏諸物費用無度吏幸緣為姦多亡失汝弼與宮籍監丞高公移入殿小底王添兒閱實之以類為籍作四庫以貯之於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各遷官坐薦王質降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丁母憂起復吏部郎中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部族女直猛安謀克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塉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為己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訴所給地不可種藝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與之仍令汝弼議其事請條約立限令百姓自陳過限許人首告賞者與賞上可其奏仍遣同知中都轉運使張九思拘籍之上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襄對曰故遼與夏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用遼故禮所以然耳汝弼曰誓書稱一遵遼國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上曰卿等言是也上聞尚書省除授亦官不稱職召汝弼至香閣謂之曰他宰相年老卿等

宜盡心汝弼對曰材薄不足以副聖意升進拜尚書右丞
於是戶部糴官倉粟汝弼請使糴遠倉得糴之上責曰汝
欲積陰德耶何臣如此左丞相徒單克寧得解政務爲
樞密使是日汝弼亦懷表乞致仕上使人止之曰卿年未
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汝霖同日拜族里
以爲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舊
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
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亦一一爭
此類也父之坐禮坤諸皇孫食料與丞相守道右丞粘割
斡特剌參政張汝霖各削官一階上曰准法當解職但示

薄責耳汝弼在病告上謂宰相曰汝弼久居執政深刻制
度頗能斟酌人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爲廣[illegible]帶
汝弼爲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爲則順而行之所不欲爲則
設言以觀其意上責之則婉辭以引過亦不悖之也而上
亦知之且黷貨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好士論薄
之二十七年薨汝弼既與永中甥舅陰相爲黨章宗即位
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畫永中母像侍奉
祈祝使術者推算永中有司鞫治高氏伏誅事連汝弼上
以事覺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耶律安禮本名納合系出遥輦氏幼孤事母以孝聞通女直

間關避難未嘗一日忘溫凊入朝當路者重其行義舉之
帥府文字授左班殿直天眷初從元帥於山西毋疾不克
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
毀骨立行路嗟嘆服除由行臺吏禮部主事累遷工部侍
郎改左司郎中天德間罷行臺尚書省入爲工部侍郎累
遷本部尚書明年冬爲宋國歲元使被詔治韓王亨獄
亨廢帝忌亨無反狀安禮按奏海陵怒以安禮梁王宗弼故
吏乃責安禮曰宰亨有三罪其論阿里出虎有誓券不當
死既引伏其罪不足進馬及遣刺客二者安得無之汝
等亦欲以我喜怒以爲輕重耳乃遣安禮再往與李老

僧同鞫之老僧由是殺亨于獄海陵謂安禮執殺亨以
滅事迹親戚待以不坐安禮之不附上初下乃如此改
吏部尚書護大房山諸陵工作拜樞密副使封譚國公遷
尚書右丞進封鄗國公[illegible]累朝功臣封爵皆隸
伐江南悖海陵意罷爲南京留守封溫國公安禮長於吏
事廉謹自將從帥府伐宋至渠又口一無所取貴爲執
政奴婢止數人皆有契券[illegible]薨年五十六
納合椿年本名烏野初習女直字立學官於西京椿年與
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
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補尚書省令史累官數中

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爲相薦爲右司員外郎編定新
制海陵篡立以爲諫議大夫椿年有酒失海陵使之戒酒
遂終身不復飲改秘書監修起居注授世襲猛安入翰林
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猛安於中都山東等
路安置以勞賜玉帶閑廐馬奉遷山陵還爲都點檢賜今
名拜參知政事海陵謂椿年曰如卿吏材比之侍從有如
卿者乎椿年薦大理丞紇石烈婁室海陵以婁室爲右司
員外郎未旬日海陵謂椿年曰吾試用婁室果如卿言惟
賢知賢信矣婁室後賜名良弼有宰相才世宗時至左丞
相號賢相焉正隆二年椿年薨海陵親臨哭之追封特進

譚國公諡忠辯賻銀二千兩絲百端絹千匹錢千萬以長
子參謀合爲定遠大將軍襲猛安次子合答爲忠武校尉
及歸葬再賜錢百萬仍給道路費椿年有宰相才好推轂
士類然頗營產業爲子孫慮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
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
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
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
賦貧民種佃世頗以此譏椿年云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
隸太醫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
海陵將伐宋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
見即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
十年蕩遼戡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
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
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
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
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
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
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
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

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恭戩宰將也海陵疑奏疏
戩爲之辭曰實不知也海陵猶杖戩召禁中諸司局官至
成德門諭以殺宰事明年世宗即位於遼東四年詔贈資
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
酒監公史擢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諡尚書省掾
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數是也伏見
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忠義之士盡傷厥心世
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
干之墓孔子與義者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
三品不在議諡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

特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淟涊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宰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謚以旌其忠斯亦勵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謚曰忠毅

贊曰異哉海陵之為君也鋤刈御下而不卹焉君子在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恥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役不從為相最久用之所遇之薄豈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徇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列傳第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敕修

杲 本名撒里喝　耨盌溫敦思忠 子乙迭　高楨

溫敦兀帶　奔睹

白彥敬　張景仁

杲本名撒離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為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離喝嘗為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睿宗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離喝遂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離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秦王撒離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離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延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覩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益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得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離喝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衝要使撒離喝總

之居無何請收緣外屯並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戰于
沙會灘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風關遂取
梁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招諭其兩將撒离
祝等破宋兵盡下諸寨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
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离喝自河中出陝西既
登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扶風者甚衆諸將以暑
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
來會撒离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
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拔隴州遂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
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錫賚甚厚熙宗出御賜其
馬二命射于園中九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
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离喝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
自陝西入覲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
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
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离喝亦悔
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忌撒离喝
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
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保傭齎以玉帶璽書賜之
撒离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挺不野無使撒
离喝預軍事撒离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挺不野誣曰太師

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挺不野今宗賢別奉詔
命陝西之事挺不野因不敢干涉挺不野久在河南將帥
畏而附之撒离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
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挺不野使還挺不
野獨有附奏撒离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挺不野圖
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
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离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
義尚書謝里野等遙設與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
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
開拆者書紙皺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盡分明者稱
文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
曰挺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
移剌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還緩分豪猜疑必落他手也又
曰阿渾勿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知寫白字書來
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
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
乃置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掃胡曰爾
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
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
吾終不能引伏竟不服而死使驛齎詔殺撒离喝于汴族

貧家而無寫書及傳語者王名有析野者能契丹小字□□
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行省掾以左副元帥□□□
關而入者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死者二十餘人□王
幹者孫耶魯俠撒离喝子斤厮魯渾執之耶魯曰頭付有
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厮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
陵不聞但賜錢二百萬并起復元帥右監軍加開府儀同
三司遂詔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
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者同敵有撒离喝常人在其也
敗吾事矣老人指蕭王也蕭王名老人故云然遂殺於博
州歲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离喝官爵□□
于進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俠官爲祭葬十七年
配享太宗廟庭

耨盌溫敦思忠本名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其時
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
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
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荅贊謨往來專對其間號閘剌閘剌
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
者二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剌至遼遼人殺之遼主自將至
駝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袞往書曰若不從
此胡突袞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賽剌殺之惟所欲者天

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稱至上京一舍
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
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朴潤色胡
十荅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謨與習泥烈偕行贊謨
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主自
陳閤者止之贊謨不顧直入閤者相與搏擊折其信牌遼
人懼遂遣贊謨歸太祖再遣贊謨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
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其後伐宋思忠從
宗翰軍封劉豫爲齊帝思忠爲傳宣使俄授謀克從宗弼
克和尚原還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天眷初改浦州防禦使
元帥府在陝西者其官屬往往□家屬□□爲數起遣工匠
千人東來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詔皆遣之爲行臺
尚書右丞是時贊謨爲行臺參知政事思忠贓貨無厭贊
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
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贊謨殺之是歲思忠入爲尚書右
丞俄進平章政事封鄧國公進拜左丞相兼侍中封沂國
公天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十月海陵以三品以上官舉
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寧實先朝舊臣
舍卿無能知者當爲朕起共治國政對曰君之命臣敢不
敬從但恨老病眩瞀無以塞責耳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

拜太傅領三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錄尚書事仍以能
中書門下省不置領三省事官尚書令位丞相上思忠為
尚書令得置從入人騶隨至宮省奏賜坐海陵欲定封
爵制變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其姓氏封公或一
品二品階惟封思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古官不
當封妻海陵從之惟封思忠次室為郡夫人而思忠亦自
謂太祖舊臣頗自矜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
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
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
為期海陵曰何久也期月耳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

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濕不堪久居未能
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
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
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
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讀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
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
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既不用思忠言遂四方甲仗于中
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為兵思
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
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幹窩果叛期年乃克之當是時海

陵伐宋祁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陳乳虎肝蓋
鋒先取兩淮他無及者正隆六年思忠薨年七十三海陵
深惜之親臨奠賻贈加等賜金蟠頭車使者監護給道
路費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荅贊謨官爵贈特進上謂宰
臣曰贊謨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勸海
陵殺之今思忠子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
謨遂納其妻曹氏並取其家財產世宗即位贊謨女五十
九乞改葬詔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元取家貲付之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
而以室家倖進者官刑不爾士風頹弊如此其糾正之初

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
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懷之大定二年閏二月癸
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救火
之所發十六位宮人袁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
心等伏誅賞賜袁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慮宮殿被火
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
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疲瘵未復遇事未嘗豈
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乂之翼父思忠濟州猛安利涉軍
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追捕逃軍至猛安中謙畏其權乃
斂民財買銀賂鈔兀事覺鈔兀抵罪謙坐奪猛安遇赦求

敘上曰乙迭無自與賊使復其所
耨盌溫敦兀帶太師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直字學生
闕通達觀書史工爲詩選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轉
行臺右司郎中入爲左司員外郎累官同知大興尹京師
盜賊止息事無留滯再遷刑部尚書改定海軍節度使除
兵部尚書改吏部正隆伐宋爲武定軍都總管世宗即位
遣使召之授咸平尹爲北邊行軍都統改會寧尹都統如
故是時初定高幹人心未安兀帶爲治寬簡多備禦謹斥
堠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兀帶所在有能名無
私過由是入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凡在卿上者行事

或不當理咨稟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可用之才當
推薦之久之屬疾上命左宣徽使敬嗣暉往視擇醫治療
薨年四十七上聞悼惜之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
匹勅有司致祭久之上謂侍臣曰故參知政事兀帶刑部
尚書彥忠滄州節度使兀不喝侍郎敬幹郎中胥越皆爲
人忠直後進中少有能及之者朕欲得忠直之人有如兀
帶輩者乎卿等爲朕舉之其見思如此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斜幹之子幼時侍太祖太
祖令數人兩兩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顧曰汝能此乎對
曰有命敢不勉遂連仆六人太祖喜曰汝吾宗弟也自今

勿遠左右居數日賜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太祖伐遼謂
之曰汝可擐甲從軍昂遂佩所賜金牌從軍太祖平遼
錄功賜甲第一區天輔六年宗翰駐北安州聞遼主延禧
在鴛鴦濼遣耨盌溫敦思忠請於國論勃極烈杲願以所
部軍追之杲不能決乃遣昂與思忠詣宗翰議其事遂定
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闍母遣昂劉彥宗分兵討之宗望
從宋承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都統稱金牌郎君及攻汴
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爲前鋒比暮昂先以兵千人馳至
其北門時軍中遣使入城宋人不納昂諭之以事遂得入
宗望至汴令闍母撻懶等屯于城之東北隅宋主遣兵

遣昂等夜擁騎環城怒遣昂所領止八謀克遇敵萬人與
戰敗之其步軍溺死於汴者過半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
於江上帥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
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鄞東竹林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
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
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宗輔定陝西宗弼經
畧熙秦遣昂與撒离喝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
取鞏洮安隴二寨進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
其都護及河州安撫使郭寧偕降復進取三寨至西寧州
都護許居簡以城降吐蕃酋長之孫趙鈐轄率其所部來

波首領五人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守及
部五寨官吏追吐蕃酋轄等十二人至廓州招之不下以
取之天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宋將岳
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兵五千倉卒出
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為疑兵自以
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躡之至清
口飛眾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
夜將半忽促眾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
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
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

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泝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
者誘我也近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
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眾皆
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餘守將懼
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
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
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
改益都尹還東平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還會寧牧
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
京路移里閔斡魯渾河世襲猛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猛

安不足酬也益以四謀克昂受親管謀克餘三謀克讓其
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尚書左丞加
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拜太
保封潘國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衛
齊兼樞密使太保如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為三十二總
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遂以昂為左領軍大都督海
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右領軍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
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
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懼欲亡去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
前言一時之怒耳既而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遣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霞殿小底宗浩
與其將牌印紙假回海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
宋人躡其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深慰勞
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於山東經
略邊事未幾奉遷睿宗皇帝梓宮於山陵以昂為勅葬使
事畢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薨年六十四上為輟朝
親臨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昂在海陵時縱
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
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第未數行輒陽不
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

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遭遇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睦於兄弟尤善撫其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至於茵幄衣衾器皿僕馬之屬常預設於家即命駕相就爲具歡樂終日盡以遺之即日使富足人或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必爲子孫奴耶君子以爲達

贊曰撒离喝溫敦思忠奔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睥睨嫌忌撒离喝陷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辨罪宜哉何見殺之不早也烏林答贊謨懼且自畜思忠救之於死自謂因結海陵所以自全者哉石出奇孰論不今而獲蔡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稱其勞讓又納其室而殺其壻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遁側其趨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遼陽渤海人五世祖牟翰仕遼官至太師楨少好學嘗業進士斡魯討高永昌已下瀋州永昌懼僞送款以緩師是時楨母在瀋州遂來降告以永昌降款非誠斡魯乃進攻既破永昌遂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授猛安天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判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鎭八年政令清肅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點河北西路錢帛事天眷初同簽會寧牧及熙宗幸燕兼同知留守封戴國公改同知燕京留守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楨爲同判俄改行臺平章政事爲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是時奚霫軍民皆南徙謀克別朮者因之嘯聚爲盜海陵患之即以楨爲中京留守命乘驛之官責以平賊之期賊平封河內郡王海陵至中京楨警夜嚴肅有近侍馮僧家奴李街喜等皆得幸海陵嘗夜飲干禁楨杖之瀕死由是權貴皆震慴遷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拜司空進封代王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如故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當路者忌之蕭裕馬諷爲中丞二人皆陰詆深刻欲令以事中楨正隆例封冀國公楨因固辭曰臣爲宵小所嫉恐不能免尚可受封爵耶海陵知其忠直慰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薨年六十九海陵悼惜之遣使致賻贈加等楨性方嚴家居無聲伎之奉雖甚暑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敬本名遙設部羅火部族人初名彥恭避顯宗諱改爲祖堅僕很父阿斯仕遼爲率府率彥敬善騎射起家爲吏補元帥府令史從宋爲錢帛司都管勾立三省選爲尚

書省令史除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授以金牌行至北
里有功超遷兵部郎中熙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遷彥敬
分條屬以牌印諭諸部撫綏討司還遷本部侍郎遷大理
卿出為通州防禦使改刑部侍郎坐家告訴開府儀同以功
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敬輸得其實海陵嘉之遷簽書樞密
院事以便宜措置邊防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
馬使彥敬主會寧撫州部里改二路事改吏部尚書兼西南
征萬戶鹽運樞密副使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以
無功坐誅以彥敬為北面行營都統與副統紇石烈志寧
以便宜往賜御服皮襖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

奔東京欲推戴世宗彥敬與志寧謀結會寧尹完顏謀衍
速頻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以圖之世宗已即位使石抹
移迭移剌補等九人招彥敬志寧彥敬拒之使移迭誘
移迭不屈皆殺之及完顏謀衍將兵攻北京彥敬使偏將
擧兵拒於建州之境而獨吉義先歸世宗彌遠并稱猝不
至世宗遣人乘夜揭榜於北京市肆以官賞彥敬志寧
恐為人圖已遂降以為昌武軍節度使不數月召為御史
大夫窩斡僭帝號諸軍馬羸弱遣彥敬往西北路招討司
市馬得六千餘匹窩斡敗西走山後完顏思敬以新馬三
千備邊驥彥敬屯于夏國兩界間窩斡平召還為兵部尚

書出為鳳翔尹改太原尹兼河北東路兵馬總管尋改河
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
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為賦題忤海陵旨語在永
固傳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
朝廷已改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
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為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
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遣意辨而裁其能文
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為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為
詳讀官宋國書中有寶鄰字景仁奏鄰字太涉平易上問

累年國書有鄰字否命一一校勘六年書中亦有之上責
問六年詳讀官劉仲淵右丞石琚亦請罪曰臣嘗預六年
詳讀上曰此有司之過安得一一責宰臣邪詔有司就諭
宋臣王淪使歸告其主後日國書不得復爾仲淵時為禮
部侍郎除石州刺史景仁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久之
上召景仁謂陳言文字上聞事款幾何景仁率易少周密
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十事可行餘皆無
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擬之中復
有不可行者卿謂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
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自今戒之十年兼太常卿學士

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二年召
爲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深
信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爲稱矣不能如古之
人殺人不獨誚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言
嘗以酒爲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憲
臺景仁被詔視臺中治獄案牘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
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爲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
用故事率易如此卿自慎不然黜罰及矣景仁頓首謝未
幾詔葬元妃李氏于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
葬事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

十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上曰卿劾奏甚
當使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勑元忠曰監丞六品有
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
朝廷汝當自咎勿復爾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倨
慢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歲薨

贊曰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
不免於怨懟之茶毒直己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
定之詔而世宗賢之衛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過
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列傳第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金史八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世宗諸子

永中　永蹈　永功子璹
永德　永成　永升

世宗昭德皇后生顯宗趙王孰輦越王斜魯元妃張氏生
鎬王允中越王允功元妃李氏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
潞王允德昭儀梁氏生豫王允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允
升孰輦斜魯皆早卒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
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
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定遠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
于坤厚陵永中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
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
出磐寧宮顯宗從既少府監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繖
弊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此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
僅言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
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疏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
之貴豈以官職閒劇爲計邪永中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

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問起
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問起居上
謂護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
第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
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鄭紀曹王永功視哀伏君永中赴
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
年復為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
曰璋阿思懣曰玭阿離合懣曰璪二十七年玭年十五以
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授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
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幣三百端

絹二千匹再賜永中備公服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
榮祿大夫阿離合懣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
懿皇后崩判真定府事與下人永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
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癸丑葬長安五十永中適有
疾不能至上慈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
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禪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
行燒飯禮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遇雖在而
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
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
旨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動有拘制情思

不堪殊鬱鬱乃妄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
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
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刑判官把思海坐私謁永
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受永中請託
為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
書右丞張汝弼永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斡自大定間畫
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為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
五年高陀斡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鎬
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
詔同簽大睦親府事𡷊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求得第

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
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詔遣官覆按
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上
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
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
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
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便
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
中死神徒門阿離合懣等皆棄市勑有司用國公禮收葬
永中平陽府監視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

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劾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
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於鄭州安置
貞祐三年太康縣人劉全嘗爲盜亡入衛州界詐稱愛王
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
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託以惑衆詐王氏女爲妻且言其
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胥
溫穩寧可謀大事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寧至推爲國師
議僭立事覺全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
孫于南京興定二年唐州蔡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
王終當有天下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祖與其姓王深等指

信以爲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遂與榮等結謀立黨市
兵仗大署旗幟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
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
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
未期月進封徐王二十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年
爲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
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
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
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己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相

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次鄭次衛
王此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溫曰丑年有
兵災屬兒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
紫微白虹貫月皆注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
說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爲謀主郭諫馬
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
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
都尉蒲刺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
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
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

政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
府事尼厖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
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
永蹈及妃卞王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刺覩崔
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
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敘使
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
賜謚曰剌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安
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

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因侍臣
張汝霖汝弼男行也可學為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
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羣牧軍二蒼
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
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頓置人止一蒼頭所彈
壓服勤為日久矣臣昧死違詔輒決蒼頭使彈壓得罪可
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靚道傍
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白水邊小
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
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
縣不勝楚掠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
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為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
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遽半腐哉頃之嫗得
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搒掠足
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
不逞永功發其罪畿內肅然二十二年判東京留守是月
改河間尹閏月改北京留守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
功到北京為政無良雖朕子爲一敗審決可偏予朕已戒
勑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伊喇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
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

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立
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凡弟皆加開府
儀同三司明年判大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詣事
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書與胡剌為地胡
剌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剌此雖細微
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訟有犯必懲庶幾能
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
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
封莘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
朕知此事當稍斷臣奴及治府掾長史管轄府事若罪仍
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
裔以聞敕答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
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後毋復然濟南先帝
舊治風土甚好可為此處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
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曹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
元年進封鄆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
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燕王判中山府事明
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
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
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

曰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
瑭壽孫名璹粘沒曷名琳是年瑭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
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爲興陵崇祀每子常居
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朝百官進名奉慰
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
有俊才喜為詩工真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
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
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璹奉朝請四十年自
以諱詞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
來永功薨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

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
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
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
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
初璹已卧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
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
是時曹王出質璹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
奏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諳練恐不能辦大
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
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

藉從容盡忠則社稷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
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平生詩
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藁第
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璹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著書
將以付斯子及汴城降守禧亦卒年未三十
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
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祕書監二十九
年章宗即位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
必剌猛安三年進封豳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
潞王六安三年拜侍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

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
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斡論
賜名鑠
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
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
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豳十
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祕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
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
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
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

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爲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
復進封冀王判真定府事明昌六年改山東西路盆買必剌
猛安明年進封兗王平章軍民圍稱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
詔曰卿親賢肺腑夙著忠純作顧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
愛洎沖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
心簡在宸襟莫弱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
典藩服歲月荐更旋以衛邦知驥足之難展耶哉幾府固
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昔遽罹於國憲偶因戕
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寢彌上朕尚含容冀月未忍即
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

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
退閑之小誡欲成終始之洪恩王亦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
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
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
行何施不可如能懋修日新無虞奉檢之晚朕素不工詞
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與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
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承
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擬自應邇王體忠誠不待啓金
縢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永安改元以覃恩
進封豫王明年冬進馬八十疋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
曰卿夙有儁望時然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
外服來獻於上間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
乃因物以見誠載念粮勤良深嘉歎五年再任滿召還以
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爲之
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
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
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
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

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
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又
之改封兗王衛紹王即位徙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
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肩輿既殯燒飯上親臨
奠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
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
可詰者章宗無後則[illegible]報不爽矣
列傳第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敕修

李石子獻可　完顏福壽　獨吉義
烏延蒲里黑　烏延蒲轄奴　烏延査剌
李師雄　尼厖古鈔兀　孛朮魯定方
夾谷胡剌　蒲察斡論　夾谷査剌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先世仕遼為宰相高
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
千頃他物稱是常以李舅目之父雛訛只桂州觀察使高
永昌據東京率衆攻之不勝而死石敦厚寡言而器識過
人天會二年授世襲謀克為行軍猛安宗輔為右副元帥
引置軍中屬之宗弼八年除禮賓副使轉洛苑副使天眷
九年置行臺省於汴石為汴京都巡檢使歷大名少尹汴
京爲軍副都指揮使累官景州刺史海陵營建燕京官李
石護役皇城端門海陵還都燕京石隨例入見海陵指石
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宗也未幾除興中少尹石
知海陵忌宗室頗厭前日之言秩滿託疾還鄉里世宗留
守東京契丹括里石留東京恐察城中海陵使副留守
高存福伺察世宗動靜知軍李蒲速越知存福謀以告世

宗石因勸世宗先除存福然後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
以定策功為戶部尚書經何拜參知政事阿瑣殺同知中
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羣臣又勸世宗幸
上京者石奏曰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蠭起萬姓引領東向
宜因此時直赴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惟
陛下無牽於衆惑上意遂決即日啓行世宗納石女後宮
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永濟是為元妃李氏三年戶部尚書
梁銶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眞僞相雜請一
切停罷石買華去舊貼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
之上聞其事以問梁銶梁銶對不以實上令尚書左丞翟
永固鞫之梁銶削官四階降知火山軍石罷爲御史大夫
久之封道國公六年上幸西京石與少詹事烏古論三合
守衛中都宮闕詔曰京師巡禦不可不嚴近都猛安內選
士二千人巡警仍給口粮錢粟謂宰臣曰府庫錢幣非徒
狼貸也若軍士貧弱百姓困之所費雖多豈可已哉故事
凡行幸留守中都官每十日表問起居上以使傳頻煩命
二十日一進表七年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
賜第一區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平章政事合喜之姪
也贓濫不法石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
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爲天下姦污未

盡誅耳聞者悚然一日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
等惟劾有罪而未嘗舉善也宜令監察分路刺舉善惡以
聞石司憲既久年寖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
新條改斷者上曰若在制前行者豈可改也上御香閣召
中丞移剌道謂之曰李石老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
不當豈涉於私乎他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當朕言下
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
善事亦不負此職也九年進拜太尉尚書令詔曰太后兄
弟惟卿一人故命領尚書事寔國大事涉於利害議其可
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

事石神色不懌世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
當共議可否在上位者所見有未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
所見雖當則違不從乎豈可以與己相違而蓄嫌哉如此
則下位者誰敢復言石對曰不敢上曰朕欲於京府節鎮
運司長佐三員內任文臣一員尚未得人石奏曰資考未
至不敢擬上曰近觀節度轉運副使中才能者有之海陵
時省令史不用進士故少尹節度轉運副使中乏人大定
以來用進士亦頗有人矣節度轉運副使中有廉能者具
以名聞朕將用之朝官不歷外任無以見其才外官不歷
隨朝無以進其才中外更試庶可得人他日上復問曰外

任五品職事多闕何也石對曰資考少有及者上曰苟有
賢能當不次用之對不稱旨上表乞骸骨以太保致仕進
封廣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輟朝臨弔哭之慟賻錢萬貫官
給葬事少府監張僅言監護親王宰相以下郊送諡襄簡
石以勳戚久處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觀其劾奏
徒單子溫退答宰臣之問氣岸宜有不能堪者時論得失
半之亦豈以是耶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
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貧后感泣曰汝苟能此吾
復何憂及中年以貲累身序衆議合鄙如出二人史又稱
其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以事見石惶恐石曰吾

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能爲長者言如是又與他日氣岸
迥殊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有司謂兵爲國根本
姑宜假借石持不可曰兵民一也孰輕孰重國家所恃以
立者紀綱耳紀綱不明故下敢輕冒惟當明其疆理示以
法禁使之無爭是爲長久之術趣有司按問自是軍民之
爭遂息北京民曹貴謀反大理議廷中謂貴等陰謀久不
能發在法詞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罪止論斬石是
之又議從坐父不能決石曰罪疑惟輕入詳奏其狀上從
之緣坐皆免死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
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

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
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
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議遂寢此皆足稱云世宗在位
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
單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
廟廷子獻可遼可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
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
為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即
位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子道安權符寶郎

完顏福壽曷速館人也父合住國初來歸授猛安天眷二
年福壽襲父合住猛安授定遠大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
海陵省併猛安謀克遂俾封正隆末海陵伐宋福壽領婁
室喜孫曷二猛安由山東道進至泰安既受甲福壽乃誘
將校北還而高忠建盧萬家奴等亦各率衆萬餘俱歸東
京欲共立世宗至遼口世宗遣徒單思忠府吏張謀魯瓦
等來迎察其去就思忠等以數騎馳入軍中見福壽等問
曰將軍何爲至此福壽等向南指海陵而言曰此人失道
不能保天下國公乃太祖皇帝親孫我輩欲推戴爲主以
此來耳諸軍皆東向拜呼萬歲爲書以授思忠於是播諸
軍渡遼水徑至東京城下即諭軍士擐甲入衛宮城殺高
存福等明日與諸將及東京吏民從婆速路兵馬都總管
完顏謀衍勸進世宗即位以福壽爲元帥右監軍賜以銀
牌御馬初謀衍之至也大會諸軍以福壽之軍居左高忠
建軍居右忠建曰何以我軍爲右軍謀衍曰樹置在我爾
何敢言福壽曰始建大事左右軍高下何足爭也遂讓忠
建爲左軍世宗聞而賢之未幾從完顏謀衍討白彥敬紇
石烈志寧于北京是冬上聞臨潢尹兼元帥左都監吾扎
忽等與窩斡戰不利命福壽將兵進討已敗賊俘獲生口
萬計世宗以紇石烈志寧代之召還授興平軍節度使徙

其世襲猛安爲濟州路諸軍事大定三年卒
獨吉義本名鶻魯補曷速館人也徙居遼陽之阿米吉山
祖回海父秘刺收國二年以曷速館來附秘刺領戶三百遂
爲謀克秘刺長子照屋次子忽史與義同母秘刺死忽史
欲承謀克義曰長兄雖異母不可奪也忽史乃以謀克歸
照屋人咸義之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直契丹字爲管勾
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權右監門衛大將軍除寧化州刺
史察廉遷迭刺部族節度使復州防禦使改阜魯部族節
度使河南路統軍都監爲武勝軍節度使邊郡妄稱寇至
統軍司徙居民於汴義獨不聽日與官屬擊毬游宴統軍

司使人責之義曰太師梁王南伐淮南牙若未於下若采
復彼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推揚者自動彼將謂我結人以
而果無事統軍謝之請以沿邊唐州等處諸軍撫安將士
于義貞元元年改唐古部族節度使爲彰化軍改刑部
節度使是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將
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陰結義欲與共圖世宗頃
之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且陳所以與彥敬所謀者世宗
嘉其不欺以爲參知政事上謂義曰正隆敎諸道兵伐宋
若反掌北指則討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
陛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上曰

金史八十六　七

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舉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
則禍幹必大戢今正隆已渡淮禍幹未至太威將士在南
家屬皆在此惟早乎中都爲便上嘉納之次孫子嶺世宗
聞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爲登
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三年以
疾致仕四年薨于家年七十一子和尚大定初除應奉翰
林文字佩金牌陀滿訛里也子撒剌輦充護衛同東王衛
兒加保義校尉皆佩銀牌持詔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及
往南京諭太傅張浩中道聞海陵遇害南京及都府皆
奉表賀乃止和尚爲奉使擅發豐州驛官輒行殺戮詔尚

書省鞫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孫引壽爲糾魯答阿世襲謀
克性辯給善談論服玩不尚侈食不兼味云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顏守貞
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
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争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
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
之衆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离黑速頻路哲特猛安人改爲合懶路祖思列預
平烏春窩謀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猛安贈銀青
光祿大夫父國也襲猛安蒲离黑從太祖伐遼奮闘軍中

金史八十六　八

天眷三年襲猛安授寧遠大將軍累官武寧軍節度使遷
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安軍都總管軍還爲順義軍節度
使從單合喜定秦隴蒲离黑統完顏習尼列顏盞門都兵
救德順州改延安尹涼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延蒲轄奴速頻路星顯河人也後改隸曷懶路父忽撒
渾天輔初追授猛安親管謀克蒲轄奴身長有力多智畧
襲其父猛安謀克階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州防禦
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綏撫升任海陵南征
改歸德尹爲神策軍都總管屯瀕州比至山東盜已據
其城蒲轄奴領十餘騎往覘之忽爲其衆所圍乃與軍士

皆下馬立而射之殺百餘人賊衆敗走遂還襲之至暮而
還明日攻破其城號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其
惠為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為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徒單合
喜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剽掠郡邑請益師詔益兵七千
與舊兵合為二萬遣蒲轄奴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
軍以往卒于軍年六十一子查剌

烏延查剌銀青光祿大夫蒲轄奴子也力兼數人勇果無
敵正隆六年伐宋諸猛安謀克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括
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駭查剌適出咸平遂率本部從
還信州與戰敗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且發其城查剌下

巨大麿之殺賊甚衆括里乃解去查剌左右手持兩大鐵
簡重數十斤人號為鐵簡萬戶追及括里于韓州東八
里許賊方就平野為陣查剌身率銳士以鐵簡左右揮擊
之無不僵仆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衆大敗
遂走東京咸平隆州民復怙然世宗即位查剌謁見充護
衛為殿騎副都指揮使領萬戶擊窩斡戰于花道大軍未
集查剌在左翼領六百騎與賊戰殺賊三千餘人宗亨蒲
察世傑七謀克戰不利世傑走查剌軍賊合圍攻之查剌
圍拒而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引去西遁衆稍進及於陷泉
賊先犯右翼查剌迎擊之賊退走窩斡募人刺之偽護衛

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查剌查剌回發以刺中
擊阿不沙折其右臂與紇石烈志寧合擊賊逐之賊衆潰
斡平以為宿直將軍賜銀三百兩重綵二十端丁父憂以
本官起復襲其父猛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
節度使徙鎮邠州為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樹
飲羽宋人素聞其名甚異之改鳳翔尹入為右副點檢出
為興中尹改婆速路總管高麗憚其威名凡以事至婆速
路者望見而跪之二十五年為興平軍節度使卒官查剌
為人寡言平居極和易及臨戰奮勇見者無不辟易雖重
圍萬衆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厤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
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府尉王師至
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擢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為大
總管府先鋒都統制知洺州齊廢為汴京馬軍都虞候歷
知寧海軍曹州刺史天德二年為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
為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逮臨
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嵩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
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于橋下遂擒權儀[illegible]
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
疾歸許卒

尼厖古鈔兀曷速館人初為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illegible]
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illegible]與俱人[illegible]
輩聞道從狀之敗[illegible]千[illegible]鈔兀復
敗之宋人攻[illegible]州[illegible]鈔兀往[illegible]州分蒲魯
虎軍還至大河與[illegible]力戰敗之[illegible]復戰[illegible]王師復河南
宋別將田胡陵夜[illegible]鈔兀從東平
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illegible]以[illegible]鈔兀[illegible]伺敵虛
實以此屢權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爲蒲部孛里賜錢萬
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匹將之官河間尹大臭白于
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illegible]二百五十
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
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
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懷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責諸法
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具裝
廄馬四疋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
陽鈔兀迎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討窩
斡鈔兀行至窊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
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illegible]追之鈔
以前鋒進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
東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奏詔

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
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
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
敬為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
被逮將走京師鈔兀為人尚氣次海頭縣慨然曰吾豈能
為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
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孛术魯定方本名阿海內吉河人也材勇絕倫海陵奏隸
其名天德初召授武義將軍充護衛數月轉十人長遷宿
直將軍賜予甚厚尋為武衛[illegible]右衛將軍又三月擢殿前右
副點檢世襲猛安改左副點檢出為河南尹改彰德軍節
度使海陵南伐定方為神勇軍都總管大定二年宋人陷
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定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
南及北西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鵶路
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偵騎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
州戍兵十二萬將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芻二十萬使人揚
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既而定方引兵趨鵶路宋人聞
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
百追至布袴叉擊敗之遂復汝州授鳳翔尹宋人阻遏以
本職行河南道征南副統率步騎六萬將由壽州進軍次

亳州宋李世輔陷宿州定方從左副元帥志寧擊敗宋兵於宿州城下
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因渴甚
下馬取水為人所害年四十四上聞而閔之詔有司致祭
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夾古胡剌上京宋葛屯猛安人初在左副元帥撻懶帳下
有戰功授武德將軍襲其父謀克正隆末山東盜起胡剌
為行軍猛安討賊遇賊千五百人於徐州南敗之山東路
統軍司選諸軍八百人作十謀克胡剌將之與驍騎軍俱
隸點檢司行至淮南海陵遣以騎兵三百二十往揚州敗
宋兵千五百人於宣化鎮僕散忠義伐宋胡剌領萬戶由
泗州進戰遇敵於宿州殁于陣贈鎮國上將軍
蒲察斡論上京益速河人徙隸潞州祖忽土華父馬孫俱贈
金紫光祿大夫斡論剛毅有技能天輔初以功臣子充護
衛遷左衛將軍定武軍節度使召為右副都點檢天德初
授世襲臨潢府路曷呂斜魯猛安改東平尹賜錢千萬累
除河南尹海陵伐宋以本官為右領軍都監大定二年仍
為河南尹兼河南路都統軍使宋以萬人據壽安縣嵩州
刺史石抹突剌押軍萬戶徒單賽補以騎兵三百趨邏
于縣東請師於斡論斡論使猛安完顏鶻沙虎率七百人
助之宋兵多突剌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退

入縣城突剌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于鐵索口復大敗
之遷復壽安改北京留守大定五年卒官
夾古查剌隆州失撒古河人也祖不剌速國初授世襲曷
懶兀主猛安曷懶路總管父謝奴官至工部尚書查剌狀
貌雄偉善女直契丹字天德初以功臣子充護衛二年授
武義將軍未幾擢符寶郎凡再考出為灤州刺史改知平
州軍事海陵南征為武威軍副都總管軍還大定二年授
景州刺史遷同知京兆尹歷彰化軍節度使宗室璋等與
宋將吳璘相拒於德順州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遣查剌
與諸將議破敵策璋等議曰我兵雖屢勝而敵兵不退者
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合喜領兵四
萬往遂下德順州入為殿前右衛將軍襲父猛安改左衛
將軍遷右副點檢有疾丞相良弼視之謂所親曰此人國
器也他人有疾吾未嘗往焉九年出為東北路招討使兼
德昌軍節度使仍賜金帶到官治有勤績邊境以安其斷
獄公平道不拾遺遷臨潢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諸部畏
服改西北路招討使上遣使宣諭曰今諸部初附命汝撫
綏當使治聲達於朕聽大定十二年卒查剌性忠實內明
敏每論大事超越倫輩太師昂嘗曰查剌不學而知方之
古人如此者鮮矣

贊曰陷衆之捷廢寵擁兵什佰之克我數收功新陝西周撼
淮過鈎鈐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焉

列傳第二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金史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
韓赤以來與國家世爲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除
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轉猛安官爲東平尹開遠軍節度
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宗弼於諸
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爲護衛海陵以爲右宣徽使出爲汾
陽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改左宣徽使都點檢樞密
副使開封尹契丹撒八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北京留守蕭
賾西京留守蕭懷忠皆以征討無功坐誅於是志寧爲西
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以北京臨潢泰州三路軍討之
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彥敬志寧聞世宗有異
志乃陰結會寧尹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將
攻之而世宗已即位使石抹移迭移剌曷補來招彥敬志
寧殺其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伐衆不肯戰乃與
彥敬俱降世宗詰曰正隆殺虐人道飾絕朕以太祖之孫
即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爲正隆死節恐爲人所圖然

後來降朕今殺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前奏曰
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
可謂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扎八招窩斡
扎八乃勸之遂稱帝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之志
寧以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窩斡敗于長濼西走志寧
追及于霿䆖河賊已先渡依岸為陣毀橋岸以為阻志寧
與賊夾河為疑兵與萬戶夾谷清臣徒單海羅於下流涉
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濘乃束柳填藉士卒畢
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會賊奄至賊據南岡三馳下志
寧陣陣堅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

奔馳擊志寧步軍繼至轉戰十餘合火益熾風煙突人不
可當會雨作風煙乃熄遂奮擊大破之於是元帥謀衍右
監軍福壽不急擊賊久無功右丞僕散忠義請自討賊而
志寧擊賊有功上以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封定國公
使蒲察通至軍中宣諭之賊略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慶和
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得渡乃西趨入譚溪志
寧方追躡之元帥忠義與賊遇于花道軍頗失利賊見志
寧躡其後不敢乘勝遂西走是時大軍馬瘦弱不堪追襲
諸將欲止軍勿追志寧獲賊候人知賊自遷精銳與老小
輜重分道期山後會集可擊其輜重忠義以為然遂過移

馬嶺進及褭嶺西陷泉賊見左翼據南岡為陣不數合
與萬戶烏延查剌擊賊少卻志寧與夾谷清臣等擊之賊
衆大敗涉水走窩斡母徐輦舉營由落括岡西去志寧追
及之盡獲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
六及其部族皆降窩斡走奚中至七渡河志寧復敗之賊
過渾嶺入奚中志寧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
縱之歸約以捕窩斡自效稍合住既去見窩斡祕不言見
獲窩乃反間奚人于窩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
不察當是時窩斡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稍合住乃與賊帥
神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寧與萬戶清臣

宗寧連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因至抹
拔里達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為左副元帥賜以玉
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節制諸軍宋
將黃觀察攝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
州黃觀察遁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
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復書曰請還使者至麾
下議之是時宋得窩斡黨人括里扎八用其謀攻靈璧虹
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于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北人
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
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术甲撒速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剌

撒萬戶溫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使大
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刺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
通李世輔受其賂遣父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
舉除名撻不也毋斡里懶緣坐當死上曰撻不也背國棄
母殺之何益朕閔其老遂原其死詔撒速刺撒速可婁室
各杖有差撒速削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
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
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遁去耳
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括
里等聞僕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

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愼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
州乃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
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旗
幟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
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爲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
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
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爲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
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悉拔敗將將斬之其
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
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

爲一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支旋志寧麾兵
併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
入門塡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往往
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
走明日夾谷清臣擐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
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御服金線袍玉
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刺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
謀克並如陝西遷賞蒲察進官三階重綵三端絹六匹旗
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
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

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以逼淮徙單克寧
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往
反議遂定宋世爲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
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
賜之詔曰靈璧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甚閔焉宜歸葬鄉
里官爲給遣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孛术魯定方以下猛
安謀克官爲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猛安三
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
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五年二月忠義朝京師志
寧駐軍南京五月志寧召至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

如故志寧擐甲還軍賜玉束帶上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
甚嘉之南服雖定日月尚淺須卿一往規畫六年二月志
寧還京師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
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
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酌酒
上手飲志寧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
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十月進幣宴百官于慶和殿皇
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
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宗敘北征既還遣使者迎勞賜
以弓矢玉吐鶻入見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
使就第慰勞之皇太子生日宴東宮以玉帶賜志
寧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郊祀覃恩從征諸
衛皆有賜進封金源郡王十二年志寧有疾中使看問日
三四輩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
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薨上輟朝臨其喪
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以陳甲樞前復慟哭之
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
給謚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常
殺孕妾及志寧薨後諸神奴兄弟皆病亡世宗甚惜之遣
使諭永安縣主曰丞相有大功三先朝舊臣惟蔡宋二王

功大餘不及也今養其孤子當如親子視之二十二年上
問宰臣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孰愈尚書左丞襄奏曰忠
義兵機精緻此其所長也上曰不然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
世宗廟廷
僕散忠義本名烏者上京拔盧古河人宣獻皇后姪元妃
之兄也高祖斡魯補曾祖斑覲祖胡闌父背魯國初世襲
謀克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略
年十六領本謀克兵從宗弼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
兵遂潰由是知名帥府錄其功承制署為謀克宗弼再取
河南表為忠義猛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以本部兵
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宗弼渡
淮攻壽春廬和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將帥之器也
賞馬五匹牛二百五十頭羊五百口領親軍萬戶超寧遠
大將軍承其父世襲謀克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
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
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
倉卒開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吏擊鼓鳴
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
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

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爲兵部尚書僕散忽土嘗與海陵篡
立恃勢陵傲同列忠義因會飲衆辱之海陵不悅出爲寧
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夾嶺來攻忠義以從一騎
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
管海陵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掠
[illegible]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服玉具佩刀開
府考徙[illegible]陽尹再徙濟南尹以本官爲漢南路行營副統
制伐宋[illegible]世宗立海陵死揚州罷兵入朝京師拜
尚書右丞移剌窩斡僭號兵久不決右副元帥完顏謀衍
既敗之于霿㳇河乃擁衆貪鹵掠不追討而縱其子斜哥
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賊得水草善地官軍踵其遺餘水
草之馬益弱賊軼出山西久無功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
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除之世宗大
悅即召還謀衍勑歸斜哥[illegible]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
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
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
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詔諭將士曰兵久駐邊隅
縻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右
副元帥宜同心戮力無或弛慢忠義至軍賊陷靈山同昌
惠和等縣陣而西行忠義追之及于花道宗亨爲右翼宗

叙爲右翼擬戰夾河而陣賊渡河先攻左翼偏敗右翼擬
之賊引去窩斡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
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復及于裊嶺西陷泉與賊遇
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
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
岡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獲其弟裊俘生口三十萬
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兵分諸軍賊走趣奚
地遣將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踰渾嶺復進軍襲之望
風奔潰進入奚中降者相屬於路詔忠義曰卿材能素著
果能大破賊殺賊[illegible]之今遣勞卿如朕親往賜卿御衣
及[illegible]具佩刀通犀帶忠義以俘獲均散軍士窩斡既
敗遂入于奚中爲忠義敗奚于栲栳山移剌道取抹白諸
奚之家抹白奚乃降窩斡勢益弱紇石烈志寧獲賊將稍
合住縱之使歸約以擒窩斡自贖仍許以官賞稍合住與
其黨執窩斡詣完顏思敬降契丹平忠義朝京師拜尚書
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自海陵遇弒大軍北還
而窩斡熾張命將徂征及窩斡敗其黨括里扎八奔入于
宋宋人用其謀侵掠邊鄙攻取泗壽唐海州於是宋主傳
位于宗室子眘是爲宋孝宗雖嘗遣使來而欲用敵國禮
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illegible]

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
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詔閱士卒
分也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
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
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
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
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寮敬詣麾
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毀其城遷其民守猶本縣
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
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
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即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棄之
俟無所得牧忠義命唐鄧道軍得牧許汝間三年忠義入
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
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
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璧
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
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同知樞密
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還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
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為叔姪國報書期十一月使入
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

事恥辱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
勢須進兵還以問復與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
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
奉表稱臣許世為姪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
他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
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
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
叙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
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
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
宜措置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
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桒數職未嘗
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
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
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
員百姓歸附遷賞格元帥府獲宋諜人符忠忠前嘗至中
都大興府台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
知識由是獲免有司鞫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
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
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

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
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
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并
國書副本宋世為姪國約歲幣為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
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見其書曰
姪宋皇帝眘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
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
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
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為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
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

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可
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隊伍以軍共
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強丁多者
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富給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
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
曷速館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
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並行放還詔近侍局使
裴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符寶祗候駙滿田海佩銀牌
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
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

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一匹阿里喜給一匹謀克倍[illegible]
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陞授又
詔曰其令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三月詔
曰如大軍已放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
軍宗叙留駐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勸還任忠義朝京師
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
元帥大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
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
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
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大定六

年正月忠義有疾上遣太醫診視賜以御用藥物中使撫
問相繼於道是月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
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焉命
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為給之大
宗正丞竟充勑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勑葬使百官
送葬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忠義勳
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御將
士能得其死力及為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多
緣[illegible]戚以致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任將相功名始
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忠義族人及賜陪皇

石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烏古論元忠請察以門二
十一年上思忠義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
享世宗廟廷子揆別有傳
徒單合喜上京速蘇海水人也父蒲涅世襲猛安合喜魁
偉膂力過人一經閱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源郡王婁
室又乱也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為謀克尋領其父親管
猛安元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兼統二年為[illegible]州防
禦使以兵十五人敗宋兵二百於高陵以兵五百人敗宋
兵二千於秦州以兵八百人敗宋兵三千五百於鳳翔以
二謀克拒饒風關宋兵二千來奪其關口合喜敗之諸軍
乃得過險遷平涼尹再徙臨洮延安尹是時關陝以西初
去兵革百姓多失業合喜守之以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
年為元帥左都監陝西統軍使正隆元年以本官兼河中
尹正隆六年為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合
喜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横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
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
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
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即當召卿宜
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為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
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于

華州是時宋吳璘從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叉口玉女
潭大散嶺石壁寨等處聚兵十餘萬臨河州鎮戎軍合喜
乞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合喜遣丹州刺史赤盞胡
速魯改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統軍都
監石抹迭勒將兵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還過德順駐兵平
涼求益兵于合喜以解德順之圍合喜遣萬戶完顏習尼
列大良順寧州刺史顏盞門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
順義軍節度使烏延蒲离黑統押之與迭勒會吳璘聞之
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特里失烏也奚王和尚擊
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引將大軍蔽岡阜而出烏
也等馳擊之迭勒蒲离黑繼至併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
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
遂遁去蒲离黑亦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
乃解初德順在圍中押軍猛安溫敦蒲里海身先士卒力
戰未嘗少挫及救兵至圍解蒲里海之功為多賞之賜璘
復來犯陝西州郡兵十餘萬詔以兵七千益合喜號二
萬人慶陽尹烏延蒲轄奴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
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延吾里補寧州刺史移剌高
山奴京兆少尹宗室泥河恩州刺史完顏謀良虎皆備軍
前任使宋人驅率商虢及華山南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

州押軍萬戶裴滿按刺欲堅壁守之猛安移剌沙里刺曰
宋兵雖多皆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按刺以騎兵
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千餘級已而璋
敗宋姚良輔軍于原州宋戍軍自費離以西至于大鼻嶺
皆自散關遁去頃之吳璘聞亦還遁曾攻爲延蒲里黑軍
已去德順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洮
少尹紇石烈騷洽死之詔贈官一階賜錢五百貫合喜以
璋權都統習尼列權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敗
璘恃其衆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合喜乃自行駐水
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德順秦州之
衝

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都統璋副統習尼列邀擊宋經
略使荊皐自上八節至甘谷城殺數千人習尼列擒宋將
朱永以下將校十二人宋張安撫守德順亦棄城遁達曾
攻鞏擊之所殺過半擒將校十餘人遂復德順州宋之守
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虢宋軍泯河取撲刈蕃屬縣
洮鞏秦河蘭會原洮積石鎮戎德順商虢環華等州府
一十六皆復之陝西平詔書獎諭賜以玉帶詔陝西將士
猛安階昭毅以下遷兩資昭武以上遷一資謀克階六品
以下遷兩資五品以上遷一資押軍猛安階昭武以上者
遷一資昭毅以下武義以上遷兩資昭信以下女直人遷

宣武餘人遷奉信無官者女直人授敦信餘人授忠武押
軍謀克武功以下忠顯以上遷兩資忠勇以下女直人遷
昭信餘人遷忠顯無官者女直人授忠顯餘人授忠翊正
軍有官者遷一資無官者授兩資猛安賞銀五十兩重綵
五端絹十匹權正同之正軍人給錢三十貫阿里喜十貫
戰沒軍官軍士長行贈官賜錢有差五年置陝西路統軍
使兼京兆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合
喜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凡鎮防利害可訪問合喜也七
年入爲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
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爲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

陝西功蹟事上嘉納之藏之秘府封定國公十年薨上方
擊毬聞計輟擊有司致祭備禮以葬賻銀一千二百五十
兩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孫三合武功將
軍授世襲本猛安曷懶若窟申謀克泰和元年配享世宗
廟廷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富貴
橫噬有弗戢之虞爲世宗獨斷斥遣謀衍僕散忠義受任
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
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顧家爲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爲
相之難因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對

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列傳第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金史八十八

[illegible]

勑修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本名習尼列

石琚　　唐括安禮

移剌道本名趙三　子光祖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父太宇世襲蒲輦從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讀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因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對[illegible]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為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為第一除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監為宋主歲元使是時納合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己右用是為刑部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

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廉刑部尚書婁室
言行端正其所阿附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
嫉勝己者樂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
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
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
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
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徒單貞撫
定上京途右既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而世宗即位于遼
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爲南京留守兼
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弼曰卿

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懷祿偷安之人
朕皆黜之矣今後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
也良弼頓首謝窩斡敗于陷泉入奚中詔良弼佩金牌及
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左丞上言祖宗以
來未錄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曰
已有五品已上官者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
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
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良弼度官易置使與百
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
爭訟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于東宮良弼忘[illegible]

同勝酒上曰海寇兵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
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懌進拜右丞相
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
爲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
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
冗不足蒞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猛
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乏上
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
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
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良弼金帶

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仲淵以下賜有
差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賢與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
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大政毋違道
以自附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
弼對曰臣等過蒙恩遇雖闇薄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
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椎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
旦邊境有警爲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
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使習射閒之問良弼及平
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習射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
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師上書言吏部格法止敘年勞

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㳂加訪察然
後廉問令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乎乞以能吏
嘗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
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
亦當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
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為黨與或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
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猛安謀克
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
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為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
盡誠開奏搢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母憂去

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
得敬上以問群臣群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
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
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邊壕塹良弼曰
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晛
表讓國於其弟晧上疑之以問宰相良弼良弼策以為讓
國非王晛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
王晧弒其兄晛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世宗雅欲採訪官
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為陛
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

言南郊良弼為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
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
良弼守道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
舊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
謂事不在己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
老選廉潔正直可為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
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
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
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大定十
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

國書詔梁肅詳問是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良
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
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
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
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閤門事劉崈來祈請書曰言
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隔於十年修
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國書之受當新寵
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睿斷俯賜矜
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為姪免奉表為書
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

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移剌道與良弼議答左丞
石琚右丞唐括安禮以為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
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
良弼議答其書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投書之請詞承
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君所為尚求其欲詔曰已行之禮
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常求內外官
舉賢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
舉一人視其當不以為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
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
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是以為升黜邪良弼曰
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盍申明前
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采訪恐用
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為陛下
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窩斡逆黨分散
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
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
以嘗預亂者徙居烏古里石壘部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
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
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

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
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請
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
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
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
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
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
京師中僻於人事若就近郡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
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
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尚活至今皆陛
下之賜也臣昔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
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
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
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
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猛安封其子符寶郎吞僧之侍行
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猛安授良弼使其子襲
職上從之於是授胡論宋葛猛安給丞相俸傔良弼乃致
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
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
未嘗苟與不當得者所薦舉往往得人粘割斡特剌移剌

慥張滸餘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託絕然無之嘗聞良
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
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
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
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移剌
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爲勑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
喪葬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移剌緯勒銘
墓碑謚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
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
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

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
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謚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守道本名習尼列以祖谷神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
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灤薊四州刺史世宗幸
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移剌元宜舉以
自代於是遷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擢
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鄙未息方
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寵晏莫若厚與之祿俾勿
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
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

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斂遽出如群黎何竊聞宮中所有總
取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猛安謀克在其境者或附
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謀衍
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僕散忠義紇石烈
志寧往代之東方以平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重完
葺時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
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粮及賑民饑守道籍
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
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
乃祖勳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爲多讓時契

丹餘黨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
符往安撫之給群牧馬千疋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骨
迭斡合等內附民以寧及還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
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
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左丞
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爲不可許帝卒從
之詳在紇石烈良弼傳中既而遷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
左丞相授世襲謀克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帝因謂曰卿
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亟請避賢
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諭之曰丞

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
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勳臣之後特委以心膂重
任自秉政以來竭忠勤朕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
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
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再改恭太子太師特錄其
子珪襲謀克充符寶祇候章宗為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
曰哀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為之則不可從朕之
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宗尹求致仕優詔許
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巵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
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

震悼遣其弟縣檢司判官蒲帶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
端絹五百疋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肅蓋重其能全
終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阜補郡吏廉恪自將稱
為長者從魯王闍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闍母怒之及
城破命阜計州民之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阜紿其事闍
母讓之阜曰大王將為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
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
阜之得緩安敢逃罪闍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
以軍法論指其坐謂阜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阜隨

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于籍無慮數
千人既捕得其籍尚未發阜主鞫治是時冬月阜擁爐
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
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
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
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
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
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為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
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為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
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琚上疏

六事大概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
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
未嘗去吏部凡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
銓法能使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為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
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為右丞蘇
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與其事給銀牌二十四許從
宜規畫上謂琚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僱直毋使貧
史資緣為姦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尋徒單合喜
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母憂尋起復
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構有司關民居以廣

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蕈役數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天下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罪或至杖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輔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

曰嘗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卿等當宜後世謂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虛中定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稚猶習其非琚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苑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涅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以應天時三字爲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約夜使逆黨胡

習愛等刼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僕[illegible]
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宗室
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足之以
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
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對頗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
六年再表乞致仕皆不許參知政事唐括安禮忤上意出
為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括
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為尚
書右丞琚嘗舉室紹先以為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琚奉
上甚惜之謂琚曰卿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
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剌傑上書
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
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
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剪桐葉為圭戲封叔虞史佚
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
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
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
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
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然為朕留俟
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為天子未嘗敢專行獨

斷凡事必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
事唐括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下幸
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一孫為閤門祗候即命駕
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曰知人最為難事近來左選多不
得人惟石琚為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左丞移剌道參政粘
割斡特剌舉右選頗得之朕嘗以不能徧識人材為不足
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
刺史縣令多闕員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
曰惟石琚最為知人唐括鼎為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
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

以琚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
謚文憲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唐括安禮本名斡魯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為
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為翰林侍讀學士
改滁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為大
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為民患卿雖年少有治
才去其宿敝毋為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祿大夫七
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
錢為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久之拜參
知政事出為橫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尹南京留守以喪去

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洎上問曰宰臣議山東猛安貧戶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對曰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即日簽軍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效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邪非邪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

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猛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粘割斡特剌使書之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剌四人授剌招得雅魯斡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斡為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奥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

翰林修撰移剌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為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奥也同催發徙之仍遣猛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群牧相近脫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即還鎮上已遣奥也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群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昭武大將軍术魯古金吾衛上將軍蒲都皆被害賽一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

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為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奉職皆閥閱子孫朕所知識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廉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

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強用女
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有及朕之
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況政事乎卿等宜
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安
禮對曰案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邪非邪今不
究其事輒給以限邪參政移剌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
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為宰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
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
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
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

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
世襲謀克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
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
列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于上曰臣觀
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
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
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禮對
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
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惟懼
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

擇汝於臣者厚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綦異
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
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移剌道本名趙三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從咸平為人寬厚
有大志以篤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
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戶部員
外郎正隆三年從臨潢咸平路舉沙河等三猛安屯戍事
畢速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
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為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
役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苦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

道為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授
為戶部郎中與梁銶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
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經略皆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
僕散忠義討窩斡道參謀幕府窩斡平元帥府以俘獲生
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
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
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
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察河北
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
貪俘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為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

磁州刺史完顏蒲速列為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烏古論
查剌為博州防禦使威州刺史完顏兀答補為磁州刺史烏古
狀不善下遷登州刺史大𢛳為莒州刺史同知南京留
守高德基為同知北京轉運事衛州防禦使完顏阿喜為
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徒單拔改為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
節度使唐括重國為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宣諭
安之遷擢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
軍籍放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
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
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

皆自誣其盜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得其狀伏而
阿思鉢竊金自此伏誅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
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釋其家不死
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
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為戶部員
外郎閻張肇薦為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府亦能
著治戶部經治國用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
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
皆却之數月皆復其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
有獄訟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為姦利道請專設一
官上善納之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
大理寺斷獄輒經旬月何邪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
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
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上曰卿孝
於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
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古論思列
為人少謹愿凡事必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思列也入拜
平章政事道弟臨潢令幼阿補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皇
太子生日宴于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政事粘割
斡特剌奏曰其弟犯死刑禮制不合入內上曰此何傷也

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
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錄
其才能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
五品無貪汙贓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
制二十三年罷為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
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涼事少老者所
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窩斡亂
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
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
祭賻贈有加詔圖象藏祕府擢其子八狗為閤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八狗以蔭補閤門祗候調平晉令衛州
都巡河內承奉押班[97]轉東上閤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
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院事
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為
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俾
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
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合無間正隆時及其選治朝佐
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幽上
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援判道
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
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也尚矣金世內族惟親王
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
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
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為時
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
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
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
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
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為僉謀
者至矣

列傳第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金史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敕修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田瑴附　梁肅　移剌慥

移剌子敬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為西京留守宗
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
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
左監軍撒离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
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
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
造舟於通州海陵親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為
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
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
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
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
者賜以幣帛武官兵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
名以聞遷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
余里也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

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官爵散職或與散官
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擐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
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
官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户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
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郡守傅慎微許用事者被譴攝下
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
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議酌
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
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園用不
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護役事還少府監張仲愈
取南京宮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
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太醫傳
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適以宋衆遠以小疾求退善加
撫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狩於近郊
聞之乃還為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

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燕成以燕
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
參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安丞遷
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永固家貧
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擢左

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爲工部員外郎以毋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宗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報諭宋使永固爲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爲無逸圖於殿壁不納假選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爲犯廟已意召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亦欲我行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大夫不降以寵異之遷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俱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釁除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陵朝永壽宮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歸卧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請依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表乞致仕詔不許罷爲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爲真定尹其繖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爲令五年表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爲尚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僕散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常領運給金牌一銀牌六權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久之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成卒逃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騃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

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
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為宋之軍官上聞
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
軍代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
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
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薦
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祁州刺史斜哥
滄州同知訛里也易州同知訛里剌楚丘縣令劉春哥以
贓汙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為不可上以問子

金史八十九　五

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
曰然遂降詔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梁三南京
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度之以為何如子平
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
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亦晚矣河
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粘割斡特
剌就問狀宗敘言得邊報及宋來歸人言宋國調兵募民
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
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商虢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
備光敘樞密院彼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斡特剌召

凡言邊事者詰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聞知襄陽浮橋乃
樵採之路如子平策邊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
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
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
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
年起為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為樞密
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使承
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為戶部員外郎郎
中韓企先為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瑴皆在

金史八十九　六

尚書省瑴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瑴既典選善銓量
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
小人求與瑴相結瑴等拒之松年蔡靖子也靖將兵
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瑴頗以此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
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為刑部員外
郎望之為尚書省都事霖為省令史皆怨瑴等時時毀短
之於宗弼凡與瑴善者皆指以為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
往問之是日瑴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己乃自屏以避
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瑴而宗
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瑴聞流汗浹背企

先蠹瑴出為横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
部銓得預覃恩瑴已除横海部吏以夷鑒白瑴瑴乃倒用
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
素與瑴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
誣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瑴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
庭王傚趙益興龔夷鑒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
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世宗在熙宗時知
田瑴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
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瑴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
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為侍御史穀為大理丞補為工部

員外郎煦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浩等復為右
司員外郎浩隨事敷奏無所隱上嘉其忠謂大臣
稱之有疾求外補除邠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為御史中
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閱月拜參知政事故
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
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
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
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
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因宜示以儉德上曰善
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

以為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群臣于東宮以大王妁
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群臣曰卿等佐立功朕亦
報賞如此又曰參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
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問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
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
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
宰臣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為豬王食之以牢納之
泥中以為戲笑書于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
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衆人共知之者
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史記

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曆古以來不明賞罰而
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罰盡當亦多矣而天下莫能
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
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
為眞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求退
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穀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
留守終于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
吏部侍郎田瑴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
罪世宗用孟浩為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
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瑴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

不稱今追賜官爵恐無以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
上初即位不肯赦遊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為不可姑置之
蓋張浩與蔡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救之也汝霖死後章宗
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瑴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
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瑴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
要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
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間存沒宜推先帝
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瑴一起人
除已敘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嘗
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
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廕敘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夜讀書往往達旦母
為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
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為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
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權治汴宮肅分護
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
不能自辨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識
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
閹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
前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

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薊州刺史仍為諫議大
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
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
資高者為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
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
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
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間
粟麥歲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
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
報三年坐招賭不如期與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從
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顗翰林待制劉仲誨祕書少監移
刺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顗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
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窩斡
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
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
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為
功百姓訴苦之朝廷敕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為準於是
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還
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為一再
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

於李固南築堤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從之改大理
卿尚藥局本把石抹阿里哥與釘鉸匠陳外兒共盜宮中
造車銀釘葉肅以阿里哥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
為首抵死上曰罪疑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於時東京
久不治上自擇肅為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
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諫大夫官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
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
恩塞言路也上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
奴婢服明金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
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

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為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
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為之上曰善改刑
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
璋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
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
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以減歲幣便
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
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非國禮體當如是耶
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並接國書肅
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

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事大之文無
一毫成約之違獨稱謂之[illegible]存折衷[illegible]一[illegible]尚循
躬受之儀既俯迫于[illegible]誠[illegible]之來使
遽爾權以從權敢勞將命之[illegible]先布鄙[illegible]徐[illegible]使
肅接請祈肅還至泗州[illegible]王府長史駙馬
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
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為濟南尹
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
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
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平

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
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
拜參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
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
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
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
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
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
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
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

易得上曰縣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攔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餘年鑒海陵之失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肅論正員官被差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還任皆准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

備差攝差正員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事既罷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為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宮燕處亦足怡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鄒崇面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且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善者升之後政再察之

善又升之如此所以得人亦無曠官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為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嘗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詔以其子汝霖為閤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移剌慥本名移敵列契丹虞呂部人通契丹漢字尚書省辟契丹令史擢知除擢右司都事正隆南伐兼領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為侍御史母憂去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剌慥清幹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為太府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之境還為大理卿被詔與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為皇統制條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夤緣舞法慥取皇

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
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旨輕者用律斷之凡制律不該
及疑不能叅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
有可常行者收為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為一部大凡
一千一百九十餘為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
頃之摘徙山東猛安八謀克于河北東路置之酬斡青狗
兒兩猛安舊居之地詔撫其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
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尋改大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
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

獲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為刑部尚書上還
自上京以為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移剌子敬字同文本名屋骨朵魯遼五院人曾祖霸哥同
平章事父按魯準補任侍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
按魯準輜重已而輜重被掠按魯準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
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剌固修遼史辟為掾屬遼史成
除同知遼州事舊本驛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
其課地主以為例未嘗請辦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為更取
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
為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

戰軍帥以職賴分將士亦以資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
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將帥朕甚嘉之凡尚
行省僚所取者皆沒入于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
曰凡受進例還宰臣以汝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
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窩斡餘黨散居
諸猛安謀克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猛安謀克及州縣
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祕
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
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
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也不與至

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贈行識者韙之
是時僕散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祕
書少監石琚隨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
反覆無信尋為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豈
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整俾全師而還海陵未
嘗敗于采石其書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
渡江宋國境土必為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
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官
入見猛安謀克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猛安謀
克隨班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諫官徽院及端午朝會詔

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上用其言詔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秘書監諫議大夫如故子敬舉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兵部侍郎移剌按荅太子少詹事烏古論三合自代上不許子敬與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獨斡侍上曰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世宗將如涼陘子敬與右補闕粘割斡特剌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曷里滸西北招討司關於行宮之內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環衛上曰善詔尚書省曰招討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俟農隙徹之仍於

熱子敬兼治猛安謀克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臣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為河中尹請老河中地熱上憐子敬不耐暑改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賊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徙咸平廣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貸宅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者其名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宰相執政豈其選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稱職者也移剌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列傳第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趙元　　移剌道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顏兀不喝　　劉徽柔
賈少冲子益　　移剌斡里朶　　阿勒根彥忠
張九思　　高衎　　楊邦基
丁暐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爲尚
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爲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
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史秦
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捕逮胥吏閭里莫知所爲路人
耕夫錯愕聚觀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
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胥聽間耳其後朝廷
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齊國建
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
部郎中行臺從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甘攝
戶部事贓匱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
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
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己福而

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
行臺九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
宗弼必問曾經趙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爲同簽汴京留守
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
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移剌道本名按宗室撥剌古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
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遷尚右副元帥宗弼薦其
才召爲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
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
道路梗澀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間具言四方盜賊狀海
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淮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
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抹白猛安可謀
克徐列等皆從降制於猛安合住不敢即降道發兵捕獲
合住子婦孫男女甥及謀克留住及蒲輦白撒妻孥是日
適有詔遣石撒發抹白猛安白撒與其家人被獲遂來
降改禮部郎中從討窩斡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訛里
也招降叛奚奏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
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鄙
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今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
留之意可就遷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

補進一階爲鄭州刺史石抹靳家奴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濟州司候張匡福各坐贓皆貪汙當同知濟州防禦使事蒲速越真定縣令特謀葛並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雎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非奉旨不得敍用於是遣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士民輻湊犯法者衆獄狀自實毋爲文所持斷之以公可也朕嘗諭執政矣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書尚廄局使宗璧副使石抹青狗私用官芻事覺尚廄局隸點檢司刑部當自聞點檢烏林荅天錫屬刑部使聽其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鞫治於是遣及天錫郎中丁暐仁皆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再遷北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發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爲尚書省令史海陵爲相專恣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與之詳辨及篡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攝燕京行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戶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戶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筈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爲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己馬往邪銀牌可於南京尚書省取之筈乞先降銀牌俟還中使詰筈曰何[illegible][illegible]否聞也朕意爾敢輒言豈以三人中官獨高邪遂杖之三十遣乘己馬往德基中一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illegible]河決[illegible]水入京城德基遂命閉長樂門號分使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能爲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illegible]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

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爲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不納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冬[illegible]酒等錢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爲尚書取悅宰執近臣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奈何如此於是決杖八十戶部郎中王佐員外郎盧彥中同知中都轉運使劉犍副使石抹長壽支度判官韓鈞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寶判官強銳呂姚宗爽尼瑰古達吉不皆決杖有差部

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史臺戶部[illegible]
司鞫鍛鍊多失律聚斂錢皆追還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
佐降大興府推官盧彥沖河北西路戶籍判官盤竝東京
警巡使石抹長壽東京留守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戶籍判
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水縣令強銳昌姚宗顏尼厖
古達吉不皆除司候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鎰
馬諷字良弼大興漷陰人國初以燕與宋諷游學汴梁登
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諷歸朝復登進士第調蔚
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潰溢
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為尚書省令史

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宿訟不決者株逮數十
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首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懽呼感
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為大理少卿是時高楨為御史大
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要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
為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楨
絲髮相假借楨疑其害己因訴于海陵海陵以楨太祖舊
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餘出為順天軍節度使大定
二年復為大理卿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兀不喝會寧府海姑寨人年十三選充女直字學生
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

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遷同知押懶路詐鶻謀克事人稱其能
擢右拾遺海陵謂曰始聞汝名式以吏部主事今計其
資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
世宗即位于遼陽兀不喝入白其事海陵沉思良久曰卿
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
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嘉其善政特詔再任謂宰臣曰兀
不喝為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
如此窩斡已平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元管戶口及從窩
斡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猛安謀克遣兀不喝於猛安謀
克人戶少處分置未經罷去猛安謀克合承襲者仍許承

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貿年老之馬不在
括限頃之世宗以詔契丹未嘗為亂者與來降者一槩隸
女直猛安中非是不嘗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
宜參已遷契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
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
每言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
謝上曰[illegible]隸契丹以本猛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
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猛安謀克官選契丹官員不
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
囚能得其情人以為不冤五年卒官

劉徵柔字立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二年擢進士第初調真
定欒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徵柔明敏
善聽斷縣人楊遂者投牒于縣以爲夜雨屋壞壓其姪死
號訴哀切徵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
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逃死遂寘于法秩滿
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爲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
入爲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
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爲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
同知南京留守事十年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
賈少沖字若虛渦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於道

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沖甫
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閒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萼
欲以妹妻之少沖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管州軍事
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勢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
從其意少沖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
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晏以失道少沖謂所親
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
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
中皆得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
奏刑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沖居下位有守如此除

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爲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沖
外柔內剛侍從密近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
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沖少沖對曰臣有死無
辱宋人別致珍異少沖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
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
夫秘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東
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兼秘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
順天軍節度使卒少沖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廉
所以庇身筅庫不可爲也聞者尚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沖爲秘書少

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嘗停起立接受國
書之禮少沖問益曰即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柰何益曰
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沖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
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磬山令補尚書省令史
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
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
知登聞鼓院討論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
祭酒侍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
節度使大安初召爲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
調民夫修完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

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備解去以横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爲吏部尚書益爲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詔益所在召爲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按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移剌斡里朵一名八斤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從宋隸軍中遇戰輙先登屢獲賞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慶出騎官軍寬而南者凡數千斡里朵以兵邀擊之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無所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弼復河南斡里朵皆諸路帥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時六部未分乃以爲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孟州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事會海古河關子山等猛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别遣斡里朵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爲賊蕭玒哥所執且欲推爲主盟要以契約斡里朵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屨逐馬而行且欲害之斡里朵説其監奴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使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盜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斡里朵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鞫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歸之郡人駭服改通遠軍節度使卒

阿勒根彥忠本名窊合山曷速館人也好學通吏事天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入爲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人凡有所疑常使彥忠裁決彥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召讓之彥忠孰奏如前終無所依同列以此服彥忠固執不變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從海陵南伐除西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軍食戶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驛兵萬三千易攏之因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二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贈榮祿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幣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

於泗州九思副之往被受故資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遷大理少卿清池令雙中日賦父度天眷初知永安軍屬叛寇孟邦傑執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蔭大理寺議度子止合雜班敘九思曰度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蔭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爲務專恣任情不恤百姓詳校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莊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

驗一切籍之復有執據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此召遣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指射租田近歲冒爲己業此類皆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奪之則百姓失業朕甚逆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爲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賈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高憊自用上謂左丞張汝弼曰九思老矣頗執強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思舉呂拙爲尚書省令史冒填詔物罪然後合次除因忿其事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謫[illegible]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高衎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怡然未暮十賦皆就粲粲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方調鄉陰丞召爲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擢左司員外郎王彥潛常大榮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彥潛大榮皆進士第一次當在慶之上彥潛洺州防禦判官大榮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濟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洺州詭曰洺

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彥潛臨海軍大榮濟州慶之洺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爲會試銓讀官兩慶之第慶雲爲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關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太后族人先爲東京警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海陵不許衎與奉國臣有鄉里舊擬爲費德縣令海陵大怒於是昌祚衎吏部侍郎馮神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一百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衎降爲清水縣主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君縣主簿吏部主事宋全降鄉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聞陽縣

主簿居二年爲大理司直遷戶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敕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諳練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正陛專任獨見不諮臣下以取敗亂卿等其體朕意使衍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沮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閱擔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衍三爲吏部知其弊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五年爲賀宋國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紳宋末爲易州州佐宗望伐宋紳以燕山降易州郎日來附紳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府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徒單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徒單恭怒召至府將以手持鐵拄杖撞邦基面邦基不動秉德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國奴與高衍等皆被責邦基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祕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都警巡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識衛士訶之子衍以鞭鞭衛士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官爲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脫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求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暐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琪祖惟壽父鑄以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鬭訟者不之官而就鑄質焉暐仁沖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暐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暐仁以廉幹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耎不事事羣小越法干禁無所憚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強悍捉服暐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獄訟與百姓前爲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

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大定五年除定武軍節度副
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暐仁爲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
員外郎轉户部郎中於是賈少冲爲刑部郎中上謂左丞
相紇石烈良弼曰少冲爲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
之乃以暐仁爲刑部郎中坐尚廄局官私用官羇違格付
大興府鞫問解職改祈州刺史祈州爲定武支郡士民以
暐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絶改同知西京留守事
首興學校以明養士之法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
年卒官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邪其文

從一從吏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其吏矣巧者舞
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衎
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金史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完顏撒改　龐迪　温迪罕移室懣
神土懣　移剌成　石抹卞
楊仲武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　蕭懷忠
移剌按荅　孛朮魯阿魯罕　趙興祥
石抹榮　敬嗣暉

完顏撒改上京納魯渾河人也其先居於兀冷窟河身長
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睿宗爲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
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祗候郎君詳穩其後從

軍泰州路軍帥以撒改爲萬户領銀术可等猛安戍北邊
數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賫國諭以即位事因
令伺彼之意既還稱旨爲尚書兵部郎中改同知會寧尹
遷迭剌部族節度使改甌里本群牧使爲曷懶路都總管
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爲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
使召撒改既至除昌武軍節度使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
都統改安化軍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
兼副統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
宋進至楚州宋遣使來歲幣還邳州卒

龐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效用應募隸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郎嘗從百餘騎經行山谷遇夏人數千衆皆駭懼請避迪遂躍馬犯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神色自若完軍以還由是知名擢爲正將權發遣涇原路兵馬都監齊國建涇原路經略使張中孚舉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軍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獲鎧仗羊馬甚衆復破關師古兵擢知涇州未到官改知鎮戎軍沿邊安撫使已而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

知沂州丁父憂去官尋起復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邠州齊國廢改華州防禦使頃之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衆悔曰公爲政素善豈宜劫辱遂縱之還復領州事天眷元年除永興軍路兵馬都總管兼知京兆府徙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右大饑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藉其力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紀其政績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團練使特授定遠大將軍七年除慶陽尹歷三考不易以治狀聞詔書褒美西人榮之正隆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斂煩急官吏因緣爲姦富者用賄以免貧者破產益困迪悉召民使共議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爲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爲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官年七十迪性純孝父病嘗藥弗効迪仰天泣禱刲股作羹由是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廕亦先諸姪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溫迪罕移室懣速頻路人徙上京忽論失懶兄术魯兩初有功授世襲謀克移室懣性忠正強毅善騎射膂力過人皇統初襲其兄謀克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謀克兄職也兄子斡魯古今已長矣遂以謀克讓還兄子

宗弼聞而嘉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刺史改移典紇詳穩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改德昌軍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泰州猛安定遠阿補以所部叛還移室懣以七謀克執定遠阿補勒其衆付大軍契丹反敗會寧六猛安於締毋嶺也於信韓二州之境移室懣率數千人殺契萬餘于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世宗即位賜手詔曰南征諸路將士及鄉子姪安遠斡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即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寧臨潢劇任姑仍舊職開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寧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遯

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而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即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窩斡已反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窩斡勢甚大移室懣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窩斡凡數接戰勦殺甚衆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為賊所執賊使移室懣招城中人曰爾生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移室懣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皆登城臨望移室懣厲聲曰我以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很能為也賊怒殺之城中人皆為之感激推官麻珪猶繕完城郭右監軍神士懣輔國上將軍阿思懣乘城固守賊不克攻遂引衆東行

神土懣本諸宗室贈銀青光祿大夫明遠曾孫子也年十五事太宗為左奉宸皇統二年充護衛除武器署丞累官肇州防禦使大定初除元帥右都監與咸平尹吾扎忽率泰州兵及曷懶路兵千五百人會臨潢尹移室懣討契丹契丹犯臨潢移室懣死攻之不能克遁引衆東行神土懣表乞濟師十二月甲辰世宗次海濟縣得奏上曰神土懣吾扎忽軍不少可以從長攻擊矣會右副元帥謀衍以大軍至神土懣改曷速館節度使隸右翼與紇石烈志寧敗賊於長濼戰霿松河皆有功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卒

移剌成本名落兀其先遙接帳人也沉勇有謀通契丹漢字天會間隸撻懶下為行軍猛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諸將劉麟約合兵天長軍臨進止成與夾古查合你俱為撻懶前鋒得宋生口為鄉導遂達天長隸宗弼之後從宗弼將兵發汴國及再伐宋攻濠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擒獲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等八猛安先渡河南平第功授宣武將軍除廣州刺史用廉擢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為武毅軍都總管撒八反海陵以軍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識改神武軍都總管與孛朮魯定方為浙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所部諸軍赴楊州聞兵變夜來攻成整兵奮擊斬刈甚衆會海陵廢人死軍還復鎮耶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偽等改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遷西京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訃聞上悼惜之授其子順思阿不武功將軍世襲咸平路鈔赤猛安

安下查不會謀克結什角者西蕃既衰其苗裔曰唃□三世孫子曰巴氈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順忠子乞吾水土子世昌皆受宋官爲左武大夫遥領萊州防御使依蕤把羊族長朝廷定陝西世昌授忠翊校尉既而爲蕃族長立藏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城斬之臨洮市以世昌子鐵哥爲把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地高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朝廷爲其父報讎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四仍請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遂能更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初天會中詔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祈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曰吹折門二曰密臧門三曰隴逋門四曰龐拜門雖隸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破滅吹折密臧二門其隴逋龐拜二門與喬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夏國遣使來告莊浪族違命作亂欲興兵剪除恐公不知隴逋龐拜二門舊屬夏國報以將撿會其地擒所誘叛將出兵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大定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遂出兵圍結什角執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所斷其脅虜其母去部兵亦多亡者結什角歸亦死遣官詢命朝廷復立喬家族首領陝西奏聞知夏國王李仁孝與其臣任得敬中分其國發兵四萬役夫三萬築祈安城殺喬家等族首領結什角凝獲宋諜人言宋欲結夏國謀犯邊境詔遣大理卿李昌圖左司員外郎粘割斡特剌往按之且止夏人毋築祈安城及處置喬家等族別立首領夏國報云祈安本積石舊城久廢邊臣請戍兵鎮撫莊浪族所以備盜非有他也結什角以兵入境以是殺之不知爲喬家族首領也李昌圖等按視祈安城之地本在夏境築祈安城已畢工皆歸罪不得宋夏交通之狀乃於熙秦邊近宋夏衝要量添戍兵及問喬家等族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爲首領於是詔以趙師古爲木波喬家丙離隴逋龐拜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

石抹卞本名阿魯古列五代祖王五遼駙馬都尉父五斤爲群牧使從睿宗秋山卞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睿宗奇之賜以良馬及金吐鶻天會末宗弼爲右監軍召卞隸

帳下丁父憂是時宗弼為太師撻懶為左副元帥人爭附
之使人召卞卞不往宗弼撻懶皆以罪誅人多其有識宗
弼復取河南與宋人戰於潁州漢軍少却卞身被七創率
勇士十餘騎奮擊敗之及宋稱臣宗弼選將有勞者與俱
入朝授卞忠勇校尉遷宣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升遂
州刺史改壽州再改唐州丁母憂去官起復唐州刺史海
陵伐宋卞為武毅軍都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數百
人以三十騎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蔡州宋守
將棄城遁因取其城頃之軍士皆欲逃歸閘子山猛安結
漢軍三猛安謀克劫卞還舍於淝水之曲卞乃陰約漢軍

將皮乘夜擒殺閘子山猛安復將其軍大定二年除鄭州
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
請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僚佐欲收之
充官用卞不聽復驅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
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
城完葺盜賊不得發徙臨洮尹卒官年六十二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遇以功閤門宣贊舍人為府州團練使
宋末仲武從經略使王庶求自効遂用為先鋒與婁室入關
仲武與鄜延路兵馬都監鄭延充俱降為安塞堡環慶路
兵馬都監充統制復陝西將兵戍鳳翔鎮卻宋軍除知寧
州關中荐饑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徙
知寧州遷同知臨洮尹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緝南京興
浮橋工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雜居邊將貪暴木波苦
之遂相率為亂掠仲武前治臨洮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
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
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
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
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赴軼木波謂仲武不能復來及
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
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與酹天

折箭為誓仲武因以危酒飲之曰當更為汝請若復背約
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為威定軍都總
管陝兵歸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
運使卒
蒲察世傑本名阿撒曷速館斡篤河人徙遼陽初在梁王
宗弼軍中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能以拳
擊四歲牛折脊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
手挽出之宗敏為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篡立即以為
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今我兄弟有異志者期
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

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日海陵怒而責之世傑曰臣所以不奉
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
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
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曷懶路得數少海陵
詰問之對曰曷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
以爲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
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匹馬二疋是時徵發
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郡縣無長吏獄因積四百餘人
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爲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
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

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
平契丹南伐未晩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
選將屯中都以北足以鎮壓世傑又曰若東土大族附於
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授鄭州防禦
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餉東
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其衆至和州境與宋兵五萬
人遇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自領八
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奔濟江海陵
欲觀水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
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復取陝州敗

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二千自
潼關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
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兵三百登斗門城遇
宋兵萬餘宋將三人挺槍來刺世傑世傑以刀斷其槍宋
兵乃退復以四謀克軍敗宋兵於土垛復圍陝州世傑嘗
擐甲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畏之
曰眞神將也親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破再破
宋軍三萬人復虢州未幾爲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
都監召赴闕上慰勞良久除西北路招討副使賜廐馬弓矢
刀從僕敕忠義討契丹賊平改州防禦使從右副元帥合

經略陝右合喜復德順至東山堡宋兵扞絕糧路世傑擊
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敗之殺傷甚衆宋經
略使荊皋棄德順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亳州
防禦使四遷通遠軍節度使宋人轉入鞏州境糴米穀者
同執之世傑皆釋作歸附人縱遣之諱其寮詳諧誣府主
謀叛坐斬十八年起爲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沈州防
禦使卒世傑少貧然疏財尚氣每臨陣敵衆既敗必戒士
卒毋縱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爲當世之譽
云

蕭懷忠本名好胡奚人也爲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

遼後使蕭招折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朗為
助懷忠與朗有隙遂執招折并執朗遣使上變裕等伏誅
懷忠為樞密副使賜今名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
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撒八反復以懷忠為西京留守西
南面兵馬都統與樞密使僕散忠義北京留守蕭賾右衛
將軍蕭禿剌護衛十人長斡盧保往討之蕭禿剌戰無功
大軍追撒八不及而海陵意謂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
同謀逆年乃執招折上變而撒八亦契丹部族恐其合以
師恭與太后密語而禿剌無功懷忠賾師恭逗撓既殺師
恭族滅其家使使即軍中殺賾懷忠皆族之斡盧保禿剌

初為罪首但誅之而已大定三年追復懷忠禿剌斡盧
保官爵賾弟安州刺史賾求襲賾之謀克上不許以謀克而
以賾家產付之

移剌按荅遼橫帳人也父留斡與耶律余睹俱來降西京
下復叛留斡遇害按荅以死事之子在太宗宮熙宗初充
護衛除安州刺史累官東京副留守參知政事充河北道
經略北方攝咸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徙西北西
南兩路舊設堡戍迫近內地者于極邊安置仍與泰州臨
潢邊堡相接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
招討使改臨潢尹卒按荅騎射絕倫善相馬嘗論及善射

者世宗曰能如卿乎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瘦輒與善價
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孛術魯阿魯罕隆州琶離葛山人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
選習女直字既壯為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
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阿魯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
擢尚書省令史僕散忠義討窩斡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
甚見信任窩斡既平阿魯罕招集散亡復業者數萬人復
從忠義伐宋數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
言可行者即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阿魯罕往和議定阿
魯罕入奏賜銀百兩重綵十端忠義薦阿魯罕有才幹可

任尚書省都事詔以為大理司直未幾授尚書省都事除
同知順天軍節度事紇石烈志寧北巡阿魯罕攝左右司
郎中還朝除刑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問紇石烈良弼
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頃
之遷勸農副使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
奏請徙河南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
郎除山東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猛安遷武勝節度使入
為吏部尚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奏本路猛安人戶所
給官粟阿魯罕乞依豐年從之軍人有以甲葉貿易諸物
天德榷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易

一切禁絶之上謂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雇者於是招
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猛安謀克會宴致兵民皆畏愛之
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魯罕及上京留守完顏烏里也皆起
身胥吏阿魯罕爲人沉厚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
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闕舊例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
阿魯罕於阿里喜旗鼓手內選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
收飼瘠弱多死阿魯罕命以時收秣之故死損者少仍春
秋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節其期限檢其
出入以防姦細上謂宰相曰阿魯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
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年力也召爲參知政事命條上

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除北京留守卒
贊曰記曰君子聽鼙鼓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
王父瑾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閤門祇候調京省
親于白霫會遼季王賊據郡作亂興祥携母及弟妹奔燕
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砂磧夜視星斗而行值遼軍而
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
宗望伐宋爲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
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

禄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
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義之賜以玉帶詔
曰汝官雖未至一品可佩此侍立爲濟南尹賜以金帶
金銀器皿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
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中國公起爲
定武軍節度使海陵伐宋興祥二子從軍世宗即位海陵
尚在淮南二子未得還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
以爲秘書監復爲左宣徽使上曰尚食庖人猥多徒費廩
禄朕在藩邸時家務皆委執事者自即位以來事皆留心
俸禄出於百姓不可妄費庖人可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

世宗却之謂興祥曰朕憂勞天下未嘗以聲技爲心自今
勿復有獻宜悉諭朕意有司奏南北邊事未息恐財用未
給乞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上即日使興祥傳詔罷之久
之以其孫珣爲閤門祇候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興祥
赴萬春節上謁于良鄉賜銀五百兩感風眩賜醫藥未幾
卒官
石抹榮字昌祖七世祖仕遼封順國王遼主奔天德榮父
惕益挺身赴之是時榮方六歲母忽土特滿携之流離道
路宗室神谷得之納爲次室榮就養於神谷家惕益既見
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將殺之金源郡王銀朮可白假

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從伐宋卒於軍中渙
年長事秦王宗翰居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愛其勇敢命
胙王元與榮角力榮勝之連仆力士六七人熙宗親飲之
酒賜以金幣遷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
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神谷家遠去膝下是
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改天德尹徙泰
寧軍再除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為神果軍都總管留駐
泗州以遏通卒大定初還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銶按治
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
改太原尹從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為簽書樞密院事比

京東京留守陝西路統軍使有京西京留守榮與河南尹
妻室陝州防禦使石抹靳家奴坐高賈貴私物抑買貴
民物得罪靳家奴前為單州刺史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
使作虛與開是得遷同知太原尹復多取民利及為陝州
尚書省奏其事法當解職削階上以靳家奴鼓虛聲以誑
朝廷不可恕特詔除名榮與妻室削兩階解職久之榮除
臨潢尹改臨洮尹卒年六十三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慎安丞遷
弘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為宰相愛之及篡立
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貞元三年八
月尚食烹飪失宜庖官各杖二百嗣暉與同知宣徽院事
烏居仁各杖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
浩及嗣暉于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惡嗣暉巧佞御
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
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嗣暉練習朝儀進止應對閑雅
由是起為忻州刺史或諭之曰卿為正隆執政阿順取容
朕甚鄙之今當竭力奉職以洗前日之咎苟或不悛必罰
無赦未幾丁母憂起復為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
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
名七年蕭榮通除澄州防禦使上責其飾詐因顧嗣暉曰

如卿不可謂無才但純實不足耳久之有牓匿名書于通
衢者稱海陵舊臣不得用者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
有是哉謂嗣暉曰正隆時卿為執政今指卿以為怨望朕
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能辨但頗自衒釣衆人之譽所以
致此嫌疑後當改之大定十年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
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大常事復拜參知政事詔以執
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薨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
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齊技滅庖
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列傳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　　金史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奉

勅修

毛碩　李上達　曹望之

大懷貞　盧孝儉　盧庸

李偲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

毛碩字仲權甘陵人宋末試弓馬子弟碩中選調酹陽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尋辟河間府兵馬都監宗望軍至碩以本部迎降徇闍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權知滑州劉豫伐宋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眷間歷汴京路山東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拱州宋將張俊擾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縣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徑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刻石紀其事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超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于碩辭涉詆訐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故高之遷鄭州防禦使尋改通州天德二年充陝西路轉運使碩以陝右邊荒種藝不過麻粟蕎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絹乾鹽商賈不通酒稅之入耗減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而鞏會德順道路

多險鹽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刑部郎
從之秦州倉粟陳積而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
有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
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槩理責
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傭逃竄或爲姦吏盜官實錢
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
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
俱便至今行之秩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
卒于家碩文雅好事性謹飭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
常書置座右以爲從官之戒云

李上達字達道曹州濟陰人在宋時以蔭補官累東平府
司戶參軍撻懶取東平上達給軍須號辦治齊國建累官戶
部員外郎攝戶部事劉豫行什一之法樂歲輸多歉歲皆
取之盡古人助法也收斂之時蓄積盡藏民或不以實輸
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達
論其弊豫改定爲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
隨地人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爲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
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汝蔡民饑上達輒以便宜發倉粟賑
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
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諸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

劇猾吏不能欺所至稱之卒官年六十一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
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
府書令史補正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録教授資補修武校
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瑴素薦望之望之顧交不肯
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郎海陵
爲相嘗以書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
州事坐事免丁母憂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戶部
員外郎詔買牛萬頭給按出虎八猛安徙居南京者望之
主給之撒八反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

十萬斛由蔡水入淮備伐宋諸軍期以一日望之如期集
事進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窩斡望之主軍
食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芻草五十萬石帥府以
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
既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
大鹽濼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
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
賴以濟者不可勝數三年上曰自正隆兵興農桑失業猛
安謀克屯田多不如法詔遣戶部侍郎魏子平大興少尹
同知中都轉運事李滌禮部侍郎李愿工部郎中移剌道

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及望之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言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於是始禁用貼書云選本部侍郎領覆實繕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上召見諭勉之望之家奴袁一言法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于大興少尹王全全具其事語公輔公輔以語望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言泄獄情上曰妖妄之言交相傳說何也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世宗出郊見之問其故主者奏曰戶部不肯經畫故久以致如此上責望之曰有不運不濟治乃用陛[illegible]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尚書省奏當用夫役數萬人上曰方春耕作不可勞民以宮籍監戶及摘東宮諸王人從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內軍夫補之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嘆賞薄謂人曰我花枝木乃加爵命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謂之曰汝爲人能幹而心不忠實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無事君之義朕敕臣下有過即當諫爭汝但面從退則謗議此不忠

不孝也汝自五品起遷四品太宗皇帝實錄成僅賜銀幣不思盡心竭力惟官賞是覬今出汝於外宜改心滌慮不然則身亦莫保望之到德州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陝西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庇縱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四品二人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秩爲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歿除吏部以類品第參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其才行功實以聞舉當者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敘吏部每季闕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以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還

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濫刑
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
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
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爲簡
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謂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
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馳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
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
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因弊臨時
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
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

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有重往往就倉賤
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
克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
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
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又論六鹽場用人
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
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令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
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其數以科稅入論
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易私錢千期以一月易畢
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須印署白簿

使書之以俟審閱有長貳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
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
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
戶部尚書上數之曰汝前爲侍郎以不忠外補頗能練習
錢穀故任以尚書之重宜改前非以圖新効也是時戶部
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吝出納或懲
德基也既出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
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勑望之曰新宮中所須
毋取於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宮留守完顏穀英
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鞫治望之言穀英爲留守

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竟當移他州望之久習吏有治
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而刑部尚書梁肅
自詳問宋國使還世宗嘗欲以爲執政久而未用亦頗衒
耀求進世宗謂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曹望之梁肅急於
見知汲於躁進遂出梁肅爲濟南尹數年乃召拜參知政
事而望之終於戶部尚書年五十六世宗惜其未及用賜
錢三千貫物使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二百匹
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筆硯承奉其後尚輦局舉出身人
年六十餘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爲此輩惜官邪但此輩專
以盜取官錢爲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

以問戶部尚書劉瑋瑋恐監官謗己不肯實對世宗問思
望之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望之初不學及貴折節讀
書遂刻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閤門祗候三遷東上
閤門使丁母憂起復符寶郎累官右宣徽使正隆伐宋爲
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洺州防禦使兼押軍萬戶改
沂州再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幷一旗上圖亢
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
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
僧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爲盜

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改
興中尹錦州富民蕭鶴壽室中殺人匿府少尹家有司捕
不得懷貞以計取之寘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慶州軍事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檄
本路稅粟起平涼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諷易以金帛馳
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世宗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
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
用使平其價市與貧民既以救民僧亦獲利累遷山東東
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宰私用

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
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丘自縊死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
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庸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
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
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徵陝西屯田軍衛
中都以庸簽三司事主兵食至潞州放還屯田軍庸改乾
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
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爲備十一月夏
人掠鎭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

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平涼賴以完貞
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僕散端大槩謂慶陽平涼德順
陝西重地長安以西邠爲阨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
庸進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
秋庸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爲
之屏蔽惟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鬬熟于地利夏
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
情繫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
又曰帥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
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

度使山東亂不能赴按察司劾之當奪兩官審理直之
痛以病請求醫藥遂致仕興定三年卒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
官戶部主事丁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
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僕散忠義行省事
於汴京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
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上曰戶部財用
出入朕難其人卿非舊勞資敍尚淺勿以秩滿例升二品
因循歲月若不自勉必不汝貸偲每朝會與高德基久久
私語上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

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遼郡戶部
得借民間田種禾取其秸備芻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
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急夫數萬人是
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朐山剌取其倉廩
見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
姓先是郡縣街陌闊狹民作廬舍取其端直至是詔收撤
直廬舍一切撤毀他郡奉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
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教民撤治前却不齊一
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贊曰毛碩李上達雷淵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
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比古土之地後
徙置猛安于山東遂占籍萊州父況者官至汾陽軍節度
使克寧資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略通女直契丹字
左丞相希尹克寧母舅熙宗問希尹表戚中誰可侍衛者
希尹奏曰習顯可用以為符寶祗候是時悼后干政后弟
裴滿忽土侮克寧克寧毆之明日忽土以告悼后后曰習
顯剛直必汝之過也已而充護衛轉符寶郎遷侍衛親軍
馬步軍都指揮使改忠順軍節度使克寧娶宗幹女嘉祥
縣主同母兄蒲甲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為西京留

守撫定其邦族之因降克寧知滕陽軍歷宿州防禦使胡
里改路節度使移懷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
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詔與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
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從右副元帥完顏
謀衍討契丹窩斡趨濟州謀衍用契丹降吏紀者計策縱
賊輜重克寧與紇石烈志寧為殿與賊遇于長濼謀衍使
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吾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
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我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
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擊或與大軍相依可
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大

軍不可俟也於是奮擊賊乃卻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霽霰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擊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斡已西北元帥謀衍利鹵掠駐師白濼世宗詔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壯我騎弱此少駐所以完養馬力也不然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然而言曰吾馬固不少但帥不得人耳其意常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常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能更選良

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知其議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憊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為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衆于羅不魯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為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遣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璘侵陝右元帥左都監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久從軍事此其

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右丞相僕散忠義駐南京節制諸軍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經略邊事克寧攻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四年元帥府欲遣左都監璋以兵四千由水路進詔曰可付都統徒單習顯仍益兵二千擇良將副之璋可經略山東於是克寧出軍楚泗之間與宋將魏勝相拒于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敝舟鑿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鎖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遏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選善游者沒水繫大纜植木上

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一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斜卯和尚以竹編籬捍矢石復拔去植木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猛安長壽徒行薄岸水淺先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濟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蒲察阿离合懣以步兵百人禦之克寧自與扎也銀术可五騎先行六七里與戰銀术可先登奮擊敗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寧麾兵前戰自旦至午宋兵敗踰運河爲陣餘衆數千皆走入營中克寧使以火箭射其營舍盡焚踰河撤橋與其大軍相會隔水射之宋兵不能爲陣猛

安鈎兀以六十騎擊宋騎兵千餘不利少却克寧以摧安
賽剌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
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剌功居多是時宋屢遣使請和
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割還海泗唐鄧
四州宋人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人乃大懼一一
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
從丞相志寧北伐還師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置酒東
宮賜克寧金帶明年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
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克寧女嫁爲
瀋王永成妃得罪克寧不悅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

列傳 金史九十二

明年上將復相克寧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
諭之曰統軍使未嘗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可過京師入
見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
親管謀克世宗欲以制書親授克寧主者不知上意及克
寧已受制上謂克寧曰此制朕欲親授與卿誤授之於外
也又曰朕欲盡徙卿宗族在山東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
田少無以盡給之乃選其最親者徙之十九年拜右丞相
徙封譚國公克寧辭曰臣無功不明國家大事更內外重
任嘗自愧乞歸田里以盡餘年上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
卿右者卿愼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克寧出朝上使徒單

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家燕會
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克寧頓首謝曰陛下念臣及此
臣之福也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肯屑
然也世宗嘗曰習顯在樞密未嘗有過舉謂克寧曰宰相
之職進賢爲上克寧謝曰臣愚昧得備位宰輔但不能明
於知人以此爲恨耳二十一年左丞相守道爲尚書令克
寧爲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上曰汝立功立事輔
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未可去也後三日與守道奏事
俱跪而請曰臣等齒髮皆衰乞陛下賜以餘年上曰立紹
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數改易之邪卿等宜

列傳 金史九十二

改樞密使而難其代復以守道爲左丞相虛尚書令位者
數年其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令
名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上曰卿昔在政府勤勞
夙夜除卿樞密使亦可以優逸矣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
邊陲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
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乃不敢復言二十四年世宗幸上
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俱留中都輔太子
上謂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萬一有事卿必躬親之毋忽細
微圖難於其易可也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罷克寧詔
克寧行左丞相事是時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

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
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
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
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
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章宗時
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
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曰
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
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
克寧嚴飭宮衛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九月世宗

列傳 金史卷九十二 十六

還京師十一月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係天
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
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
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
人主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慮而不畏不慮豈惟儲
位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
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
絕禍亂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
盡言惟陛下裁察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
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其母張氏元妃之

徵子汝弼爲尚書左丞二十六年世宗出汝弼爲廣平尹
於是左丞相守道致仕遂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
爲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爲丞相方四日世宗問
之曰汝治事幾日矣對曰四日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
同上笑曰京尹浩穰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數日復
謂原王曰宮中有四方地圖汝可觀之知遠近阨塞也世
宗與宰相論錢幣上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五
百萬貫除也兵路分其他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
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
齎庶幾錢貨流布也上嘉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爲丞相克

列傳 金史卷九十二 十七

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
之臣也十一月戊午宰相入見于香閣既退原王已出克
寧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右
丞相爲皇太孫明日徒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爲六品
以上宴于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濟之
周勤也稱嘆再三克寧進酒上舉觴爲之釂有詔給太尉
假三日明年正月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遽求去邪豈朕用
卿有未盡乎或因喜怒用刑賞乎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
者宜勉留以輔朕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
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

四月克寧還朝入見上上問曰卿往鄉中百姓皆安否克寧曰生業頗安然初起移至彼未能滋殖耳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怪其禮物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

及茶器刀劍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歡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甲申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皇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乙酉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戌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襄為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戊子詔克寧襄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徙封為東平郡王詔免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惜老臣輩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為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恭即位詔文凡除名閑落官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官吏犯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或吏誤犯見有其害小國之大信不

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詔準諸葛孔明傳賜之詔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大事錄之細事不須親也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千萬重綵二百端絹二千匹尚書省奏猛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上曰其應襲猛安謀克者學於太學可乎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言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曰臣無似嘗蒙先帝任使陛下即位屬以上相今

臣老病將先犬馬塡溝壑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款悃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薨于府年七十一
淄王加賜甚厚是歲二月遺表上其大略言人君往往重
君子而反疏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愼終如始安不
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事歸葬于萊州諡曰忠烈
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圖像衍慶宮大安元年改配享
章宗廟廷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
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貴故曰忠信惟辭不施其功彌盛滿而不忘德之上
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
之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
也

列傳第三十

列傳第三十一　金史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兼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勑修
顯宗諸子
琮　瓌　從彝　從憲
玠
章宗諸子
洪裕　洪靖　洪熙　洪衍
洪輝　忒鄰
衛紹王子
從恪
宣宗三子
莊獻太子　玄齡　守純
獨吉思忠　承裕　僕散揆
抹撚史扢搭　宗浩

顯宗孝懿皇后生章宗昭聖皇后生宣宗諸姬田氏生鄆
王琮瀛王瓌霍王從彝劉氏生瀛王從憲王氏生溫王玠
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
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謙
爲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慍色

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賜予給與之數皆有節少大定
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進開府儀
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遼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
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
憲
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脩
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
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封瀛
王明昌三年薨勑葬事所須皆從官給仍令工部侍郎胥持
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敬其後帝謂
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爲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溫
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爲己子
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瓌章宗
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
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以從彝
爲趙王後承安元年爲兵部尚書改封莘四年除祕書監
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茂儀大定二十
六年賜名璹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

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
年授秘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行府
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贈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
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勅門司夜一
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爲輟朝臨奠者再
命同判大睦親府事兗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闕
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
喪葬斂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敦懿
溫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
溫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溫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爲輟朝親臨哭之謚
曰悼敏
章宗欽懷皇后生絳王洪裕資明夫人林氏生荊王洪靖
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元妃李氏生葛王
忒鄰
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
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香合
金絲二十端骨覩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
匹賜宗進玉雙鹿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鉤骨覩犀具佩刀
衣服一襲世宗即酒以歡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

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王生而瞽上所鍾愛四年
薨承安四年追封荊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
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幾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
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
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
印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與泰
列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忒鄰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
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
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爲葛王十二
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
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
泰和三年薨
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琨按出曰瑄按
辰曰璟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
永蹈陷非其辜寄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

乃詔復王爵備禮改葬令稽式古典命汝爲鄭王後守
其祭祀大安元年封子六人爲王從恪胙王有任王璧王
餘弗傳是歲從恪爲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爲皇太子
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
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爲梁王汴
京破死焉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
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
鰥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作後可知矣
莊獻太子名守忠宣宗長子也其母未詳說在王后傳胡
沙虎既廢衛王時上未至即迎守忠入居東宮貞祐元年
閏九月甲申立爲皇太子詔曰朕以眇躬嗣服景命念祖
宗之遺統方夙夜以靡遑將上以承九廟之靈而下以係
多方之望皇太子守忠性稟溫良地居長嫡以次第言之
則宜升儲嗣以典禮節之則足愜群情其立爲皇太子十
月己未以鎮國上將軍太子少保阿魯罕爲太子少師庚
申上遣諭曰朕宮中每事裁減汝亦宜知時難斟酌撙節
也又謂曰時方多艱每事當從貶損吾已放宮人百餘矣
東宮無用者亦宜出之汝讀書人必能知此也二年四月
宣宗遷汴留守中京七月召至汴三年正月薨上臨奠慟

所凡四次四月葬迎朔門外五里謚莊獻五月立其子鏗
為皇太孫始二歲十二月薨四年正月賜謚沖懷太孫
玄齡或曰莊獻太子母弟早卒未封躋或曰溫妃史氏所
生

荊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
元年封濮王二年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毋以
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為樞
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
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誤書轉運司使張正倫

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臣自當治之何必聞朕
邪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
切責杖司馬及太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
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員外
郎王阿里謀之且囑令勿泄而石魯剌胡魯輒以告都事
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
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
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為相者庶幾
相輔不至為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
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
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
至奪權令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
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痹危篤將夕守純趨入侍哀
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
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於東華門外部署定
和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
鑰開門哀宗入宮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
入宮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
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
封真妃龐氏為荊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
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

三子長曰訛可封溫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
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鞏王天興初守純府
第產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液濡
地成血臭不可聞刈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群狐號鳴
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孛德從歸德明年正
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
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無嗣
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守

內非明惠之賢判王幾不能免並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本名千家奴明昌六年為行省都事累遷同簽
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
初大定間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么幾六百
里中間堡障工役促迫雖有墻隍無女墻副堤思忠增繕
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上嘉其勞賜詔
獎諭曰直乾之維搤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藩垣曩繕
完營迫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
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
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為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

書拜參知政事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
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擅罰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
大臣議左丞相崇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
雖羈栖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
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
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孰前議曰不早為之所恐
將誤也上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
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
思忠請行上曰以執中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
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

勑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秘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
百官集議于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既而宋人來請和議遂
寢頃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安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
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設備
大元前兵奄至取烏月營思忠不能守乃退兵思忠坐解
職衛紹王命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既而敗績于會河堡云
承裕本名胡沙頗讀孫吳書以宗室子充符寶祗候除中
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戶籍百姓稱其平遷殿中侍御史改
右警巡使彰德軍節度副使刑部員外郎轉本部郎中歷
會州忠州刺史遷同知臨潢府事改東北路招討副使以

病免起為西南招討副使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
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
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
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
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
我旅汝年尚少著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昔
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溫术虎高琪及
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溫高琪
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
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

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舊職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哉汝審事類點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答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衆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托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八年罷兵還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安初召為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為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

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

大元兵躡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以身免走入宣德

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崇慶元年起為陝西安撫使至寧元年遷元帥右監軍兼咸平府路兵馬都總管與契丹留哥戰敗績改同判大睦親府事遼東宣撫使貞祐初改臨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僕散揆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尚韓國大長公主擢器物局副使特授臨潢府路赫沙阿世襲猛安歷近侍局副使尚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為殿前左衛將軍罷職世宗諭之曰以汝宣獻皇后之親故令尚主置之宿衛謂當以忠孝自勵曰者乃與外人竊議汝腹中事朕不能測其罷歸田里尋起為濼州刺史改蠡州入為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尚書章宗即位出為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績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舉揆剛直明斷獄無寃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經皆道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獎諭明昌四年鄭王永蹈謀逆事覺揆坐嘗私品藻

諸王獨稱永蹈性善靜好事乃免死除名未幾復五品階起為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盂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禦邊嘗轉戰出塞七百里至赤胡覩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其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禮成歸鎮會韓國大長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事非卿不能辦乃賜戰馬二即日遣還揆沿徼築壘穿塹連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寧復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事紇石烈子仁代

之盡以方略授子仁既入拜參知政事改授中都路胡土愛割蠻世襲猛安進拜尚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還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為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非好大喜功務安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怙不改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即以尚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金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獮所親

御廐尾舌為賜宋人服罪即罷宣撫使召揆還六年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璧圍壽春命揆為右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衆殺衂悉遁出境上即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埸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

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寧壽為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為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師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潜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

宋捷襄陽光化既為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
闔城歸順山東之衆攻圍楚州隴右之師犯邊出界卿提
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
和為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
時矣淮南既為我有際江為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
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
卿宜廣為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
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徠
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
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

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
勉之既而宋帥丘崈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
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即以右
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
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爲於是江表震
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揆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
分軍涉淺濟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
級生擒其帥劉從常忠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
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
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甯塘諸積水以

為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
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近侍局使
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
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于鄧城之北
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
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揆體剛內和與
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
淮即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于敵無饋運之勞未嘗輕
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
名將云

抹撚史扢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扢搭
幼襲職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
使事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僕
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
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
史扢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
烈史扢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兵五
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霖雨潰
溢敵營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
扢搭率騎踵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

烈史扢搭踊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授以
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史扢搭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
軍戰霍丘花靨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史扢
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鬬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
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
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
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劍鏃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
厭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內族宗浩字師孟本名老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元帥漢
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爲海陵庶人入殿小底世宗即位

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充符寶祗候大定二
年冬昂以都元帥罷幕山東宗浩領萬户從行仍授山東
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父憂起復承襲因閱斡魯渾猛
安授河南府判官以切直解職閱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
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陞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
同簽樞密院事改曷蘇館節度使世宗謂宰臣曰宗浩有
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大理卿踰年授山東路
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陛辭世宗諭之曰卿年尚少以卿
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體朕意因賜金符遣之二十
六年爲賜宋主趙昚生日使還授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

事章宗即位出爲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
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
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
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北部廣吉剌者尤桀驁屢帥
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䪁亦叛內族
襄行省事于北京詔議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剌則阻
䪁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
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剌然
後提兵北滅阻䪁章再上從之詔諭宗浩曰將征北部固
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

等相結廣吉剌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讎
則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戒
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忻仍偵餘部所
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者與山
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䪁廣吉剌
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剌果降遂徵
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
撒會于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
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渾灘
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

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
剌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
必剌因言所部迪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
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土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
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忻等恐大軍至西渡
移米棄輜重遁去撒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
窊里不水縱擊大破之婆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
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婆速火乞內屬幷
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
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國公初朝廷置

東北路招討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
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
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
地土不贍官田多為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
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為憲司所糾出
知真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為樞密使進拜尚書右丞相
超授崇進時懲北邊不寧議築壕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
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
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獎賚甚厚撒里部長陀括
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眾

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躐遷儀同三司賜玉束帶一
金器百兩重幣二十端進拜左丞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
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
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犒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
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卻之仍諭以稱
臣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
誓書來且言擬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
母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遂貽報翰及
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兩示包容矜軫之意開
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

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
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
必蒙洞照重布本末蓋惡聽馬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
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
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
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徹戍而南悔
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諭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
無佳兵之意況關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
恃爲屏蔽儻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
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

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已增大定所減之
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為重輕特欲藉此以見悔過之實
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
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豈其至元元無窮之困竊
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
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
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為意當隆興時固有大
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況茲
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
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
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
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
溢於所紀方冊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既乎惟大金皇
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并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
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旨伏乞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
已之誠亟賜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
書副本處往復遷延就以錄呈初信孺之來以和議自
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
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為例宗浩怒其輕妄因之以
聞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專兩國之情

聞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
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恍易而歸遣之使歸白其
辭以白其國人則擇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
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
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
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横因為
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
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
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
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動鄰國何
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
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為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
者乃若彼國犯盟侵我疆埸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
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
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
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歛軍徹戍以
為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
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為我軍擊退梟斬捕獲盡以億計夫
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圉
雖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為求請和者理安在哉

其言名分之諭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
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概見也至于
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渾之渥夫豈可忘江表
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
恩易為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大
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為宜若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
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
地將為屏蔽割之則無以為國大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
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
而為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

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黃畫江為界是亦皆能為國
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
州軍縣鎮已為我有本不當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
到擬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畫為定
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
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
三萬兩專以塞再增歲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足其言
撫可准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為誓書又且報通謝
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
任廢慶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輒瀆誑紿理不可

容尋具奏聞欲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
黃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
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
子略不相遠如能依應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
如欲世為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為界陝西邊面
並以大軍已占為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
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止是復皇
統舊額而已安得為增可令更添五萬兩止以表悔謝之
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
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

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
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
朱致知李璧吳琚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與議據方信
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
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
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
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
後悔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為伯增
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
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illegible]

命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湜爲勑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女奚烈守貴遙爲勑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詰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操縱之際有可指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扢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列傳第三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金史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夾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篤人也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駿達猛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爲管押萬戶後隸左都監完顏思敬遂窩幹餘黨敗之又遂至抹拔里達悉殄之賊平遷鎮國上將軍知潁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刺史烏古孫麟發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尹遣萬戶孛术魯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三年五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古里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出爲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辭賜以金帶廄馬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闕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

兵馬都統制使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
二年拜尚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
人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
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
何也清臣曰宋取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未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戰攻守之
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
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所征
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

學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以踈矣
尋上表丐閒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覲諭之曰聞卿母老欲
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也
五年二月上御擬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
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
年矣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
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
里改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
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
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

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
剌敏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爲左右翼分
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敵等
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
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賕罰北阻䪁由此叛去大
侵掠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
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
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府
上曰姑與滄州既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亦許復
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幺查剌襲猛安初議征討清

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
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廼從太祖平遼以
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
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
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
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
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霫
踰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
以族賊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謀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

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
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兵從忠義追賊至裊嶺
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
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爲第
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
人犯南鄙襄爲潁壽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
五千復潁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
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
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宋將偵者知敵欲三道
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

地隘儻不得騁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
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遣之
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
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遂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
不可勝之地眞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
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兼
監選速頻路節度使移西南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
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有將帥才經世才他人莫
及冀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
日使宋方新免親接國書襄奏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

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
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
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
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
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
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
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
治有其効至是朝廷以審覈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
爲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
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

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
屬多用糺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
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
請如舊從之議及古者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
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
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
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且圖以進因上羈縻
屬部鎮服大石之策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
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弼宿內殿同受顧
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

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會上封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言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襄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遣慰諭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疋乣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復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𨍏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鷄旣壓敵突

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十月阻𨍏復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陁鎖等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鎭也至石門鎭容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傳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勑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乣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

與之合乃移諸乣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乣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乣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胥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千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贖以揀其賞襄以為非便奏請量存口數餘悉官贖為良上納之北部復叛斡戰失律復命襄為左副元帥蒞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六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為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

軍泰州又請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轐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遣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便賜寶劍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齎糧以省輓運屯於污移剌烈烏滿播等山以逼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俾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繼其後

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疋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塗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阿勒根阿海降詔褒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禀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其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識治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

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為退後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沮滯之辭徒煩聖聽且外臺所舉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己詔仍慰諭

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還上
方欲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算木海猛安明年皇
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和萬嶽還次芝田之行店遂以疾
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淄王克
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襃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
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
徒單鎰欲搆以罪書聞上以書還鎰其明信如此既而
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
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
間配享章宗廟庭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三土猛安盆打把謀克人
也大定十二年剏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平府
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脩官改應奉翰林文字世
宗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之士蓋亦難得如徒單
鎰夾谷衡尼厖古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爲
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數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
權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
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見其羸瘠復賜告一
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謨
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止須識見

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甚以
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
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
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
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
國言區種法衡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
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歷
隨朝職任者持奉使江表衡未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
貫六年遷尚書左丞議出行省于撫州泊還入朝聞父憂
去上亟召田起復本職承安二年以爲上京留守尋改樞

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獎諭四年
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憫然
爲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勑葬謚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閣毋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祖
斜婆授西南路世襲合札謀克安國沉雄有謀畫尤善騎
射正隆元年從軍爲謀克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爲常山簿
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鸞局副使
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大石部長有乞修歲貢者朝廷許
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望闕羅拜執禮
無惰容時北阻轐迫近塞垣隣部欲立功以誇雄上國議

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辭強之不可或以危
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易節[illegible]背遣旋不待怠
於病死麾下衆壯其言餽贐如禮既還以奉使稱旨遷武
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
討六年左丞相夾谷清臣用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道出
瀕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illegible]
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濼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
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
子襄遣安國追敵衆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
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以

所部萬人疾馳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illegible]
都統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遷[illegible]
得以便宜從事時北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
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安河猛安衆合札謀
克帝幸慶寧宮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illegible]
乞招諭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illegible]
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illegible]
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
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illegible]
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
諸部皆震悚甚為鄰國所畏服
瑤里孛迭北京路[illegible]白猛安陀羅山謀克人也以軍功歷
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擢右御史臺察遷升同知震
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改授西北路招討副
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illegible]泰州[illegible]孛
迭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
伐孛迭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
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群牧人叛改[illegible]邑軍孛迭
為都統領步騎萬人至州敵衆偏來逆戰兵勢甚張孛迭
視陷陣奮力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

糺軍千餘出沒剽掠[illegible]孛迭追敗之後復所掠悉還
本屬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為左翼[illegible]
河與敵戰孛迭[illegible]殺獲甚衆五年授知[illegible]改東
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為[illegible]義軍節度
使泰和六年卒上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
大夫孛迭明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
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為上所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為師之始出師
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illegible]
力而後勝其任衛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

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興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強弱係制勢者亡遼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列傳第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金史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移剌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粘割斡特剌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蔚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尼厖古鑑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也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爲後方五歲晚卧聽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應補爲承奉班祗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歎詠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誨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

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
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
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
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
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代還修撰二十年詔擬撰
衍慶宮畫功臣像遇翔降應奉踰年復為修撰轉尚書禮
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
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
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
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
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補外世宗
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為翰林待制
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世宗崩
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
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
夫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葬於別宮情
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
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
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
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
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諡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曆筭
書繪事先是舊大明曆舛誤履上乙未曆以金受命于乙
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為後既而生子震德
元歿盡推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為執政乃舉前
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
至一室牓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登
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簿大定

四年為東京辰州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
日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莫不感悟
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久之補尚書省令史擢河
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就陞司直四遷侍
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曰後代我者
必汝也俄授郎中數奏事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
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
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
命樞密使夾谷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
議於尚書省以疾求外為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三年知大

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
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
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奈何萬公進曰自陛下
即位以來興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
行至於旱災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
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
唯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
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
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
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進士李
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
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為桀
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問萬公曰卿為
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
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其奏對詳敏多類此
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
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
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曾
受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

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
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為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為繪
像於華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哭詔
起復拜平章政事進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
寵用事帝意惑之欲立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
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暐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
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
事方殷是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為病便
而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為
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問
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是兩
上表以衰病乞閑詔諭曰近御言數事朕未嘗行乃厭之
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初明昌
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
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為風沙
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
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為便
後丞相襄師還卒為開築民甚苦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
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故
無關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

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為軍旅之
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
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
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
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
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
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
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
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
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

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
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
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
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
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耶不然何求去如是之數也萬公
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光祿大
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
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
習典故所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
為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
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
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嘗
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
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
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
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
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萬公
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
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

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為大
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廷
蒲察通本名蒲魯渾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也熙宗
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
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
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
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
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半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
仍有舞槊來刺者迴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
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以別

也是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欲執而殺之猶閉其營拒
閤仆地衆扶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
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
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
朕將用之窩斡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
世襲謀克奚人亂承詔繼往從軍還本局使以母喪免起
為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
主出為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
語在世宗紀中尋攝蒲與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
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

欲令通為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
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當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出尹
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猛安
謀克事大臣皆以為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為
便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户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
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
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
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
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為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
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

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
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
臨洮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
薨詔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宰相無祭葬禮通舊臣懿戚
故特命勅祭及葬初通在政府舉大字率府完顏守貞監
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粘割斡特剌蓋州別里賣猛安奚屈謀克人也貞元初以
習女直字試補户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年選授
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
以宋人欲啓兵端上言求入見世宗遣斡特剌就問之仍

究其實至宗叙問宗叙及召凡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
奏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
兵築祁安城及萬殺喬家族首領結什角又諜者言夏與
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斡特剌往按其事夏
人報言結什角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
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案知宋夏無交通狀
及喬家族民户願令結什角姪趙師古為首領且以聞世
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車牛弓矢器仗十二年為夏國
生日使還授右司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為河南路
統軍都監賜金帶及廐馬十七年授為武寧軍節度使兼

領前職明年入為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論平章
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為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為難事其
餘常務各有程式非此比也如斡特剌所舉者頗偁朕意
時右三部檢法蒙括蠻都告斡特剌與招討哲典朋黨乞
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哲典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
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
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授提控代州阜通監
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為執政卿亦
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荷
上有宰相而自嫌外姜舊人年老新人未甚經練是以委

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為不知也二十三
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許解樞密世
宗以猛安謀克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皆卿輩所當陳
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為細務非天子所親朕嘗
思之獄訟簿書有斡特剌在餘事卿輩略不介意朕亦安
能置而不問耶俄坐事削一階令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
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
焉今阿魯罕年老斡魯也多病吾欲用宗浩何如斡特剌
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
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

人君始勤終怠者多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
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
終始者實為難矣二十八年為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
往馬一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
任之乃起為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
精神尚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
先基業之地與驍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
卿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
年六十九訃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五
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貫謚曰成肅

斡特剌性溫厚臨精審為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
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斡特剌輩其才真可用也在相
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試
部令史及令隨朝吏員得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為非云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
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為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
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
之命張毋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
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
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

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荒唐今遇事輒言
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
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聵第恐聽聞不審或失奏對
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
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犂牛
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
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世宗
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
如輝對曰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
託事效之何以辭為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

以對耳輝以為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物不時
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
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
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
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强雖久歷
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
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且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
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
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

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
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謚曰忠簡輝性倜儻敢言雖
學允好論贊從河間劉中真說率用涼蘇神童岑添壽者
方數歲輝召之因書擧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
根輝頗惑人亦以此為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遼
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平章
政事致仕父尹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士舉興
宗錄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尚書省令
史歷户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宰臣奏擬瑋

經畫軍民田上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滯此乎遷户部員
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陞郎
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為使宋國信副使瑋父兄皆以是官
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户部侍郎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為
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
事嫌其稍下故移户部侍郎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户部授
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
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可得也明年擢户部尚書時河決
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
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

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以為宋弔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為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則有司難於承用耳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擊毬於臨

武殿聞瑋卒而止諡曰安敏後上謂宰臣曰人為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介然自世宗族潔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匿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為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己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乙者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骴縣官遣觀焉于驛舍皆懸為疑之遷絳上令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還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為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剌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為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罷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為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鞫于有

司獄未竟不宜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割遵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係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孛瓦貪婪強悍深可為慮陛下若闇諳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蜂蠆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災明

詔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万春
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擬之於事似為不然況西北
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
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口
糴升合者日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
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大尉馬毀太府
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瓦誘脅
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者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
萬全之道哉廼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

明始散天之示象蓋有以警悟聖意俾德銷變於未然也遊
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亡皆以是失衆可不慎
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
是日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
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聞諫官咸言民間
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若雖可暫其忍私奉
而重民之困哉廼罷北幸尋為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
金帛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
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願詣尚書省召師中等
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今命

平章諭旨其從聽焉户部尚書馬琪薦舉自代擢吏部尚
書初完顏守貞罷為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用監察御
史蒲刺都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
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上曰向薦守貞
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治路鐸李敬義亦
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以正
失舉罪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為御史大夫命與權
部尚書張暐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
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脩言小人在側果
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

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
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
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
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
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
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葬祭仍賻
贈之謚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
真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
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弗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
其遇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録用其子

師中奏曰臣有姪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以其姪爲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此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事尋授都事以憂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多不法然朕亦知爾才幹欲授以內除而臺憲有言以是補外如能滌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察廉爲第一授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五年拜參知

政事蔚懇辭不任負荷勅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

馬惠迪字吉甫漷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衒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烏底改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士毀其船栰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毀其船栰正欲不使再竄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與中府治中召爲戸部員外郎改侍御史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上奏高德温獄其於富戸寄鈔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

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謂全尚寬縱也尋轉左司員外郎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戸部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戸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古孫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瑋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厚以求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戸部尚書久之罰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色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減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琪本意遽失措與非病告

有違不同宜减徙二年三年論之上從公貞[illegible]改
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户部亟難得人頃無以
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
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
少上曰往多情見為是耶今無有為是耶琪曰事狀明者
不假情見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灌
封丘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
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鎮
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閤門祗候嘗給假以聞上怜之以
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

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為上所少云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
史為吏部主事順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
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擬察如所舉召為尚書省都事擢
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
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户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
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
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欲加糾劾大夫張
暐輒尼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之伯通居家待
罪鉉奏暐言彈糾大臣須有實跡所劾不當徒壞臺綱

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
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
仕卒
尼厖古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
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
單鎰夾谷衡尼厖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
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
朕知其正直特治及充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
有國俗純實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户部侍郎

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
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薨謚曰文簡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華行
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
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闢墝埆之議明
灼利害如指諸掌閱於群說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
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
特剌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
有附胥之譏劉瑋見讒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
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金史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賁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先生父勝通判滄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鼠銜明珠寘而久約生故其名字也擢進士第調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為強郡守欲傅以重辟久約閱實因得免死累擢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久之復入翰林為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為賀宋生日副使至臨安適館伴使病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約曰設副使亦病又將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伴副使聯騎如故乃終禮而還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子若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久約所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鑒其議乃上章請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臣所甚多未可使去左右遷太常卿仍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乏材閡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能急而使諫臣言之歟即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職官通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為耳他官品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鑒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為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察舉好官皆是諸科暨臨全無進士何也豈薦舉之法已有弊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能人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曰爾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為武安丞臣見其廉眾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繁劇使處決疑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舉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汙耳久約無以對必福五經出身蓋諸科人故上問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為常章宗即位久約以國富民貧本輕末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坊場

害民與夫選左右擇守令入事務獻計策之要乞致仕不許授橫海軍節度使以便養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約篤朗敢言性友弟為文典贍有外祖之風云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魁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丁內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為衛州防禦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為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閤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尋擢修起居注方議郊禮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為高麗讀冊官五遷秘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為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召為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為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閤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如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敢言者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

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
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
既少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為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
尋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旨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
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為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
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惡其詐謂
晏曰卿素剛正今果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歟晏跪
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
臣為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
不知其畏宰相何關焉既出世宗目送之曰晏年老氣猶

未衰一日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員上曰採察內外官吏固
係監察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況糾正非違乃官職
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晏曰幽王年少未練朕
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
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為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
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乎遼以良民為二稅戶此不道
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為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
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聚積其
息不能償因沒為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
下御史臺晏檢摘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為賀宋正旦

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冊皆晏為之章
宗立晏畫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度二曰禁游
手三曰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戶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
六曰量輕租稅七曰減驛價八曰免隨官陪納虧欠九曰
有司尚苛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
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字
以廣視聽皆採納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之致仕
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為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六年歸老
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為澤州刺史以便侍養

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仲略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
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轉韓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
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
都事為冊夏國王讀冊官遷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
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李仲略健吏
也未幾轉員外郎以親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從祿養
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為支郡父子相繼鄉人
榮之以父喪免起為戶部郎中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
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

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正制度禁奢僭去
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末墮養財用在乎廣儲蓄薄斂散商
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
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
學士兼前職因命克經義試春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
不若詞賦策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
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爲考試官庶得碩學
之士上可其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攝翰林侍讀兼寫王
傅時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罪當
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

金史九十六 六

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邪佞守令黷貨敗政此而不懲何
以勸後況執中凶殘很愎上屢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
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和
五年卒上聞之歎曰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何遽止是耶
贈朝列大夫謚曰襄獻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特立不
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
第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爲平陽酒副使遷攀長令
累遷解州刺史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
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節度

使事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諸部所貢
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迴賜務省費以廣邊
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數仍選猛安謀克
勳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
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彊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
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
同知西京留守過闕復上言以爲諸表僅可採乞斷自宸
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一宴賜人以爲便改棣州防禦
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上諭之曰卿資歷未得三品以是
員方闕而卿能幹故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充揖

金史九十六 十六

知歸德府事郡僚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授河南路提刑使
上言隨路提刑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
置許州乞移治南京爲便並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
以愈爲最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宰執有何議論平
章政事守貞曰李愈言河決事上曰愈嘗陳備禦北邊策
言甚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蓋以其敢爲耳又
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
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奏陳屯田利
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銀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爲刑部尚書
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爲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上曰

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尺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
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
仍給告人賞錢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
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主樂聞忠
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爲賀宋正旦
副使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
弱百姓騷然三叉尤近北陲恆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
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難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
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
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虞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閭

毋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
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
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清獻有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
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乙辛之譖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
冤者士方擊登聞鼓以訴遼主感悟卒誅乙辛擢士方授
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穀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
解終沂州防禦使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士由復州軍
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
舉賁安靜有守不尚矜誇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

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
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
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產業比歿家甚窶上聞憫惜
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弟質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
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辟舉選昭義軍節度副使
章宗問質臨事若何張萬公對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
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致仕終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
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
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讜學被選東宮轉左

補闕兼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從翰林
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慤
薦于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其立己純正宜
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適朝議以流人實邊安
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
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
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雖所領耕與古之募民實
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
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
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

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尋出爲濟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曰文簡安仁敦實無華渙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所稱云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

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嶺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藏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蹄蹶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亦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

挂甲常坐之馬日暴雨飫臣知其必羸瘠矣往不悔侍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爲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弊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橛之變猛鷙之虞姑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襲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衰衰寂寞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

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爲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己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上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

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柰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輒不貲之聖躬受沙磧之繁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陰翳上有懸崖下多深谿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才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簒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此以離宮關遠事巡狩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

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歛之繁所謂能以濟矣而遊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爰盎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諭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内臺榭高明宴安稍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若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爲業穹廬爲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祗守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

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而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不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弓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

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
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
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
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
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
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
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共為身計豈不思諛惟陛
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俯垂聽納則
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也非所覬望也世宗納之遂為
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采

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如煬
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
安保為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傷乎治
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虞巡狩以
時即兆禍亂者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
經選為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罰俸一月世宗責之
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
察為轉中都路都轉運户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
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
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暐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

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
州刺史坐鞫揚偉粟貴糴與使償為按察司所劾以贖論
歷陝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秋左氏傳
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奉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
議者譏其太儉云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
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
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
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
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
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榷場使補尚書省掾
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為太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
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舊邦是
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闕歲改秘
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伯達以文行知名選為
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義
起為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名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
林修撰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先是右丞相襄參移
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

汝霖右丞劉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紿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亦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桑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申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為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

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叔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別有傳

贊曰金詘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為常莫有知其為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則戶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齎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御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列傳第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金史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舉太醫院廣惠司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裴滿亨　斡勒忠　張大節 子巖叟
張亨　韓錫　鄧儼
巨構　賀揚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伯祿　楊伯元　劉璣 兄瑗
康元弼　移剌益

裴滿亨字仲通本名河西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illegible]虎山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敏警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爲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爲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與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宜爲朕盡言俄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鎬王府尉出爲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

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己俸爲之賙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韓河東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諫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諫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藁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斡勒忠本名宋浦蓋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練達邊事嘗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爲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出爲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徒單移剌古舉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嘗調發黃河船數以稽期聽贖授北京副留守入爲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寧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一忠性敦慤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致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秘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巡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

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爲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洺州防禦使事入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堤城擢修內司使措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亦與吏部員外郎麻珪涖其事積銅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斵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從太府監諭之曰侍郎與太府監品同以從行支應籍卿辦耳辭爲宋生日使還授橫海軍節度使過闕謁東宮顯宗亦徳

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牓其公堂曰惟中鄰境有巨盜久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滑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爲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選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寧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爲爭盜由此生付

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比以官権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爲沂州刺史以便禄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勸勉後進自以得學于任倜待倜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棊當世推爲第一嘗被召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翛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翛之上惜乎用之太晚又屢語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

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巖叟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川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沂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翼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愛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仁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徙移沁南逾年按察

司言其年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居洛陽卒
張亨字彥通大興漷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
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廣寧府宜川令大定二年補
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戶部侍
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illegible]侍鄧汝霖[illegible]亨失
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戶部尚書世宗問宰臣曰御史中
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爲
人雖正於事不敢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
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
東北路歲費用百出自遼以東粟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

欲鑿邊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
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
會使決使行旅便於囊橐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
出爲絳陽軍節度使已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
常少得人如張亨近令補外頗爲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
甚過人小官中豈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爲左
司奏事多有脫略是亦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
刑司時方重其選上以亨爲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
採訪事訪其利病條爲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
事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

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
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
韓錫字難老其先自析津徙劃之漁陽祖貽慶遼中徽北
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蔭補閤門祗候
天會中爲代州從軍掌禮儀以母老西就監差久之授
神銳軍都指揮使入爲宮苑使天德元年擢尚書工部員
外郎出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遷尚書戶部
侍郎以母喪解起復舊職付金牌一銀牌十籍水手於
山東時蘇保衡爲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
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

進海陵遣使急責之衆稍亡錫召諸豪諭之曰今逃亡法
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僥脫其如妻子何衆悟亡者稍止大
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間
府事引見於香閣誡之曰閭里族居彼者縱甚鄉當以法
繩之錫下車宣布詔旨後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
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
年卒年八十三
鄒儀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
爲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撥務者數年有司
奏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戶部侍

郎王脩工部侍郎張大節左司郎中鄧儼對世宗曰王脩
張大節苦無資歷與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儼往常謂
宰臣曰人言鄧儼用心不正朕視儼於事其心識甚明在
大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習幾有心力於是擢戶
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寘
儼於吏部因改命焉累遷中都路都轉運使明昌初爲戶
部尚書上命尚書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
儲蓄儼言今之風俗競爲侈靡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
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
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

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仕復寅緣求進上問左右鄧
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詭身
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徇
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嘗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
甚合衆議今使復列于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然之遂不
復用云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
都丞察廉爲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振武軍節度副使
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爲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
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甚明
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
守上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內明悟第之間緩耳佐貳
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若任以長官必有
可稱章宗即位擢橫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
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
先還以書則報答寒溫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
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
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
云

賀揚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

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豐令補尚
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爲監察御史歷右司
都事戶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
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
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
漢人爲官俄以廉能遷戶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
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
提刑司驛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揚庭性疾惡纖
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
至揚庭則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明年下除洺州防禦使

時歲歉民飢揚庭諭富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糶之飢者獲
濟汾人爲之立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
曰揚庭能幹者也當何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遂許之年
六十七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
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勤忠以吏道致身
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
正不撓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怨誰不道糾
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
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骫骳賀揚庭骨鯁大

定於二人而屢訐南北士習之優劣豈其然乎張亨始以
縲縛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卑務詐身
上下稱黜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則邑
主簿由普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濬州防禦事
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
初召爲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
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文字公貞居
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審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
是正金人以爲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毓沃州栢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
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
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具
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
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鐵甸尚如此天下可
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數用上然之召爲右警
巡使旭爲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
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語涉訛亂即收付旭
旭釋之不問爲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爲大名
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爲監察御史時

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難居是職上命
別擇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獲鹿令
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
上慰諭之爲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奏司
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
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
敏練達時政與王修劉仲洙輩世稱能吏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
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
暴漲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處驚仲洙率

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
一階陞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爲刑部主事六遷
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
庸常不正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正者如劉
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
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爲祁州刺史
以六善爲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
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
書力辨帝從之延復穀官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弁
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

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陞爲定海軍節度使歲
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
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義
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
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
蓋一時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調
登城主簿有遺愛民爲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書省
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授行天下完
其一也明昌初爲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久

次者補吏皆同類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王隆門用
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取進士天下以爲當
令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
擢尚書省都事出爲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
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
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
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
其冤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
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
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馬百祿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遷
翰林脩撰坐田穀黨免官逮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焉百
祿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第調武
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榷貨副使平
陽府判官入爲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白有治迹特
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錄南北路刑獄所至
無冤召爲尚書戶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事李
京爲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州刺史吏民畏愛提
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
興平軍以提刑司從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

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
卒謚曰貞忠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郾城
主簿兼攝次令召爲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
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爲尚書刑部員外郎以
憂免起爲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涿州久之擢工部侍郎
四遷安武軍節度使泰和三年致仕卒伯元以才幹多被
委注凡兩爲推排定課使累爲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
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賜謚曰達
劉璣字仲璿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爲大

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
曰汝職掌教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永中曰卿有長
史而令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爾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密
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
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
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
隄防之費及言官鹽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俯延
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
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
滄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
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爲人何
如參知政事程輝曰璣執強跋扈昔遣濟南府官僚以至
委曲生意而害及平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
不問契券真偽輒放爲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己之奴
何爲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
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爲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
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承安
二年卒年八十一兄琉
琉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遭父喪求終
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琉坐與往來

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琉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以爲護
衛十人長往招宗敘白彥敬紇石烈志寧皆相繼來附還
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至庶幾能贊
朕故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六宮
百司琉建議留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經略淮右餘皆北
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西京留琉
爲中都總管判官再轉近侍局使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
使賜襲衣未幾爲陝西統軍都監賜廄馬金帶皇太子以
廄馬與帶爲贐召爲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
與張僅言典領昭德皇后園陵襄事太子贈以廄馬轉左

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璘
爲同知宣徽院事琉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
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
見卿也仍賜廐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琉
柩過京師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年
進士第調洪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補尚
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爲大理丞大
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
視相其地勢以城在盆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以徙之

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
卿先是衛州爲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
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
舊轉秘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
尊孝懿皇后爲皇太后以元弼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
理卿以疾去起復爲尚書刑部侍郎隸御王倚送南京路
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移剌益字子遷本名特末阿不中都路胡魯土猛安人也
以廕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錄事召爲樞密院知法
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之太尉

克寧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臺薦益剛
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
內饑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既入謝詔諭之
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卿等往撫育之其
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以材選爾其知之既
至首出俸粟以食饑者于是倅以下及郡人遂出粟以佐
之且命屬縣視以爲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堤久頹圮水
屢爲害益增修之民以爲便爲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
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
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意上曰特末阿不安在此人可也

即授防禦使召爲尚書戶部侍郎尋轉兵部爲群牧久叛
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邊鄙寧上
御便殿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議益謂當爲便天子之兵當
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啓敵
人侵玩之心出爲山東西路轉運使有勑使按鷹于山東
益奏乞止令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
治使者罪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
妄所爲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
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
察司糾劾似爲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當人飲會公通

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二年卒于官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譏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憝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為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焉百祿初坐黨廢晚著治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琰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剌益剛而敢言益以志寧北伐為不可仲洙釋田穀黨禍二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列傳第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完顏匡　完顏綱　完顏完奴

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為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答願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願啓顯宗曰豳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衛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駝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

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為周夷齊
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為天下後世慮至遠也
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
上相語遂後顯宗遲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
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
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
曰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
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
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殿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
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

金史九十八　二

祖九世孫訛出僕散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
由知此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
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啟
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
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
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
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
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
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
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

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
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
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
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
把內剌國史院編修官夾谷衡國子助教尼厖古鑑進禀
策題問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
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
出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教教措刑
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
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衡助教鑑長於

金史九十八　三

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
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問李晏因孰
不可令異議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
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
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
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貴長匡與訛可俱為
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與以訛可登第怏怏
但吾教命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
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
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

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
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
以避宋諱事載本紀還秘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
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
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
盜息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
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詔寢其奏三年入奏邊
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世宗實錄
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為外臺匡與司空襄
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設置提刑司皇統大定間

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
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
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
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
匡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摑按出
使烏都椀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為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
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
其兄奉御賽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
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嘗再為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為相
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執其咎結召械增屯戍初未敢公

言征戍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
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掠民財物掠鄧州白亭
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
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
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
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
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
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
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遣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
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猶修邊壘太常卿趙之

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
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
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
數千不得為小寇上問參政思忠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
狀與匡畏也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
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
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邪匡徐對曰
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
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
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

軍頃之以匡爲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
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
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匡遣前
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
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
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
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
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
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
荊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

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
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鐵馬而渡如涉坦途荊楚削平不
爲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
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
如故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
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峪遂取穀城縣僕散揆得疾
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
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
副元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爲平章
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

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胄族人元
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奏之
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以爲請
得崈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
送元靚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
宋主因密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
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
遣朱致和吳琯李大性李璧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
張巖于建康罷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
時李璧已爲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

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
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年
正月請和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
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
侂胄書上元帥府匡詰之柟辭詘曰此事實出朝旨非
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
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
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
於是廷議諸軍已班關隘不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
書來略曰竊以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

爲界今大國還先皇帝聖意旨眙至唐鄧畫界仍得是
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
相依今川陜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
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爲三百萬貫以連
歲師旅之餘重以發掘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區區
悔艾之實不得不亟勉遵奉又嘗聖書改輸銀三百萬兩
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
帝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
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啓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
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

金文九十八　八

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亡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
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尚
力庇之嚱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
儻大國終惠川陜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師旦首函亦
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
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鬭其間遂成嫌閒一旦猶子翻然
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
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爲首尾關隘畫蜀
安危豈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
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陜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

戍兵萬人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陜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
送遵上國之命臣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
萬人堡壘之役饋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
關隘備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緜緜之平地以
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豈祈不已者以前日叛罔嘗且稍
獲今遽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
則陜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累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
戶較之陜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
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柟還復書曰
宋國頃渝盟好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僾

金文九十八　九

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頻撫之恩至深至厚比奉聖
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
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俟
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悖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
川陜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首者
本欲易南地陜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元畫事理
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貫宋罪關隘區區
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陜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思
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而從之意脩追誓書稱遣通
謝人使赴闕王柟之歸也臣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

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爲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將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取先次錄本齎呈并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遣欲望上體大

金皇帝已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候侂胄首到界上卽便拘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眞揚間伺候嘉報遄遣前去界首以俟取接臣得錢象祖書即具奏乃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卽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卽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絹至下蔡畫日割賜匡得詔書卽以諭宋人使知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

烈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衞軍都指揮使徒單鎰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爲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弈吳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遺詔立衞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衞王承世宗之遺體

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從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昇寶祚卽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衞紹王卽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衞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匡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

唯讀敍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
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眞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
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
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
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
官此豈宰相所爲哉

完顏綱本名元奴字正甫明昌中爲奉御累官左拾遺詔
三叉口置捕鉢綱上疏諫疏中有云賊出沒其間詔尚書
省詰問所言不實章宗以綱諫官不之罪遷刑部員外郎
綱言諸犯死罪徐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罪連逮二

十人以上者並令就問曾經所屬按察司審讞者移推別
路官亦依上就問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經本路按察審訖
即當移推別路按察司部分廣闊如上京路移推臨潢路
最近亦往復二三千里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討司
最近亦須數月乞依舊制令移推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
之故事生夏國若夏人饋禮物視書幾道以爲多寡泰
和元年綱爲賜夏主生日使章宗命齎三詔左司員外郎
孫椿年詔奏爲一道尋自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
等奈何不奏也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
乞於少府監依此例注能幹官一員兼儀鸞局官儀鸞局

官一員兼少府監官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詔綱與喬宇宋
元吉編類陳言文字綱等奏凡關涉宮庭及大臣者摘進
其餘以省臺六部各爲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宣徽院事
六年與宋連兵以諸將與相異同以綱爲蜀漢路安撫
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之未附
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蒲察秉鉉分
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
成紀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溫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术
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乾州刺史
完顏思忠扼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

官蒲察秉彝戍虢華扼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顏忠本名
婁室同知京兆府事烏古論兗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
洮路蕃漢弓箭手及乣翻翅軍散據邊陲乣翻翅軍名也
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總其事宋吳曦以兵六
千攻鹽州華州戍將完顏王喜隊校僕散六斤猛安龍延
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坌姑蘇等
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
曦別兵萬人入來遠鎮术虎高琪破之青宜可者吐蕃之
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酋蔡族
帥曰吟京摟古壘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

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河州行十日至鉾竹大山蕃族境也
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云冷京卒
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
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曾佛留為洮州
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衆佛留以父
呼之請舉國內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
明昌間閼羌巳彪叛鄰佐叉是時綱為奉御奉詔與曾佛
留計事因召青宜可會兵擊破巳彪曾佛留遷同知臨洮
尹兼洮州刺史子晋賢為洮州管內巡檢使綱屢以事至
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內屬以兵至情綱稍奏之上

終不納及綱部署陝西上密勅經略西事於是曾佛留巳
死晋賢為懷羌巡檢使綱至洮馳召晋賢攝同知洮州事
晋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
詣綱請內屬綱奏其事上以青宜可為疊州副都總管加
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風慕義
背偽歸朝願效純誠恒輸忠力緬懷嘉嚮式厚褒旌寵卿
進上所受偽牌朝廷之取諸番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
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時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
祗承服我新恩永為藩衛晋賢與授同知洮州事綱遷
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知故以商州刺

史烏古論兗州領曾晋賢押領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顏綱
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
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
體亦勿以蕃部而輕視之九月詔安慰陝西略曰京兆鳳
翔臨洮三路應被宋兵逼脅背國從偽或沒落外境若能
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拋地土依數給
付及受宋人旗膀結構等或值擾攘因而避役逃亡未發
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並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
之人隨宜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宋提控遣別將曲昌
世據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

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
知宋兵來遂據之蒲察貞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
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奧屯撒合
門美原縣令术虎合喜別將壯士五百取間道潛登出宋
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术
虎合喜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尚原
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
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
程松已焚閣道貞且脩道且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
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裴滿阿里為疑兵潛遣猛安

明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追而殺之
于陣宋兵走二里闍復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惶門追擊
大破之合喜棄夜潛登和尚原絕頂宋人驚以為神皆散
走破兵二千生擒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
退以兵邀之皆敗遂復故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
步騎八千人入赤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
蒲察乘鉉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分
兵邀宋步兵宋步兵據山待戰部將唐括按荅海率二百
騎馳擊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
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猛安把添奴追宋
騎兵殺千餘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皆為金軍所殺
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
倉谷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石抹仲温以隴右步騎
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初吳玠吳璘
俱為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璘
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
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為盜
上遣諜以利餌鳳翔卒溫昌結三虞候軍為內應昌詣府上
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上聞韓侂胄忌
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詔

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其與曦詔曰宋自佶桓
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
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胙大帥遂荒西
土長為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欒黶之汰猶當十世宥
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
于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
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
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
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
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
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
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
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
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
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
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
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讎人百其勇失道至
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驁飛
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
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

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
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掎角，則併
虜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
可領也。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爲水洛
城巡檢使，遣持詔間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
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
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會
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
爲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階州中間爲
援，欲先取襄陽以爲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

陽。詔略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
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爲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
之事，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爲國建功，豈止
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十
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
圖志、吳氏譜牒來上。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爲陝西宣
撫副使，進三階，還軍。吳曦遣郭澄進謝恩表并表賀全蜀
歸附二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答之，并賜誓詔。郭澄
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國日
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完顏
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綱計究大安時。汝主嘗
以事入覲，今亦多故，俟汝主之事休息，不忘欲得一見，
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冊，俟回日別進，可以此意歸諭
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术虎高琪爲封冊使，翰林直學
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遼西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
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
枉生事。頃之，宋安丙殺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曰：曦
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爲曦重。既不據關，復
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
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于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子

爲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受自去冬出疆用命，擐
披甲冑，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效。界
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
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卷
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錄爾功效。汝等益思體國之
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克立功勳，高爵厚祿，朕所不吝。
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在鳳翔，詔撤五州之兵，退保要
害，五州之民願從內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長爲四
川安撫使。蒲察貞撤黃牛戍，宋安丙乘之，遣兵來襲，遂陷
散關，華州鈐轄完顏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

郎權宣撫副使遣戶部侍郎尼厖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
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㵎入四
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于圍練綱遣使奏捷詔
書獎諭貞等釋不問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
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綱還京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
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綱行省事于
縉山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
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爲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
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
至縉山遂大敗胡沙虎斬關入中都遂衛紹王于衛邸命

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因之㡌忠寺明日
押至市中使張霖卿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貞祐
四年綱子權復州刺史安和上書訟父寃略曰先臣綱在
章宗時招懷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旦曦以
全蜀歸朝胡沙虎無故見殺奪其官爵詔下尚書省議詰
按元年詔書云胡沙虎賊害良將正謂綱輩也乃追復尚
書左丞弟定奴
定奴與兄綱俱知名充護衛除平涼府判官累官同知眞
定府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將軍兵罷遷
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爲右副點檢大
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西京改震武軍節度使元帥與
屯衆敗績定奴坐失期及不以軍敗實奏降河州防禦使
遷鎭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宣宗即位改知
歸德府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副統軍尋遷河南
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品以上舉能幹之士
充河北州縣官改簽樞密院事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復爲簽樞密院事行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兼
武寧軍節度使行院于徐州召爲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
定三年薨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

以爲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彊智踈蘇師旦謀淺任大
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顔匡完顔綱皆泰和終
功之臣然匡墮忠于大安綱罔難于至寧富貴之感人乃
如此邪

列傳第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徒單鎰　賈鉉　孫鐸
孫即康　李革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胡輦北京副留守鎰穎悟絕倫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最精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士下尚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當自眾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嗜考試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鎰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譯諸經著作佐郎溫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剌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爲國子助教丁母憂起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鎰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爲經久之治章宗銳意于治平鎰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也必曰稽于眾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

奏進尚書右丞修史如故三年罷爲横海軍節度使改定
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
永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改命節
度定武繼又知平陽爲改西京留守承安二年改上京留
守五年上問宰臣徒單鎰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
對曰皆才能之士鎰似優者鎰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
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鎰
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初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橫朝臣往
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曀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鎰上疏
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

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
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
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荐臻矣因論
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
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
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
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
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眞經史雅奧
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

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
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
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
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
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
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
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冒色之事高
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蓋以元
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
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

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揆節制實顓方面上思用謀臣
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
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
狡獪亦資裨勝鄕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
寄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副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
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控急
遞鋪官自中都至眞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
置者達于臨洮自眞定至彰德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
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
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

兵救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鎰以兵會秦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行軍都統斡勒葉祿瓦副統把回海完顏掇剌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葉祿瓦拔鶻嶺關掇剌別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敗禽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遂取上津縣葉祿瓦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柟以書乞和詔鎰召葉祿瓦軍退守鶻嶺關八年正月宋安丙遣兵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宗砂谷襲鶻嶺關回海掇剌擊走之斬其統領于陣延歲罷兵鎰還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

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爲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還開府儀同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參知政事梁璒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

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誦曰我見丞相恥哉术虎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爲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顏綱將行省于縉山鎰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爲便綱不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即行省之功也亦不聽綱至縉山遂敗績焉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閒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

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既殺徒單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說之曰車駕道出真定銘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徒單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至衛貞祐之際轉敗爲功惟鎰是賴焉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鮮忽剌謀克鎰尚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

察司撫偵不可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鎰曰鑾輅一動北
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
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
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賻贈從優厚鎰明
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
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
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
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為
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刑部主事

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
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刊修遼史
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
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
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
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敕斷亦依已定程
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其大槩以為茶樹隨山皆
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揀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
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
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

聞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
況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二月未
絕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
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
一月結絕違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
薦孫即康張萬公曰即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
次朕意以為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即康焉泰和二年與
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
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
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

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様朱篆青龍二
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偽學
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
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
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
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群臣亦當如
此矣泰和六年御試鉉為監試官上曰丞相宗浩嘗言試
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今以日合天統為賦題鉉
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
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積學業而已遂用之久之鉉

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
矣然卿久參機務補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爲安武軍節
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祐元年薨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遂
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
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語
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即位問鐸安在有司奏
爲右都管俄求及選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
皆因尚書省斷不當上訴者往送省則必不行矣乞
自宸衷斷之上以爲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每朝日奏

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承安元年遷左諫議
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
議錢穀官十八人鐸爲選首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鐸因轉
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
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
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須行法
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召鐸
戶部侍郎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
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
雖古魏徵何加焉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

皆降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
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
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
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
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
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溫雄
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
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
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薄其
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歛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

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
迤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
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
即詔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
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
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
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濟州防禦使改安國
軍節度使徙絳陽軍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
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
年致仕是歲薨

孫即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石晉之末遼徙河北實燕薊
八代祖延應在遼中占籍析津實大興仕至涿州刺史延
應玄孫克構遼檢校太傅彰聖軍節度使即康克構曾孫
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為右丞相是時即康為尚書省
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
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為吏部左司郎中上謂
宰臣曰孫即康向為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
比也宰臣因曰即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
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
對曰即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為優由是遷御史中丞

初張汝弼妻高陀斡不道伏誅汝弼鎬王永中舅也上由
是頗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語涉
不軌詔同簽大睦親府事稾與即康鞫之第二子神徒門
嘗撰詞曲頗輕肆遂以語涉不遜就逮家奴德哥首永中
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以爾為妃子為大王稾即康
還奏詔禮部尚書張暐覆訊永中父子皆死時論冤之頃
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上問宰相
今漢官誰可用者司空襄舉即康上曰不輕薄否襄曰可
再用為中丞觀之上乃復召即康為御史中丞泰和三年
除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稱

以為小盜竊發不足恤即康與左丞僕散端參政獨吉思
忠以為必當用兵上以為然上問即康參知政事賈鉉曰
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
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
蘭亭帖寫作未字充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充似不合缺
即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葉字泯字作
汦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旦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
從世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沈
字銳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傳從之自此不勝曲避
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攜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

調次任同降崔建昌已優調興平軍節度副使木門降即
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李踐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
郎高庭玉決四十解職即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
王即位即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
歲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革穎
悟讀書一再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定主
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
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為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
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

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丁父憂起復簽
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宣與隨路官差占
者別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及司縣各存留強幹
正官一員革與簽陝西東路簽山東孟子元復被詔體訪
三路官員能否辨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官數
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
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
徒單南平貴幸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
之貞祐二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
簽知開封府事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

議官四年拜參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
合附會實啟倖門乞凡斷例敕條特旨奏斷不為永格者
不許引用皆以律為正詔從之是歲
大元兵破潼關革自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罪不許
罷為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胥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
以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代鼎為河東行省是時興兵
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伐宋雖有獲
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
納太原兵後闕食革移粟七萬石以濟之二年宣差點劉
棧失至河東於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毀清野革奏今歲
兩澤及時秋成可待如令耕毀民將不堪詔從革奏十月
平陽被圍城中兵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
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都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
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
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把一語而宣宗
之厭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
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乃驟至宰相古
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
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
相之風焉

列傳第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敕修

孟鑄　宗端脩　完顏閭山
路鐸　完顏伯嘉　朮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為戶部
員外郎李獻可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宮籍監丞張庸
右警巡使裴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戶部主事鄭毓應奉翰
林文字裁刺益中都鹽鐵判官趙簡尚書省令史劉昂及

鑄十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合磁州刺史
繹秘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裴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
書侍御史毓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翰林修撰簡都水
丞昂戶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
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入為御史中丞召見於
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
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
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
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
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

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
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
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來訴非一國家朝廷恩
倖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己俸無故破毀廷
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婦毆詈同
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
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
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五
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賀正
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

意累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主章宗本
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
稽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賈鉉奏乞差監察時即
別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並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
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上召登聞
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
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宗庸及鑄曰朕聞宰相
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當宿直今
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準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
使至寧元年復為御史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

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
鑄等各以正言答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
中死鑄亦尋卒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
子皆加山為崇改宗氏為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大定
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
御史孫椿年以職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
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
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
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

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擬之
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朞年後
敘章宗知端脩不為衆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
遷大理丞召見于香閣上謂端脩曰汝前為御史以幹能
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實今謂汝亦不汝罪及為大
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為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
附上徇下執所見何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
陳言下大理寺議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
別出情見不當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為
節度副使卒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殁

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習將之
官問為政端脩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習不逆端
脩曰心平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閭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補
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
轉運都勾判官南京總遞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察判官
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貞祐二年知京兆府
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陝西
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參[illegible]宋兵千餘人
伏兵寨谷閭山[illegible]兵掩殺敗之追奔六十五里殺三百餘

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于步落堝遷官一階
三年召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以[illegible]斂苛刻以
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
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陀滿胡土門暴刻以閭山代之
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為左三部司正上書言
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口以
下丁村以上無修治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工部尚
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不可
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

對御閣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若然欲往山後今臺諫言民
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
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
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
復用其言大切召對于崇政殿既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
於是尚書左丞烏林荅愿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
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
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不以為忤路鐸以
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為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
尚書張暐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修

撰完顏撒剌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
局直長李仁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
幸甚善但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鄭忠信獄起事寢
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
上意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
之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是何
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
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
朕嘗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凡事
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則

臣齏粉矣上曰宰相安能齏粉人至是章宗以此言告
宰相雖留作宰相僉衡之敗右補闕完顏守貞既入
相以政事為己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貞[illegible]
鐸嘗為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說防守貞以為擬指鹿
人欲論皆不行及守貞指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
言切諫並指以為黨上乃出守貞知濟南府凡曾薦守貞
者皆降謫宰臣曰董師中胡賞者怨守貞不可治路鐸
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二人者後俱可用令姑出之上復
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
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

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問有
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為陝
西西路轉運使鐸為南京留守判官戶部郎中李敬義方
使高麗還即出為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
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為翰林修
撰同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尚書張暐大理卿麻安上
及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
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
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上曰
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為不可持國嘗薦

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
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知除武伯承
望風旨不許檢起復條例涉賽冒大夫張暐抑之不行上
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暐伯通待罪于家賈鉉奏
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暐暐言路鐸嘗與賈益伯通私
用鄉人李浩暐以為彈糾大臣須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
當臺綱愈壞今詳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
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事
如故頃之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
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暐及鐸暐與鐸

奏事殿上上問姬端修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
端修款伏乃云鐸嘗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修
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暫罷暐鐸坐奏事不實暐追一
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為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
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
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即除東平府治中未幾
景州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啖為之詔特改鐸為景州刺
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
皆勸人為善通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以
糾彈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儉推

官愛剌宴飲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為翰林待制兼知
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鐸剛
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為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
舟居士集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剌猛安人明昌二年
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
漆不酬直伯嘉鉤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
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
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
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平涼治中

累官曹州刺史獄繫羣盜伯嘉曰飢寒為盜得錢二千經
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准罪耳詰
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
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
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寧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
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改詔伯
嘉治之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
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
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毛吉打以
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

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勑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夾谷氏琢請如前代皆賜國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寵詔更賜完顏氏是月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幹勒合打爲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幹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爲侵掠選授太原治中催堅州刺史完顏斜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從遣臣護送權遼于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

嘉怒臣捽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効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誣悉以白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勑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合打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臺鞫問既得其事迹不復窮治若合打奏實伯嘉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合打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壐州刺史

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代北捍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蓋琢擧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尚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爲古論德升召琢徙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爲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所代完顏開怨爲彼擾紛復行寇鈔掠民粟爲穀糴牽雖口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刼欺罔害民無如琢者石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

矣宰臣奏所遣官自所代來云不見刼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雖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稾粟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澠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

婢三人僦民舍居止會其母徒單氏聞之捕執紇石烈斷
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
劾奏乞就詰紇石烈及僕婢嘗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
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
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
圖後効尚書省奏阿里不孫辜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
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
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
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
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
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
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
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矣
阿里不孫乃除名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決四品
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旱者君之象陽之精旱熯乃人
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冤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
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
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
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

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剌以言事忤旨集
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
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
昌拒諫者亡胡魯剌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
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
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
而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
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
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
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
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愈怒甚十二月以御史中丞
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
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
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
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
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
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
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
罷爲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
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

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甚者四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宜勅無僞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羣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者以職名無爲他人所先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

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斷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劾伯嘉逗遛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訛里剌不法沈丘令夾谷陶池受賄匿而不發前殺城縣令獨吉鼎木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遷授保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當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閻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與鐸有隙誣鐸不能制姦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注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誅范鐸

术虎筠壽貞祐間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

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心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杖能中明日出筠壽爲橘西提控

贊曰孟鑄宗端修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賁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曾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术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邪

張煒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燝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

二十五年進士調饒州軍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使煒
喜言功利寡廉節交通部民閻元舉煒細薄之累言户部
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此由
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内小人宜在外章宗
問孰爲小人萬公對曰户部員外郎張暐文繡署丞田櫟
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
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爲同知鎮
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使事是時大築界墻被
行户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復桓州刺史奏請以塩易
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細碎不敢盡上詔尚書省曰

張煒通曉人也朕不敢緩詰卿等詳問之毋爲虛文充當
差西北路軍儲煒言欲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買糴
其販易不問所從來姦人往往冒法妄指産業竊隣保姓
名煒信之多與之錢已而亡去即逮繫隣保使之代償一
路爲之疲弊以故舊饒罰續罷官華折給軍士皆棄於道
而去歲餘改户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仍兼規措職事左
丞相崇浩奏張暐長於幹辦比户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
十四萬矣請給錢通百萬今從長幹辦乞不隸省部委臣
專一提控有應奏者許聞專達歲差幹官計本息具奏
上從其請泰和八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於集賢

備問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議國家之短汝朕皆知之惟
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簽三
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規措者煒舉中都轉運户籍判官王
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錢物以鉅萬計對獄者
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簽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猶云
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户部侍郎貞祐初遷河北
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糧詔同知都轉運
使事高源以兵萬人護運通州積粟軍敗死焉平章政事
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
運使宣宗遷汴佐尚書右丞胥鼎前路撫頓及修南京宮

闕無何坐事降孟州防禦使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
宣宗初以煒有才既察其無實遂不復用興定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蔭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劇
遷奉聖州録事察廉遷内黃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妃李
氏以阜帑易紅幣竑獨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
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始與之後不得爲例轉儀鸞局少
府少監改户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
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撫使徙同知
大名府兼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
使錄大名功遷三官致仕興定四年卒

李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判
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
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繫
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蠅馬血火煅之則刃青其人款服果
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
人至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
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戶籍判官轉河東北
度支判官泰和中代宋充宣撫司經歷官遷解鹽副使歷
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事丁母憂起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遙
授忻州刺史貞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
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日興師伐宋宋人乘虛掩
襲南鄙故徙唐鄧民為軍今大軍已還乞撫遣歸本業從
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効徵科均
一朝廷皆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京西京南三路行三
司掌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榷等事戶部侍郎張
師魯攝東路治歸德戶部侍郎完顏麻斤出攝南路治許
州復亨攝西路治中京實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之復亨
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為未便汝州魯山寶
豐鄧州南陽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
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滄濱鹽勿令過河河南食

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濱鹽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
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閱月轉吏部尚書權參知政
事四年三月真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兩水害
稼復亨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徧行郡縣凡
官吏貪汙不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乞宣慰司官吏
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又奏曰詔書
令臣民閒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甚使者求
索百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由可依舊設四
所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均賦於民又奏河南
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治邊郡縣租稅
全免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
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
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
糴給唐鄧軍食緣詔書不急科役即令免罷臣不敢輒行
知以臣言為然乞付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與
糧草復亨奏河渡不通陝西撫便得關貨乞以粟互易足兵
食詔戶部從長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
驟至通顯既執政頗矜持以私白嘗擬宣頭減五年二月
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
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時戩應奉翰林

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榮請
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亨罷爲安
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資
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
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嘗慰南陽還奏稱
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汝礪之守藏君子
頗有取焉

列傳第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金史一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奉
敕修

承暉 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 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孛朮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
塔割剌訛沒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
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孫選充
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
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
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
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
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
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
知咸平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白
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
官院惠民司都監佘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
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遷
民司都監已爲太優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恐

授隨朝八品職任使猥都乃平章鎰之壻不能不涉物議
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
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訴章宗聞
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
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
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浴書移
承暉決引滹水納之濼陂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
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至根或遷官去官請權行
的決尚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贓謀克委報其餘鈐轄都軍
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衰息稍就

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
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
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
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
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
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
事衛紹王即位召為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
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為姦利承暉面質其非以
拜尚書左丞行省於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
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為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

拜尚書右丞承暉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
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
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
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
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
已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
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抹撚盡忠為
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
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
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

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朮魯德裕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
遣人以礬寫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
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
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
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
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
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
俟兵事之稍息當不衍於旌賞令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
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
李英被酒軍無紀律

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
諸將皆顧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
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
元帥府爲保州戶部侍郎侯摯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
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
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
即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
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
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
今日向暮且行口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

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謁家廟召左右司
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
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
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
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
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
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
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畢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
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
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

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
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
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
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
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
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子撒速爲奉御承暉生而貴
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
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
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

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撰同知
德昌軍節度事改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書言
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書省議止取
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illegible]
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常平粟詐稱[illegible]
知[illegible]降號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右監軍
完顏充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
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
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
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

及執中自紫荊關走還中都詔盡忠為左副元帥兼西京
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百
段絹二百疋未幾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
丞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倚賴朕新
嗣祚念舊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
朝加崇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
左丞如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為都元
帥盡忠復為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
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紀軍盡忠不察殺紀軍數
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

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盡
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
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
省承暉無奈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出
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
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
啓途諸妃以為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
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
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
仍以為平章政事頃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

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為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
素蘭可為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
身者以他色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
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
事得議論訪察即為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
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
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
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
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
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

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為公幹乃除副使
衆以斜烈為淳直乃用為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等共
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
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
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為矣方朕有過汝等
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為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紇石烈執
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為功陰秉朝政高琪誅
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奏上心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
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
不相能毀宣宗頗躁已高琪聞之其兄吾里也為許州鹽

酒狹蒲茶訥南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逐災上
顛蹶我此高琪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
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書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
副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彼多彼葬
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妻偕來此
固有異乃命有司鞫治問得與兒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
里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剌猛安人章親孝選
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
廐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

衛花狗遂爲陳言端叔父胡覩預弑海陵端不宜在侍衛
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
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
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
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泰和
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
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
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
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
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

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
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辭請道兵既進疑宋以計緩師
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
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
衆頗有驗或以爲九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三
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
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
復言嘗見白頭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
不降章宗疑其詐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
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

倪若子孚懷念之難豈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將來洛
戎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
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官章宗遺詔內人
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爲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
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
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
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
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
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
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

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以爲乘輿不可遷乃下詔
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
爲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
進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衛
三十人騎兵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侍行賜黃
紙勅同曰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還領通遠軍節度使
完顏狗兒即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
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苽黎丘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
章羅謁蘭冬乃鐸剌族都管阿令結蘭州寵俄族都管汪
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四
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跡權老凡朝
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譏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詔自
今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
屯田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
求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
朝廷從之及
大元兵入潼關求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
知臨洮府事承裔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
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
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
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
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爲首
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廷
安郡王謚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廷子納坦出爲定
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
石里門及護衛顏盞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
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奴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
欲以知情勢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
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
而已奚由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吏郭從革
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匕筯於案大言曰寧使趙
楠陷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
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
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
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
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
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
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
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

為副使宣宗即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
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
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
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
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僕散端三表皆
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
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
淳化主簿涿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
蕃部取民物不與直輒攝之不時至即捕之論如法補尚

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
旅必練習者朮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伴頭抹撚盡忠
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
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
師爲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
察御史右副元帥朮虎高琪辟爲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
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
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
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
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

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
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
等關隘兼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
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
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
兵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七條謂
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
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
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併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
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爲御前經歷官上謂

曰寇從軍爲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
次真定以英爲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
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于激濁揚
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
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
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
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穆陳僧敗官
軍于飽谷追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
效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
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醲於用賞實載

聞聽將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蔚州
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旣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
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
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歌囊
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郭
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狗兒親殺賊卒一朝遽
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後有不服難得其死力宣宗以
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
上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礬寫奏告急於元
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

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
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
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
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
奉大夫謚剛毅官護葬事錄用其子云
孛术魯德裕本名蒲刺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
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
邊壕塹立堡塞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肅
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
刺瀋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

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
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救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詔
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
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爲御史中丞拜參知
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府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
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右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
觀獻河間等兵德裕將之以救中都德裕不時發又
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
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

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擢遷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
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
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
完顏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
棗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
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
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
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
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
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

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縣城今割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為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肆州防禦使興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

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涅河灣石壕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

贊曰承暉守中都期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寔惡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孛术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足[illegible]論慶壽[illegible]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列傳第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勅修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元妃兄子充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爲符寶祗候遷爲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蠻猛安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輦局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

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戒嚴河北州郡不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爲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偽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偽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爲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

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哥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偽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留家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爲内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史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方郭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

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實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
赴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赦山東
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
汝楫李思溫及應脅從賊并在本路自爲寇盜罪無輕
重並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
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堌赦至
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荅與即引軍還賊衆乘之復
出爲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
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
成等擊之墜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

破巨蒙寺四堌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
黨八千擒偽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
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堌
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北
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
被創獲之及偽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偽太師李思溫餘
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躡捕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
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
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
撫優加存卹無令失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

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
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進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
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偽金銀牌器械甚衆
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
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納襖
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槩皆李全
國用安時青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事多
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
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副
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壽泗行元帥

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刻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
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監完顏胡魯剌衝擊敗之追
至肥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
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剌進一階久之安貞燕
見奏曰肥水之捷胡魯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
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
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選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
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
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
屯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

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圍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頗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靑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籍世姻寖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落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鮮介之誅而遽齎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愆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姦謀蓋慮前後罪之上聞趣以金玉帶而求獻質準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

款乃詳質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illegible]心伻伺內庭之指意如其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且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社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讎豫爲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爲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貞與兵征伐嘗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剌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术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剌都銀术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蒲剌都銀术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主簿遷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爲宜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求興縣令張福刼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

史蒲察斜出中都元帥府救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
紫荊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宰
中推可為管押者即以與之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
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與用將士本無勞
効以用弄兵死禍遷兩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
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
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
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從河南琢上書此輩與
河南鎮防往往舊讎若令南渡擇壯健為兵自然和協且
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

遣沈思忠宮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
約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為將詔加思忠
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宮楫副之頃之西山
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田
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
女直人均為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
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遙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
琢欲決西山諸水以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
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
奏三峯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為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

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
臣宰徙安地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
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
奏陳不一請速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
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
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
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
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
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
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

不力者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圉牧
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
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
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
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
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
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
使朮虎山壽破李旺黨偽都元帥于小堌獲其前鋒于
水等三十人偽監軍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
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復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

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沂州其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率濱州保棣州諸軍迎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偽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敗為提控王顯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堌水寨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為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鞫玩會赦而止既而昌樂縣令术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

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從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去歲顏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為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俟擊虜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堌琢奏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為沂州總領琢奏濰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却李全保濰州六哥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

守權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餽餉不乏保全淄州上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遷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為治中而兇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衆謀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

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剔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相襄戍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攻襄陽破雷大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為武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弼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户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得免遷右副都點

教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爲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許自
募二萬人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乃
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爲憂
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
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也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
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譏
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
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爲雲內州防禦
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募兵
得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

金史一百二　二

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
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后人可使兵可強今外
兵日增軍無鬬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
存恤之見聞習熟相傚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
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
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勑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
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
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且困矣願速
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
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

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監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於交
奉將帥以閫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經
顧從左丞徵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大名軍
亂殺樞密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
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論兗州置秦州榷場弼以擅
置移文問之兗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
宋兵焚蕩榷場幾五六年矣今既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
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
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兗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專
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

金史一百二　三

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
濟南勸子堌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
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
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
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
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遷授
濰州刺史汝楫遷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弼薦
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
邦佐遷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遷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
懷遠大將軍梁聚賓遷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

四年弼遣人招徠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召
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鍾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手詔
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
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
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
所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
千別爲一軍立功者全戶爲良必將爭先效命以取勝矣
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
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
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徧諭覈實其精

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瞶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
河南百姓新強舊之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
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後來者
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
所言餘皆不允
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宣宗賜詔獎
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太醫診視賜御
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
壺以爲常所辟如承裔阿鄰胡土門紇石烈牙古塔皆近
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幷邑之間軍民無相訟有古良
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
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
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遥授永定軍節
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
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
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
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
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
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力

有故淄王旨顛故留守木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
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
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
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没烈坐事削
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没烈討花帽賊于曹濟
間捷報乃没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
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
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
久雖與東平鄰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
逵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

縣澗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以
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
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
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
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
品萬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
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户四千户爲一萬户四萬户爲一副
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
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
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行樞密院張乞遣河南馬軍

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援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
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寧
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
邀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
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擁嶺爲
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邀擊大
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
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勑聽綱第功遷賞選樞密院令
史劉顥泣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貫死自効請曰臣兄演
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

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於宋不
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大刀張也
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從之
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
宋元光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
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提
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
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
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迫遏甚未可也詔即賞
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

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内凡東平府
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
童律科即爲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
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
戰死綱奏燕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
益明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
後衆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
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黄摑兀也充總領副
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
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

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累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
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
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
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
為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
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為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
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
曰此事朕不能決擇其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
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
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

改兼歸德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
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之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
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遷徙逋誆
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艱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
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懷怨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
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
還軍人豈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
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減
罷懷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搆浮橋於河
上結紅襖賊為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令諸道兵

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
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
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
之援募驍勇有口辯者持樞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
遣三人入賊中俟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邀乞賜空
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擇
陰備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
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焚
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琪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
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

牒招之全斬松將斷之已而但縱其面遣還綱奏全有
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
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
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
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
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
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
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
奏請出空名宣勑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
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

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外結經略司為
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往招諭
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
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為助遣紇領孛朮魯留住等毀其
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
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
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
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
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illegible]
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
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遙授安武軍
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閏月權元帥左都
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與屯喜哥復取戎
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為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
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
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
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
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
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解而

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illegible]
即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
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為
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
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
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
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
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是歲潼關失守阿
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
原帥府救緩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

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
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汚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
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下以創收集潰卒卧汚
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
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
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
振擧以為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
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
制河東侯摯經略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曰[illegible]焉

青齊完顏彌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倔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衆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爲慈皦皦以爲明孑孑以爲强既而潼關破毀崤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婣去東平而兗魯亟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列傳第四十一　金史一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霆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剌都　夾谷石里哥　朮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剌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使仲元爲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强號花帽軍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頃之兼本路宣撫使八月遷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東東路宣撫副使貞祐四年山東乏糧仲元軍三萬欲於黃河之側或陝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策當詣闕面陳詔曰卿兄弟糾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悉朕心卿來入見甚慰困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援俟兵勢稍緩即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

思致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淳
等積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賜金牌璽等皆爲名將功名
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從
坦等軍閤條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爲三等上等備征伐
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
元遣提控婁室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
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兩階升
職一等未幾仲元遷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徙軍虞城
攻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虢潼關皆扼險要
卿忠爲萬全之計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虢復至汝
汝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
將督諸軍臣得推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令將
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弊其大縣欲伐西夏以張
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爲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
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爲要害乃由小嶺紫荊逕出戍
一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還詳
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興定元
年復爲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
于盱眙敗紅襖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
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隣領騎繞出其後突

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獎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
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
奏州城既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並閱訓練
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
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
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靜軍節度使尋爲勸農
使五年爲鎮南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
左監軍石盞合喜來濟軍仲元與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
素得衆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
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頒
盞蝦蟆力戰功最祈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
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兆
變必剌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褒諭
正大間爲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爲將沈毅有謀
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完顏阿隣本姓郭氏以功俱賜姓完顏大安中李雄募兵
阿隣與完顏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即位遷通州防
禦使宣宗遷汴阿隣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
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阿
隣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顏盞天澤不相能詔阿隣當與天

溥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攺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濟南府賜姓完顏與阿鄰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鄰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鄰所部黃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於滕州詔阿鄰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家阿鄰既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為請宰臣奏阿鄰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況兄徐州觀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幼孫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同一家今為兩族完顏阿鄰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阿鄰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倘還州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鄰節制阿鄰亦不欲分之因以為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倣効皆不可使矣宣宗以為然加遙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鄰將兵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欲令阿鄰駐軍商虢拒東向之路阿鄰上奏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鄰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併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興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鎬守皂角堡城三重據山之顛阿鄰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鄰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敗生獲吳鎬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淵死者甚衆又敗之于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石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宿麥方滋阿鄰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鄰戰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

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爲四鄉部頭霆招集流
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
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遥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
劉璋説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攝寶坻令升都
提控遥授同知通州軍州事中都食盡霆道軍分護清滄
河路召募貫船通餉道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
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遥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
提控佩金牌稽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
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建議霆輩忠勇絶人
遂與之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

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檝而江將兵
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檝得其書
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進官
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加宣
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邳州
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滕兖土寇
蠭起東平行省侯摯遣霆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
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
寇海州霆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萬駐朐山霆軍之
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栅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

暗橋遣萬户胡仲珪副統劉斌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以
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上下夾擊宋兵大
敗墜淵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陣餘衆
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爲符寶典
書逾月宋兵復至霆逆戰駐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虚踰城
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兵巷戰都統温迪罕五兒
副統溫敦永成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
完詔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
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
爲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

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
變宣宗以爲然十月霆以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
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爲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
二年卒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五將突門族人也本姓包氏襲父
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克緋翮翅軍千户取康川寨及祐
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
使署征行萬户升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
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
寧軍馬都彈壓詔録前後功遥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

本族都巡檢三年賜令姓攻蘭州和川仍爲先鋒都統又
人圍臨洮拒渭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
長壽應募識二人擒一人閒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
宣武將軍遥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
秦州逋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升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
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
州規措官頃之遥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
事提控如故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
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
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

四千於菻川寨即趨宕昌縣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
昌縣進攻西和州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與宋兵
合依川爲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
還凡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
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
鞏伐宋將士長壽遥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
如故頃之長壽升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
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
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根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
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

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
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
汝永念國恩益思自效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
石盞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
于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
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三百級既而三萬
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不如雨夏兵死者數
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爲武清縣巡檢完顏咬住本姓李氏
爲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爲都統咬住副之戍直沽寨貞

祐二年紅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
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
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遥授德
州防禦使咬住鎮國上將軍遥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
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
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祿烏
古論長壽皆封建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
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
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霆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

于此

石抹仲溫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護衛十人長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遷左副點檢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為左副點檢遷知臨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内附進爵二級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管内與有勞焉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間諸事量宜而行頃之諸道進兵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溫率兵敗之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習騎累擢近侍局直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授沁南軍節度使兗王府成名馬玉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為蒲速碗羣牧副使改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為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遷武寧軍節度泰和伐宋為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illegible]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盟罷兵為都統官仍以節度兼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副統軍歷知河南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河東北路安撫使三年充本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轉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匡為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城被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圖再舉報既憚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遂害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撫諭

奧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糺詳穩召為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為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為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頻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為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

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伐遼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
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
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
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
事同心併力備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illegible]
從衆尚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爲北京宣差提控
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烈復爲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完顏蒲剌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剌罕猛安人充護衛除泰
定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從安
國軍移紀詳穩累官原州刺史坐買部內馬虧直奪官一

階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同知臨洮府西
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震武軍節度備禦有功遷一官初
置東西兩經略司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管内大和嶺諸
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萬二千戍眞定餘
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銳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見兵不
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
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
所統詔眞定元帥府還其精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
州有警悉約爲應援州郡皆不欲爲經略司遂罷經略官
入爲僉樞密院事改右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尚書興定元

年致仕四年卒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
官補尚書省令史歷臨潢婆速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
主事改薊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待制爲宿州提
控與山東宣撫完顏弼攻大沫堌賊衆千餘逆戰石里哥
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
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爲生口當死
特詔決杖八十徙洺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坐不時進
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爲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破
宋兵于宿州以功遷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术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
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
丞救集寧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
南治中遷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
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
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
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檀岡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
宋諜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
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
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

與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柳景村陀嵩伏兵林間以六
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十
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賞征南功升職一等遷元帥右都
監充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
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紇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术可謀克
泰和伐宋充行軍萬戶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
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鷄子嶺遂充安豐軍
軍選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紇詳穩大安三年西
京行省選充合扎萬戶遷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

節度副使遷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從東路宣撫司都統敗
移剌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
驃騎衛上將軍遷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貞祐二年為宣
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蒲
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
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溫迪罕
怕哥輦擊却之四月復掠上古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
萬奴別遣五千人攻望雲驛都統奧屯馬和尚擊之都統
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于三义里五月都統溫迪罕福壽
攻萬奴之衆于大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

千人出宜風及湯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撫吉
斡都麻渾賓哥出臺答藹頗軒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隣
十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貞祐
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遷遼
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從遷溫甲海
世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溫迪罕哥不靄遷遼陽軍節度使
兼婆速路治中權州官簡作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兩階升
二等王汝弼遷四階升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宣撫
承制遷賞是歲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紅襖賊數
萬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黃山賊復來桓端夢其營走保比

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散屯沂州同知防禦
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還入沂州
與桓端内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樞密副使僕散安
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有計畫曉習軍事撒
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桓端進金紫光祿大
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
提控屯陳州興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中渡店至定
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
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
分兵攻其山寨水柵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

使權元帥右都監數月改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監行元帥府于息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盞女魯歡削復白用詔桓端以本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高閭李人與李全將併力來攻當預為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端與朝臣面議非有疾瘍太醫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防其患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勑有司給葬事

完顏阿里不孫字彥成曷懶路泰申必刺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調易州涿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令史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修撰充元帥左監

軍紇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燕州縱兵大掠坐不諫正決杖五十大安初改户部員外郎鈞州刺史執中行樞密院於西京復以為經歷官改威州刺史貞祐初累遷國子祭酒歷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宣撫副使召為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遷元帥左都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廄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絹百匹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恊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強助糧八萬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剌都改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撫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里不孫輒矯制大赦諸道反乃稍安而請罪于朝初留哥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伯德胡土約為兄弟青狗兵隸阿里不孫內猜忌不恊蒲察移剌都嘗奏青狗無隸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既而胡土率

衆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軍溫迪罕哥不靄撻按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澍謀誅胡土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夾谷愛答左右司員外郎林撚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諾遂召胡土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奏疏詔有司獎諭未幾聞阿里不孫死于亂詔贈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合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靄進一階愛答獨魯郭澍遷官升職有差阿里不孫寬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劇要識者以為用之未盡云

完顏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書年二十四襲父速頻

路爲順合打猛安授廣威將軍御下恵愛察廉除臨洮尹兼
節度副使改底剌糺詳穩從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鐵哥爲先
鋒萬户有功丁母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
副元帥完顏匡副統從平南撫江將軍攻光化軍王統制
以步騎出東門迎戰鐵哥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
之進攻襄陽爲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植標以識
之大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有捷以勞進官兩階匡圍德
安鐵哥總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並城作甬道立
擣車對樓攻之宋走張統制兵將著還屯鄧州兵罷進官
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使貞

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剌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
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
哥兵强牒取所部騎兵二千又召泰州軍三千及户口還
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鐵哥赴上京
命伐蒲與路既還適萬奴代承充爲宣撫使撫前不發軍
罪下獄被害謚勇毅

納蘭胡魯剌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
書博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
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
以實聞即械繫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
者使還褒稱能居父喪盡禮御史擧其清節服除轉修起
平章政事僕散端薦其有文采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
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
民僕散掃合以私渡於定陶出迎兵諭切皆籍爲農衆累
政英政閑胡魯剌捕治之窮究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政
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爲吏部侍
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
魯剌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爲鄉兵延聘耆老招致儒士
咨以備禦之策勸米儲粉勸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
諭加資善大夫官其子孫中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
能行卒于絳州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爲高
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
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爲

列傳第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勅修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林荅與　郭俁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剌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斡勒合打　蒲察移剌都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六年選入東宮教鄆王琮瀛王瓌讀書以終場舉人試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年契丹陀鎖寇掠韓州信州提刑司問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行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顏寓舉謀嘉才行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被圍食且盡胥鼎奏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謀嘉曰師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唐州刺史入為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興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潁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潁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官審王府文學尚書省奏擬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斷法析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陝西河南勸察及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為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為刑部主事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為大理寺丞尚書省點差接送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員呈請左司都事李炳秉筆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即是安用許為命左右攬昂衣欲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已詈諸令史為奴畜明日語權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辱汝進退去留亦皆在我羣吏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贖攬昂衣欲加杖當決三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

宰臣對曰李炳疾惡殺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今者
未必是也乃從谷議歷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
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歷定海泰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
致仕貞祐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察
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
生徒恒數百人服除爲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召爲國
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
遏逢隄徙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阮塞行所無事今若
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

民大爲時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埽
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改
監察御史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
按察司事體訪官員能否仍赴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
民稍稽滯有司皆坐失誤軍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
水少監大安初爲耀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
改韓王傅兼翰林直學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
至寧元年八月霖奉儲衛迎宣宗至新城敕霖衛迎諸妃
既至賜錢千貫遷官三階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
監霖請城宜村爲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爲兵部尚書

知大興府事俄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
尋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
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
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屍中以免贈翰林
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謚文簡
孟奎字元秀遼陽人也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簿
丁母憂服闋調淄州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海
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按澶淵決河改中都右
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
巖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

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
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遼陽路識而出之既而
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置行樞密院
于鎮寧充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
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親民之官令吏部之選
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使紀
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
旱詔審錄中都路冤獄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北
鄙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防吏姦人便之改山
東東西路安撫副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奎

官爲行六部侍郎劾奏監軍完顏訛出虛造功狀訛出坐
免官詔以奎爲宣差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
烏林荅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剌猛安人充奉職奉
御尚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
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年
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
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拘榷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
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宜且勿以刻削爲事權罷按察及勸
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遷瀕鹽易糧易給之又曰潼
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
者代之又曰兗曹濮濬諸郡皆可屯重兵朔州縣官勸民
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
買軍器材物稽緩者並的決與奏有司必督責遽辦民將
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
禦使尋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復爲兵部尚書與定三年
卒
郭俁字伯有澤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
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
司直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俁及前
應奉翰林文字張檝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撚居中

通事舍人完顏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郎中烏古
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溫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升
一等遷除俁平陽府治中張檝國子博士王質昭義軍節
度副使抹撚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
同知弘文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溫迪罕思
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俁召爲同知登聞鼓院兼秘
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季合
以上數太官吏刑部斷獄以多寡爲殿最詔議行之改
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
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
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
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司仍充本路轉運使行
六部尚書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溫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
寡言笑初舉進士廷試搜閱官易達貌小謂之曰汝欲求
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異之明昌五年
中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丞相襄辟
行省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
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給事行尚書省大安初遷德興
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職護送衛士妻子

後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訖遷一官轉戶部員
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憂起復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
經歷官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史上疏論伐宋略曰天時
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無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之地
移剌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
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
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疏外非計也宣宗曰一子非所
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天下輕重係于宰
相邇來毋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
不能謀今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

先試其稱否卿何患焉所謂用之未盡者爲誰對曰陝西
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
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礪皆
其舌鐵充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二年召爲戶部侍郎改
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尋遷河
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攝同簽樞密院行院許
州改集慶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薦饑逵上疏曰亳州戶舊
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爲州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亡者
爲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兵食
逵謾開二縣無主稻田且爲頃收可數萬斛即具奏以逵

大駭詔戶部尚書高夔佩虎符馳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
累抵罪逵自念失奏因感愧發病尋卒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錄事潤
色律令文字遷懷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
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德
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
數外給之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
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
大盜也衆以爲有神再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
凡鬭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爲

賢擴獨謂曰生者既讞地下之冤云何是時置三司治
財擴上書曰大定間曹望之爲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
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
亦戶部之舊吏何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乎既而三司亦
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尚書省奏擴
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姦盡擴按之無所假
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誘擴曰君不念同舍耶擴曰旣奉詔
安得顧故人哉大安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
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槩謂分軍守隘
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饋餉一塗以逸待

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總領萬戶一
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
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
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
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與
權道軍府得而制之令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
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
糴益繁民不爲恩徒增紛擾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
見省遷汴後召爲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
羊價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

令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
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
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
宰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
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
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員外
郎張好禮往商虢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
死宣宗薄其責削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
爲遂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
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

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移剌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蔭補刑部令史
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廣
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各掠民婦女賤之寧家
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劾既跡
得其所在率衆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各抵罪徙橫
海軍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北京臨潢按察事興中治
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提控勸
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宜差提控嚴勤禁治詔尚書
省行之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

郭浚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
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
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鄭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
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
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
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鞏
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
沙虎澤王百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擯而罪之詔除
福僧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
歲按察司罷仍充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十一月庚

辰宣宗御登聞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剌都戶部
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古翰林
學士完顏孛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泌
南軍節度使猪狗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溫泰定軍節度
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孛吉賜食
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為今之計惟先招徠允人
選擇允人舊有宿望雄辯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
都可復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餽糧調
度仰給河南賦役煩興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
定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

軍旣少且無騎兵老弱人從以粮餉假以官爵為忠義大
當選才幹官分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募其壯悍為
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
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為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
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鮮不敗事罷之為便書奏朝
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
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敝於所感甚
才詘於見忌自納坦謀嘉以下可致見焉
奧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
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川司候察廉遷一官
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兼
戶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
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遷御七祖佛河及王村岡子道口
雞爪系家港復開東西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
河之為患不免勞民役塞者為省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
改泌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僃借民錢不令償由是
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
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為泌南軍入為太子少
傅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

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
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
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
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為己
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
奪之使當絕食不獨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恤也宣
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當取焉謂忠孝曰國家本
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
奧屯忠孝平生矯偽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
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單負民錢

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
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
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
與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
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
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
宗意白忠孝忠孝靦然不聽頃之罷爲太子太保出知濟
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恵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
十五年進士調文德濼陰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

太學博士累遷滄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王傅被詔與翰
林待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享列思忠奏曰伏
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爲先後按唐祀典李靖
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千之衆破百萬之師
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與許
代之將各以功德間列可也思忠論多矯飾不盡録録其
頗有理者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諫同修國史泰和六年平
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
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至數
千不得爲小寇但當選擇賢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

可者上以爲然頃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
理卿同修國史如故再閱月以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
自思忠始宋人請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
侍講學士兼諫議修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
祐初胡沙虎請廢衛紹王爲庶人思忠與奧屯忠孝阿附
胡沙虎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位以私己乎宣宗
不從頃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
思忠攝太尉既殿禮以官御史臺劾奏降秘書監兼同修
國史頃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

書省令史除中都路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
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宋充元
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
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
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
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遷
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農二年薨
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完顏寓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
調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遵州軍州事召爲國史

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檢院累遷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紹王事語在衛紹王紀中都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所内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衒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為大言以諸葛亮為不知兵寓薦于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為兵教閱進退跳擲大槩似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鐵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為功又

耐兒者本歧路小說人俚語詼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栜在衛紹王時嘗爭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俱為司天官栜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徼幸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己修政轉禍為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寘面訂守信事復與近侍就決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

為然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輯苗道潤移剌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為亂軍所殺

斡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充親軍調陰山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士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功遷本縣令縣升為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廢詔徙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遷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遷授彰國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宣撫副使督糧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辨合

打恐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己御史臺廉得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數月召為勸農使久之為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復為勸農使歷知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駐兵蔡息間權同簽樞密院事守河清改知歸德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剌都東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長調同知泰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祐二年與降兵萬餘人俱脫歸遷隆安府治中賜銀百兩重幣六

端逼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移剌都與上京行省蒲察五斤爭權及貪隆安戰馬擅造銀牌駐䮶殺人已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鄜州御史臺奏移剌都在軍中買沙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禁吉甫斥逐總領使覘軍守門譏[illegible]押宿擬前後衛仗婢妾効內人粧飾等數事詔吏部尚書阿不罕斜不失鞫之坐是誅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奧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奧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廢衆完顏素蘭之輕佻誤國斡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胥不之罪卒致刑參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列傳第四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金史一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勅修

程寀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倫　楊伯雄兄伯淵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歷彰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為程一舉冀次子四穆遼宗義軍節度使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篤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尚書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為史館修撰以從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寀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衛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

當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蹕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衛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謚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古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

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謚以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俗染之汙奢侈詐僞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

行也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故治世者天子侯吾之官綱紀在焉臺諫御史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故漢以後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微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可止至淆混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議增上太祖尊謚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寀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爲後唐宰相圜孫贊隨石晉北遷遂爲燕人熊祥仕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

大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當丞宋法新附官
不釐務熊祥言於郡守楊晳曰旣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
養親晳雖不許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
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留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
熊祥未嘗阿𠇍薦之其後杜充劉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
未一日有與論熊祥爲折衷之歷深磁州刺史開封少尹
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
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是時沿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
信逗遛稱疾不進決杖二百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以事
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御題熊祥後以賞罰之令信如

四時爲賦題海陵大喜以爲翰林侍讀學士大定初起爲
太子少師時契丹賊窩斡竊號北鄙用兵未息上以爲憂
詔公卿百官議所以招伐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
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
使者對曰臣雖老憑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
爲此七年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已七
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
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三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
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即位興制度禮樂立孔

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
聖公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
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謁奠孔子
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遊佚不知志學歲月逾
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
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
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封加
文林郎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
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

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元措字夢
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
中議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
再拜親王百官六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
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
大元終焉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
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第
除將仕郎小學教授以主簿奉致仕

張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
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彥辟爲書記攝學事劉豫鎮東拱撰

謁廟文豫奇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齊國建累擢中書舍人上初政錄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納諫五曰遠圖六曰治亂七曰舉賢八曰守令九曰延問十曰畏慎十一曰御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能盡用也久之權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什一稅民名為古法其實裒斂而刑法嚴急吏夤緣為姦民久罹兵革益窮困陷罪者衆境內苦之右丞相張孝純及拱兄侍郎巽極言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從巽坐貶官自是無復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則為黨兄不言則百姓困弊吾執政也寧

為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為國家懲亡宋重斂弊什一稅民本務優恤官吏奉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即從而亦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稅抵罪者凡千餘人豫見其多乃更為五等稅法民猶以為重也齊廢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為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為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慎許可而推轂士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汝州郟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濟南聞其名大定初

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寺祭取嵩高號周都豐鎬以吳嶽為西嶽拱以為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為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

改寧州刺史海陵即位召為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為賀宋國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從至靈臨奠賜錢千萬與養子始七歲特受武義將軍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房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樞一無所應乃摭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

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黜樞治狀入優等躐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宮室選樞分治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單阿里虎出反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壞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彦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故用樞以佐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囑故人姦罪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翛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專務出罪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佞偷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履正以無偏何必賣法以徼福耶尋命敍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戶貸請粟三萬餘石爲尚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翛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力直一老姦耳二十四年遷遼

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搒庫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勑杖七十降授鄭州防禦使章宗即位擢同知大興府事審錄官奏翛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斂迹無訟獄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劒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弒熙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翛言晉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唐以來大臣鹵簿有班劒其王公以下鹵簿並無班劒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劒羽葆怒曰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翛及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辨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況卿等乎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翛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翛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於刑若殿年降叙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

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上曰脩能幹者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脩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畏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閑詔諭宰臣曰可選材力如王脩輩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楊伯雄字希雲眞定藁城人八世祖瑜仕後唐清泰中爲定州兵馬使後隨晉主北遷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賈販逃於土人且欲至州界陳訴實欲劫

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還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曰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

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嘗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愼思阿不薨伯雄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

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爲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爲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爲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瑤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擬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陘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涼陘微覺果有跡履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

近臣曰群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為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卿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徼倖一時如後世何群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參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謫隨者人必稱揚其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為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謚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從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為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群盜蠭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二年致仕卒于家

蕭貢字真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補兩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為能即用之擢監察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異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左丞董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敘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長權其吏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古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唐用番重贊誅鄧誼得失論貢為第一賜幣四端貢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刊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謚文簡貢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離剌等教之其後

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
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
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目順從學者聽十三年設
女直進士科老成從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
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
張克忠譯解經書賜遷秘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
求養顯宗使內直丞六斤謂締達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
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既
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
辭于懷久之轉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

謚文成子二十章宗即位以為符寶典書累官左諫議大
夫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邊備未撤征調不休州縣長吏
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
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為采
訪以議褒嘉興定元年遷武勝州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
開封府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後知開封
府復坐以[illegible][illegible]巡使完顏金僧奴降為鄭州防禦使未
幾復為知開封府事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軍

事判官有訟昆弟三人為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
釋之歷宋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戶部主事遷
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尚書
省都事戶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
事承裕行省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叶處置乖方翰
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
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為翰林直學
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戶部侍郎宣
宗遷汴翰規措扈從糧草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強本
謂當裒兵徒從豪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察汴隄

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
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既
以省官且易於備盜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
稱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
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
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主
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
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調
泰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調崇義軍節度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右司都事遷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貞祐初轉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糧運艱阻天寵悉力營辦曲盡勞瘁出家貲以濟飢者全活甚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幹可安集百姓遷户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

賛曰程寀任能祥邈之進止孔璠范拱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翛之強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列傳第四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金史一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勑修

張暐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朮虎高琪　塔不也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大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大常丞兼左賛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爲皇太孫復爲左賛善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暐曰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元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親爲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宫在殯暐奏仰惟聖慈追念勳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理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議所揺則内外無所取信唐開元

中或請選擇守令倅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
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擬
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
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
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暐及
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暐曰百官
舉卿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廢損國法上因謂
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為輕馬琪以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
獄決矣霍王從彝母早死溫妃石抹氏養之明昌五年溫
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暐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

也從彝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
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
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內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
給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
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
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
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
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
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
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爲頃之翰林修

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復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
相襄之門上曰張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爲御史大夫
稱疾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泰和安武軍節
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暐不復請遂絕暐自妻卒後不
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
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
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
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
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博

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
祭不可廷議遣使横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
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横賜未晚徒單克寧韙其言深器
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
郎中同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行簡
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
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
置閏即以閏月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
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
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能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

上進不可用迎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徵等四人各杖
八十罷去羣臣復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
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丐以與人其後詔書皆爲收
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
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
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
詔書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
直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上日百官通
班致賀降階荅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
以下須羣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再荅拜今尚書省宰

執上日分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宰執坐荅揖左右司
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荅之臣謂身坐舉手荅揖近於坐
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
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
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荅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
如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禮部蓋嘗參酌古今
典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輒改以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
宰執上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賀起立荅拜自此始行簡
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二員
通禮學資淺者使爲之積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

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
無窮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
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召至小閣從容顧謂戒之曰卿過
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
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已復曰頗聞前
奏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
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
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
簡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
荅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

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
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荅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
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
之批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
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治之
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
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爲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
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
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
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

已撥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鹼者三之二若恐
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
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
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鹼瘠薄當準
已撥爲定制曰可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
秘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
以實封御扎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干天常自貽伊
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
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
欲使石古乃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

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須降詔卿草
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
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幷進詔草
遂施行爲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
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東海郡侯嘗
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絕臣願
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
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實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
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槩以和親爲主
爲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升承行爲二品以寵行簡

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
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
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
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
若於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
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
章政事高琪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
此權參政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祿軍興以來曾無
十補況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妄議也丁憂致仕
官竟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愨慎

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縉
紳以爲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十
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錄
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
贊曰張暐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
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學學有專
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定
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省令
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職左司

事不爲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可使差除若試庫署直長移剌都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典輿副轄在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閱貼黃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爲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擇其任內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宮清暑守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閤召守謙入對稱旨仍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而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且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七月降爲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閤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

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獨減二百五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強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戶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詔可初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

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
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
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
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
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
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贇卿頤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
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
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
噫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言事慨然慕
世安輒歎息以爲恭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
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衄
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
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
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
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庫日虛閭
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
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
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
將關西行之士常然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
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
方聞風者皆將自奮爭先不避折衝禦難無大於此夫人
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
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
人不在施予在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
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
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
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
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效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
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非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
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松柏適長途者必畜騏驥河
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
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
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
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
庶已弊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
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嗷嗷無所控告自今非才
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勳故舊雖望隆資
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見用益[illegible]不肖者愧

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
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
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
之計耶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
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
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
田疇荒蕪驕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
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
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
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
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
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北地不守是無河
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
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
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
和斂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
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

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朮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
衛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爲武衛軍鈐轄遙
授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
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禦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
州鹽川寨入高琪夜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青宜可
內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溫與高琪俱出界與青宜可合兵
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
之今與仲溫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祿朕不吝也詔
封吳曦爲蜀國王高琪爲封冊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

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本職
有違格生事卿與喬宇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
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
圍皁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
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
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
騎爲二比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
佚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
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
攻馬連寨以襲湫池堡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大

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糺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
縉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糺
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顔綱將兵十萬
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
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
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
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
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
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
罪宣宗赦之以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丙寅詔

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
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輦累曾奏
方慎圖之斜烈漏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
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
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
故降此詔頃之拜平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
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
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閲三
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
足用宣宗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令加

意也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
可用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户部工
匠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
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
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應奉
翰林文字完顔素蘭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
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
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爲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
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
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

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聞見主上實惡相公
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
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
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
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
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
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
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
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
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

控劉溫牒云差人張希聘自南京齎到樞平章處分已
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
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領之素蘭復奏曰高
琪本無勳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始既
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
高琪言糺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
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剌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
使招糺軍已而無功復以為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
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
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曰慎無
泄也四年十月
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闕臺院令史高嶷上書曰
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
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
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
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為帥以厭衆
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
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
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
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

臣等所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
腹心擲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
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為掎角之勢選
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
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奏曰臺官素
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
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之計行言聽終
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察有失糾彈者
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
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
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
並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
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
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
南京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
乎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
世安為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
南宋官宣宗可其奏部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興定元年
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
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代之以廣

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絕矣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煙絕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榷場每場所獲布帛數千匹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匹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冬沍寒吾騎得騁當重兵屯境上馳書諭之誠為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竪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事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效牧竪馭卒之智伏望寢衛詔問尚書省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二年胥鼎上書諫曰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

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為憂右司諫呂造上章乞詔內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為訪問陛下博采兼聽以盡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納詔集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時築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若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宣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高琪自為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領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剌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僕散

奴失不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剌蒲察胡沙各杖七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糺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糺多厚撫此軍糺多輒殺糺軍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糺多也終身以爲恨云

术甲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閤門使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遷授同知慶州事權迪烈糺詳穩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曹王傅貞祐二年遷武衛軍節度使招徠中都糺軍無功平章高琪忌之召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嘗面奏高琪姦惡語在高琪傳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濠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也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爲勸農使兼知平凉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言之尫羸病人元氣無幾矣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糺之議破和宋之謀琪猶縱酖投以烏喙附子祗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仲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列傳第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五　金史一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脫脫

勑修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莅官
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爲刺史
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
同知鎮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
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
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

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
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
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
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
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
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
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
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
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儻其有所闕誤今省臺以下遇朝奏
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

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
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
若此乞自今以從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
修注之職掌記言動復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
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
聞國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
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
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迨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
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
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

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
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
爲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故以
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
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
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
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
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役
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議遂事息行之是歲十
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鉉

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爲
法焉尋爲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路按察
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改北京臨
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
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户部尚書時以法不能流
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
其議勑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
下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並無所取近惟户部
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諭內外
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

者量削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
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踊慮從人至則愈
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
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
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
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
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
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
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户家屬於河南
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

户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
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
過百姓見軍户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
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
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
信徙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係至重乞先令諸道
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
報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勑尚書省曰北
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户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
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

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
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
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户一時之事也民
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
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
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
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
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者乃付貧户無益於軍而
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爲明戒
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

若汝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行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之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

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爲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戶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

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戶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戶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閱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

擢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

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能盡得但嚴立賞罰許
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
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
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
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
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又奸
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
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
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
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

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若勿議議遂寢興定元年十
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為非計
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
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
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
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
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
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
疆為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
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順

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
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猶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
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為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
不敢復通問朕以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
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
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
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
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
礪言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
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

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歛桑皮故紙錢七
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
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糴所當輸
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
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
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
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
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
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
司不究遠圖而貪近効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

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
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
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
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時朝廷以買奐苗道潤等
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慰之汝礪上書曰甚
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
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
法蓋亦是性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
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發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
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辟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

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
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自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
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不
若姑令行省觀察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遂事
寧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嘗謂汝礪曰
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
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
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
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
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之

軍興乏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
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應人免當儤使監官功酬或僧
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
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等首五千石以上遷
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募多
所收獲上從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
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
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
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
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

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
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
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
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貴私家常用之物爲
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切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
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
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
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
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
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

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輙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當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搆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戶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温迪罕二十

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躐遷崇祿大夫仍諭

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為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儉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

然有功者人益誇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請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譽毀者由是群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于殿下仍勅

有司毀撤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上謂群臣曰人
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
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
以爲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
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
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
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
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
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
乎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

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東海常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
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曰云
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
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爲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
然規守格法循默避事故爲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
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爲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
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
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
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

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
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爲左諫議
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
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結
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
爲害更甚前日況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
及胡沙虎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
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
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爲儲副必下詔以告中
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冊禮還列諸

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
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爲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
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愼選
官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胡沙虎誅上封事
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
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俾陳方
論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
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强秦
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
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

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
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
如此今大兵縱横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
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權元
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
上言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
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衄
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
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
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

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
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
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
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
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斃
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
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
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書
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
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括官民粮戶存

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匿者或先具數于
官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前所籍者不除
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踊貴無所從糴民粮止兩月又奪
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恤也大兵在邇人方危
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
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
國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
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
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奧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
與胡沙虎爲黨雖數其罪且曰無其時猶不容一相非才

況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
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
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
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
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
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劫其資產掠
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勑有司嚴爲約
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誑脅之
計不行其勢必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
糾集義徒捕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

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勝負所繫
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
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
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
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
儲皆鬻爵所獲及以持勑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
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
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
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
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四年二

月爲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
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
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黃帝立
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
明矣主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
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
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
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
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
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

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
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太廟詔依
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
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
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
章備述隨室請祝殊爲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
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疇卒
去官興定元年二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眞拜參
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
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

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爲
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爲先示弱其或不報
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
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彼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
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
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
令元帥撒合輦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
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
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攻掠猶先理問而
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

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
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
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
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
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
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
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
勑旨諭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
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
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

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
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璫兼之復命翰林
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
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
簡例制可二年二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
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
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邇來殊
不以幹當爲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
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奉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
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爲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

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
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偽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
信事故出之其子岱時爲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勑
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三十餘年
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爲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
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
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
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論宰臣
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其

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
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
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
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市于洮州以銀
百鋌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戶畜牧甚廣
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
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
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
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
兩可得良馬千疋機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又曰比者

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恩願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爲常臣所未論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僥倖恩賞而反以饋獻爲苦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抑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以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

納焉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見行簡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揆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謇諤言無避忌然一遂政塗便以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列傳第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六　　金史一百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為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四月升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為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

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識俶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庫無兩月食夏田已為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僅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勑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撤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副予心嚮有後寵章尋以能設方略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凶悍盜竊亡命之徒

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今許臣
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
不惟預為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上從
之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
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
預張文牓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
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
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
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為且遣
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

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
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
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
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
販物斛況今累值兵戎農民浸少且無雨雪闕食為甚又
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
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
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
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
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為盜

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
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
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
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
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
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
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棲諸隘戍卒幾四千今兵
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
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捍一事而獲二利
臣嘗以為請詔趣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

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
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
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
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
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
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
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然陝西若
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
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啟釁端
侍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

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
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
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
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
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
國家粮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
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
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愈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
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

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
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陁滿胡土
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
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
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
所以捍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
責所遣帥臣趣迎擊之及命鼎率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
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
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
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須

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勑將帥若京
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
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
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
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
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
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
督軍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
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
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

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逼
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
遣遙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
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畧司相與會兵以
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復上
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
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
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倘復
誘此失職之衆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
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閑庶幾不至生衅上從

其許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大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爲德升所言可取致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爲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寖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懼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

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況聞王師已出其邊郡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亦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爲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

儲蓄至于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復先業
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
爲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
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
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蓁關諸隘其地
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
撓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傳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
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
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
墾不若焚毀比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
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
年既老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
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
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
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
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
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
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
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善之三年正月上言邊
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

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
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
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于部分犯
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
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
裁決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
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
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
地也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
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二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
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詔諭承裔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
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然其精力未衰已遣人
往慰諭之鼎薦把胡魯以爲過己遠甚欲以自代胡魯
固佳至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
功還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
令百里內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爲此舉
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
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含屋獨非
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乃
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

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
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
尋又遣諭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
一中覆徒爲逗遛也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
求退朕初不許者依其安好復爲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
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商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
鼎及左丞賈益謙曰今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
用或闕爲之奈何卿等皆名臣故咨及之當何以處之欲召
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
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勑宰相曰前平

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等
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
四人者諭意焉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
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嘗戍殺掠民耕稼此
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
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爲
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
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
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
響應易爲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

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衞州鼎
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
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
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
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
荅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
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爲嫌避且君臣均爲一體朕待下
寧有自殊自外之語殆爲過計况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若
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
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

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
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
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
士入官廉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
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
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戶部主事與王說規措西北路軍儲
以代張煒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除爲貞祐初
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麴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
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詣西

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荆等關俄遷行六
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詔令在
籍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俟擇
可過人之才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粮無不克可
升爲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北以摯爲大常卿行
尚書六部事往來供給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
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
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
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
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

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
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粮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
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
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況
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
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
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
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
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
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弊

懸給不前徒逆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
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
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
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
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
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
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
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
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
州叛累遣諜者聞摯恐爲所陷上辯詔諭之曰卿

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忠於我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
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
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貞元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
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
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
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
右丞摯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
河北大饑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
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
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

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是雖有濟物之名
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
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
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為可哀其
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
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為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
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偽宣徽使
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皆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
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
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
邳州硇子埚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
跨河為亂摯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
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
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兗
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
顏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花五夏全
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三
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
可哀卹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
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

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
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岡南岸多有貧乏老
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
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
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
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為次第
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荅破李全於
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
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款白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荅願為
內應阿魯荅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
黨于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遁去忙兒不
知所為阿魯荅馳抵城下鼓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
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
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
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
來山㟃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
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
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
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
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只相應援上恐分其

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
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
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
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歎今兵多而民不
足使誰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爲哉
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
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依泗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
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
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
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

于轉輸奏乞遷于內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
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
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
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
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
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
可以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爲山
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已遂
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爲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

汝霖及戩并其黨彌勒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成汴壽等皆就
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
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襄城畢工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
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爲大司農四月歸大
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
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
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渭濮州衛摯知其謀遂
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近迫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
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
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

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爲大兵所
殺摯爲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
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
望最重

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
大夫擢爲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
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三年十一月出爲彰化軍節
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
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
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爲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

取人惟進士之選爲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
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
記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
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
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
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
司諫郭著往關其迹撫諭軍民爲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
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粮以助
關東民力寖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
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

州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
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況未
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粮決不可辦雖
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
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
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
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
等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
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
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府

者九其部兵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
謂也臣謂延安鳳翔華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
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擇沿邊近河者從亦宜罷
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行省遣元帥完顏
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
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
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大
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
之利知無不爲寔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
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

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
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
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六
月召爲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
地陳潁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
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
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與騎士出報至而
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奈
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爲大
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

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汝同首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
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採訪自今其令禁止之初胡
魯拜命日懇護衛紹王宅都尉把九斤來加以御史粘割阿
里言九斤不當遊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併案之
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擢出將因此自人主當行非
臣下可專人皆有言其衆從特除名朕為卿地因而肆赦
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挾兵柄而縱至門
下法當貞降朕惟卿素行忠純故從曲留公家事但當竭
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
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

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
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參不合達從宜規畫焉
哀宗即位以有開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
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
朝廷公宰下逮吏民皆嗟惜之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年
詞賦進士為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
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託安石使
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為樞密院經歷官
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

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
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
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
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真所謂
和親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
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粮餉
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
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
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
不實決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為同簽樞密院

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
書右丞五年李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
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
為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
腦而死上甚悼惜之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
將亦難為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摯守禦于
外說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
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論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
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列傳第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七　　金史一百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勅修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也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從七月車駕至汴素蘭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荅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

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為社稷之計宮中
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冗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
或謂軍官之眾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
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故使
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
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正月素蘭自中都計議
軍事回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
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
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
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

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焉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
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
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乣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
勦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
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
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
鄙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
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
賊之姦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
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

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
曰臣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
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
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
明矣上頷之素蘭復奏曰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
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
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
言乣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
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
乣軍為變以黨人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

無成則復以為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
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
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
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
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
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
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
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
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
相福興國之勳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豪多以留

後患足矣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素蘭曰福興
家多同心同德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
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
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復戒以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
人慎無泄也厥後上以素蘭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特
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
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
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
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爲患

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
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
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闕遷
法奉實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
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
時哀宗爲皇太子春宮所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
是素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
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
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
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

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
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
綽然有餘宜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
治不足侔矣上然其言未幾擢爲內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
夫近侍局使興定二年四月以蒲鮮萬奴叛遣素蘭與近
侍局副使內族訛可同赴遼東詔諭之曰萬奴事竟不知
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
恐不能歸也又曰朕以訛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
[illegible]諭之素蘭將行上言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開
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擇人若令行省就遣諭之不

遣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盡使聖恩不達於高麗高麗
亦無由知朝廷本意況此路爲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始
宜遣使明持恩詔諭之依舊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
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上是其言於是遣典
[illegible]著作郎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詔
[illegible]民試修復河中府素蘭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
傳是月特遷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反坐繫者數百人
司直白華言於素蘭曰此獄詿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
他日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死於榜笞之下者多矣素蘭
令華及檢法邊澤分別當死當免者素蘭以聞止坐首惡

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擢戶部侍郎二年三
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
權元帥右都監參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遷金安軍節
度使兼同華安撫使既而召還例行至陝被閣久之亡奔
行在道中遇害素蘭敢言以將諫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
事故上之前此頗自用自擢爲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
益其於交友不然消息容之士論以爲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
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參政侯摯初以都西立
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遷授以執政蓋欲
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
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權酤豈大臣所宜親
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
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夜講求其故啓告
陛下者也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陛下特賜省察量其才分
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
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
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即罷祥職且諭規曰卿知臣子
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沿河悉禁
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艱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爲讎一遇年

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
自限南北坐視困餓而不救哉況軍民効死禦敵使後之
食生亦何係人心一搖爲害不細臣謂宜於大陽孟津等
渡委官閱視過河之物每石官收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
利其厚息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以河南軍儲爲
重沮其渡委官取其八二以與民不春渾足大兵北還乃
依規所制可三月上言臣自巡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
盜起州遣提控戶部使紇石烈鶴壽討之而乃大掠良
民家爲驅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鶴壽所虜俱放免
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國人爲驅者亦乞一體施行庶幾河
朔有所係望上恩無有擾已事下尚書省命徐州歸德行
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爲奴婢法仍許諸人告補
依令給賞被虜人自訴者亦賞之四月上言河北潰河州
縣率距一舍爲一寨籍居民爲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並
以宜差從宜爲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軍之長偏裨之屬
尤多無賴輩徵逐宴飲取給于下日以爲常及敵至則伏
匿不出敵去驕援如初此輩小人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
權無乃太輕乎臣謂宜皆罷之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
矣制可七月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
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恭

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
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
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深入
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
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
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
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
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諸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
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己此非於避嫌周身之計則
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

金史一百九　八

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
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
牒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
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
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
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
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
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
入閤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
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爲省部所差終

任不覩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
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
則皆以爲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
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
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學諫凡事關利害
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
若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
公承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
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爲富庶
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

金史一百九　九

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
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
稍完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
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
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切
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
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
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
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
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

戢明念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
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
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荐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
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
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
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
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狡黠者乘時貪縱庸
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遴選廉能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
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
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

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
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
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所見按其不法及不任職者
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
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
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
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
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卽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
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
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糜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

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
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將去留從其所願則欲
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
不必盡遷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
院宰執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爲便六曰重官賞以勸
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
人心至有恣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或應未出職而已帶驍
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
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

之口而天下之人極以爲榮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勳
勞於一官纔升一級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
旣不可救伏望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
賞宜從倖所乘又今之撥官勳至二品有司艱於遷授宜
於此入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于
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
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
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
野戰則全軍俱殁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
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

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
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
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
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
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
求索以此責其長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
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
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
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
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

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
有八人而已又為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戶
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
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立
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若將裁省冗食而
加之軍士或伏乞明勑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
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五千
戶為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
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
戶者悉罷省仍勑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

優長武勇出眾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
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為眾
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
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鎧仗須令自負
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
以待敵矣一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
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
用之卒苟健懦不分眾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
燕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臣聞兵在以道御之而
已御得其道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純者尾

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
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
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氏
藝出眾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
如此則人人激厲爭效所長而老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
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為上中下三臨敵則觀其強弱
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
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師旅亦
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其書大
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詭奏謂所言多不當

於北規惶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規有放歸山林之語故
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惡其言而怒也朕初無
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
元年召為右司諫數上章言事與權吏部郎中時詔羣臣
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為無人之境陝
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士卒量力補治
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
書趙伯成坐銓選吏人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填開封警
巡判官規劾為不公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
補闕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正月規

及臺諫同奏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
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
大臣為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
省減路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臨發上奏今
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
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
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
能有為也十一月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
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
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

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為白
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羣臣喻以陝西事
曰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併來何以支持朕欲
合達盡力決一戰矣卿等以為如何又言和事無益撒合
輦力破和議寮寀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
獨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
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古論
四和曰陳規之言非是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
監察御史完顏習顯從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規對
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

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為然明日又
令集議省中欲罷和事羣臣多以和為便乃詔行省斟酌
發遣而事竟不行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
大睦親事撒合輦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輦
竟出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
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
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絕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
上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
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陳規輩
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省大小事不敢為外人

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嘆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為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盖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琪從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河北陵寢宮室府庫至于閭閻之積累世之經營一朝棄之惟聖主焦勞之心至為深切夙夜思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顒望朝廷整兵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户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

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雖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察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

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則必進也當降齎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從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嚴清野討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失之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緣

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疏賤之人况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勑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

貴也苟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行駕所驅非同往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士之被祿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可慮者為上者將曰彼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苟免之心生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亦猶吾也何恥則陵犯之心生其弊可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為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以將帥非百官議古上言曰兵

踰潼關而朝廷甫知此盖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閿鄉境數日不動意者以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哨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覬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偽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

且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爲屛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無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策也上然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訴訟古上言曰臣以爲賞善罰惡有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懲勸無所施矣上嘉納之古以朝廷欲舉兵伐宋上疏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

而復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勑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丘崈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

兵之期殆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歛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歛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不等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謂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權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贓污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刪定頗有脫漏梭失以罰奪官一階解職特免殿年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爲請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

起名之後拜左補闕入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與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舟以避兵鋒州民爭遷違者擅誅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名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見殺也遂謀入州署索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禍矯約衆情與之會飲歌樂晝日衆方扞導擁護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鞫之諭古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閣實以聞奧屯胡撒合既下獄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哀宗初即位召爲補

闕微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岢者遇事輒言無少隱上嘗面獎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激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策爲不行識者惜焉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稠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列傳第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金史一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總裁臣脫脫

勅修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

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
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
有請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高夔
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以
爲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卹也二年拜禮
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
交病者相籍雲翼親輿醫藥爲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
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
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
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
及戶部尚書夔翰林學士秉文於內殿皆賜坐問以講和
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俛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
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
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
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鞫之獄成
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
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
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
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
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遂掌機務哀宗即位首命雲

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三年二月復爲禮部尚
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農
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
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
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明年設益政院雲翼
爲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
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
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
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
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
多不盡言顧望依違苟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
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
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
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
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
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
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
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
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
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

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瞿然知其爲讜論也
夏人旣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
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謚文獻雲
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寬與必交分一定死生
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
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
宋爲地則說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
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
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
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
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
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
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
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彊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
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
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
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
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
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
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

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
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
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
乣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
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
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
乃陷堅城而虜守臣敗勁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
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旣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
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恍甘言無貽
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
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爲游
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
防姦僞也今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逃死之計耳今
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
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
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
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曆上進
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爲
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
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

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

當時為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後起為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為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

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為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祿為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

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為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為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踈而詞藻頗麗擢為

第一舉人遂大喧譟愬於臺省以為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為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為表

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曰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為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

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亦以為秉文之恨云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承安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畧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允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濟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戚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
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
謀舉兵入援而兵悍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
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賞容姦賂繼以
二帥貪罔威權又云裹糧坐費其無寧益於生民棄甲復來
踞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要擊又云
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忍觀之弗顧勿謂
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
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有違約開朝人有不從者輙以軍
法從事京兆統軍使完顏以書擒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

之遂寘於刑公直嘗為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為安撫
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雖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玉道出
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
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
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
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承安
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
校秘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
斛徵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

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伐蜀
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
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關不下金兵殺獲
甚衆璧言彼守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
帥憾之以璧招兩當潰卒璧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
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
其家軍士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
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
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
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忽沙

虎弒逆遂去官宣宗南遷璧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
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
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冒名其間詔璧攝監
察御史汰逐之總領撒合問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
杖殺之故所至爭自首減數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
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溫懼
不知所為會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
叛入太行於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溫竟其事璧馳至衛召
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璧責以大義將
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關

中劾奏姦贓之尤者鄧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璧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

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姦戒華腴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飢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姦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襖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貴家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璧笑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璧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僚承望風旨問何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議擬為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為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遁逃而去此而

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

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宋有據耶使者曰
弟且不論本議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
知耶金朝必欲循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
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處
爲君臣無一語者誠謂彼者當以爲辭乃令公言之使者
畏伏乞此議以從賜姓之例辦九讓成損五十萬獻甫諾
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
納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
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
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
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
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
購得之傳于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
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
没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揭無席自以
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
爲辯之且賙卹爲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
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
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
之脅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閒挾間多盡捕條鏈
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奇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
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
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
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
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
暴卒年四十八正大庚寅倒迴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
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
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
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
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
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
客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
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嘗攝密州覘吏州檄召
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與
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
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荊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
震以法劾之奏曰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

於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
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
荊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
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
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
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
贊曰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郃涇之
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尚暴璧以王度繩之
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

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爲御史排貴勢避古之國士
而加焉王以疑見冤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
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荊邸罪比縱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
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列傳第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金史一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爲人剛悍頗自用所在
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略可任用之貞祐二年累遷同
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鄜提控振武軍節度使完顏蒲
刺都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禦既乃交
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

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
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
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
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
提控制可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
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絳陽軍
節度使權經略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
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
軍民甚衆興定元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內觀

遣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為國盡力故倚以辦事乃
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為朕言之
朕皆寬貸乃者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
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
兼嵐州管內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
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
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
城尤為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少而食不足惟其
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堵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
此帥府控制則唯管保德岢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

金史卷一百十一　三　楊恂

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
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勅令樞密院遣授之三年
二月石倫奏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
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
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
河東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
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
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
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
居民盡從屯兵積粮以固其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

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為邊去陝西河南益
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
原治中郭遹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粮五千石會
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剌復太原臣召遹祖欲號令
其衆遹祖不從乃與胡剌報曰斡閤軍散於遹祖但稱天
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粮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
朝廷以己有兵粮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為實用也
雖然臣已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
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
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

金史卷一百十一　三

粮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
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粮與之請兵之事以方伐宋不
從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
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石盞吾里忻引
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
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于朝而執政以為賞功
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
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
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
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

據以平陽之役以功遷官以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以其濫賞耳使從行省之辟往往致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汾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石倫選補焉是月石倫復言曰若遣軍守禦險隘欲分石州兵屯白檀中方山物叔上礎且備嵐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兀里鴉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紇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機約武州刺史郭嗣率所領併進寇亦不至臣職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並不稟從乞朝廷嚴為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

宰臣惡之乃奏曰桓端鴉鶻已經奏改無援可議石倫身兼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嗣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禦萬家等不從未為過也上以為然因遣諭石倫曰御史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為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嘗自誓以死報國今所為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亦必為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家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為容忍可也閏三月石倫駐兵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聞背從人頗有棄心

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勅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上從其請並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州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郝所領兵殺其刺史孛术魯銀术哥殺威其家屬官吏軍民同狀以嵐州帥府言銀术哥專恣慘酷私造甲仗將謀不軌石倫嘗令同知州事把蒲剌都問之蒲剌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是朝廷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剌都權州事撫安其衆焉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元帥內族承立慶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

有司論罪當絞既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年起為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尋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兵梗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既而復以罪免正大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度使粘葛仝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

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從坦武仙皆曉兵事今在呂武
宜與同議勿復不聽失計也時北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
為游騎所獲數日知兩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
副統入城兩手皆折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
遣歸順軍提控嵐州人高珪往原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粮
草數目奔
大元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
孫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石倫縶椿不詰問即斬之市中
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內族按春開南門夾谷
太守開西門

大元軍入城檢覓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
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為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
即殺之石倫投廨後井中全周白繼州廨武監軍者初不
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
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全周名暉字子陽
策論進士興定間為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
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慎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符
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
頗濫市井道路黃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
之有所甄別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
於用人觽敗之方此其一也如彭義斌條椿大名人初守
大名歸順乎
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
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宮中牙
牌報班齊者杖以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年九月
大兵攻河中初宣宗遷都朝臣謂可棄河中河中背負
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為右翼俗有
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則三鎮郡縣之民
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為堅攻夜劫之計而重軍中條則行

在有為生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
汴梁援遂廢宣宗既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內
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
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
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弃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
虢民戶官府一二日而盡朝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
在棄之為失策後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
矣宣宗悔悟繫阿祿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
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
敗鳳翔破

睿宗分騎兵三萬入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踐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将知大兵将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至十一

月攻愈急白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鬭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譟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賫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潼關遂入閿鄉尋有赦詔將佐以下言訛可以不能死事載入陝州決杖二百識者以為河中城守不下德順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冤之者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為孫行而訛可動為

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中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謂訛可奉旨往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所貴臺官溺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為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不亦宜乎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褻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輦字安之內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盤都先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英王在宮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

次日宿衛得旨令衛鑰啓門合住見上上命撒合輦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即位由是見親信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輦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部完顏素蘭言把胡魯策功第一非起拜右丞相無以酬之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魯之命中輟輦猶升二品六四年大元既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丙申召尚書溫迪罕壽孫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直學士蒲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撒合輦同議西事上曰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群臣多主和事獨輦力破和議語在陳規傳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令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帶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為避遷計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侯帳北使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撒合輦曰諸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規言撒合輦諂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諂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亦

經營之上頗悟出為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既河南府為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為御營命移剌粘合築之至是撒合輦為留守九年正月北兵從河清徑渡分兵至洛出沒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無兵得三峯潰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餘守禦時輦疽發于背不能軍同知溫迪罕許孫羅主軍務有大事則就禁溝之二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強擁輦出巷輦不得已從之舁以官屬及其子自隨才出南衷城門城上軍覺閉之輦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輦知不能出仰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輦意以繩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鎮撫官縛出奔之黨欲殺之已斬三人輦親為乞命得免乙酉斡朶羅賚金帶出北門如前日巡城撫軍之狀既出即沿城而西直出外濠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去者三四百人少之輦傳令云同知叛降有昇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輦奔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已而大兵退強伸復立帥府

強伸本河中射粮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署監部陽酬稅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潰被虜從都尉兀林荅胡土亡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

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騾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臠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

攻兵數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大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于世君

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馬而射之帥奔陣亦却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以一馬負之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從者擁之將見大帥至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

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扶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烏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為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為憂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胡土為破虜都尉戍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遂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紿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即

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率縱軍下山劫掠於民甚於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糧械亦分有之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思烈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行省軍潰於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無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徵兵同保洛陽又遷延不行思烈以檄來言若依前逗遛自有典憲吾不汝容矣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為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語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重強伸方盡力戰禦而胡土即領輕騎挈妻孥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胡土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為救駕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國家諸人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於是不逞之徒隨募而出得澤人緝麻胥武錄事等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及盧店即行劫掠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古論黑漢屢遣人告急即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

人欲避縱其半入城火發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既而以胡土為殿前都點檢兼權參政大兵圍蔡分軍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胡土縱之往將有異志胡土聞之內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兄弟皆為帥臣受恩不為不厚顧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即降而千里遠來降於蔡豈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給之此蓋往求溫飽耳卿何慊焉因賜御膳以安其心初胡土罷機政頗有怨言左右勸上誅之上不聽又令守西城尤快快不樂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孛术魯婁室與胡土皆權參政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麟為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婁室當機備禦三日移攻南城烏古論鎬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乃罷攻俄而四面受敵仲德艱於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東面而乞與婁室同救應初胡土失外城頗慚恨甞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為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

爲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爲將使金運未去仲尼以
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
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宣宗入
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禁中常涕泣跪抱帝膝致
說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曰是帝
世器古之後以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
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
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
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

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眞死之上聞罷思烈行省之
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
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
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
援即與仙論議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
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
行耳然仙知兵頗以持重爲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仙策
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
經涉不爲不多兵事當與議思烈疑其與仙有謀幾斬之
渥自以無愧於內不懼也已而思烈果敗渥歿於陣渥字

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
字畫清美有晉人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
士第爲時帥與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
寧陵令有治迹入爲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
給宋人重之及還爲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
司都事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爲左右司員外郎
從行

贊曰思烈威惠猶未權奸以立大成有甘羅辟疆之風所
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脅崔立之子使招之降
不願而趣射之何愧乎溫嶠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
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
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貞祐間僕
散安貞爲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爲軍中提控是時山
東群盜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堌又破馬耳山
砦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僞宣差程寬
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
功累遷權遙授經略使十月爲元帥左都監十二月行山
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
察使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

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將兵從
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
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
以羸兵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牙吾塔麾兵佯北
發伏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
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覘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
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卻旋以
輕騎抄其後初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
餘溺死者無算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三
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

以其有功賜金帶一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
二月又敗於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獲統制王大蓬等
斬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俘五百餘
人獲馬牛數百糧萬斛三月提控奧敦吾里不大敗宋人
于上津縣兵還至濠州宋人以軍八千拒戰牙吾塔迎擊
敗之獲馬百餘疋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為害邊兵
久勞苦詔牙吾塔遣宋人書求戰略曰宋與我國通好百
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閒
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君以此曹為足恃
請悉衆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我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

持久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陰伺夜以為
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遁逃
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
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切為彼國羞之先是宋將
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
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
其目遂拔城南奔乃陳兵橫絕歸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
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
寨進逼濠州牙吾塔慮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邏騎
二百于城東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乏糧甚艱乃西掠

定遠由渦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詔
遷官外職有差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
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
恐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甚厚待
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為將
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
聊林蓋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牙吾塔遣精甲千餘
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二年四月上
曰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令一出不可
中變向官軍戰殁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

乃知例以村寨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所此殆有司出以
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
濟以糧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壽穎剽掠數日
而去牙吾塔聞之率兵渡淮偵知宋村孝義村有賊各數
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
與淮賊赴擊殺幾半又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
先是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
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於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
將陳榮等知不能守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六哥既誅
衆猶拒守方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黃溫等縛首亂

顙使戚誼究顯乞哥及衆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馬俊
吳珪來獻既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
孫成總押徐琦納欽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牙吾塔入城
撫慰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
練百三十有九人十二月遣人來報仍函六哥首以獻宣
宗大喜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內府重幣十端將
士遷賞有差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徇入西夏攻中興府
上急召陝西行省及陝州籤實二總帥訛可牙吾塔議兵
又詔諭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
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

行省從宜規畫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是歲大
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
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月上命陝省以羊酒
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為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
和尋遣斡骨欒為小使徑來行省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
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內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
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為左副元帥屯京
兆初斡骨欒來行省恐泄軍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
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鬭
來語甚不遜斡骨欒以此言上聞

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
八年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五月至閿鄉得寒疾汗
不出死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蓋女直語無正字也是歲
九月國信使內族訛可至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
之語臣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
知書悞國乃耳塔為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
制嘗入朝詣省堂詬戰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
東方亦優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
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
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

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趣左右拽女
來臥張於床炙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賕州
將之妻皆遠迎逆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
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
廷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
目之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槩如呼麻胡云有子名
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嘗為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
官奴作亂伏誅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
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撒
合輦姦蠹黷貨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韙之轉右

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
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為人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
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
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
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
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
為過也

列傳第四十九

列傳第五十 金史一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完顏合達 移剌蒲阿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
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衛三年授臨潢府推官
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
合達隸其經略使烏林荅乞住乞住以便宜授軍中都統
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城行至
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鬨殺乞住推合達還平州推

為帥統乞住軍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其年六月北兵
大將喊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黃裳入城
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
陣監戰以合達北上留半歲令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
乃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
右三部檢法蒲察蒲女涉海來報四年十一月合達果率
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
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應援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
大元兵徇地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合
達率兵屢戰於壽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

使兼肇州管內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內觀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正月詔伐宋以合達爲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於梅林關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城縣獲其令張倜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委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爲元帥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桂天山合達

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畢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傅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爲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爲力於是潛軍襄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

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十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偏諭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年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寖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是將蹂吾禾麥使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瀝鹽之時

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應

令葭州之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
則公佐力屈死於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上言臣
願馳至延安與元帥買住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也足俟
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鄜
州千户張子政等殺萬户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已勒兵為
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合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惡數十
人軍乃定六月合達上言累獲諜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
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為計令陝西重
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
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白撒領軍東
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復復議分司為便詔許
之二年二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一是
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
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
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
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葦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
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
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
遷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
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職樞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達

在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
之同協力軍務權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
制詔合達及樞密副使蒲阿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
進衛州公府節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
内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
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
軍以授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全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
來就以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
關先是陝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
策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
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
北帥速不解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
總帥納合買住率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於二
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北
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
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關
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
慶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
馬出冷水谷以為聲援十一月鄧州報北兵道饒峯關由
金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鄧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

同約同禦北兵且索軍會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
楊沃衍軍守閿鄉沃衍率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
川備上津與恒山公仙相犄角合達復留禦侮中郎將完
顏陳和尚於閿鄉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
軍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二百里入桃花堡知
北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恒山公仙萬人
元駐胡陵關至是亦由荊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
鄧下屯順陽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
之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為不足慮絕不往來
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

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奧敦阿虎
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
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
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羣臣建言可因國喪遣
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共守武休之
險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
廷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為辭元年上諭南鄙諸帥遣人
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為辭和事遂不講然十
年之間朝廷屢敕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
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之

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
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將以為可乘其半渡擊
之蒲阿不從丙子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卻營於
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
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
蓋以為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峰百姓往往入城
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
至人無所逃悉為捷書所誤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
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
軍憚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

已二十餘日汝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
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御給乃並山入陽翟既
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為突
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鬬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
兩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
則北兵人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
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
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
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
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

避耳令合達爲我禦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爲之用其爲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初哀宗爲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充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衷甲聚兵屯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嘗謂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此遂自遙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

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十餘獲一人餘即退蒲阿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合達還朝白撒亦召至闕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東還十二月乙未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訛可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兵於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以訛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省于閿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以截江爲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

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之定住高英皆謂蒲阿此言爲然合達乃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木北人知其軍情此言爲有理然不能奪蒲阿之議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覘覘竟不前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合達令諸軍曰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

大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
蒲阿率親衛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爲蒲察定住力拒而退
大帥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
北行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
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
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
衆三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
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
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
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

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己卯邏騎
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
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
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九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
詐降者十人斃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
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
爲覘騎也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
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
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
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

不與戰大將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
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
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答內族達魯歡總領夾
谷移特剌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殄寇都尉完顏阿排
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
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
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
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爲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
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
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頓安皐辛卯

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
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
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欽避金軍縱擊北軍
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
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變雪北兵增及萬人
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
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
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
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遷衛孟兩州兩
省當常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

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又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北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峯之東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按得木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麥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脛軍士被甲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檻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内死耳遂見殺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睽貽而金事已去十九

大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偉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列傳第五十

完顏賽不　白撒一名承裔　赤盞合喜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
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
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
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尋為殿前
及平章僕散揆伐宋為右翼都統六年六月
遣卒步騎數萬由確山寇信分路使參將

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揆遣賽不及副統尚航
奴深州刺史完顏達吉不等以騎七千推
宋兵扼橋以拒賽不等諜諸師夜出達吉不
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賽不度其軍畢渡乃率
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
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
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貞祐初拜同簽樞密
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
盡心為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
職者以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兗州不勝其

撫使達吉不節制乞升其司今已嘗兗州命卿副之宜
益務盡心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
本路兵馬都總管俄為元帥右都監四年四月調兵救宋
木陡關五月夏人於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賽不
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觜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
衆于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歲
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人戰於信陽斬
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
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渡淮略中
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

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兔鶻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
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
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
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
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上石店擒
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內
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宋兵敗
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隨兵
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
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奉宋白石關獲其守

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於七口倉又攻宋小
鵲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
石鵲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
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
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賽不上章言此
類忠赤可嘉若不旌別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
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
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
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密副使
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監
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虜略請正其罪上以有
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諭宰臣曰樞密
副使賽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其舊人且久勞王
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
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
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賽不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
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不
不爲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從
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指
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振

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盞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爲僭
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
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
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三年進
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
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
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爲相
而國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蘊
藉朝廷鄙之天興九年兵事急旨致仕起爲大司農未幾
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
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畫白撒怒
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賽不顧謂白
撒曰侯相言甚當白撒遂含憤而罷時
大元兵薄汴白撒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
賽不領省事拜爲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德
起復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以行
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尚書省
事於徐州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璧兵
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績而還
再合兵襲豐縣破之初郭恩以敗爲恥託疾不行乃密

與河北諸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紇石烈善住併殺之又逐都尉斡轉留奴泥厖古桓端蒲察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爲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野驢者每辭疾不行賽不遂授野驢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冒羈之也野驢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襲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大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至是赴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于州第麻琮乃從人以州降

大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杖一百收係居許州大兵至許按春開南門以降從攻京師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罵以至指斥是冬復自北中逃廻詔令押入省問事情按春隨近侍登階作揖渉之狀詔問丞相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與問彼中息耗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恐與對面語乎十二月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艱其救解

仁傑輩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使丙夫死婦亡節此猶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諳孫自幼爲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興定元年爲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伐宋白撒出鞏州鹽川寨遇宋兵于皂郊堡敗之又遇宋兵于天水軍撫樂寨宋兵入寇三十餘日乃拔城宋兵至雞公山遂拔西和州獲其將士合扎都統完顏習涅阿不率軍趨成州宋帥羅仲甲大焚廬舍棄城遁

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糧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敗宋兵于七盤子雞冠關拔城縣官民白焚城守遁因取其城與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民遁於是白撒遂取興元以駐兵焉命提控張秀華馳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括移失不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悅進白撒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爲敵據將遣白撒復之白撒奏曰臣

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綿亙
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爲是舉甚非計也不
若息兵養士以備後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涼
四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接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
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
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謐
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
節度副使溫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
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官格
以待之上是其言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西州
環城爲柵白撒遣刺史愛申阿失剌與行軍提控烏古論
長壽溫敦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仗甚衆五年
五月白撒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
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
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逯授合河縣尉獨
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
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
軍繼爲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置
更擇勇略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
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乞遷官授職以獎勵之上皆

從其請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合
達納合買住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南亦經抄掠
比者西北二敵併攻鄜延城邑隳殘惟延安孤墉僅得保
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而深入雖京兆鳳翔慶陽平涼已
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
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
經理河北足以家兵業兼全之計詔樞密議之先是夏兵
數十萬分兵合谷部延大通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
命發兵襲其浮橋遂過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
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三道之役白撒
馳至臨洮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
各攝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踏南寺擊走之夏人
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與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
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其橋西遁乃還軍攻
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
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十二月行省言
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木華里悉兵沿渭而西謀攻鳳
翔鳳翔既下乃圖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
踐二麥以困我未幾大兵果圍鳳翔帥府遣人告急臣以
爲二鎮脣齒也鳳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

平川廣野實騎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已遣提控[illegible]
植將兵二千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紓城圍更乞
發河南步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二年冬
哀宗即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還朝拜尚書
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府幾十年當宋夏之交
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然本庸怯無能徒以儀體爲
事性復貪鄙及入爲相專愎尤甚常悒悒食不適口每以
家貲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
峯山大兵與白撒會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
至擊之白撒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等

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
麻斤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反者壬辰棄衛州運
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
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
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遂爲大兵所據
甲午發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
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
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大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
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
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避遷

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
內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等凡百名而出栽長補短假
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
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
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
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
輒摧傳令取竹爲護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
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
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二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得之
已而兵退朝廷議罷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諷令史元好問

曰我効勞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上已
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旣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
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
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去其黨元帥完顏斜捻
阿不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經其垣下者一人
以鎮之是時速不䚟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
兵後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白撒爲平章政事權樞密使
兼右副元帥於是羣臣爲上畫出京計以賽不爲右丞相
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內族訛出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
參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徒單百家元帥左

監軍行總帥府事東面元帥高顯副以果毅都尉粘合咬
住兵五千南面元帥完顏豬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顏斡論
出兵五千西面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紇
綱軍五千北面元帥內族婁室副以振威都尉張閏軍五
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隸總帥百家都尉內族久住
副都尉王簡總領王福流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內
族小婁室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一
千總領完顏長樂副帥溫敦昌孫馬軍二百郡王王義深
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圭軍三千隸總
帥百家飛騎都尉兼合剌合總領术虎只魯歡總領夾谷

得伯紇軍田衆家奴等百人　及諸臣下發京師十二月甲
辰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降將上赦
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
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
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
何所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
京爲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
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
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上以爲然時上已遣官
奴將三百騎探滬麻岡未還上將御船賜白撒勅得便宜

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奴遂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
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以臣觀之
東平之策爲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
日歸德守臣以糧艘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
未濟者萬人
大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一黃旗督戰
身中十六七箭坐殊死鬬得卒十餘人大兵少却上遣送
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復擊之
溺死者近千人元帥豬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死之建威
都尉完顏訛論出降於

大元上於北岸望之震懼率從官爲豬兒等設祭哭之皆
贈官錄用其子姪斬訛論二弟以徇遂命白撒攻衛州
上駐兵河上留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
帥官奴忠孝軍一千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
帥劉益等軍總帥百家總之各賫十日糧聽承裔節制發
白濬城上時已遣賽不將馬軍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騎追
及謂賽不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
不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
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
知白撒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織招之不下其夜北

尉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與之戰北兵
六十里然白撒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攻具
為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及聞河南
大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踵其後戰於白
公廟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為民家所殺車駕
還次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
抹撚兀典總領溫敦昌孫時侍行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
當決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
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
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大橋

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聞遣近侍局提點移剌粘古紇
石烈阿里合護衛二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
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
暴其罪曰惟汝將士明聽朕言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
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
北我從其計令率諸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遷延
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敗衄白撒棄軍竄還蒲城
便言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可當信從登舟幾死于水若
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
已下獄不復錄用將其家産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無效

此人囚白撒七日而餓死發其第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
當時議者衛州之舉本自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初瀕
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
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
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軍從內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
所不至哭聲相接既罷都尉高祿謙苗用秀輩仍掠
人食之而白撒誅斬任口所遣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
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窘甚是日皆候大兵至矣白撒目
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
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押闘中人主心遂浸潰以取將相既

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
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
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慚不悛以及於禍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恇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懷
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燕雀
不悟者歟

赤盞合喜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
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
騎圍定西輦致攻具將取其城合喜及楊斡烈等率兵鏖
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

餘悉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遷授同知臨洮府
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合喜權行元帥府擬
來遠寨以張聲勢旣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
合喜擊走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
府事于鞏州四年四月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
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論世顯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
亦破其衆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
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精兵三萬傅城又
擊走之生擒夏將劉打甲王作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
二人謀以爲鞏帥府所在鞏旣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

金史一百三　　十五

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
合喜聞之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却之殺
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
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
首甚衆十月以功遷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大將萌
古不花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守禦命
合喜將兵援之二年二月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及
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
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合喜盡力僅能禦之於是合喜
以同知臨洮府事顏盞蝦蟆戰尤力遂以便宜升爲通遠

軍節度使上其功詔之是歲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即位
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報
大元兵破峣峰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已暮省院官入
奏上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宮日立
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强壯趫捷極爲精練步卒負擔
器甲糗糧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
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
射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衛龍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
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氣旣振遂有一戰之
資至是院官同奏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

金史一百十三　　十六

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
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粮
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
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
歸矣上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
養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
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
惟不負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兩
省軍潰于三峯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
大兵北行留遮不解攻城攻具已辦旣有納質之請即又

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能也壬辰曹王入
覲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沿壕列木柵以薪草塡壕
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
坐視而已城中喧閧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
新雨淖中馬忽驚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
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汚汝衣食頃中市肆米豆猥積
於地上勑衞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恨觸御衣者
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爲
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
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邀而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

大兵負土塡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
想豈有計耶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無
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
曹王出大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
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
馬仰視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衞士欲擊之
上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
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
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
以來待士之意勑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

親傳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
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塡壕壍城上箭鏃四
下如雨頃刻壕爲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靈壁假
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
其工人大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
攢竹砲有至十三梢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
更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
皆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
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
以牛皮爲障遂滑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

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
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大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
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
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二三人
得過以防大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
猝出比出已爲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
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圍
者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
者識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右丞
世會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

曲以寄軀吟之思其謬計如此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
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失措面無
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爲效命耳其
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
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
皆透大兵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
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
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飛火槍注藥
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
云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

知不可下乃謾爲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
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
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
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
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
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爲恥
况以罷攻爲可賀歟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
不以爲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狀以賀
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
兵上深以爲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

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
密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領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
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
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報軍
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飲鴆死訛出稱疾不
出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事盡
決于合喜矣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切
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
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
蓋不識岢字故分爲兩耳天興元年七月權參知政事思

烈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爲樞密使統
京城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賽不爲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
近郊俟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
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軍乃入言者謂合喜始則抗
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
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爲庶人既而籍其家
以賜軍士既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大將速不䚟遣人
招之合喜即治裝欲行崔立遂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
二百兩爲贐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
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

朕老臣中閒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猶舊人尚多詰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是日斬之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盞蝦蟆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貿出兵退即闕舞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牟之潰衆怒所歸無宜死猶係與國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列傳第五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金史百一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敕修

白華　斜卯愛實 合周附　石抹世勣

白華字文舉隩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為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遷為樞密院經歷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抑遣華相視彰德實擠之也事竟不行三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餘人時夏全自楚州來奔十月庚申集百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下索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狼狽而北止求自免無他慮也華因是為上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為平淮府以全為金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張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四年李全據楚州衆皆謂盱眙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

義深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
慶山奴敗績于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
相奏遣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溫撒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
之意減工三之一溫撒李辛賜姓也六年以華權樞密院
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
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為患今
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定住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選
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為參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
從則以軍馬從事卿等以為何如華對曰臣以為李全借
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冢待夜

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北方有事未暇
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
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
人寧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為今計者姑養士馬
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
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
日遣定住還屯尉氏時陝西兵大勢已去留脫或欒駐慶
陽以擾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恒山公府
並立慮一旦有警節制不一欲合二府為一又恐其不和
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為院官不以軍

馬責汝汝辭辯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為
齟齬害事非細今以汝調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
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調停之意
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
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
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
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即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
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之奏每嫌辭費必欲言簡
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
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

掾史施行其省院議者議既定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
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
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
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
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難故以華處之五月
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
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
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
上令密諭蒲阿縱侯春首當事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
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

特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北向爲難今日異於平時況事至於此不得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爲然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軍還白華上奏凡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乞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傳旨云朕用汝

爲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八年大軍自去歲入陝西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閿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動宰相臺諫皆以樞院瞻望逗遛爲言京兆士庶構議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曰合達蒲阿必相度機會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勉強恐無益而反害也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道宰相百官所言並問以今二月過半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且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同諭

兩行省以上意合達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絕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敝矣合達對蒲阿及諸帥則言不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合達近嘗得罪又畏蒲阿方得君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二相見北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爲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即復遣華傳旨諭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大兵

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爲掣肘計耳二相迴奏領旨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奏人追及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爲之仰天浩嘆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所奏爲徒然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夏五月楊妙真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之北就北帥梭魯胡吐乞師復讎朝廷覘知之以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軍桃源界滶河口備之兩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爲夾

攻之計二趙亦遣人報聘俱以議和為名以張聲勢二相
屢以軍少為言而省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關屯駐半
年適還衛州喘不及息又欲以將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
徒自疲而已況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濕之地不便牧養自
今八月征進非月決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
姑以計圖之已遣提控王銳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
此傳諭二相兼領王銳行一相不悅蒲阿遣水軍虹縣所
獲七提控者以小船二十艘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
莊城門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
坐徒事口吻今撥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存
辭不獲遂發舟及淮與河合流處纔及八里莊城門相直
城守者以白鶻大船五十溯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華歸
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省不益軍
謂皆華輩主之故擒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莊次將
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歸路某等商議
主將還即閉門不納渠已奔去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
即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軍已還
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上大喜初合達謀取宋
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鈐往楚州計事於楊妙真
比還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合達遂

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之郭恩為元
帥右都監既而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
使留館中郭恩謀劫而取之或報之于盱眙帥府即以軍
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
因遣其將夏友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矢哥利
館中銀絹遂反劫與使徒單咨剌崇寵拒界山亭甬路好
謂之曰容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反朝服望闕拜慟良久
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亦以
盱眙降宋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
睿宗已領兵入界慶山奴報撒盞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
華奏偵候得
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二萬布置如此為今計者與
其就洪樂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目今冰
河北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
在此為投機在南為掣肘臣以為如此便上曰此策汝盡
之為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平日銳於武事聞華
言若欲快者然竟不行未幾合達自陝州進奏帖亦為此
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蓋有意於此矣蒲
阿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鋒忒木解統之將出
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上曰朕不問此只欲聞河中可

猗否蒲阿不答已始言
睿宗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大兵軍少而精鋭并選今
僉軍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
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曰
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陝州蒲阿曰合達樞
密使所言此間一面事揆恐亦未盡乞召至同議可否上
曰見得合達亦止此而已往復遲滞轉致悞事華奏合達
必見我曾召至同議為便副樞赤盞合喜亦奏蒲阿白華
之言為是上乃從之召合達至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
入見院議華執合達奏帖舉似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
時蒲阿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何如合達曰是矣遂入見
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合達敷奏其言甚多大槩言河中之
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罷二相
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
破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併樞
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
惟平章白撒副樞合喜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忽魯剌退
罷忽魯有口辯上愛幸之朝議罪忽魯剌而書生輩妒華
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
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兹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

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為將相權不當分至
是始併之十二月朔上還近侍局提點移剌粘古即白華
於府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今耕稼已廢糧斛
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
荊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既出遣使告語
北朝我出非他但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
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荊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
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酅為附庸之事聖主亦得
少寬矣於是起華為右司郎中初親巡之計決諸將皆承
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尚有舊人諳練軍務者
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此為未盡上問
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華上頷之故有是命明日召華
諭之曰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群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面
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大
將速不解今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為如
何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
鄧下既汝州有速不解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情徒所謂
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之計當直赴汝
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塗
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軍食力猶在焉

則亙力猶在若出京益遠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能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相及首領官同議禾速嘉兀地不元帥猪兒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之議丞相賽不主鄧議竟不能決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此意諭訖諸帥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效死上猶豫欲以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蓋採輿議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參政內族訛出大罵云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惟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明日民間閧傳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賽不合周訛出烏古孫卜吉完顏正夫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爲一白華都改卻今往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白撒傳天興二年正月朔上次黃陵岡就歸德餫船北渡諸相共奏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

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在所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爲拊慰人人爲之感泣乃放河朔招撫[illegible]牓放文條畫十餘款分道傳送三日或有云昨所發河朔詔詔中有大軍中太師國王何以急委近侍局官傳旨謂首領官張衮白華內族訛可當時詔時不爲後慮皆量決之是時衛州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蹤跡其後十五日宰相諸帥共議上前郎中完顏胡魯剌秉筆書某軍前鋒某軍殿後餘軍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胡魯剌訛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訛可衮就華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華遂問其由訛可云我昨日已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歸德令諸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帥官奴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往云昨日擬定首領官止令胡魯剌登舟餘悉隨軍用是不敢是夜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點近侍局移剌粘古謀之鄧上不聽時粘古之兄瑗爲鄧州節度使兼行樞密院事其子與粘古之子並從駕爲衛士適朝廷將召鄧兵入援粘古因與華謀

同之鄧且拉其二子以往上憐之獨命華行而終不改之
徐州華既至鄧以事久不濟淹留十餘日遂若無意於北行
會瑗以鄧入宋華亦從至襄陽宋署為制幹又改均州提
督後范用吉殺均之長吏送款于
北朝遂因而北歸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死
自處為貶云用吉者本姓孛朮魯名久住初歸入宋謂制
置趙范將以計勸其心故就姓名范用吉遂怨其觸諱左
之用吉猶應對如故趙良久乃悟以利其事與已符焉遂
置左右凡所言動略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為大將改
鎮均州未幾納款于北後以家人謳以欲叛為詞列所告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
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
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斜卯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士
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夾谷撒
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內族長樂權
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
喜遇之笑語撒合曰吾言信矣當為我作主人蓋世俗酬
謝之意也明日金兵遂合朝廷置而不問於是愛實上言
曰撒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

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大兵其
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及合喜等以京師倚
此一軍為命初不敢俾之出戰特以外議鬨然故暫出以
應之云衛紹鎬厲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
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鎬厲宅二十年正
大間朝臣無有言及者不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衰微無
異匹庶假欲為不善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
幽閉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
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其
人上疏曰平章白撒固權市恩擊毬外百無一能丞相

賽不菽麥不分更謂之材亦不至此人為相參政兼樞密
副使赤盞合喜粗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
右丞顏盞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
難之際倚注此輩欲其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賽不乞
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兵退既
而以害唐慶事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為守禦備八月
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顆張俊民曳剌克忠等置局
以推排為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
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
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

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其人即白令用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實遂上奏大概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冑或吏員爲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

李大御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合周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爲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總兵陝西合周留澠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今鎮陝西所犯乃關國家大法豈敢私耶遂再奪官爵免死除名至是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敗事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學爲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兩科進士第貞祐三年累官爲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軍户河南宰職議給以田世勣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蒔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户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廪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户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

選爲閏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選爲華州元帥府參議官初右都監完顏合達行帥府于頡州皆以前同知平涼府事卓魯回蒲乃速爲參議及移駐華州陝西行省請復用蒲乃速令世勣訓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人耳餘無所長非如世勣可任以事華爲要鎮而輕用其人或致敗事遂獨用世勣踰月召入爲尚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奪一官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覆察不知所舉本籍行止中從坐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之勢私屬治籍吏輩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

責久之起爲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爲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爲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後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移剌粘古溫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見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嵩時爲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

贊曰愛實言衛紹家居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勣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何施焉其爲忠讜則不可廢也

列傳第五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完顏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五年轉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虎劾近侍張文壽仁壽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奴申鞫問得其姦狀上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大夫奉使

大元至龍駒河朝見

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朝廷以勞拜參知政事天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副之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兼外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又以把撒合爲外城東面元帥术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术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戶部侍郎刁璧爲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設講議所受陳言文字以大理卿納合德輝戶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失等總其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指之遠不能聞上已出復命兵閉汴城上以東面元帥李

辛既危出怨言罷爲兵部侍郎將出密喻奴申等籍繫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棄馬踰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冀以無事及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怨以爲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荊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天興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
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
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好問曰自車
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
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
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
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欽語曰今日惟
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
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
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

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顧曰亦
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
日矣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愼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
在陷穽議者欲推立荊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
之義況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
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
諭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
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孛朮魯長哥韓鐸藥安
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

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不次
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暉等餘見崔立傳劉祁曰金
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
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
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
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
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
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
且竟至亡國又多取輩庸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嘗責丞
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

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
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若字京叔渾源人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
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
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
壁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鈸鼓乘兵亂從上黨
公開爲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爲
省曹所歷每以不至三品爲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
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姣常思亂以

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
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亦將為變諸紹納
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
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揚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
召善以早食投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
二相聞變趨出立按劒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
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李术魯長哥出
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温屯阿里見其衷
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
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

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
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立還省中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
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承恪須臾入以太
后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承恪受之遂遣送二相
所佩虎符詣速不䚟納欵凡除拜皆以監國為辭立自稱
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為王
妃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孛术魯長哥
御史中丞韓鐸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國張
軍奴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

事內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
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壬申速不䚟至
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
既還悉燒守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
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閱之日亂數人
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
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
荊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衮冕
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爇訊掠慘酷百苦備至
鄭國夫人及內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溫屯

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仆撒夫人右丞李蹊妻
子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讎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
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
之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
黨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府人
事遣望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賛
戴分者比肩接武三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荊王及諸宗
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
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
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四

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孥資產而
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琦者山西人為都尉在陳州與粘
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壻折希顏娶
夾谷元之妻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拘隨駕官之家屬
妻與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者立欲強之琦母
見立欲奪人妻必羞其夫遂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白
隨如是者再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為折希顏所折辱乃
告廷殺寸之洋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
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
嘗以軍功遷領京兆府判壬辰冬東遷以都尉權東

面元帥立初以賤奴舊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勢
已固遂視賤奴如部曲然賤奴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
與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
謀備禦之策是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
立殊不安一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
苑秀折希顏數騎往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
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王
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拿李中就馬上抱立
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
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

撒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鬭欲
前解之隨為軍士所斫被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係立
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
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十斬之未稱也乃梟
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
啖之以三尸掛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
為所汙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
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初立之變也前護衛蒲鮮石魯負
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
合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為尚書吏部侍

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嘗為左司郎中同簽樞密院事完
益政院官皆稱上意及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陳糧運陳蔡
世達亦與脅從共間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舊録
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魯亦宜任用上曰世達曲
從非出得已然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薄罰彼撒合掌軍一
面不得宿衛九重崔立之變曾不聞發一矢束手於人今
雖來歸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與世達等撒合老矣
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酬其負御容之勞未幾以撒合
為北門都尉其子為本軍都統石魯復充護衛世達字正
夫泰和三年進士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大軍為辭，逞欲由己，斂怨歸國，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調汝陰簿，歷睢州司候、封丘令。興定初，辟為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擢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貿易于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侮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為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秦藍總帥府辟行尚書省都事。尋被召，特旨遷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為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為嵩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總帥牙古塔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是被繫逮，天驥降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為開封簽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復職。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立變，天驥被創甚，臥一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嘆曰：「吾幸得死，乃為謁醫，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有傳。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省，若素宦然，諸人多自以為不及也。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第。後選為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衛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兩禾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為戶部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為戶部尚書，權職如故。三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曰：「尉忻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尉忻極諫，至以卧薪嘗膽為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內族撒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為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為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輦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為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

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生七
歿於兵間弟秉肖字正之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亦孟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
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列傳第五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金史百一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内族承立 名慶山奴

徒單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爲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爲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爲之擾動兀典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親暱日報之務爲不可欺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徐州自恃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天興元年正月朝廷聞大兵入饒風移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揭州民云淮南透漏軍馬度其道由潼關勢不能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家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入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顏重喜高平都尉苗秀錦冠都尉木甲某振武都尉張翼及潑威帥楊葭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隘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

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伐開大兵沿岸皆不及救方忿
空下徐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
又遣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以船八
十往運潼關閿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
採壯士三百餘併老幼立水棚北將忽魯罕兵乘淺攻之
不能克遣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
盡是時陝州同知內族採仵領從行省征進兀典授以帥
職招在城民充軍採仵留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兀
典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守禦選三三名偉亦依採仵招募
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兀典忌偉得

衆欲挾詐坑之完顏素蘭時為同華安撫使力諫乃止尋
以偉權興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軍三百屯金雞
堡大兵既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陝賀都喜不待命出城迎
戰馬蹶幾為所獲兀典易以一馬遂下令不復令一人出
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盡偉亦無船可渡矣初
兀典發閿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
軍資器械為之一空期日進發已而不行日造銀器及兵
器牌印陝州及鹽司牌亦奪取之又欲劫州民財物以資
軍素蘭諫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
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

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寬相公入援亦易
為矣兀典大怒以為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
幼自隨州中亦有關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
行婦女皆嫁士卒軍中亦有強娶奪者是日軍出兩京門
及南門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薛州
劉趙兩帥即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邀歸其後明日張翼
軍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凍
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大
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虞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
聚處為金軍所據又及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

有鬪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頗亦散走
於是完顏重喜先降大軍斬於馬前鄭倜劫苗英降英不
從殺之勢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兀典合閭挺數十騎
走山間追騎禽得皆殺之先是兀典嘗為鄧州節度使世
襲謀克黃摑三合時為宣差都總領與兀典親厚故決計
入鄧是役也安平盪寇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雞等
軍脫走者百才一二二月素蘭歸有報徒單百家言行
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馬前哀訴云行省從來吾州碎
矣願無出迎百家曉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為素蘭力
勸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蘭也父老乃聽百家出城以

州自軍出日有逃還者百家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百家
又募收所棄甲仗若獲二副即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
之由是軍稍振五月總帥副點檢蒲[illegible]領軍復立商州總
帥華州人王洪立號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
權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剌為金安軍
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華州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入陝
川路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官李獻
能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後立山
寨安撫軍民十月勅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陽留山寺以阿
不罕奴十剌權參知政事行省時遂偉為河解元帥也金

雞堡軍務隷陝省行省月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
省劄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盡屢白陝
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員外郎有隙坐視
我軍飢餓不為存恤於是自往永寧勸諭偉頗為小民所
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南縣把隘軍提控以偉橫恣言
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永寧元村寨偉遷入
雞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於
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菜園中凡三四
日乘夜王茂殺此城邏卒舉號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
殺阿不罕奴十剌李獻能提控蒲鮮某總領來道安因誣

奏奴十剌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冤而莫敢詰就授
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食盡括粟
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劫掠自
資一日詣李獻能獻能斬之曰從宜破敵不步由是憾之
乃與奴十剌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
踰城而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窮為箭鏃暨州人疑叛
軍多不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
能疏為所恨故被害尤酷偉又殺絳州錄事張升字進之
大同人戶工部令史出身曾為涿陽簿遷絳州錄事謂知
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祿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

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及徒單百家
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為上言兀典等錢領敗
狀於是籍東嘉合閩兀典家貲恭兀典為罪首牓通衢云
石盞女魯歡本名十六與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為元
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嘗奏言平涼
控制西夏實為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明
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
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魯
歡十一月女魯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
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

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
護且令鄜翟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牽其肘臣領平
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
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
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
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爲病
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
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
度使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
軍務繁冗宜選才幹之士爲防禦使兼帥職以鎮之又指

來諸隘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
產營私專事漁獵及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
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於餽運亦合依上
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
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荊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
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
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處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
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略施行之正大九年二月以
行樞密院事守歸德乙丑
大元將忒木解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

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
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恃之頗有鬪志己巳提控張
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兵女魯歡令自募
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爲可用初患砲少
欲以泥或塼爲之議者恐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
門之西一菜園中時得古砲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
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
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山將尹子奇於此攻巡遠
得睢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傅瑜極力守禦
城得不拔方大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

言去歲河決敖游堌時嘗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
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
往決之纔出門爲游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
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河既決水從
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濉水道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
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魯歡爲總帥佩金虎符
罷司農司以其官蒲察世達爲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
郎溫特罕道僧歸德府同知李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
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术甲搭
失不奉職權奉御粘合斜烈來歸德徵糧女魯歡遣侍郎

世達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顏胡土權元帥設
送載糧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
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且命張布為幄上送
門此舟以濟又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
止有馬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為
帥官屬從在歸德權果毅都尉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
從有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
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
異心副樞知兩人不協恐生變二月戊辰朔制旨令宰相
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以兵乘之為亂明日

攻用軍用與走被殺衆下城投水奪船而去者斯須而盡
官奴在雙門驅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
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至其
家檢其家雜醬凡二十甕且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即提
兵入見言石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
罪且暴女魯歡之惡後其姪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復
其官語在烏古論鎬傳禾速嘉兀底代女魯歡為總帥軍
變官奴無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
各以金十星與之同見官奴二卒復恐受金事泄亦殺之
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餉不給朝廷命孛朮魯阿海行總

帥府事以親軍武衛軍隸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
許語道中朝廷聞之使問其故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海
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許語者阿海得
四人斬之囚子吐前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
武邦傑及蒲察巖住等凡九家一軍遂散數日遂有官奴
之變

蒲察官奴少嘗為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
獄劫走安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即自拔歸朝廷以
其種人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戶此軍月給甚優官奴日與
本不逞博為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

詔勿問移剌蒲阿攻平陽官奴請行論功第一遷本軍提
控佩金符三峯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効
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遣移
剌留哥入鄧說鄧帥粘合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留哥以
情告粘合官奴繼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粘合欲就甕城
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
邊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軍得馬三百
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辨理屈直留馬於鄧而去乃縛忠
孝軍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
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懾其智略

有可取者宰相以爲然乃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
入北軍擒騎中生挾一囬紇而還遂巡黃陵入谷等處刼
牛羊糧貨甚衆尋轉正都尉又以軍至黃陵殺獲鎮州大
將於是中外皆以爲可用遂拜爲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
十一月從哀宗北渡上次黃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戰官
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衆食寡懼不
能給請於上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
軍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從之乃召諭官奴曰女魯歡
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

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歸德始升爲元
帥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圖用之志是
時
大元將忒木解守歸德官奴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
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廻附奏
帖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
東上覽奏不從又嘗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
是有異心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爲剽掠官奴不之禁於是
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爲
上言官奴有反狀上竊憂之以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

以次習顯陰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我從官奴
中起爲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官
奴漸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
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奴乘隙率其軍攻用用
軍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刼朝官皆聚
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焉驅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至
其家悉出所有金具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
刼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於地曰爲我
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迫遂退而
退乃殺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

者三千郎中完顏胡魯刺都事冀禹錫赴水死禹錫字京
甫龍山人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禹
錫爲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謝獎或勸以微服免
不從見害是日海春官奴提兵入見言赤盞女魯歡等反
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
初官奴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
其母以計請和故官奴密與忒木解議和事令阿里合往
言欲刼上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
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皆女
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

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奴盡斫營之策先是忠孝軍都統張
姓者謂官奴決欲劫上北降遂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奴
之第數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
大朝不赦者使安歸乎官奴懼乃以其母出質云汝等若
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謀即殺之我不恨張亦稍
解即以好語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
北使至即當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
可張乃退官奴即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
也遂畫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
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

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
遁四更接戰忠孝初小卻再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
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
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官奴參知
政事兼左副元帥仍以御馬賜之槍制以勅黃紙十六重
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
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
藥盡而筒不損蓋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兵既退
官奴入亳州留習顯總其軍上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
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

人故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吾古孫
愛實納蘭忔答女奚烈完出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
兀惹詐構國用安劫上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
宋自贖反覆之罪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還不至
再召乃以六月己卯還上諭以葬蔡事官奴憤憤而出至
於撫腕頓足意趣叵測上決意欲誅之遂與內侍宋乞奴
忔答令裴滿抄合召宰相議事完出伏照碧堂門間官奴
進見上呼參政官奴即應完出從後刺其肋上亦拔劍斫
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叱忔答愛實追殺之忠孝
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請上親撫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

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先至殺
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為亂箭所射而死
乞奴愛實忔答皆授節度使世襲千戶完出兼殿前右衛
將軍范陳僧王山兒忠孝軍元帥於是上御雙門赦忠孝
軍以安反側除崔立不赦外其餘常所不原者咸赦之初
官奴解睢陽之圍侍從官屬久苦飢窘聞蔡州城池堅固
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奴以嘗從點檢內族斜烈過
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為不可故號於衆曰敢言
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諷上早為計會其獲罪遂以計
誅之後遣烏古論蒲鮮如蔡還言其城池兵糧果不足恃

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詔
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胥顯既黨官奴一日率
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温特罕道僧帥
府經歷把奴申鞫問顯伏罪下獄官奴黨顯脫走殺總領
完顏長樂於宮門殺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
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答即亳州斬顯及忠孝軍首領殺
人元共使用安未還何於中路數其罪殺之
內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胡山之子平章白撒
之從弟也為人儀觀甚偉而內恇怯無所有至寧初宣宗
自彰德赴闕慶山奴迎見于邯城宣宗喜遣先還中都報
變宣宗既即位以承立為西京副留守權近侍局直長進
官五階賜錢五千貫且詔曰汝雖授此職姑留侍朕還闕
赴之仍給汝副留守祿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貞祐初遷武
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胡沙虎專權僭竊嘗為
宣宗言之後胡沙虎伏誅慶山奴愈見寵幸以為殿前右
副都點檢三年
大元兵圍中都詔以慶山奴為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
兵往援俄為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前職四年知慶陽
府事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以所獲馬駞進詔諭曰此皆
軍士所得即以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復進因令徧諭

諸道帥府焉興定元年正月
大元兵及夏人趣經寧州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
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鄜州二年五
月夏人率步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山奴以兵逆之戰于
馬吉峯殺百餘人斬酋首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
疋三年四月夏人掠通秦寨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討
之夏人以步騎萬人迎戰買住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
去凡斬首八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
首五千級復其寨詔賜慶山奴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
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山奴
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將兵大至復毀走之正大四年李
全據楚州詔以慶山奴為元帥同總帥完顏訛可將兵守
盱眙且令城守勿出戰已而全軍盱眙界二帥迎敵大敗
死者萬餘人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糧轉輸不繼民疲
奔命怨嗟盈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拜章乞斬
之以謝天下不報降為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
八年正月鳳翔破兩行省徙京兆居民於河南令慶山奴
以行省守之時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承立
懼不能守上奏請還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書令為
地朝廷不許十月慶山奴棄京兆還朝留同知乾州軍州

事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之慶山奴行至閿鄉哀宗遣近侍
裴滿七斤授以黃陵岡從宜不聽入見未幾代徒單兀典
行省事於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選精銳一萬五
千與徐帥完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
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
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
驛店遇小乃解軍遂潰兀論戰沒慶山奴馬蹶被擒惟元
帥郭恩都尉烏林荅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一
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爲
誰史帥言我眞定五路史萬戶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

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爲念及見大帥忒木解誘之
使招京城不從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
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
以死報國亦足稱云初睢州刺史張文壽聞大兵將至遷
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然無固守意日夜謀走以自便
既而聞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託以應援徐兵夜
啓關挈家走歸德慶山奴以爲行部郎中死楊驛俄大兵
圍睢州以無主將故殘破之甚也兀論丞相賽不之姪元
光間例以諸帥爲總領兀論以丞相故獨不罷金朝防近
族而用疎屬故白撒承立兀論輩皆腹心倚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倏南倏北若龍斷然哀宗一旦倚爲
腹心終爲所制郢碧之恥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景大
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爲將皆貪宜數取敗女奚烈
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冤哉

列傳第五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金史一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illegible]

欽修

徒單益都　　粘哥荆山　　王賓　　國用安　　時青

徒單益都不詳其履歷累官為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時慶山奴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大兵於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張益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剌長[illegible]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掩之一軍皆沒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乙巳大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杜即以為京東行省進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益都聞之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還賞有差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益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侯進亡命駐靈璧杜政張興亦慮為杜所害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與留徐杜政還邳州益都資稟仁厚持大體二子兩婿為軍將頗侵漁軍民青州人王祐為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義勝都統封仙遙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秉軍政廢弛城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臥病祐恐事不成赴興與同行益都覺左右皆叛擊手縋城而出就從宜衆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為都元帥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為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益都窮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為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以貪生踈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敢易節以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屈而死徐州既歸海州邳帥兀林荅某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惟安國不改舉[illegible]以至於死云

粘哥荊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騎自鄧至亳鈔略邑營於衛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昇酇知大康已降即夜趨亳道出衛真呼縣令斐衎約同行衎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兵四百人號鎮安軍提控楊春邢其都統戴興屯之已六年荊山悉籍城中丁壯爲軍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權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五月徙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爲之空荊山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返領軍者皆紅襖餘黨方當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荊山以遷民爲軍蓋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領統之既至鎮安疑其謀己乃乘將士新到不設備至夜掩殺殆盡荊山出走衛真婁衎與之馬而去州中豪貴悉被剽略劉堅者初爲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爲宣差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改州爲順天府春爲總管戴興爲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亳春以爲質竟不屈而死春既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提控邢其邢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臥病聞春亂流涕不自禁春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慚恧無言春欲殺荊山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邢尋病卒二年夏四月扎忽帶木解攻歸德春以戴興提精卒以往獨留羸弱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七斤爲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以七斤爲節度使就其兵伏入據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七斤爲城父令所殺未幾徐州卒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復來攻州竟爲春所破是年六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劉均者林慮人時爲亳州觀察判官春既送荊山納款大兵將均同降均佯應之歸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畫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壽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荊山出走楊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蘄縣尉王進魏節亨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遁遣節亨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亨節度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

而北六月哀宗遷蔡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
沒日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勣謀克上初至亳宿客等適從
民丁以鐵甲入蔡及命計忠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
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客等常
各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鐵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
客等於一樓上論次立功等第鎮防軍推復哥王六十之徒
擁見斥聲樓上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
無預相公即殺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
復哥輩然不懼大呼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節度
副使魏節亳節度判官孫良輔察副使孫九住皆被害又
數日殺節度使王進進本應州山之募由間道入汴京納
奏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
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有李喜
住者本宿州衆僧奴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
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住爲振武都尉將兵三
千應援是時大元圍亳步騎十萬喜住以衆寡不敵獨與
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住不可進即以兵
付喜住大兵攻入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己未官奴與
阿里合提控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爲不可
當留蠟書奏蔡選軍處從入罕不就武仙軍遂入關中鄧

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蝦蟆等軍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
奴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兵半於亳乃赴六月壬辰卒於歸
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住處從入
蔡則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
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卯喜住先往城父督糧與
亂遂不敢入亳從投宋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習以
起而償之無復忌憚益都荊山皆忠孝之士實進于亳尤
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楊安兒李全
餘黨也嘗歸順
大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六月徐州
埽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
作亂逐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張興與其黨十
餘人斬之以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宿州鎮防軍
千戶高腸哥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攜徐州總帥王德全殺
宿帥紇石烈阿虎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宜元林答泉亦
護州於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歸安用北大將阿术魯聞
安用擄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
辛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誅

於德全胡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
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
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託從
宜與僧奴自通於朝廷與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數州反
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略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
品重權不足以畢其許國之心未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
州未至兵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
知反復失計事已無可奈何於是復舍胡衣冠妙真怒其
叛己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安用遂選兵分將
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以北無警戒矣未幾朝廷遣近侍

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爲開府
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
事特封兗王賜號英烈戡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顏附屬籍
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駝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戶宣命
勑楳牌楳御書監守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
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如聞使者至猶豫未決以
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
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輩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
乃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子向隨大兵攻
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

五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
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選人取朝
廷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
之世英等不可即設案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
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
一匹寶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
宣大帥斬王宋滿帶各十號河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
用安迎之如儀如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遷蔡州乃遣人以
蠟書陳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
擊且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

受圍糧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
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
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
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
聖體豈堪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
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
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幸此與
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
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覆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
張介等議之業已遷蔡議遂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

安國說之曰朝廷既命出征自用安郡王宜吾二人最
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紹介王宣世襲宣王帶各二由
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為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
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宗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
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徵宿兵止以勤王為辭二帥
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糧為名襲徐宿既
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
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遣
總押罕張哥以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驅吳
帥張哥輩九人併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安兒汝無尺

寸功受國家大封得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構亂又殺無
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矣會上遣賊國昌以密
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遣言入援檄劉安國為前鋒
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依
封仙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既至宿州用安復召安
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龍山寺用安
使人刼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於是因
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
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
陽許之即改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

亡去乃命劉均以嚴刑禁士卒血流滿道
大元東平萬戶乔刺將兵至漣水遂降焉乔刺既渡河趨
徐州用安以兵討漣水復叛歸於宋受浙東總管忠州
團練使淮閫甲午正月聞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
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赴水死求得其尸刳頭葬焉為
怨家田禍一軍嘗食而盡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
子游日蹴鞠市間飲酒自矜無將帥大體介字介甫平
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　時為用安參議初天祐等
出汴微服間行經北軍營幕至適詳崔楫始有義軍招撫
司官府去京師　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

州事留二日至項城縣令朱琛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
至秦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衆僧奴
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
且彩與侍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
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顥者任俠尚氣知義
理即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
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我欲矯稱
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
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

致承赦來降隸軍中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户是時叔
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青
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祕之頃之青率其衆入于宋宋
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
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
遭時擾攘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
無所逃死保聚淮海雖假息偷生豈人情之所樂哉僕
雖偷生苟活而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
之罪允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
昔之過牙吾塔以聞復書曰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

軍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
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日以兵虜孰愈哉牙吾
塔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仍爲本
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青潜表陳謝復以邳州爲請
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
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言及
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爲宋守興定
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
是時時全爲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

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
一人詰問之乃知青爲宋京東鈐轄欲破西城全願喜乃
殺其人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
縱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應孫完城東北隅青
夜出兵來襲提控郝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
舟兵二千合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營提控斡魯朶先知設
伏掩擊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
孫完城將及中青隧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
中其目餘衆拒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迄無固
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挾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二月

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
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
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爲我用罪在全全與訛
可由潁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
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時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
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
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穫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
可及諸將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
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値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矣全力拒之從宜達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

曰訖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皆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
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
漲乃爲橋渡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橋壞全以輕舟先濟
士卒皆覆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
涉淮每立功効諸將謬誤部曲散亡流離宴念朕甚閔焉
各歸舊所勉圖自効又詔曰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
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遣廕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
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廩
贈官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制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搆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挑

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
賊蠭起相爲長雄又自殘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
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舉迨金之亡其禍尤甚聞書
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道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厭頻終
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
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列傳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六　金史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苗道潤　王福　移剌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
往團結爲兵或爲群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鬬能得衆心比
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

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朕決道潤事今即
以其衆使爲將肯終爲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
天下爲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羈縻使之
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负其衆何所不可爲宣宗顧謂宰執
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
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
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
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
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
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七斤

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剌鐵哥以私軍雄州路邀破子明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創臣將提兵問罪重以鐵哥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鐵哥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宣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鐵哥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道潤從中都和輯鐵哥軍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蒲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烏林荅吾典承道潤風指日謀侵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殺臣兄榮弟明等恣横如此將爲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

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潤奏李琛以衆叛附蒲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爲兩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士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呑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爲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移剌鐵哥合兵撫定河北令諸道兵互相應援既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相攻擊詔道潤賈全王福武仙賈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府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既與道潤相攻已而詐爲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二年也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移剌衆家奴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爭靖安民等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柔奏賈瑀攻易州寨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頃之張柔攻賈瑀殺之道潤既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术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鎬等

十有六人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陜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陜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勑晉安河中守臣徼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荅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

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宜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以高爵募民大槩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以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眞定經略使武仙爲恆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効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錫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橫海軍節度使權滄州經略副使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滄州東濱滄海西連眞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爲經略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爲鄰境今利津已不守遼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爲使但託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濱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今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貽後悔宣宗以爲然乃以福爲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蓨縣隸焉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四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爲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騎兵五百滑濬衛州[illegible]助芻糧先定賞格以待

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成功待至來年春使東平帥府與高陽公并力討之乃止

移剌衆家奴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遙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顏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衆家奴封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𩒰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與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內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為府以重之詔改信安為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二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祿大夫二年衆家奴及張甫聞保全安各當一面別遣總領提領孫汝楫楊壽杜秉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未幾衆家奴奏鎮安距迎樂堝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校尉授八品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一等回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貞祐二年仙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冀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權知真定府事兼洺州防禦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遙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遷知真定府事兼經略使遙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順于

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為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貴亦歸順于

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己嘗欲南走宣宗聞之以樞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

大元大將笑乃解討仙仙走閱月乘夜復入真定笑乃解復擊之仙乃奔汴京五年召見哀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其禮儀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七年仙圍上黨已而大兵至仙遯歸未幾衛州被圍內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合達樞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十一月

大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駐鄧州仙由荊子口會鄧州軍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荅胡土不納幾為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嵩山絕頂清涼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

崔瑤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日有急紓戎獻
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
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
以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部與鄧州行省思
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
大元大將速不𢇁兵遇之仙即按軍召山店報思烈曰阻
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
京水大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
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哀宗罷思烈爲中京留守詔仙曰
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
卿日夕以待勠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
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
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承制授宜差總領黃摑三合五朶山
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及仙還留山惡三合權
盛改爲征行元帥屯比陽三合怨仙奪其權乃歸順于
大元大將速不𢇁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詐以書約仙取
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報
大元大將遣兵夾擊敗仙于柳河仙跳走聖朶寨初沘立
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
之以徇仙至聖朶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

違適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
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
聽且教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
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
詔何爲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
械繫之全陽稍開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是時
哀宗走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間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
敗于柳河璠詔招集潰散以待仙仙疑璠圖己二年正
月仙闕兵還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
久留於此仙怒幾殺璠璠及忽魯剌還歸德仙乃奏請誅
璠哀宗不聽以璠爲歸德元帥府經歷官璠字邦彥渾源
人貞祐二年進士云仙部將葦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
其倡己久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官奴欲殺仙猶豫未敢發
近侍局使完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御牧使移剌
呆合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
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爲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呆
合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
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三月仙以聖朶軍食不足徙
軍鄧州仰給于鄧州總帥移剌瑗鄧州倉廩亦乏乃分軍
新野順陽淅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鼎劉琢往襄陽借

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瑑與持兩端畏留廼以情告史嵩
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為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至
一諾耳嵩之以為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
少卿張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留張
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款矣發書乃論狀也大怒留伯直不
遣仙自順陽入鄧州殺刺史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之
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欲叛仙五月瑗舉城降宋嵩之益
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
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率帳下百餘人迎擊
之值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

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
槩瑑妄謂將納款于嵩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殺刺瑗本
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
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蓋介其將校權鄧制置使瑗大
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孟珙雖敗而去仙懼宋兵復來
七月徙淅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完顏責仙
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
坐待滅亡耶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
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
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

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
百姓據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
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
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
淅川浙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漲悍老幼溺死者
不可勝數糧食絶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八月乃由
[illegible][illegible]口水北自內鄉將入望雲寨至峽石左右八疊秋林
間總領楊[illegible]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從大和九月至黑谷
洎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之
字庭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汴字

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
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
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
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玠殺之芝走至南陽爲土
賊所害甲午蔡州破糧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
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爲澤之戍兵
所殺

張甫賜姓完顏氏初歸順
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驢招之興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俱
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

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瘸驢權道
潤中都路經略使甫與張柔爲副領之苗道潤之衆請以
靖安民代道潤是時張柔安民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
以瘸驢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雄霸以東皆隸之甫進與
永定軍節度使賈仝不協以兵相攻奪據仝地取仝馬以
遺經略使李瘸驢瘸驢受之朝廷怪瘸驢不能和輯用好
下有司徵召瘸驢別與官職詔東平蒙古綱講睦甫與賈
仝綱請以知安平事主簿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輒留瘸
驢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瘸驢招降惟甫所善今遣瘸驢先
與瘸驢議所以下之者然後可見甫等不識禮義之人瘸
驢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
未幾賈仝復以兵捕甫部民殺甫參議官邢琿甫率兵攻
之賈仝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無
何李瘸驢歸順
大元甫爲中都東路經略使遷授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
右都監三年張進爲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眞定兵衛允
遷重臣與恆山公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眞定不守甫復
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
非臣之所知也四年甫封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
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

刺衆家奴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是歲以功進金紫光
祿大夫始賜姓完顏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
姓完顏
靖安民易州定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謀克千户總
領萬户都統皆隸苗道潤麾下以功遷授定安縣令遷涿
州刺史遷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遷授安武
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
是歲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
瘸驢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瘸驢自雄霸以東爲中都
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爲中都西路經略使西山
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遷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
左監軍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
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
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
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家人
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
使劉璋詣南京自訴且言安民使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
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彥暉
彈壓劉智元杜貴欲充偏裨彥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
元竟驅彥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栢山等曰

謀見害乞許罷去建議劉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以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軍本隸道潤嘗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李鐵三保河北江磐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帳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磐山復取權寨

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皆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被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爲節鎮廷議遼州城郭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潤恢復中都會道潤與賈全相攻而止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三年遷遙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文振奏若秋高無兵宜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升樂平縣爲皐州壽陽縣西張寨爲晉州從文振之請也

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揀請授官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俾授至與公路帥府分併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得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州縣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帥刺行報而已所司務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姦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畫不能盡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术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璠

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告景瑀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逐之恥受臣節制宜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節制令貞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說諭不從臣若興師安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輒違律令爲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公家計所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當娶而娶之乞罷以此罪爲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之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能與林州元帥府兵招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遂定宣宗用其策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陝石寧化保德諸

州境土闊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爲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文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隸晉陽公府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爲不可惟良在林州五

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兵未幾義夫之衆作亂遂招撫使康瑭乞遣惟良還林州爲便不許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爲言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爲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盂州以部將郝安等爲

文振刷護汾山諸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汾州招撫使王遇與盂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爲軍迄正大間寓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大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鎭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

安府之翼城縣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
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琢麾下琢死成率衆
保隰州以爲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
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
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爲
州縣川之仵城鎮可改爲縣選人守備詔升蒲縣爲蒲州
以大寧縣隸之仵城鎮爲仵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
有功詔錄其子定哥爲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
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
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术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

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
誅忽失來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
受
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
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
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
大元大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
府事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
祚毋蕭氏藏於窖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
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謚

文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詠妻梗氏贈京兆郡夫
人謚烈未幾詠乞內徙從其母于解州河中府
[illegible]姓完顏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
[illegible]累功遷授同知清州防禦使事同知觀州事貞祐
三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
請與可留付空名宣勑二百道恣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從
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授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清州乞
於滄鹽易糧詔與之糴運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
賜姓完顏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其門安陽黎陽皆作堰
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糴盡是歲秋徙軍

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騾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
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
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
牛可與給以寶券衡可是歲濬州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
定元年遷授澤州刺史二年遷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
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從潞人實林州既復
遣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爲
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遷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
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
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爲崇州從開請也元

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藩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潞二州為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為忠昌軍潞為義勝軍林州義央寨兵亂遂招撫使康瑭推杜仙為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為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還舊保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峙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

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依潰兵從薺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為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恒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二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開開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其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為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是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食地盡開又不奉命以糧振文振軍文振窮蹙開勢愈孤以至於敗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為重紅襖賊公喜據汪子堌率衆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田琢傳寧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為腹心賊中聞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遥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五年與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寨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職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恩以勸節義之士詔贈其祖卑銀青榮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崔氏皆為范陽郡夫人

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逐田琢繼而寧亦蒙古綱勢孤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嘗謂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致矣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

勑修

粘葛奴申 劉天起附　完顏婁室
烏古論鎬　張天綱　完顏仲德

粘葛奴申由任子入官以策論進士大興初倅開封府
以幹辦稱其年五月擢為陳州防禦使時兵戈搶攘道路
不通奴申受命毅然策孤騎由間道以往陳自兵興軍民
皆避遷他郡奴申為之擇官吏明號令完城郭立廬舍實
倉廩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萬口米一斛直白金四兩
市肆喧鬨如汴之闤闠京城危困之民望而歸者不絕遂
指以為東南生路明年哀宗走歸德改陳州為金興軍馳
使褒諭以奴申為節度使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陳
於是奴申立五都尉以將其兵建威來猪糞虎威蒲察定
住振武李順兒振威王義果毅完顏某凡招撫司至者皆
隸都尉司是時交戰無虛日州所屯軍十萬有餘奴申
與官屬謀曰大兵日至而吾州糧有盡奈何乃減軍所給
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六斗將領則不給
人心稍怨故李順兒崔都尉因而有異志劉提控及完顏
不如哥提控者預為奴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聞

大元兵於宋仙鎮市易奴申遣五都尉軍各二百人以李
順兒副都尉崔某將之護項城寨令孫鎮撫者名順兒護
兵李孫至其家順兒已擐甲孫欲觀其刀順兒授示之孫
色動即出門奔去順兒追殺之乃上馬引兵二百人入省
謂將士曰行省處減軍粮汝輩欲飽食則從我不欲則從
行省於是省中官吏皆坐不起奴申開變走後堂追殺之
提控劉某加害獲其虎符以與順兒并殺其子姪婿及鄉
人五都尉順兒令九都尉軍皆巾帽行街中自稱行省署元
帥都尉以劉提控為不順斬之坐中明日遂遣魏石烈正
之送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倚就加順兒淮陽軍節度使
行省如故未幾虎威都尉蒲察合達與高元帥者盡殺順
兒之徒舉城走蔡州大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
有脫者初奴申聞崔立之變遣人探其事情而順兒崔都
尉亦密令人結構崔立適與奴申所遣者同往同還順兒
懼其謀泄故發之益速奴申亦知其謀故遣護項城欲因
其行誅殺之然已為所先劉天起者起於匹夫初甚庸鄙
汴京戒嚴嘗上書以千君相願暫假一職以自效每言戰
國兵法平章白撒等信之令景德寺監造革車三千兩天
興元年授都招撫使佩金符召見乞往陳州運糧上從之
一時皆竊笑其僥倖及至陳行軍殊有方略每出戰數有

切陳人甚倚重之順兒亦殺天祐假裝不從為所殺同時
一唐括招撫者亦不屈而死
完顏婁室三人皆內族也時以其名同故以長幼別之
正大八年慶山奴棄京兆適鳳翔都尉大婁室運軍器至
白鹿原遇大兵與戰兵刃既盡以條繫捽金牌力戰而死
九年正月大兵圍襄城元帥中婁室小婁室以騎軍三千
遇大兵於汝墳將大兵以三四十騎入襄城騾騾馬而出又
入東營殺一千夫長金人始異之兩婁室以正旦飲將校
皆醉不能軍遂敗退走許州會中使召入京師天興二年
正月河朔軍潰哀宗走歸德中婁室為北面總帥小婁室

左翼元帥收潰卒及將軍夾谷九十奔蔡州蔡帥烏古論
栲栳知其跋扈不納遂走息州息帥石抹九住納之時內
華以上命送虎符於九住為息州行帥府事九住出近侍
好自標致驕從盜路三人者妬之各以招集勤王軍士為
名得五六百人州以甲仗給之久之漸生猜貳九住亦招
負販牙儈數百人為虎子軍夜則擐甲為備一日九住使
一萬戶巡城三帥執而駈之使大呼云勿學我欲開西門
反即斬之乃召九住九住欲不往懼州人及禍乃從三百
卒以往三帥令甲士守衛曲九住從者過處處執之九住
獨入三帥問汝何為欲反九住曰我何緣反三帥怒欲殺

者久之小婁室意稍解頗為救護得不殺使人鎖之以夾
谷九十為帥無權息州蔡帥栲栳開九住為三帥所誣上
奏辨之三帥亦招撫九住之過上聞朝廷主栲栳之辨且
不直三帥六月赦至蔡栲栳懼九住為三帥所誅遣一卒
馳赴詔書於息乃得免及上將至蔡密召中婁室引兵來
迎婁室遲疑久之乃率所招卒來迎七月上遣近侍局使
入息州招馬即召九住九住至與中婁室辨於上前時中
婁室已授同簽樞密院事上不欲使之終訟乃罷九住帥
職授戶部郎中以烏古論忽魯為息州刺史時有土兵總
充兒馬安撫者自蔡攜浸以軍需不給叛入宋州之北關

為所焚毀是時城中守無幾日有叛去者且覘知宋人有
窺息之意息帥懼上奏請益兵為備朝廷以參知政事抹
撚兀典行省事于息州中婁室以同簽樞密院事為總帥
小婁室以副點檢為元帥王進為彈壓帥夾谷九十為都
尉以忠孝馬軍二百步軍五百屬之行省院於息將行上
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金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
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
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卿等勉之八月壬辰行省遣人
奏中渡店之捷初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潛遣忠孝軍百
餘騎襲宋營於中渡我軍皆北語又散漫似之宋人望之

[illegible]弃潰斬獲甚衆復奏元帥張閏不遵約束失亡軍士
乞正典刑婁室表閏無罪上遣人赦之比至已死獄中蓋
閏爲婁室腹心九住之獄皆閏發之元與蕭得其事因其
失律而誅之也九月以忽斜退縮不能撫御民多叛去奪
其職以夾谷九住權息州事十一月宋人以軍二萬來攻
城中食盡乃和羅餅而括之得石止留一斗升括金帛衣
物城中皆無物矣前此月蔡州以軍護老幼萬口來就食
北兵發之追及於二十里之外至息者才十餘人至是蔡
問不通行省及諸帥日以微泗爲事聲樂不絕下及軍士
強娶寡婦幼女絕滅人理無所不至三年甲午正月蔡州

間至諸帥後之以滅口然民間亦頗有知者初諸帥欲北
降而遞相猜忌無敢先發者數日蔡信聞然諸帥屏人聚
議皆言送款南中爲便時李裕爲睦親府同僉植端國信
使下經歷官乃使送款于宋遂發喪設祭謚哀宗曰昭宗
州民奉行省爲領省丞相總帥左平章皆娶婦十三日舉
城南遷宋人焚州樓櫓州人老幼渡淮南行入羅山委曲
之信陽北兵見火起追及之無有免者且誅叛行省已下
官屬于宋宋人令官屬入城託以犒賞從萬户以上六七
百人皆殺之軍中亦有奪命死敵者宋人諭諸軍行省已
下有罪已處置汝等就迷魂寨安屯遂以軍防之既而與

北軍授南軍欲避一軍悉爲所殺
烏古論鎬本名搭撻東北路招討司人由護衛起身累官
慶陽總管天興初遷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
在歸德蒲察官奴國用安欲上幸海州未決鎬運米四
百斛至歸德上請幸蔡上意遂決乃遣直學士烏古論
蒲鮮以蠟書[illegible]以臨幸之意六月徹蔡自亳州來迎以
少[illegible]不測[illegible]迎[illegible]駕發歸德將久
因朝上庭[illegible]行次中[illegible]數日足歷[illegible]
參政天綱亦然七月駕至蔡上黄衣皂笠金兔鶻帶以行黄
傘擁前黄纛擁後從者二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行

次城中僧道父老羅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事涵養汝
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
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屯之南六十
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跡上太息曰生靈盡
矣爲之一慟是日小婁室自息來將騎馬二百己亥入蔡
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
歔欷者久之七月以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初鎬守蔡
門禁甚嚴男女樵采必以墨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十取
一分有半以賂軍上至蔡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大兵
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日

俱盡閭城土豪盧進殺其長史自稱招撫使以前關陝總
帥經歷渰天錫爲副至是天錫來見進麥三百斛及銀絹
馬匹茶藥等物遂賜進金牌加天錫官由是進物者踵至既
而還內府賜所進與鎬妻選宮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右
丞忽斜虎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
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上曰朕
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擇今承規諫敢不敬從止
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遣然從官近侍輩皆窮窘之極
求給於鎬鎬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上甚以尚食
闕供爲言上怨鎬雖擢拜大夫而召見特疎小婁室之存恤

州也與石抹九住有隙終鎬爲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從
室見於雙溝閑厚訴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讒憂懼辭
抑常稱疾在告會刑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懽姪大安來以
女魯懽無反狀爲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尚書省以
聞上曰朕嘗謂女魯懽反邪而無迹可尋謂不反邪朕方
秦露遣人徵援兵彼留精銳自防發其羸弱者以來既到
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醯醬有闕朕爲人君不當語此細
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止保一城臣子之分彼乃
自負而有驕君上之心非反而何然朕方駕馭人材以濟
艱難錄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黨正之羣臣知上意之在鎬

也數爲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
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怒少解及參政抹撚兀典行省息
州鎬遂以御史大夫權參知政事九月大兵圍蔡鎬守南
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未幾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
下殺之爲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爲全真師佯爲狂態
縉紳學士綴附稱之人亦謂之麻帔先生宣宗嘗召入宮
問以休咎對以大定末家姊行幾逆上微聞之勑者問
於捕之跡上以大未從鎬來官汝南人皆知與其交通而
鎬不知先生不自安求出鎬爲營浩宇說以僧道選使居之
軍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願使軍士服氣不食

糧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擇
一真人之號旋出許計北兵信亞必駭異之或可以有成
功參政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詭計可以退
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大帥皆妄爲脫身計
時郎中移剌克忠員外郎王鶚具以向者麻帔爲言上怒
殺之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
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二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
所其小婁室讒賊人也褒城事急醉不能軍乃追一死金
失政刑一至於此古論鎬輩狡之請雖非至誠區區効

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矣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也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咸寧臨潼令入補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以鯁直聞陞戶部郎中權左右司員外郎哀宗東遷遷右司郎中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知元帥官奴有反狀屢為上言之上不從官奴果變遂擢天綱權參知政事及從上遷蔡留亳州適軍變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之以安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扶溝縣招撫司知事留□紀上封事請大舉伐宋其略云官軍在前飢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頗合上意上命天綱面詰其蘊籍名與語無可取者然重違上命且恐閉塞言路奏以為尚書省委差官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內族泰和四人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令監之出門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見殺時人快之妖人烏古論先生者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費糧右丞仲德援田單故事欲假其術以駭敵語在烏古論傳上頗然之天綱力辨以為不可遂止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為此賊所誑軍吏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懸別制青麻布為足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

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稍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何執之物秖取敵人笑耳乃罷之蔡城破宋將孟珙得之檻車送至臨安備禮告廟既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明日遂奏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則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少穎悟不群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軍雖備宿衛而學業不輟中泰和三年進士第歷任州縣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為大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奇之授邳州刺史兼從宜增築城壁匯水環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即位遷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疊石為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為固民賴以安正大

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
兵叩關仲德適與前帥與也阿里不酌酒更代而兵猝至
遂驅而東阿不里亦無守禦之策爲有司所劾罪當死仲
德上書引咎以謂北兵殘關之際符印已焚安得歸罪前
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貰其死六年移知鞏
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
軍數萬依山爲柵屯田積穀人多歸之方獨得小康號
令明肅至路不拾遺八年四月詔授仲德鞏昌行省及虎
符銀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尚書省
事於陝州時元兵新敗陝州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

民會上以蠟丸書徵諸道兵入援行省院帥府往往觀望
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
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之日適上東遷妻子在京
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聞東幸之意知
欲北渡力諫云北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
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且嘗屢遣人奏秦
鞏之間山嶽深固糧餉豐贍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
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與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
與白撒議定不從然素重仲德且嘉其赴難進拜尚書省
右丞兼樞密副使從次黃陵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

德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聞沛縣卓翼
孫璧冲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東平郡王璧冲博平公
升沛縣爲源州已而翼璧冲叛附仲德畀之舊職令統河
北諸將行源州帥府事用安累檄王德全入援不赴仲德
至徐德全大恐求赴歸德仲德留之遣人納奏帖云徐州
重地德全不宜離鎮仲德處州廨不居亦無兵衛自防日
以騎導從游觀德全自疑益甚二月魚山總領張瓛作亂
殺元帥郭恩以衆降北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即領麾
下十許人親帥民兵掩之以人徑往魚山而從宜嚴祿已
誅瓛及丁仲德撫慰軍民而還有曹總領者盜御馬東行

制旨諭行省討之仲德既殺瓛德全欲功出己殺曹黨四
十八人三月阿术嘗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惡爲所邀
仲德時往宿州德全以失馬故始議救蕭縣遣張元哥首
秀居卒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哥退走北兵掩之皆爲
所擒殺之蕭縣遂破四月仲德睢陽以閑糧往邳州州官出
迎就執德全幷其子殺之幹當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
初完顏胡土以遙授徐州節度往帥嚴祿軍於永州北保
安鎮時祿已爲從宜在碭山數年又得士心忽土到軍士
不悅二月辛卯夜遂爲總領張瓛崔振所害吏部郎中張
敏修忽土下經歷官乃以軍變脅嚴祿降北祿佯應之陰

召求州守陳立副招撫郭恩會諸將軍起保安鎭誅作亂
者衆夜至祿遣敵修召織振計事二人不疑介胄而至及
其黨與皆爲祿所殺徐州安保安白里行省聞之來討脅
祿已及止乃以便宜授祿行元帥左都監就賜金土虎符
朝廷復授祿遥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未幾
大元將阿术魯攻至保安城破後祿聞官奴變一軍頓
徐州閒幾一月從授東平總領五月詔仲德赴行在
時官奴已變官怒憚爲所給惕仲德曰君父之命豈
辨真僞耶死亦當行乃使名分宋官奴六詐六月官奴誅
詔仲德議遷蔡仲德雅欲西幸因贊成之及蔡須省
院事無鉅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
西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
願遷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未幾大兵梗路竟不果行
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爲恨是月上至
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遊息之所仲德諫曰自
古人君遭難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貶損然後可以克復
舊物況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
宮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
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
濟大事上遽命止之八月定仲德進賞格每甲馬一匹或

二四以上遷賞有差自是西山帥臣范真姬汝作等各以
所部進凡得千餘匹以末撚阿典領之又遣使分詣諸道徵
兵悉發得精鋭萬人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术甲咬
住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軍威稍振復從諸人苟一待之
安遂以蔡爲可守矣會山元帥元志領軍千餘來援時諸
帥往往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且戰且行比至蔡幾
喪其半上嘉之賜以大信牌升爲總帥息州忠孝軍帥
蔡八兒王山兒亦來援已而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
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郎中移剌克忠白
之仲德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仲德曰此軍
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仲德曰時方多故
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
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
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
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
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亡不敢有犯九月蔡城戒嚴行
六部尚書蒲察世達以大兵將至請諭民併收晚田不及
者踐毀之毋資敵制可丙辰詔裁冗員汰冗軍及定官吏
軍兵月俸自宰執以下至于皂隸人月支六斗初有司定
減糧人頗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

斗下六斗人復怨不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職多從賞之
中者或面賜酒人益爲勸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
謀也甲子分軍防守四面十月壬申朔大兵壕壘成擐兵
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乃籬於四關夾其墻而塹之十一
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傳城有司括籍民丁防守不足則括
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帝既受圍仲德晝
夜帶甲未嘗一至其家拊存軍士無不得其懽心將校有戰
亡者則爲祭哭之盡哀以此城破城中尚期築柵濬
濠爲備雖克之不能入也但於城上立柵南北相去百餘
步而已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終不能拔三年正月
庚子朔大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飢窘愁嘆而已
圍城以來戰殁者四帥三都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
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
大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
來日復集己酉大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
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
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
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
耶於是參政孛朮魯婁室元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
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

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
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
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好賓客及薦舉人材有
寸長必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
民爲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
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
[illegible]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
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眞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
臨臣不變所守無愧古義士哉

列傳第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勅修

世戚

石家奴　裴滿達　忽覩
徒單恭　烏古論蒲魯虎　唐括德溫
烏古論粘沒合　蒲察阿虎迭　烏林答暉
蒲察鼎壽　徒單思忠　徒單繹
烏林答復　烏古論元忠子誼　唐括貢
烏林答琳　徒單公弼　徒單銘
徒單四喜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為難世祖欲求昏以結其驩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爲昏世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有國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等威有別焉蓋良法也歟作世戚傳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魯短世祖外孫桓赧散答之亂昭肅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敵境斛魯短以計迎還之石家奴自幼時撫養于太祖家及長太祖以女妻

之年十五從攻寧江州敗遼主親軍攻臨潢府皆有功授謀克其後自山西護齊國王謀良虎之喪歸上京道由興中是時方攻興中未下石家奴留于驛率其所領猛安兵助王師遂破其城從宗望討張覺斬從宗翰伐宋宗翰聞宗望軍已圍汴遣石家奴計事抵平定軍遇敵兵數萬敗之遂見宗望已還報宗翰聞其平定之戰甚嘉之明年復伐宋石家奴隸婁室軍婁室割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拔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為元帥石家奴為副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天眷間授侍中駙馬都尉尋以都統定邊部熙宗賜御書褒獎進封蘭陵郡王除東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三加贈鄭王正隆奪王爵封鄭國公

裴滿達本名忽撻婆盧木部人為人淳直孝友天輔六年從蒲家奴定叛寇於鐵呂川力戰有功熙宗娶忽撻女是為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除會寧牧居數歲以太尉奉朝請九年悼后死無何海陵弑熙宗欲激發譽揚熙宗過惡以悼后死非罪於是封忽撻為王天德三年薨子忽睹為燕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馳驛赴之及葬使秘書監納合椿年致祭賻銀五百兩

忽覩天眷三年權猛安皇統元年爲行軍猛安歷橫海崇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怙勢贓汙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父及死爲之行服而分其資在崇義諷詐僧設而受其施又留守中京恭驕恣苟可以得財無不爲者從諸猛安奪人子弟爲扎野規收財物時號閑郎君朝廷以忽覩與徒單恭等汙濫丞上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覩以贓罷海陵以忽覩所至縱家奴擾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天德三年復起爲鄭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九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爲奉國上將軍以告吳十反事超授龍虎衛上將軍爲戶部侍郎出爲濟南尹遷會寧牧封譚國公復出爲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吾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爲金總管秉德廉訪官吏斜也以贓免海陵纂立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由是復用爲會寧牧封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剌渾水斜也編列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斜也爲相朕非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千慮無一得乎他宰相無以對溫都思忠舉數事對曰某事本當如此斜也輒以爲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逮事康

宗翰朝宰相未嘗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堂杖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強率取部人財物海陵命侍御史保魯鞫之保魯鞫不以實海陵杖保魯而以撒合出爲符寶祗候改隸合扎猛安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剌爲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强納兀魯爲室而不相能兀魯常怨與斜也斜也妾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亨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亨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陵使蕭裕鞫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剌家財大定間皆追正之海陵以兀魯有怨望語斜也不奏遂杖斜也免所居官俄復爲司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晉國王貞元二年九月斜也從海陵獵于順州方獵聞斜也薨即日罷獵臨其喪親爲擇葬地遣使營治及葬賜轀輬車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賜謚曰忠正隆間改封趙國公再進齊國公其妻先斜也卒海陵嘗至其葬所致祭起復其子率府率吾里補爲諫議大夫大定間海陵降爲庶人徒單氏爲庶人妻斜也降特進鞏國公

烏古論蒲魯虎父當海國初有功蒲魯虎通契丹大小字
娶宋王宗望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爲護衛改牌印常
侍左右轉通進襲父謀克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衛州防
禦使海陵賜食內殿謂之曰衛州風土甚佳初以防禦爲
降也對曰臣聞衛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陽軍節度
使賜衣服佩玉帶御入爲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親
臨哭之后妃皆出祭賻甚厚有司營葬事贈特進駙馬
都尉汀隆仍贈光祿大夫

唐括德溫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從太祖平
臘醅麻產領謀克祖脫孛魯領其父謀克從太祖伐遼攻
寧江泰州戰有功父揑懶尚康宗女從宋王宗望以軍三
千收平州至城東十里所遇敵兵甚衆戰敗之太祖賞賚
甚厚授行軍猛安皇統初遷龍虎衛上將軍歷興平臨海
等軍節度使德溫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國長公主天眷
三年授宣武將軍皇統元年從都元帥宗弼南征以管突
戰遷廣威將軍六年遷宣遠大將軍七年授殿前右副點
檢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點檢遷兵部尚書出爲大名
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改橫海軍節度使延安尹兼鄜延
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封崇國公爲殿前都點檢駙馬
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襲謀克

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獵謂德溫曰扈從軍士二
千飲食芻秣能無擾百姓乎嚴爲約束仍以錢一萬貫分
給之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以年老召入爲
判大宗正事兼太子太傅卒上輟朝親臨奠祭賻贈甚厚十八年追
錄其父揑懶并德溫前後功授其長子駙馬都尉斜世襲
西北路從坦山猛安從隸泰州

烏古論粘沒曷上京胡剌溫屯人也移屯河間祖蒙端太
祖伐遼常侍左右追遼主延禧却敵人援兵皆有功授世
襲謀克父歡覩官至廣威將軍粘沒曷尚睿宗女魯國長
公主初爲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海陵伐宋爲押軍猛安
世宗即位軍還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加駙馬都尉
歷左副點檢坐直被酒不親視扃鑰杖四十遷右宣徽使
勸農使出爲興平軍節度使改廣寧尹賜錢三千貫粘沒
曷至廣寧嗜酒不視事上以兵部員外郎宗安爲少尹詔
宗安戒諭之上謂宗安曰汝能繼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
大定中粘沒曷卒上聞之遣其子駙馬都尉公說馳驛奔
喪賜錢三千貫沿路祭物並從官給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迪缽
爲駙馬都尉遼國魏國鄭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爲
右副點檢五年使宋爲賀正旦使改左副點檢禮部工部

尚書廣寧咸平臨潢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海陵親臨葬贈譚王正隆例贈特進楚國公

烏林荅暉本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護衛以捕宗磐宗雋功授忠勇校尉遷明威將軍從宗弼北征遷廣威將軍賞以金幣尚婉淑毅以后父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群牧使謹畜牧不事遊宴孳產蕃息進秩改特滿群牧使世宗即位召見行在除中都兵馬都指揮使世宗至中都將遣使於宋以暉為使世宗曰暉嘗私用官錢五百貫雖數其罪而罷之復為忠建住因謂宰臣曰朕於賞罰豪髮無所假借果公廉辦治雖素所不喜必加升擢若抵冒公法雖至親不少恕遷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諸王百官會弔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十匹詔以暉第三子天錫世襲納鄰河猛安親管謀克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慶宜公主子加定遠大將軍為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歷符寶郎蠡州刺史滁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橫海軍入為右宣徽使改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跡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京官上聞之深加獎歎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賻銀綵絹明昌二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既世連姻戚女為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為外戚之冠云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蟬蠑其祖賽補尚景祖女從太祖伐遼戰殁于臨潢之渾河父賽一尚熙宗妹正隆末為紇紇群牧使契丹撒離喝轉掠北邊賽一與戰死之大定初贈驃騎

金吾衛上將軍思忠捷敏有才幹通經史世宗在濟邸與發之賦性寬厚十有二歲從上在濟南一日與姻戚公子出游近郊有醉人躍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思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釋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矢思忠恐欲傷人遽馳至其傍奪其弓弛而遣之上聞之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第二女唐國公主大定初世宗使思忠迎南征萬戶高忠建完顏福壽于遼口察其去就思忠知其誠意乃與俱至東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忠從行軍國庶事補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衛將軍二年加駙馬都尉卒上為輟朝即夜所臨奠命有司

備禮葬之官費從官給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輔立功贈驃
騎衛上將軍仍授其子鐸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獨渾
謀克

徒單繹本名朮輦其先上京按出虎達阿人祖撒合輦國
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奪古阿隣猛安繹以蔭補
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瀋國公主充符寶祗候遷御院
通進授符寶郎歷官德泰安滑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廣
寧府事以母鄧國公主憂不赴世宗特命以憂制中襲父爵
服闋授同知濟南府事二十六年遷棣州防禦使以政迹
聞升臨海軍節度使卒繹家世貴寵自曾祖與至繹尚公

主者凡四世云

烏林荅復本名阿里剌東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
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改引進使兼符寶郎
出為蠡州刺史三遷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轉知興中
府事父之為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拜絳陽軍節
度使卒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獨拔古人父訛論尚
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以長女妻之
後封魯國大長公主正隆末從海陵南伐世宗即位遼陽
時太保昂為海陵左領軍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
定遠大將軍擢符寶郎諭之曰朕初即位親密無如汝者
侍從宿衛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除近侍局使
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之進殿
前右副都點檢為賀宋正旦使還轉左副都點檢坐家奴
給攬民稅免官十一年復舊職明年升都點檢十五年北
邊進獻命元忠往受之及還詔諭曰朕每遣卿直宿其寢
必安今亟幸景明宮卿去以朕甚慮之會大興府守臣闕
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獄已具皇姑梁國大長
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
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以授吏部尚書以其

子誼尚顯宗長女鄴國公主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
山世襲謀克世宗問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
以元忠對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尚書右丞相策論
進士之科設元忠贊成之世宗將幸會寧元忠進諫不聽
出知真定府尋復留為右丞相世宗欲幸上京元忠曰
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凋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
復況土性疎惡甃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
益困矣駕東幸久之未還元忠奏曰鑾輿駐此已閱歲倉
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寘諸法
恐傷陛下仁愛世宗嘉納之尋出為北京留守責諭之曰

汝強悍自用頗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後左丞
張汝弼奏事世宗惡其阿順謂左右曰卿等每事依違苟
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古論元忠爲相剛
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
間明昌二年知廣寧府以河門修築隄埽擾民會赦下除
順義軍節度使乞致仕不許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
守徙知濟南府過闕令預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
移守南京尋改知彰德府卒訃聞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
賻物甚厚元忠素貴性便嚴而內深忌世宗嘗責之又所
至不能戢奴僕世以此爲訾云子誼

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賞宗室及六品以上官
命婦預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孫猶朕之女乃父廢亡
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顯宗女廣平
郡主誼歷任宮衛爲人麄豪類其父二十六年上謂原王
曰元忠勿望其可復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嘗有待殊
不知恩汝宜知其爲人謂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補外
自今宮掖官已有皆補外者比及庭授即母令入宮於是
誼除同知澄州軍州事章宗即位廣平郡主進封鄴國長
公主誼改順天軍節度副使加駙馬都尉承安元年累遷
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刑部遷工部尚書泰和元年遇父

元忠憂二年以本官起復三年知東平府事改知真定府
事六年伐宋遷元帥左都監七年轉左監軍八年拜御史
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寧初以謀逆伏誅
唐括貢本名達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吳國
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五遷
刑部侍郎坐擅離職削官一階出爲德州防御使升順天
軍節度使移鎮橫海召爲左宣徽使遷兵部尚書改吏部
轉禮部尚書兼大理卿先是大理卿闕世宗命宰臣選可
授者左丞張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
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也

大理須用公正人右丞粘割斡特剌舉貢可任以閑簡部
分而兼領是職遂以貢爲之二十八年拜樞密副使章宗
立爲御史大夫會貢生日右丞相襄參知政事劉瑋吏部
郎中宵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和喜爲貢壽遂犯夜禁和喜
遣軍人送襄至第監察御史徒單德勝劾其事下刑部逮
貢等問狀上以襄瑋大臣釋之而貢等各解職尋知大興
府事復爲樞密副使乞致仕不許進樞密使封莘國公改
封荊國復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嘗告續知意欲外除今之告
將復若何遂優詔許之尋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烏林荅琳本名留住尚鄴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貞祐元年

爲靜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率兵往救安仟處元□且退
福孫至夏國夏人使福孫拜福孫拜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
付福孫歸以娘請朝廷乃擢大平得還鄉之意福孫其以
附詔賜以葬物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
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勝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
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
都尉改器物局直長轉同知儀鸞局事丁父憂起復
本局副使從幸秋山射中虎虎怒突前侍衛皆避去公
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賞侍衛而厚賜公弼除濱州刺史再

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邊
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戍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
紓民朝廷從之大安初知大興府事獄武清盜掠其有窮
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右丞轉左丞至寧初
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拜右丞相罷知中山府
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圍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
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歷定國軍節度使事太孫太師同
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薨宣宗輟朝賻贈謚恪愍

徒單銘字國本顯宗賜名重泰祖貞別有傳父特進澤國
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
即位特授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醞局直
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
部事孫人鑑爲採訪使將按提刑司事改右衛將軍轉左衛
出爲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大安三
年改知大名府就除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大名將繼
眞國銘乞大出兵救以緩之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復改河
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至寧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
府俄拜尚書右丞出爲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貞祐二
年卒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匪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

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雝
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爲婚因他姓
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
寵榮不與焉使漢晉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
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
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
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
矣

徒單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
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

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以為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勑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曰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蘂輭承御湯粲乳母聶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座，瑪瑙枚二，及信瑞御璽，仍詔賜忠孝軍，以兩宮隨行物之半貢太后御仁安殿，分付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輿而出，至陳州北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還，四閤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

后旨馳還。癸卯，入京，斬四喜家以后還宮，復議以是夜將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术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為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適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明日，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捉腕欲加刃，立遙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實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顧群卒言：「此官人我識之，前築某時與我同事，我所部十餘卒盜官木，法當死，此官人不之問，但笞數十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四喜等至歸德，上數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贊曰：四喜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焉，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無策也。四喜本其私計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愚乎。

列傳第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金史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忠義一

胡沙補　特虎雅　僕忽得

粘割韓奴　曹珪　温迪罕蒲覩

訛里也　納蘭綽赤　魏全

鄯陽　夾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兀屯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翰　移剌古與涅

宋扆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温

九住　李演　劉德基

王毅　王晦　齊鷹揚

术甲法心　高錫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

朝廷從之烏虖仁哉

聖元之爲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

聖元之爲政足爲萬世法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數見任用太祖使僕刮剌往遼國請阿踈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兵不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爲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渤海軍向胡沙補且笑且言曰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耶具以告太祖又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凍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發伐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幷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楨降言永昌非眞降者斡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臨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絶口至死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俱贈遙鎭節度使

特虎雅撻瀾水人軀幹雄偉敢戰鬭達魯古城之役活女陷敵中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投遼兵取韋掖而出之賓賓斡湟白旣滿班師至遼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躓乃步鬭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沒于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獨僕水部族酬斡爲詳穩僕忽得領行軍千户從破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筭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懿古河鎮軍

與嫺俄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伐實里古達于石里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隸軍從太祖伐遼率濟濕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鱉古城邑皆降之敗窒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

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

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朶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乃遣宣差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憫之以詳古為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為武器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為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溫迪罕蒲睹為兀者群牧使山兒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陰為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闕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閘諸奴以為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縛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是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赤盞胡失荅耶魯瓦群牧使鶻壽歐里不群牧完顏術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木典糺詳穩加古買住胡睹糺詳穩完顏速沒葛轄木糺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鶴壽鄭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眾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為尚廄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

人也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雖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二十人閏孫史大習馬小底頗答皆被害二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為外帳小底閏孫史大皆贈修武校尉頗答贈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亂綽赤率家奴糾率近村聚為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與括里拒於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面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廝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益勵不衰募人往斫爽營全在選中為爽兵所執爽謂全曰若為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爽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騎二千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爽兵遇乞住分所翼夾擊爽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爽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爽以其副田林遣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遷義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剌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為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廕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鄯陽宗室子為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為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為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錠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曾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沒者贈官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清

池闔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脩起
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尚珍北京臨洮路按察
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潞州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重
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事大安一年為秦州防禦
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元年移彰德軍未行夏[illegible]入
鞏州守中乘城備禦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大小皆降守中不
屈夏人執之以見夏臣誘守中益堅遂執而西至平夏
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
矣慎勿降夏人以刃殺之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
秦鞏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敘其子元

毋為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款果歡仙謀
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
恣刼為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為大理知法除同
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檄錄陝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後委
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明昌初擢為
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特石嵐閒
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
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剡郡有狡
人者屢鞫不伏元毅訊不數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
坂瘠大比時定為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
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
撫州刺史會宣德失守敵得馬步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
三十餘人出州[illegible]與敵遇州境暨從吏堅請還
元毅曰我輩責任安危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
徒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與戰其忠爭為效死元
毅力戰所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被創屢戰久之衆
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嘉悼贈信武將軍
官其子世勣係以承應世勣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日
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數賞嘆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

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數賞慕喜動顏色
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本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
衛授為特滿群牧副使未幾復召為護衛十人長改尚廄
局副使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提點衛使典尚廄者十餘年
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州刺史明昌初為西北路副招討
改秦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鎮崇義軍時有
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為副統會敵入
臨潢梅和尚暨護衛闔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
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援兵圍之度

不能免乃下馬扣背射復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爲流矢所中死關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贈龍虎衛上將軍蹤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子都奴爲軍前猛安中奴[illegible]擢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爲勃堇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勃堇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抹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副之乃命爲典署丞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收充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戶備邊有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益與軍資康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延撒浙門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出繞出東北宋兵背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追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獲馬三百匹宋副將以兵三千來襲還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梁縣令各進兩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右翼都統匡取棗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強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二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渡復遷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河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祐元年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

大元兵徇地河朔郡邦獻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敏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頴悟博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

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
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締完為禦守計已而
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
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為
誰或妄以酒監對後詰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
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堅
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京山
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
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汞霸令縣豪欲害誅維翰設事陳訴

維翰廉得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
佐吝持國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
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
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
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
員外郎轉右司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
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慮囚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
復詔維翰曰雨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猶愈於荒
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

使知之八年宋人受盟遷為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
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怯弱
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誅師旦無復敢執其
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又二遷大理卿兼潞
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條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
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纓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
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有司欲從關架維翰諫不
聽抑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拜大理卿改刑部尚書
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為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
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等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

惜勿恐吾衆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郡縣皆望風奔
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
無俱為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
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
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諡貞潔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貞祐初
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既拔去
復中其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進士歷滄州寧化州軍事
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補尚書

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不□改時固安刺丞
劉昭與部民裴庾爭買鄰田殷用㓹以□原使其爭御史
臺劾奏奪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監使丁父
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
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北
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使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
禦使移濟州還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
二年改以南軍正月
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褒天資剛毅所至不求物以是
顯蹤於世云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當補尚
書省令史除都轉運司都勾判官韓弘文校理升中都總
管府判官祭康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
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
贈安武軍節度使謚□□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刺蓋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
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
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
軍節度使事改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
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
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渭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
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
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兵救中都因馳驛
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
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已無守禦於私計得
矣如威州何遂還鎮已而
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寧速路兵馬都
總管謚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宗室子為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為軍事判官貞祐
二年十一月
大元兵取九住子婦於城下諭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
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
報國遑恤家為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焉
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建州
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
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為濟州
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為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
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
非李應奉乎演答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

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與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為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澄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語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夏人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收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蹋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嘗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為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崔滄并道人突圍召之衆皆踴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瑧晦之故部曲也說曹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為若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汝非廷何負汝耶瑧曰瑧雖負國不忍負公因上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二品死則吾分詎從汝邪將射之瑧捧止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

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亦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安壽為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忠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

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梁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术甲法心蓟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為從

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温迪罕咬查剌作守密雲縣法心
家屬在薊州
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
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
死生爲計耶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贈安
軍節度判官蒲察紀命與雞澤縣令温迪罕十方奴同守
薊州被潰而出紀命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
司樞密副使封密國公咬查剌贈鎭國上將軍順州刺史紀
命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鎭國上將軍薊州刺
史仍命樹碑以旌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
淨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
兼尚林署直長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
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
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列傳第五十九

列傳第六十　金史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勅修

忠義二

吳僧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梁哥　奧敦醜和尚
從坦　孛术魯長哥　吳邦傑
納合蒲剌都　夾谷[illegible]出　畢茂先
温迪罕老兒　梁持勝　賈邦獻
移剌阿里合　完顏六斤　紇石烈鶴壽
蒲察婁室　女奚烈資祿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黄摑九住
烏林荅乞住　[illegible]蒲斜烈　尼龐古蒲路虎
兀顔畏可　兀顔訛出虎　粘割貞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乣上沙燕部落人拳勇善騎射
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爲兵僧哥充馬軍千户有功貞祐初
遷萬户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貞授同
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貞授節度副使權
節度副使燕曹兒貞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
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糧十五萬斛朝廷以爲應州已

破朔爲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
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
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
同知節度使事遷刺石州刺史轉充同知岢嵐州防禦使
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德升力憊馬
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
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
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
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

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東北路招討
司猛安謀克人皆寓於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
爲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
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
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
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爲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
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
軍興定元年
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
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

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
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兼授左監軍行
元帥府事
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德升植栅爲拒出
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
塞之三卻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
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
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七里僧尚幼
詔以奉御傳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

將兵救之庭玉遣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
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爲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
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
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爲忠孝
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
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
俾加任用
馬驤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爲曹州濟陰
令四月
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擄掠求金驤曰吾書生何從得

是又使踶蹴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為大金鬼足
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時致
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贊千八貫石爲分收精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壯健沉勇
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
州已破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兵據州攝
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遙授
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
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願懷觖望縱兵
剽掠興定元年詔窊哥遙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
胡權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
興定三年窊哥特遷三官遙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眞授東
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窊哥率眾潰圍
去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窊
哥死之
奧屯醜和尚爲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
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
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
義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坦與泰先莊陽三部統兵

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
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
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惟恃
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頗罷其禁官稅
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寶昌
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池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
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尚城集鄉河東之形
勢陝洛之衝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
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鹽
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
息盜又曰河北貧民侵河逐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數萬
殊民皆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
未急擇騎卒牝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
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
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
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飢寒且至若實給俸
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或
資遣扶蹤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
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大陽等渡宣
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目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

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軍無功者兵
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況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
從軍親冒矢石爲士卒先必貴聖主之愛族人逾於賞同
此心類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耀州刺
史權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
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
得東永錫既行留洛也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
破
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
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
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
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
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鄯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節而死
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
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
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
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
方今河朔惟眞定河間之衆可留守城其餘府州皆當散
屯于外以爲民防候稼穡畢功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爲
長策從之加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

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
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
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
藩籬也乞併儀孟衛州之兵以實懷州澤州沁水端氏
高平諸兵屯山寨合爲平陽聲援推所聖斷以救倒懸之
急月餘平[illegible]
大元兵[illegible]用戰于城北從坦被執不屈而死
[illegible]城[illegible]從坦[illegible]贈[illegible]武[illegible]節度使
[illegible]而乃唐邑王壽
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晉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爲
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
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
副使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
累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
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涼
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
加遙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蒲剌
都爲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為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擇勇敢謀略者為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為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察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新兵與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以逸待勞可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察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以選精銳則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黜餘以

北黃河南岸又金鉤小陽虎牢關虢州嶢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積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目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祿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入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為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初積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謹擭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內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一等

時茂先日照縣人為酒監官佐郡城紅襖賊方郭二攻當州巡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日何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二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剜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絕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溫迪罕老兒為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

鐵哥生擒老兒命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安遠兵馬都總管以其姪黑廝為後特授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軍節度使寘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後中宏詞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罪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

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湯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韓州刺史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貞祐初河東南路

大元攻河東邦獻以居民爲守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率其家僮與子懿保於松平寨安特權知州事劉珍在寨以之共守竟能成功珍無欲辟之邦獻辭以衰老爲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遇害懿歸松平遂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移剌阿里合遼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

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矢射殺之贈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顏六斤中都路胡土安割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脫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二年武舉再遷信州副都統六年宋人圍泗州鶴壽請于行省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二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敵兵宋人顛墜趨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陴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祈寨新息使信

陽縣尉吳守礎攻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軍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年宮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勅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遷授同知

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
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
入宋襄陽界權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遙授唐州刺
史二年攻襄陽三敗宋兵改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
宋石渠寨決去襄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遙授
汝州防禦使四年宋趙大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
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
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术虎移
剌答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
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遙授武勝軍節度使

歲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鄧州
興定五年十月鄧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
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
調滕都軍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
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起復
同知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遙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
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自撤由秦州
進兵抵棧道宋人悉銳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
塵爲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
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
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復沿寵進一階賜銀二
百兩重幣二十端遙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
鄜州轉戰而至我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
毅勇勅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
易州遂城縣主簿貞祐初遙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秦
州二年遙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
史賜今姓久之遙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
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楊子嶺三年攻破武休關

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
等遙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遙授隴安軍節度
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守官關貞卿久任行陣
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令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
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
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祿褒贈
尚薄詔錄其二子烈山朴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門
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
大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郭

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西原俄遂率兵收復太原復
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
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
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遂自焚其府庫殺妻子
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歎賻銀青榮祿大夫
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
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
叔盡誅叛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閑解遷治中安撫
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

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
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
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
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
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
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
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
棄輜重得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
其衆遷昭毅大將軍遙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
撫如故二年正月

大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
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
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
動小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
遂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
死不得其尸總帥訛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
行帥監樞密院參小叔功卓異或疑尚在遷令阿外代之
絕歸何之路不出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
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用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
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
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推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
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
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遙授寶昌軍節度副使
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
妻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
汝妻子爲質奈何佐曰佐豈顧家者耶元光二年七月因
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
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從沁州
改隸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救

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黄摑九住臨潢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
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
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
彰德府事戰殁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録用其子孫
烏林荅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典事前
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攝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沁
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臨潢路節度使未幾以軍
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
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
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兼充東面經略使尋罷
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殁贈榮祿大夫參知
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
押軍萬戶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遷知
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
大元兵徒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
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

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
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權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
軍貞祐四年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
使是歲
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與戰兵敗死焉
兀顔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
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兗州刺史貞祐初爲左
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
賊據九仙山爲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與兗賊東平行省蒙
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鎭西軍權經略副
使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
死焉
兀顔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
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
興府事泰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
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
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
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

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部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錄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王叶鵲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工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列傳第六十

列傳第六十一　金史一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忠義三

徒單航　完顏陳和尚　楊沃衍

烏古論黑漢　陀滿胡土門　姬汝作

愛申馬肩龍附　禹顯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爲吏部侍郎乃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沙虎弒逆降航爲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亦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

州乞哥戰歿於菊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爲北兵
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
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
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
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
以鹿角車兄弟共挽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
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
事入陳和尚白以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
王渥爲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
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

以秀才目之至是遷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窻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
世味澹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陳和
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
和者與方城鎭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
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
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
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
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
之重必挾忿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

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
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
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
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
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
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
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爲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
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爲
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
甲上馬不及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

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襃諭授
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
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
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
縣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
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爲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
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
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爲剽略之事今
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

許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為是人所陰敗矣或以告蒲阿
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
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握壞誠有之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
蒲阿見其無懼容易為好語大有過當面論無復後言也九
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兵巷戰陳
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
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
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
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
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豁口

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
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
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尋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
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
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修
子孫問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
括迪剌部族少嘗為北邊屯田小吏會
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內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

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濼衍衆數千推沃衍為招撫
使號其濼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
大兵戰連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刼官軍捕之拒戰不下
轉走寧陝武朔寧化諸州民以為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
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遷汴聞之甚喜遂以為武
州刺史武州[illegible]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
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十一月也既而朝廷
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嵐州以武州功
授為本州防禦使俄升嵐州為節鎮以沃衍為節度使仍
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

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
許國曰為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
屯涇邠隴二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為十翼五都統親統
者十之四是冬西夏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
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生
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
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
未幾遷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是冬詔陝
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內族白撒通遠軍節度
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

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聯井至故城遇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逐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擒十人馬二百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遙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遙授中京留守六月進行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秦州南沃衍率兵追之戰于野猪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俘以三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關野猪嶺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戒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偏六潤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遙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朶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撤沃衍起京師矣沃衍憤去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

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俾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遣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隴州千里皆殘滅不定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鄜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特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屠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殁大兵至酹酒以吊西州耆老語之至為泣下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累官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內族斜卯阿卒鄧州總帥府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糧多為鄧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戶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糧不報七月鎮防軍將總領甄改住為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為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襄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繼至

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兀林荅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粮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兵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執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為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總領楊剌碧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弱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粮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鎮平陽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堅守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公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罪過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以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為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惟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乃將治隍陴積芻粮為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愧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懼緣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遂為役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

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言不實削一官正
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
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脛脛絕不為屈遂殺之
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
論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全州節度副使端脩之姪孫也父
琳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
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
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崧山近侍局使烏古論四
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
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
楫授防禦使白汴梁襄郟縣士卒百餘人入吉陽寨時呼
延實者領吉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
寶昌軍節度使閒居汝之西山楫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
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
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
月鈞州潰軍柳千户者入州張逃去柳遂據之未幾城復
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
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
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款哀宗宣諭此州無

險固可恃汝乃能為國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
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
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吉陽為總帥忌汝作
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為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
日必為大兵所破汝作以為舍中糧尚多四面潰軍日至
若召約百姓徵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
之何也議論既行有相圖之隙評議官楊鵬釋之曰外
難未解而敵私怨語甚辭切實乃從山寨因勸汝作約實
同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後戰于夾郊得馬百餘士
氣頗振遂以汝作為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
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為遊騎所擾農事盡
廢城中糧亦盡適五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降亡之懼者
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
家父祖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為金
民死為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
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州人梁阜作亂與故
吏温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為備遂為所殺時
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被及強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
州驛梁阜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糧斛不卹軍民
衆怒殺之矣阜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阜

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阜殺汝作事聞哀
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
世襲訛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范眞併力討阜天
錫至峴山遠先約范眞眞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民
爲名阜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爲之備李猶豫
不敢發阜館天錫于縣款稍隙毒以飲天錫遂中毒而死
阜後爲
大元兵所殺楊鵬字飛卿能詩

愛申逸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號咬住以鎭防軍累功遷
軍中總領李文秀據泰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泰州
城時愛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聞之樞帥有知其名者
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爲德順節度
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爲坐夏
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
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
鎭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
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
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父
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
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

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愛
申以劍自刎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所終
褒詔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勵中外詔各贈官配食
褒忠廟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
故人號興中馮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金鄜兩州父成
頎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
學有賦聲宣宗初有宗室從坦殺人當死人不敢
言其冤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宜
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書奏詔
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
識臣從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
肩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月
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軍馬糧料名數及
利害數事疑其爲姦人且伺察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
乃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同
死於難

禹顯鴈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以戰功授義勝軍
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遝兒解拔
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大攻敗之擒元帥韓光
國并其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

將軍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萬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寨大獲開府於朝授元帥右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二月軍內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鈴之既而密與其部曲二十人逃去聞上黨公開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夾道頗遇與負笈一兵相失乞飯山寺中僧疑其報爲狀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秦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以其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悞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鄰數百避兵沭漣推爲砦主北兵至徐嘗得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脅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其忠孝制以爲昭信校尉遷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怒其不附己見殺

列傳第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金史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四

馬慶祥　商衡　术甲脫魯灰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奴申　蒲察琦　蔡八兒
溫敦昌孫　完顏絳山　畢資倫
郭蝦蟆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從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

大安初衛王始通問

大元遣使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

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爲鳳翔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

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令
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
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
數匝欲降之慶祥以衍語答徒復其不屈而死年四十有
六元帥郭仲元收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
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仍詔及其子嗣孫亦不
俱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孫贈威遠將軍
鳳翔府判官檢州僉勝保撫州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
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
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
十有三人為立褒忠廟仍錄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
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交
主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咸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
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
夏人乘釁入侵衡率番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
縣人為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為尚書省令史轉戶
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
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
進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
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
詔降慶山奴為定國軍節度使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
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
臣無敢言者衡歷數其罪溫由戶部以太后府衛尉罷
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之無罪則臣為妄言豈有是非不
別而兩可之耶哀宗為之動容乃出溫為汝州防禦使未
幾為右司都事尋同知河中府節度使事兼權樞密院經
歷官武臣同知節度使事相從不領陝西
行省參知政事為左右司員外郎衛印行省地事奏
於行人可從丞相參明年從行省赴奏留之正大八年
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為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
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
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為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為屈監
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
為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
為賊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
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
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譜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
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
詔古赴都堂問孰為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术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爲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
北京路宗阿答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差
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南特授御前馬步軍副總
領宗人路內部命同簽樞密院事時金將大舉南伐脫魯
灰率本部擊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遷授武昌軍節度使兼
帥府部從行省總帥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
境者邊吏擒之以聞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
來北土日蹙民力凋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
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哀宗即位授
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使行戶工部尚書時

大元兵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鄰敵頃以力屈自
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
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
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諜知與全乘虛而入復背受敵非計
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
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
侵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
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
以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

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眞陽議者請籍丁男
以備脫魯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姦人聲言
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叛人焦風子者
沿河南北屢爲寇復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二千人戍
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
伏郾陽道賊果夜出此途伏發殲之七年
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衆朝皆賀以爲無事脫魯灰
獨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
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
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鄴則大事去矣宜與

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脣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
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
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
大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
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
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涼府判官尋主鄠縣
簿事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
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
及盩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爲游騎所執將撓不害之達夫

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祼袒以辱天日耶遂見殺[illegible]山潛伏之民窺覘之者皆相告曰此好官員也祠之當作我横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農以儒術顯延登既長學以業成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真[illegible]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蒲城令大安元年秋七月坐告[illegible]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為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敢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為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為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

大元兵圍汴京倉卒逃難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坎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攝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

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并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

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為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其辭誅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俱議降大軍事及謁太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

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換

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
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
杯送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
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爲人樂易寡合知大體奉公好
善獨得上譽一子名炎炎爲護衛奉御以誅官奴功授
節度世襲千戶思忠名亦六六多清剩爲亦承安二年進
士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孜爲有直氣者
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
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留
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汴
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
於臺中是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縊阿虎帶字仲寧
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哥
大睦親府事吾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
撒參政完顏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
襲謀克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叅監總帥府辟琦爲安平
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
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
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
文字從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
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
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
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
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
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
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
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兄耳家人輩泣勸
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

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
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爲忠孝軍
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蔡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
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
上登城遣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
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爲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
四城以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
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
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乞住者貝州人貞祐中為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尋為義
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住為都尉閤城之戰住力居多城破
自縊其子先住戰歿時死事者則有閤忠於乙丁阿驢樊
喬禹顯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察哥從忠躍濠入城縛
察哥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然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
附其葉為智河中人初為砲軍萬戶鳳翔破北降從軍攻
汴司砲如故即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使截
其木數尺紀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
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
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

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温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為人短小精悍
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閱城
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
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
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
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
坦胡失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城
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
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疣疾
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閱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
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故也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
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拱點檢內族斜烈縛制
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
上前號以宅分大義及侍從官以良鄒阿勒根文卿皆從
死斜烈將從焚絳山從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
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
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餘皆遁汝而獨後何也
曰吾君終于此吾俟火滅收骸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

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
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
士卒等耶吾固知君輩必不遺吾吾其以留瘞吾君之
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
之絳山乃拾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
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傭雇從軍軍還例授進義
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為鎮州术虎高琪為防禦使行元
帥府事于是州選資倫為防城軍千戶至寧元年秋
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

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畢
都鎮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
領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
海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
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
引兵蹈之萬衆崩潰遂取梅林關阿海軍得南行留提控王
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路
爲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
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黃按軍而還資倫功
資倫第一授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

既而樞密院以資倫與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
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
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墜南
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說之曰畢宜差我知爾
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
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
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
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國從汝
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
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資倫

忠誼爲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
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任居便本閤舍人宋人亦賞資倫
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錄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
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之汝降否資倫或
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
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
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
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
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
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

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
立祠鎮江之因有方士若颷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
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鬚頗微高顴
頰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
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
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
進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遥見其主兵者人
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
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祿大蝦蟆俱被禽夏人

憐其拔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獎而未
知存沒乃特遷祿大手伴作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
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北歸事覺祿大竟為所殺蝦蟆獨
拔歸上思祿大之忠命復遷伴作官一階遷授會州軍事
判官蝦蟆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祿大弟遂遷蝦
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
定西蝦蟆收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
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
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
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

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
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
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
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
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敵州之
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
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
盖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正大初田瑞據鞏
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
出為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遥授知鳳翔府

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
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
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廐物也就以賜
卿仍賜金鼎一玉兔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天興
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
為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
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
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
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
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為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

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
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
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為之何及於我世顯
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
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甲午春金
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
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
雜鑄為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
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
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

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妻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為立祠完顏守

呂泰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為行省以蠟丸為詔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兵與上會於饒風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奉勅修

文藝上

韓昉　蔡松年子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趙可

郭長倩　蕭永祺　胡礪

王競　楊伯仁　鄭子聃

党懷英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書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能盡哀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

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
高麗雖舊通好天會四年奉表稱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
要約皆不得要領而昉從至高麗移牒再三高麗徵國中
讀書知古今者商榷辭旨使酬答專對凡涉旬乃始置對
謂昉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
上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
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illegible]一歲一聘[illegible]一宿四[illegible]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今
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illegible]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
徐議之昉曰誓表則今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如

約昉乃還宗翰大說曰非卿誰能辦此因謂執事者曰自
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人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
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
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
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
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
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
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
年六十八昉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
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

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昉雖貴讀書
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
稱之自使高麗歸後高麗使者至必問昉安否云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勾
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元帥
府辟松年為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松年為
太子中允除真定府判官以此為真定人從元帥府與
師伐宋是時初平遼定西山群盜山中良民為賊汙者
千餘家松年力為辨論竟得不坐齊國建行臺尚書省
於汴松年為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

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宗弼班師還宗弼入為左丞相薦
松年為刑部員外郎皇統七年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田穀
黨事松年素與穀不相能是時宗弼當國穀性剛正好評
論人物其黨皆君子韓企先為相愛重之而松年許霖曹
望之欲與穀相結穀拒之由是構怨故松年許霖構成穀
等罪狀勸宗弼誅之君子之黨熄焉是歲松年遷左司員
外郎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
使因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戶部尚書海陵
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啟之海
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

遂以松年爲賀宋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
事是年以乘德大夫進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未幾
爲左丞封郜國公初海陵愛宋使人山呼聲使神衛軍習
之及孫道夫賀正隆三年正旦入見山呼聲不類往年來
者道夫退海陵謂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衛軍習其聲此
必蔡松年胡礪泄之松年皇恐對曰臣若懷此心便當族
滅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薨
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弟命作祭文以見意加封
吳國公謚文簡起復其子三河主簿珪爲翰林修撰璋賜
進士第遣翰林待制蕭籲護送其喪歸葬真定四品以下
官離都城十里送之道路之費皆從官給松年事繼母以
孝聞喜周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
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子珪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
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戶
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爲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爲
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
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
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
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

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
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
鼎坐監臨姦事求援於大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
行吏部主事高震亨大理評事王元忠震亨以屬鞫問官
御史臺典事李仲柔仲柔發之珪與刑部員外郎王翛宛
平主簿任詢前衛州防禦判官閻恕承事郎高德裔文林
郎翟詢敦武校尉王景略忠武校尉任師望坐與居實等
轉相傳教或令元鼎逃避從官長行震亨元忠各杖八十
翛珪詢恕德裔景略各答四十除師望各徒二年官贖
外並的決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爲修撰遷禮
部郎中封真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
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括安
禮參政王蔚曰卿等閱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
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
糾之人言卿等相爲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珪之
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
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
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晉陽志文集今存餘皆亡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栻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
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

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為翰林
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
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
其自號也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群宣政末題詩酒家
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投齊王
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
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
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辨丁度切韻學詩
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有集傳于
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政
間游江浙詢生於虔州為人慷慨多大節書為當時第一
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
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
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
數百軸年七十卒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
學高才卓犖不羈天德貞元間有聲場屋後入翰林一時
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峰
散人集
鄭長倩字要卿文登人登皇統[illegible]經義乙科仕至秘書
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嵓老劉
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為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
世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
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
弟子服衰絰送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二十卷志
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陵為中京
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兼翰林侍講
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
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內閣諭以
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
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為是優矣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
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
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上
人備詰訪獨永祺議論寬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
為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
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甚固館

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
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
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
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
必為場屋上游稱其程文為元化格皇統初為河北西路
轉運都勾判官磁臨闕官無所屬行臺平章政事高楨之
汴道真定撫于漕司礪欲就坐被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
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楨曰汝他日為省吏當
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楨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
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

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
者猶六七十人歲民錢五千餘萬爲顧直其人皆市井無
賴以迹盜爲名所至擾民礪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
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
貧如此何備爲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
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
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
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
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刑部侍郎
白彥恭爲使海陵謂礪曰彥恭官在卿下以其舊勞故使

卿副之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
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廕補官宋宣和
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太谷令歷滑勝
縣河內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盜
得一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為
姦競以□役費幾半縣民為之語曰西山至河岸縣
官兩人盡以□政績與競相繼治縣皆有論能治
迹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故云然天眷元年興聞
安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

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
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爲
真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
避堂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
封王欲援遼故事親王用紫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
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天德初轉翰
林待制累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
太常卿同修國史權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大定二年
從太傅張浩朝京師詔復爲禮部尚書是歲奉遷睿宗
山陵儀注不應典禮削官兩階詔改劉玉龍車兼翰林

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云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烏伯仁獻烏鳶詩以諷丁父憂起復以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叅授以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白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鄉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故事狀元官從七品階承務郎世宗以宗獻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爲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橫恣甚莫可制民受其害伯仁窮竟渠黨闔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冤狀館陶人爲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贓削封降德州防禦使同知裴滿子寧及伯仁判官謝奴皆以不能匡正併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到官三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德除濮州刺史郡俗有遺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并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入爲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故事諫官詞臣入直禁中上閔其勞特免入直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父在翰林大詔典冊上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呂忠翰草降海陵廢人詔點竄再四終不能盡朕意狀元雖以詞賦甲天下至於辭命未必皆能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伯仁多病至臨潢地寒因感疾還中都明年上還幸中都遣使勞問賜以丹劑是歲卒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丘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三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費縣令召爲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

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
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己若也海
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
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
御寶昌門臨軒覆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
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
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朕戒臣下
丁亥御便殿親覧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畢第一海
陵奇之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綫畢給
子聃洪內送淛兩人以比顏真卿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　十三

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器重之
以疾求補外遂爲沂州防禦使皇太子賻贈甚厚命以安
輿之官召還爲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
國史直學士如故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錄知
其詳無如子聃者蓋以史事專責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
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爲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餘
篇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
安軍錄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
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進

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尹國史院編修官應
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懷英能屬文工篆籀
當時稱爲第一學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
郝俣充遼史刋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渢等七人
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
舊事悉上送官是時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
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
俣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剌
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
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

金史卷百二十五　十三

喜上謂宰臣曰郝俣賦詩頗佳舊手劉迎能之李晏不及
也明昌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
議開邊防濠塹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
學士六年有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
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
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
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刋修
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
謚文獻懷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列傳第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藝下

趙渢　周昂　王庭筠
劉昂　李經　劉從益
呂中孚 張建附　李純甫　王鬱
宋九嘉　龐鑄　李獻能
王若虛　王元節　麻九疇
李汾　元德明子好問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沖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渢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久之起為龍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為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也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嗣明字晦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翛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倣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純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

上因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
年召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
畫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
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黨懷
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
顧以行止為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
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
安石均為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為翰林修撰
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語
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為應奉翰林
文字泰和元年復為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
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
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
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
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
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
氣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
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
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
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

隱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
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子曼慶亦能詩并
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
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
以純甫故人外補昂早得仕年三十一為尚書省掾
上京路轉運副使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
冊禮失儀坐是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
章宗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為左司郎中會宋皆大中
與賀銀酒等除授為言者所劾獄辭連昂責之衆怒一
時閒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謫逐之欽哥亦能
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
李純甫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再舉不第
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
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其高祖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子
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累官監察御
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為葉縣令修學勵俗
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

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此
甚救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詣尙書省乞
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誰人
聞之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從益
博學强記精於經學爲文章長於詩五言尤工有遂門集
子郁字京叔爲太學生甚有文名値金末喪亂作歸潜志
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爲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張建字吉甫浙城人皆有詩
名中孚有清漳集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
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
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于世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
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
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擧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
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
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
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考
大元兵起又上疏論時事不報宣宗遷汴再入翰林時丞
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
辭去旣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擧正大末坐取人踰

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
甫爲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
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
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
意得官未成考旋卽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
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飮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
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然晩年喜佛力探
其奧義自知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
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
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以故爲名
教所貶云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
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輒數千
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敘天興初元汴
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擬身突出爲兵士所
得其將過之甚厚辯經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
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
死矣年三十餘同時以詩鳴者雷琯侯冊王元粹云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少遊太學有能賦
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中

至寧元年進士第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為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沒于癸巳之難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能聲南渡後為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為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金吾家迨獻能兄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獻能尤以博學覽於文長於四六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為鄜州觀察判官

用薦者復為應奉俄遷修撰正大末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陝州行省以權左右司郎中從趙三三軍變遇害年四十三獻能為人貌小而黑色頗有髭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薦之不令出館家故饒財盡於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於自奉小不如意則必訶譴人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時人以純孝稱之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為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

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

也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及遷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遙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年五十餘卒有詩集行於世弟元德亦第進士有能名於時終南京路提刑使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為人端重簡易或有忤者畧不與校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安三年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為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勅留凡三考出為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為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抗論劾留守仁蓋知其材器故也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

大元軍戰敗績哀宗遣國綱乘上廐馬經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中途値

大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波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明昌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乃知其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求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瘠然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郾城天興元年

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為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九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筭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為潤色其所著書為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然後以避諱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

立老輩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為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即以上客禮之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為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錄纂述既定以藁授書寫書寫以潔本呈翰長汾既為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為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為一語云看秉筆諸人

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恒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嵓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為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

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贊曰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為一代之文矣蔡珪

爲完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淚倚王鬱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狀能允以純孝見稱王庭筠貌儇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駕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首金一代言利興獄殺田瑴文不能掩其所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云

列傳第六十四

列傳第六十五　金史百二十七

孝友

溫迪罕斡魯補　陳顔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恆情有所不能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恆情乎爲子而孝爲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恆性乎以人之恆情責人之恆性而不副所欲者恆有爲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恆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恆情也五穀熟人民育豈其然乎然以虞舜之世黎民阻飢不免以命稷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聖人之經孝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勸農與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爲作孝友傳

溫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

護衛

陳顔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許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困城中顔艱關渡河往省其父困扶疾北歸光家奴誘良不可詎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顔詣都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適帥臣至傳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十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棣州人家貧母疾不能具藥乃鬻其子以給藥直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終身不與兄析居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日一食服除日不茹而食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有頃三年死政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予可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立心造行之異同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則又嘗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凡隱遯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其志將以行道其爲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世干祿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與歎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隱逸傳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欲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户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就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毁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闑石死餘皆

無頃者劉多承先之誼薦知棗城縣潛應之聘不赴年七
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子齊珍正隆二年進士仕至州
縣有聲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
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班登
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為辦資裝嫁之比鄰有從忠袁
出西與比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大非[illegible]
得葬為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
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游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
齋舍見陋問所須質對[illegible]久之[illegible]其志遂不凡召至行在
命之官質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林泉[illegible]王絡非
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illegible]以外臣上益奇之賜
以[illegible]于後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
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
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消
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
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
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

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
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
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
大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
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
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
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
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
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
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為舉子爾
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
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illegible]
奉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
詩名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若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
不知其為曼卿而以為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
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
鄉曲情也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

有所劫將謂自我發之[illegible]
者其畏甚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殁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
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
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
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翛然如仙或[illegible]
振嘗遇異人數以[illegible]日[illegible]坐[illegible]
談皆世外事[illegible]之[illegible]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荊軻聶政為人年三十
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嵩山從仲

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
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illegible]者及
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
後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
知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
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為伊陽簿秩滿遂隱居
不仕性至孝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輒授以經傳
詩書服其教無敢為非義者[illegible]其貧時周之皆謝
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宗氏以治[illegible]
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illegible]
氏疎族立為後者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
往時遺可以金可以宗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宗
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
是益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欲
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舉家皆
泣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
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illegible]

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
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
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
延客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
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
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潔其身
而伏於廁也是雖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為
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為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搆
亦被收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然雅負高氣不能
從俗俯仰迫以飢寒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

曰竹帛中正大末登洛下其詩有云黃絹製來初謝客寄宜休
由終不是唐臣在其處士語也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木匠予可亦作其藝年
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
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往郾城之間遇丈夫則稱大成將
軍於佛前則稱淨佛摩尼於道則稱驊騮天尊後於許州則
稱威靈堂主人爲人魁岸美鬚髯見者識其爲異人項後有
雙帶若牛耳一金鐶貫之在耳後髮之間亦以自況之意
褐衣長不能掩脛落魄市酒頗多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
夜宿土室中夏則戲於傍相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

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皆意象雜亂
經中語及道學家古文奇字
或問以故則其
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亦必此時張敬夫之游於
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不知所
大將領所得知其名館之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
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
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牘所存得十有二人焉其
卓爾不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物以進士主司毀策閒宋
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今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
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質竟
絕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穀汲以求大
得者乎大夫士見苦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列傳第六十六　金史百二十八

[illegible]

勑修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張彀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
屬太祖命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一如郡縣置吏
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
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敝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
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
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
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
傳

盧克忠貴德州鳳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
王斡魯營斡魯降遂以激厲出為鄉導斡魯克東京永昌走長
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撻不也追獲之牧國二年授世襲謀
克其後定燕伐宋皆與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滄州天德
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
民家是夜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執假宿之卒榜
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
釋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
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糶之由是無捐瘠之患轉陝
州防禦使後以靜難軍節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
[illegible]之學有勵以就蔭[illegible]以大監遺命不使作吏
天會中[illegible]遷為泉令[illegible]
鎮群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
姓出入榜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
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浩
能盡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
廣寧大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寵之好學開屬遼季盜賊蜂起避地未嘗廢書
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至大定府金源
令歸朝為御前承應文字天眷初遷殿中少監四年遷攻

太原遷少府監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毫髮欺及還輜重載書史而已尋遷昭文館直學士知絳州先是軍興民有為將士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遍諭俾其自贖凡數千人其白元帥府許自贖為良或貧無貲者以公廚代輸六年改河東北路轉運使時承宗季之弊民賦繁重吏當承吉乃為經畫立法簡便所入增十數萬斛官既足而民不擾[illegible]同知平陽尹西京副留守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改同[illegible]京留守事順天軍節度使屬地震兵民廬舍有欲爭先營葺者工匠過取其直承吉命官為量其役先後以次不問貧富民賴以省費歷鎮西軍節度使行臺禮部尚書泰寧軍節度使復鎮順天致仕散居境內率數十人為盜承吉繩以法不少假懼而不敢犯貞元二年以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為功政獨逡巡引退吳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克從破白霫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前此滑州既降復叛殺守將及爲宋守及先人以為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狥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為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帳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為死矣乃復以功耶乃論功久之天會四年為燕京都麴院同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行[illegible]軍都指揮使[illegible]是時軍旅始定州縣[illegible]紀綱未立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鑰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賞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曾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張奕字彥徽其先澤州高平人以蔭補官仕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烽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鶻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行臺承制除同知歸德尹天眷元年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取河南徼

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原州防禦使同
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移
牒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
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實怨折氏積忿而戕其族折氏怨入骨
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府谷故激怒夏人使為亂侵而
修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讎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
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閒同知西京
留守事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徵為戶部尚書甫
視事得疾卒

李瞻薊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為平州望雲令張覺

據平州叛以瞻為從事宗望撫平州覺亡去城中復叛瞻踰
城出降其子不能出為賊所害宗望嘉之承制以為
興平府判官天會三年遷大理少卿從宗望南伐為漢軍
糧料使四年合兵圍汴宋人請割河北三鎮瞻與禮部侍
郎李天翼安撫河北東西兩路略定懷濬衛等州衛尉少除
華縣七年知寧州累遷德州防禦使為政寬平民懷其惠
和率諸京師請留者數百千人貞元三年遷濟州路轉運
使改忠順軍節度使正隆末盜賊蜂起瞻增築城壘為備
薊人賴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
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弱入保郛郭不敢耕
稼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帥率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
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縱民入城由是
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薊平令縣城圮毀久不修大盜
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錢僦役繕治
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城
盜不能犯凡九遷為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傅慎微字幾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後徙建州慎微遼季入
宋宣和登進士累官河東路經制使宗翰已克汴京使婁
室定陝西慎微率眾迎戰兵敗被獲送至元帥府元帥宗

翰悅其才學釋不殺為留帥代州府尹收置門下宗弼復取
河南以起為陝西經略使守權同州節度使事明年陝西
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慎微為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
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
餓者全活甚眾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
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
賴其利轉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遷太常卿除
安武軍節度使移靜難軍忤用事者蘇保衡救之得免大
定初復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致仕
起翰林侍制移刺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卒官年七十六慎

徽博學喜著書嘗奏與亡金鏡錄一百卷性純質篤古喜談兵時人以為迂闊云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乏食煥尚幼煮糠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縣令貪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絛結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道之以

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其鞦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無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六分青黃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為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白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為宋諜者即殺之

昌福以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歲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淮楚間疾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還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師還除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禮部員外郎天德間行臺罷改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為兵部員外郎改河間少尹世宗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上披閱再三因謂侍臣曰內外官皆上書言事可以知人材優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

遊手遂使工部尚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言賦稅六事
上問翰林學士張景仁曰稅法比近代為輕而以為重何
也景仁曰今之稅殊輕若復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
遷河中尹致仕卒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
事判官淶水丞寧邊沙河令有盜秋菲者主逐捕之盜
以叉自刺其足曰秋菲例不禁採汝何得與我鬭主懼賂
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詰曰逐捕而傷必在後今
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遷尚書省令史不赴丁父憂
官民為刻石祠之察廉起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課最
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
大理丞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
遷邢州刺史入為右司郎中滕州刺
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
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軍節度使
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縣民也密護德淵由
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之
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
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
明敏可以大用近許告老士大夫咸以為歎朝廷起復必能

建明以利國家宜崇嘉納未及用而卒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進士調鹽州司理
參軍是時江淮方用兵鑑棄官還鄉里齊國建除歷城丞
轉長清令皆劇邑難治鑑政甚有聲擢行臺秘閣提
舉涇原路弓箭手兼提點本路刑獄公事謂之曰邊將多
不法可痛繩之原州守將武悍自用以鐵錢少易之鑑發
其姦守將坐免郡縣聞風震懾秩滿除知城陽軍改
山東東路轉運副使攝行臺左司郎中行臺宰相欲以故
宋宦者為都水監鑑曰誤國閹豎汴人視為仇讎付以美
官將失人望遂不用以母憂解職天德初起為濟州刺史
改汝州海陵伐宋鑑入朝府對失旨還郡俄除知火山軍
以病免大定初起知寧海軍秋禾方熟子方蟲生鑑出城
行視蟲乃自死再遷鎮西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轉運使
致仕卒
蒲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斡底必剌猛安人大定二十二
年進士調高苑主簿濰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除監察御
史累遷北京臨潢按察副使戶部侍郎御史臺奏鄭留前
任北京稱職遷陝西路按察使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
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
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

酒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獄空賜詔褒諭以廉遷利涉軍節度使詔括馬鄭留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復求諸路括馬官惟隆州馬肥乃釋鄭留大安初從定國軍二年知濟南府事三年北人犯邊鄭留救定之至寧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平涼新被兵疑人後來鄭留招潰卒為衛守計更入退遷官四階貞祐二年改東京留守致仕貞祐四年卒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慍臨終取奏章草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門北京路吾直必猛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既冠或謂飲酒妨神識乃戒而不復飲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內州縣下東北黨散去復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獲賞錢二百萬先給官錢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于戶部而徵遂已之流民歸業縣人刻其事于石改秘書郎母喪勺飲不入口三日終喪不嘗至內寢太常寺卿楊庭筠交薦守愚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郎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為山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府治中判官大安元年除洛北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戶部侍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宣撫司事安撫完顏弼與其為人每事咨而後行未幾有詔賜御藥三年卒守愚為人忠實無華孜孜于公蓋天性然也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歲喪父號泣不食者數日十二居母喪如成人學為擊鞠戲馬踣幾死母泣曰汝無兄弟而數樂此險萬有不測柰何由是終身不復為之補樞密院尚書省譯史泰和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為同知淄州軍州事淄州劇盜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泌南軍節度副使河內民家有多畜牧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亡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贓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尋改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繁遷山東西路按察副使貞祐初黃摑吾典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大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僕散掃合殺吾典

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揚合擅殺近臣無
上不道揚合坐誅移知濟南府到官六月卒元生平寡言
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張彀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寧陵縣
主簿改泰定軍節度判官舉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
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鵰鴈羽為之其
價翔踴不可得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
省報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苟一有責下官身
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以為知所請補尚書省
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臨洮府判官丁父憂服除京

兆府推官遷監察御史從伐宋遷度支副使召為安貞祐二
年改惠民司令河南治中陝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
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
元年以疾卒彀天性孝友任子恩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
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誥院令
史轉兵部譯史陝西提刑知法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
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諜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跡
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
舟中忽有驚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滄州鹽副使歲饑

民煑鹵為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
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
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除織染署令大安三年佐
戶部尚書張煒調兵食于古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
六部郎中治密雲縣依無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以守密
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部侍郎權清州防禦使攝河
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河間被圍有密中者嘗與重福
密雲聯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
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壯者戰弱者守
會大雨圍乃解去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陽穀主簿
遷商水令縣多盜凡姦民皆縱火行劫推埋發冢者都
皆應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
路轉運支度判官累遷中都路都轉運副使以親老與就
監察御史郡俱乞侍養丁憂服除調太原治中復為都轉
運副使遷濼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規措官郡拘括散逸
官錢百萬入為戶部郎中權右司郎中奏事稱旨被詔由
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都高其價直募人入粟招海賊船
致之三遷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三年充宣差行六部
侍郎以勞遷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書佐元帥抹

懋盡忠備禦西京有勞召爲戶部尚書賞銀二百兩重幣一百匹宣宗即位議衛紹王降封詔在衛紹王紀頃之中都戒嚴都知大興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彈壓中外軍民都酤酒以輸衣見詔使坐是解職起爲刑部尚書中都解圍爲河東路宣撫使伐以參知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卒

紇石烈德字廣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南京教授察廉能遷厥次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肅裕三州刺史歷同知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illegible]州防禦使是歲擧州升[illegible]興軍節度使和爲節度使宣撫[illegible]州圍乏食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引渠築甬道至濠水屬之河遂隱出伏甲其傍以捍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兵夜乃得去詣鮮萬奴沿上京德與部將劉子元戰却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千以節度權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俱行元帥府于宿州四年遷工部尚書明年召還中都是歲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司候鄆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闔境肅然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拜章言鎬厲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柝巡如防寇盜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何罪幽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坐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尚書右丞顏盞世魯進其奴與小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事近習得居其位皆非能之當路者忌其直除右以擠之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燕家時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歸根等注訴于道以當時同席并劾省掾王賓張爲其進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實并治特立及賓特立左遷邳州軍士判官杖五十究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卒癸丑歲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時西[illegible]州縣增植桑棗皆責供民甚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illegible]若欲增植以適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爲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illegible]縣所犯奈人爲立生祠歲時思之後爲扶溝令閑興元年正月民錢大年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年以浩有恩

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宗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初辟舉法行縣官甚多得人如咸寧令張天綱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特立三人不傳餘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党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杜李天翼河津縣雍臣郟城李[illegible]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蒲縣劉從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列傳第六十六

列傳第六十七

物修

酷吏

高閭山　蒲察合住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鉤棘傅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讞獄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調順義軍節度副使轉唐括移剌都紇石烈詳穩改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中遷汝州刺史改單州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歷原州濬州泗州刺史改鄭州防禦使遷蒲與路節度使移臨海終安軍寧昌軍貞祐二年以疾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為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合住為恒州刺史而次近縣役大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

住逵恒州爲北走計朝廷命開封府鞫其親屬合住出怨言
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尋爲御史所劾初議笞贖宣宗以爲
情理斬於開封府門之下故當時有合住阿里不孫之目謂王
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興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
京師宣勑七十餘所阿里不孫乘時起事以肆其毒朝士惴
惴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
字阿海誅文之亦無所問咬住王大初致仕居睢陽講求
變與其家皆被殺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
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
雖士大夫亦爲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

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
翰璧號馮劊子溫迪罕達爲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號
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
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胥持國

史之有佞幸者何豈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
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
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爲佞諂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
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
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
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
幸傳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謟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
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
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
張鈞視草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
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

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
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
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
賜肄通天犀帶遷[illegible]素與海陵有惡及篡
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肄詰之曰學
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
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
不得出百里外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詼諧
語爲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談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爲護

表及即位爲秘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倮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倮褫雖徒單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顏普速完與少尹李惇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于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爲秘書郎之彰置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爲疑唐括辯家奴和尚烏帶家奴葛溫葛魯皆置宿衛有侍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海陵語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常置黃金裀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位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爲

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與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俄遷秘書丞轉少監是時營建燕京宮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園材木仲軻乘間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軻受請託免仲軻官未幾復用爲少監海陵獵于途你山次于鐸瓦酹天而拜謂群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脊上及射果橫加門脊上後爲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爲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

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設禨祥以諷群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導之南伐貞元二年正月宋賀正旦使施鉅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施鉅曰宋國擇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將致仕之正隆二年仲軻爲右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賀正使孫道夫陛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

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即發還我民有逃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爲得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欲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招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當因俘擒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問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用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海陵蓄意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言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

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海陵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珫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艷美蜀之華蘂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習失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矣海陵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吾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夕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書干謁賄賂輻湊其門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詔左右司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

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帶簽書樞密遣設爲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戶部尚書許霖爲之先容在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識者寡不識者衆莫非人臣豈有遠近親疏之異哉苟奉職無狀雖尚書侍郎節度使便可得焉一獲罪必罰無赦頃之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珫近習羣小輩益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逆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二月海陵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於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頻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曷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

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通遷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甚嘉之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別當旌賞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人某人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使王全激怒宋主將以爲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騾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隨路所差牽馬夫及所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騎

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調諸路馬以戶口爲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海陵因以獵爲名至通州觀造戰船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及東海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於是民不堪命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遣護衛普連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制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頑屈爲定武軍節度副使尚賢爲安武軍節度副使蒲甲爲昭義軍節度副使皆給銀牌使督責之是時山東賊犯沂州臨沂令胡撒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萬契丹邊六斤王三輩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頗言盜賊事海陵惡聞怒而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

凡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
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罷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
奔睹為左領軍大都督通為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舊將
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海陵召諸將授方略
賜宴于尚書省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
舉兵必不如彼之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
為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
赦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
不怨咨徙皇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
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馬

具裝啓行明日妃嬪皆行宮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
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風渡淮至中流海陵拜
而酹之至宿次見梁縣北茶殺四方館使張永鈐將至盧
州見白兔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
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於舟中今朕獲
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
使汝等欲何我動靜邪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
以時梁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戰船督
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
煮死人膏為油用之遂築臺於江上海陵被金甲登臺殺

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
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
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
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已渡
江悲懼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
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
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奧剌國子司業馬欽武
庫直長習失皆從戰海陵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
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
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為所獲亡

一猛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於是尚書省使右司
郎中吾補可員外郎王全奏報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
定海陵前此已遣護衛謀良虎特離補往東京欲害世宗
行至遼水遇世宗詔使撒八執而殺之遂還軍中海陵拊
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
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
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
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
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
志宜亦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

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海陵至揚州使符寶郎徐文等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十二人齎書數海陵罪迴答其書即命焚之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

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乙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弒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等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大定二年詔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馬欽幼名韓哥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陵將南伐遂召用欽自貴德縣令為右補闕欽為人輕脫不識大體海陵每召見與語欽出宮輒以語人曰上與我論其事將行之矣其視海陵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海陵至和州欲遣蒲盧渾渡江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海陵使人召欽先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筏亦可渡也大定二年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穎為秘書丞穎在正隆間嘗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狀之除名世宗嘉穎忠直惡欽巧佞故復用穎而放欽焉

高懷貞嘗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

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illegible]久委政大臣海陵以近侍為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弒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從臾之海陵篡立以[illegible]懷貞故父濱州刺史贈中奉大夫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夫放歸田里五年與許霖俱賜起復懷貞為定國軍節度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每以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汝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

蕭裕本名遙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為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海陵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

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有所屬
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
竟成弑逆之謀者裕啓之也海陵爲左丞除裕兵部侍郎
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
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
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雖自良鄉召
還不能如約遂弑熙宗以裕爲秘書監海陵心忌太
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
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
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
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海陵
既詔天下天下冤之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爲尚書左丞
加儀同三司授猛安賜錢二千萬馬四百匹牛四百頭羊四
千口再閱月爲平章政事監修國史故制首相監修國
史海陵以命裕謂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豐功茂烈光於
四海恐史官有遺逸故以命卿父之裕爲右丞相兼中書
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己勢傾朝廷海陵
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
藥師藥師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
諭之而不以爲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爲忌裕者

與不之信又以爲人見裕弟蕭祚爲左副點檢妹夫耶律
闢離剌爲左衛將軍勢位相偪讒遂生忌嫉乃出祚爲益
都尹闢離剌爲寧昌軍節度使以絕其疑裕不知海陵意
遽見出其親表補外不令己知之自是與海陵疑己
海陵弟太師兗領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
之裕乃謂海陵使兗備之也而海陵猜忌嘗殺裕恐及禍
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
遙設裕女夫忠剌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裕使親信
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即懷忠懷忠依
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
往招折前爲中丞以罪免以此得懷忠懷忠問招折所與
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懷忠以
招折與朗有隙而招折嘗上書捕朗懷忠疑招折反覆以
狀移招折收問繫獄遣使上變遙設亦與筆硯令史白荅書
使白荅助裕以取富貴白荅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執白
荅構誣之命殺白荅於市執白荅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
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白荅問其故因止之徒單貞
已奏變事以白荅爲請海陵遽使釋之海陵使宰相問裕
裕即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能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
大丈夫所爲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

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
知之領省國王每事謂臣專權頗有隄防恐是得陛下指
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之死
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孫
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復謂裕曰朕為天子
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
錯誤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為國家計也又謂之曰自來
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終身
守汝祖先墳壟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
人但願絞死以戒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

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
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繆雖悔何及海陵哭送
裕出門殺之并誅遙設及禡家奴馮家奴沒撒王女也與
凡子穀皆與反謀并殺之遣護衛厖葛往西南路招討司
誅朗及招折而也紹什補皆出走捕得也紹棄市揭剌
補自縊死也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之詳初不知裕
事留之三日也納往之詳茶扎家茶扎遣人詣之詳告公
引得之什也納遣之他所茶扎家奴發其事吏部侍郎宗
庇鞫之之詳曰也納宿二日而去伏家以之詳隱其間狀
尚書省罪當贖海陵怒命殺之杖宗庇及議法者茶扎杖

四百死罷葛叔招折等并殺無罪四人海陵不問杖之五
十而已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懷忠遷樞密副使以
白答為牌印云高藥師遷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藥師官
奏裕有怨望至是賞之云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上
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
部委持國按覈持國還言此地自異代已為民有不可
取也事遂寢尋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兼司倉皇太子識
之擢祗應司令章宗即位除宮籍副監賜宮籍身錢五十
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並領宮籍監湖

三月遷工部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勝於府
詩下進士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護行尚書省事明
年進尚書右丞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
幸於上持國父在太子宮素與李氏有舊以祕術干之又
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微欲藉外廷為重
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為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
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
妃持國也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為之語曰
經童作相監婢為妃蓋其輩也承安二年御史臺
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

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
刑部員外郎張嚴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
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
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
等皆補外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
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
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姦
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
服軍心若田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
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為相耶第遷官一階使之致仕

尋卒于軍謚曰通敏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
今已死其為人竟如何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貸
酒平樂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
私家貨鹽乃為好利也子鼎別有傳

列傳六十七

列傳六十八　金史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勑修

列女

阿鄰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住住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魯真
撒合輦妻　許古妻　馮妙真
蒲察氏　烏古論氏　素蘭妻
忙哥妻　尹氏　白氏

聶孝女　仲德妻　寶符李氏 張鳳奴附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以諷諫帷幄始敍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术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

質以氊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擐甲婦女被裳沙里質仗劒
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
以其孫樂師爲謀克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爲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
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
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族氏慶民事遼爲宜
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
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
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雷婦師氏夫亡事舅姑孝謹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
既殺兄師逵與夫姪規其財產乃偽立契證致之官欲以
嫁之縣官不能辨而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
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康住住鄜州人夫蚤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爲妻康
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
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強取
之歸許邑人姚乙爲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
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
年冬
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
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相置耶荅曰汝品官
妻當從爲夫人張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
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有傳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爲萊州掖縣丞貞祐二年八月
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女俱爲所得賊見欒悅之殺
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爲犬
彘所汙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魯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
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爲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
平執承充應蒲鮮萬奴阿魯真治廢壘脩器械積芻糧以自
守萬奴遣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魯真得而碎
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子蒲
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
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
遷賞承充已被執棄問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
宗室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
家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

至南京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衛鍛朮可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內族撒合輦閨門肅如撒合輦爲中京留守大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皆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乃以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艶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舉火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撒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圍蒲劉氏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憓興定五年憓爲洛川主簿

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其守備官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憓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憓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帚敢不從死即携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春憓發井得之瘞于縣之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帥訛可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囑蒲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爲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此子宗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己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閱之蒲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衾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爲難者時年二十七

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
嘗中聲譽精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
多爲所汙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負朝廷我敢負吾
兄及吾夫乎即自縊一婢從死

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
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眾偷身以辱吾夫今日一死固
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辱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溫特罕氏大完顏忙哥五朵山宿老提控四里不之子
系出蕭王忙哥叔父益都節度泰州爲
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

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甚誅克收泰州及崔立之變
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
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
從之

某氏完顏猪兒之妻也猪兒系出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
以功衍而元帥職死黃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猪兒
死聚家人赴火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猪兒贈官弟長住即日
[illegible]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
初東坡穎濱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
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九嫂竊議改醮
白氏微聞之棄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
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寓於宅東北爲
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朔日
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貞之天興元年正月
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府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
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祠側家人舁
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聶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
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京城受圍天

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
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
時京城圍久食盡闔閭有鬻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
變剽奪甚淺無復人理舜英葬其[illegible]自以年尚少
又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爲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
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聞之有爲泣下者
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挈其
及二子給以采梳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
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

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旂僧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以大天興之亂婦人節之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為史館一元所有所徵云

列傳第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勑修

宦者

梁珫　宋珪（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自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使僻者固恩寵及其得志與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攖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宣哀時有裨益蓋備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珫本大臭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懽淵官者性掌掖庭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樹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務藏之物皆小民力所致一當糾察奸弊犯者必

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珫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又
嘗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珫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
已不可勝計珫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
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珫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
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
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
徵天下兵以疲弊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珫與宋人交通有
狀謂珫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
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訪得實迹殺汝亦未晚也又謂
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珫同謀者皆令拘之

於軍中海陵遇弒珫與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
燈戲命乞奴時作乞奴詐語云社稷危亡之中都南京作燈
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
哀宗放鷂後鷂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得鷂
鷂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
直權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
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
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
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
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含恨欲誅之
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
荅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
還哀宗御照碧堂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
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石顯及蔡城破哀
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宗室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
守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古今遂從規益甚多及哀宗自
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揭門額陛下還宮之日無
忘此草廬更加優恤以濟大業上聞之悽惋咨嗟久
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敘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
書以術數方技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技傳蓋祖其意
焉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託岐黃
以傳其秘奧耳秦人致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
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
為不善古之為醫以活人為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為利而

誤殺人故為政於天下雖方技之事亦必慎其所職焉而
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
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
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
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
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
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
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

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
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
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
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所以失其傳之過也
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洺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
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
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眾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
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三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
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
醫名世集注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
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
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
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
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脈謂
之曰脈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
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脈如此當
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平

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
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
異徙宮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
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
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
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
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
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為
兵喪為不臣為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

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
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
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
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
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
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
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
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
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
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

列傳　金史一百三十一

世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
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
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
忘之邪皇統間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
示天下以習武耳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
于東宮上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
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渙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
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
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

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
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
德耳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
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
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
滿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異尋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字
言笑下妥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撥算布卦目炯炯若
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
乃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齎甚厚上問曰比天
有星孛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袖並亦

列傳　金史一百三十一

汴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
王者不可居也又曰並以十二年秋之兆然有三國之徵
坐者戰於西垣前後有日交城郭偃積臥無見糧外無應
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咨嗟良久不
以為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
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哀宗問曰解圍
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但
不知其由乃者問解有期曰但俟計糧草使可給至上下
不問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
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六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
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辭
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
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
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
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河陽往來鄧葉間嗜酒落魄不
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避兵於葉縣
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語以兵官對引目此公在吾
法中當登科甲何以罹此兵厄衆愕然遂以前告二人相
偕造獄即命家人具飯出以待酒酣與大白相屬曰君此
去中必中不必問其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欲告
子遂延至所因語謂鉉曰吾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
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太半當
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衆問所驗遲速曰不
過歲月間耳其亦不逃此乎亦不能免之明年
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靡有孑遺然胡亦與
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列傳第六十九

列傳第七十　金史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勅修

逆臣

秉德（本名乙辛）　唐括辯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爲微而顯志
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大懲惡乃所以勸
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乙辛初爲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
起復爲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林荅蒲盧
虎巡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從議欲徙遼陽渤海人
於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議此事近侍高壽星在徙
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是時
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
室宰輔大臣秉德以其故懷怨乃與唐括辯烏帶等謀廢
立烏帶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弒熙宗皇統九
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辯烏帶忽土阿里出虎大興國

李老僧海陵妹夫特廝弑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
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
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
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爲亂既立以秉德爲左丞
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
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以之爲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
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內發行會海陵欲除
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弑熙宗不即勸
進銜之烏帶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出入時來秉德嘗
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

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聞秉德妾常指斥主上語皆不
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曆數有歸秉德
招刑部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
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
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贊謀贊謀者
秉德乳母也初贊謀與前行臺左丞溫敦思忠同在行臺
思忠贖貨無厭贊謀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乘是并誣以
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
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帶以口語致怨
既死遂并殺其弟特里糺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

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
撒改薨宗翰襲其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海陵以賞烏帶
傳其子兀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猛安謀
克還撒改曾孫盆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
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秉德既死其中
都安第在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徒單
氏居之徒單氏死世宗惡其不祥施爲佛寺
唐括辯本名斡骨剌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
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
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自立若立及楬者行大

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辯曰鄧
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
陵曰果不得已舍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
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闕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
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
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爲
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
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
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拳刀呵之使無動既弑熙宗
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千萬縑

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
節度使重國遷東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
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弒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
出宮辯因設饌衆皆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
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
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
忌之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殺之
之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為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
使大定初重國與徒單拔改俱以攻[illegible]安國彰化
橫海軍節度使後辯子孫上書訟辯死冤德聞祖重國亦
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
已降為庶人以辯與弒逆不許言本名
烏帶[illegible]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
不常大臣往往危懼烏帶與左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即詣
海陵言之遂與海陵弒熙宗海陵即位以烏帶為平章政事封
[illegible]國公賜錢絹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烏帶妻唐括氏淫
泆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閭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
事烏帶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帶遂誣
奏秉德有怨望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
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

蕭王乎海陵以為實然故出秉德而殺之以秉德世襲
猛安謀克授烏帶遷右丞相烏帶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
帶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禍烏帶獨免遂以秉德千戶謀克
及其子姊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
帶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百官皆
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甚惡之遂落司
空出為崇義軍節度使從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
來俾附妃居海陵許立為后使殺烏帶海陵詐為烏帶哀
傷使其子兀答補領金牌兼驛赴喪追封為王仍詔有司
送其靈車賜緡二百為道途費納唐括於宮中封貴妃兀
答補襲猛安謀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以
阿魯補謀克授兀答補終同知大興尹子璐本名烏也阿
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祗候
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
嘗去左右每退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
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
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玩賜海陵悼后亦以
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弒意先得興國延
可倚附入宮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
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伺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

召至卧内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
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
皇后乃以常勝家産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我我深
以爲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
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悼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
主上嘗言曾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
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如何興國曰如
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興國取符
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
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

刀不得遂遇弑海陵既立以興國爲廣寧尹賜奴婢百口
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再賜興國錢千萬黄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駝車一
乘常膳三頭真珠巾玉鉤帶玉佩刀及玉校鞍勒天德四
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
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
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選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厠
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爲庶
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弑逆遁誅至今爲幸多矣遂
磔于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
時有戰功領謀克曷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爲兵部侍郎
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爲姻家皇統九年阿
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爲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
得二人者爲内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謀告
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
立之事亦男子所爲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
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
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宫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
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

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术
斯剌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
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
斜剌阿猛安領親管謀克以憂去職起復爲太原尹封王
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
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鼎遂以所
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言
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
子术斯剌焚其尸投骨水中拔改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
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爲勸農使復爲河間尹改臨洮

尹入爲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本微賤宗幹嘗周
恤之擢置宿衛爲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
恩欲使爲內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
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
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大
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
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illegible]之從皆郤立不
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illegible]與[illegible]而入既弒熙
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

乃奉海陵坐衆前拜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忽土
殺之既即位忽土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
點檢改名思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
之以憂解職起復爲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爲
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爲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爲
太尉樞密使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鄰寧德宮宮提
舉太后所居也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
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
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禿剌斡盧
補與契丹撒八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撒
八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走師恭
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撒八師
恭還遣其子忽殺虎奏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
刑縲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
[illegible]蕭禿剌[illegible]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爲
庶人師恭以預弑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老海達葛師恭
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里徒等皆奪官二十八
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師恭蕭禿剌蕭懷忠追撒八
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
臣在軍中忽土[illegible]有鎧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illegible]

從之人以氈紙爲甲易與也忽土等惟怯遷延賊乃逸去
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渾坦
徒單貞本名特思忒里閘剌人也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
授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貞娶
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弑
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爲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
爲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
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昏斯魯猛安居二
年海陵召貞勑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
乃忽忽微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

制汝心雖無所不至聽之死復何辭朕念弟襄及公主與
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即日解點檢職仍爲大興
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朕當思之不然無爾歸
田里矣逾月復爲都點檢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瀋
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
詔親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
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
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
詰之曰我方嚴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
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亦固當諫古人三

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
乘馬入麥中乃以髮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
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以念慈憲太后子四人
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
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滁州刺
史爽歸化州刺史撒何輦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爲左監軍
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爲
皇太子妃除貞爲太原尹改咸平尹貞在咸平貪汙不法累
贓鉅萬徙真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即
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得贓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

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剌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有
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
贓皆準此例降貞爲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爲清平縣主頃
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勑之詔曰朕念卿戚不
待懲戒且遷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踵前過轉河
中尹進封其妻爲去國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媽
貞弟稱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鞍韉弓矢賜貞妻錢萬
貫有司奏海陵已貶爲庶人宗幹不當稱帝於是以宗
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爲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
永平縣主貞以儀同三司降特進猶在安不稱駙馬都尉

再從臨潢尹初與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累從自殺惟
特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見殺害以妻殆裕老僕以反誅至
是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婚鎮周
寵遊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處之遠然不以私恩曲庇又
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十六而有其謀孫傚而與
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葬母皇太子妃爲皇太
后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齊國公父婆盧火
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慎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
國上將軍撒何輦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貞妻進封
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兵使老僧結興國興國終爲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宮中成弑逆者老僧爲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錢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二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蕭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爲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訛論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誣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亨迭三罪伏其一已見歟其實乃深王故也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擇殺之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爲易州刺史久之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部尚書可喜謀反誅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大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爲之扼腕皆出于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豁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召后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弑而殺之皇統末年蓋臣解體無尊君親上之心而群奸藉發使衛御之臣不復有如辭不失特以爲失禮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嗚呼後世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遼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大宗望移書遼人諭以禍福遼人乃止賜慎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撒里木群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天德二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爲兵部尚書勅從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爲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皋力戰敗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將暮而罷宋人夜來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

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甘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别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諸軍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摘將行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斡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殺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尚楨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

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諭窩斡殺榮詔追贈所進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群牧鎧甲詔從之每群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賜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爲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鶻廄馬海東青鶻未幾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弑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授官使其世襲謀克姑聽仍舊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曰凡爲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並錄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爲有功賞以爲前非所以勸事君也仍削奪以爲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始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趙王府祗候郎君元宜子習涅阿補大定二十五年爲符寶祗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今習涅阿補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齊人弑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邴歜閻職也海陵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邴歜閻職夫之海陵之弑也元宜歸于世宗邴閻賤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親兵

窺利以弒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用之而已扎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又受賞者也況弒逆乎海陵弒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徙東平路猛安大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再遷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illegible]監酒官移剌保迎謁後時歐以酒酒[illegible]詔的決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illegible]防禦使踰年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illegible]度使改開遠軍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為簽樞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為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為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illegible]人[illegible]功以賞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illegible]為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深州人[illegible]廷贇祖任兒從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戶已三世矣文昭孫勍誣廷贇為奴及妄訴歐詈樞密院鞫對無狀法當訴本貫勍訴于府執中使廷贇納錢五百貫與勍廷贇不從遂械木執中徑遣釗致廷贇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輒奏御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戶部侍郎粘割合打推問炳合打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御史中丞孟鑄劾奏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illegible]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實家獄其[illegible]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歐詈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取間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兼行省汴京從宋升諸道統軍司為兵馬都統府執中為山東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撒剌副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周奴以騎兵三百禦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illegible][illegible]今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周奴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三合巳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擒忠義軍將呂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

千艘戰遏宋舟兵遣副統移剌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還元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府復為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衆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荊關杖殺涞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乃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嬀川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梁媚近臣以求稱譽慢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嬀川乞移內地其謀略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徒單鎰以為不可用參知政事瑭疏奏其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不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為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烏古論奪剌謀作亂是時

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鷂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烈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為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劍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剌召沒烈殺之符寶祗候鄜陽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遽召漢軍

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使呼門者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皆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即徒單鎬也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衆積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衞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指鎖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宮衞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衞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其黨[?]及軍士大興府[?]諫是夜以屠奴與[?]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衞邸以左丞完顏綱至軍中即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於大興府[?]上盜用御寶出制除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等三人護衞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衞邸詔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為都點檢兼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子猪糞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點檢徒單渭河為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剌遥授知真定府事徒單金壽遥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給[?][?]女王賜紫結銀鐸車戊中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降衞紹王為庶人奏冊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奧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餘相視莫敢言侍

文學田廷芳倡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其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戶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以[?][?]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為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為東海郡侯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為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

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
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紇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
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而傷股
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右
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路曰紇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出
人從之紇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
詔有司並加賞賜衆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寧軍節度
使烏古論奪剌貴授知濟南府事徒單金壽授知歸德
府事蒲察六斤並授知平陽府事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
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

即列為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為其臣者誰敢手之胡
沙虎擁兵入城躬行弒逆當是時惟鄭陽石古乃率衆赴
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
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
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弒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
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
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
緣坐其家然後為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
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
贈鄭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

為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
國一人世宗發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嘗
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
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與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
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
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詔請于公上而致討
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恆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為功
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傳第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等奉

敕修

叛臣

張覺 子仲君　耶律余睹　窩斡

古者畔與叛通畔之為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違此向彼即為叛矣善惡判於此步禍患極於懷襄吁可畏哉作叛臣傳

張覺亦書作瑴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故弗與而以平州為南京覺為留守既而聞覺有異志已遣使劉彥宗及斜鉢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為南京節度使今為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何為當此農時輒相扇動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

天輔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赴廣寧過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下遂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

之太祖下詔諭南京官吏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為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苦輒為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為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為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闍母自錦州往討之覺敗乘勝攻南京時暑以不可進退屯于海壖營新遷潤州覺復與戰于兔耳山闍母大敗覺報捷于宋宋以平州為泰寧軍以覺為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宗望軍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遁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納叛責宋宋安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給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為執言云子僅言

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閒里人劉承宗得之養於家其後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因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給事繼檢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

將士往往亡歸謂東京頗推戴世宗為天子僮言勸進世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僮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阿虎帶御院通進劉珫發遣六宮百司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尚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內藏僮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僮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白金匜六事役夫當死僮言責取其物以償得其衆悉兼祗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籍監祗應司如故護作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典領昭德皇后山陵[illegible]領諸職如故僮言雖舊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終不假以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宮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敘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勑禁使張僮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為讒諂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儉言未嘗入耳宰臣曰誠如聖訓此國家之福也世宗欲以為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僮言始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棺槨衣衾銀永斂物葬地皆官給贈輔上將軍

耶律余睹遼宗室子也遼主近族父祖仕遼具載遼史初太祖起兵遼人來拒余睹請曰効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為東路都統天輔元年與都統耶律馬哥軍于渾河銀术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戰比銀术哥等至馬哥余睹已遁去銀术哥希尹坐稽緩太祖皆罰之所獲生口財畜入于官天輔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等來降而余睹復取之遼以徒不野為御度使未幾應古等逐徒不野自効太祖於幽中以問遼主龍化州已嘗降附何為問罪而殺其主者遼主託以大盜羣起使余睹收之太祖已取臨潢府賜詔余睹曰汝將佐臣[illegible]未嘗不敗今聞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將往取遼主矣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契若知不敵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及太祖班師闍母等還至遼河方渡余睹來襲完顏背答烏塔等殊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四天輔五年余睹送款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來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統司以聞詔曰余睹到日使與其官屬俱來然報處之便地撫何余睹送上所受遼國宣誥及器甲旗幟等與將吏韓福奴阿八謝老太師奴蕭慶醜和尚高佛留蒲苔謝家奴五哥等來降余睹作書具言所以降之

忽大類以謂遼主沉湎荒于遊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
直濫刑咨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言樞密使得里底本
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其子磨哥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子
晉王素係人望宜為儲副得里底以元妃諸子已所自出
使晉王出繼文妃又言晉王與駙馬乙信謀復其樞密使
之告余睹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已粗吏軍事進策
遼主得里底諂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驍士日闢余
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
來降近聞得里底高十捏等欲發奔竄之際不及收合向
但率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千兩畜產數萬遼北軍都
統以兵追襲從近徑自相戰至此所有官吏職位姓名人
戶畜產之數遣韓楳奴及其隸以聞遂與其將吏來見上撫
慰之遂賜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上命余睹以舊官
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為國立功別當獎用自余睹降後
知遼人虛實矣余睹在軍中屢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詔
咸州路都統司曰余睹家屬善監護之復詔曰余睹降時
其民多強率而來者恐在邊生變宜徙之內地都統杲取
中京余睹為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奚部奉聖州降其官吏
皆遯去余睹舉前監酒李師夔為節度使進士沈璋為副
使州吏裴贖為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

還太常少卿父之耶律麻者告余睹吳十鐸剌約黨謀叛
及其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余睹從容謂之曰今聞汝謀叛
誠然耶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胄器械之屬當悉
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祈免死欲留事我則無懷異
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戰慄不能對乃杖鐸剌七十餘皆不
問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睹為元帥右都監宋兵四萬救
太原余睹屋里海迎擊于汾河北擒其帥郝仲連張關索
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會十年余
睹謀反宗內御史從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黨燕
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自殺邊部斬余
睹及其諸子函其首以獻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趙
公鑑劉儒信劉君輔等並授遙鎮節度使以賞之
移剌窩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為亂受其偽署後
殺撒八遂有其衆撒八者初為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
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契丹丁
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為讎怨若男
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
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楊葛深念後西北有事得罪遂以憂
死燥合復與牌印耶　娜尚書省令史沒荅涅合督起西
北路兵契丹聞男丁　乃起發是撒八孛特補與部衆殺

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而所耶律娜沒答涅合取招討
司貯甲三千遂反處亡豫王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
為招討使山後四群牧山前諸群牧皆應之一浦斡群牧使
徒[illegible]群牧[illegible]遇害[illegible]任[illegible]中
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殺節度使术甲兀者以應撒
八命寧八猛安牧馬于山後至迪謀魯城盡得其馬闕沙
河千戶十哥與前招討使完顏麻潑殺烏古迪烈招討
使烏林答撒離以所部趨西北路從倍部節度使徒阿厮
列追擊敗之十哥與數騎遁去合于撒八撒八使以書約克括
里兵所部自山後進歸咸平少尹完顏余里野欲收捕括

里家屬括里與其黨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衆二千遂攻
陷韓州及柳河縣遂趨咸平余里野發兵迎擊之兵敗賊
遂據咸平於是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以募兵賊勢益張
權曹家山猛安綽質集兵千餘扼千夜河賊不得東綽質
兵敗括里遂犯濟州會宿直將軍孛术魯吳括剌撒兵于
遼頻路遇括里于信州與猛安烏延查剌兵二千擊敗括
里括里收餘衆趨京是時世宗為東京留守以兵四百人
邀之戰於常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若候見旌旗
蔽野傅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以其衆合于撒
八海陵徙招討使僕散忽土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

與右衛將軍蕭禿剌討平之禿剌與之相持數日連與戰
皆無功而糧餉不繼禿剌退歸臨潢禿剌雖不能克敵而
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大石乃率
衆沿龍駒河西出及僕散忽土蕭懷忠等兵至與禿剌合
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土懷忠禿剌坐逗遛不即追賊
皆誅死北京留守蕭賾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
亦坐誅於是以白彥敬為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副之
完顏穀英為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姑
的副之以討撒八等撒八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
往偽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

尚李特補等至是窩斡始自為都元帥陳家為都監擁衆
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使移剌扎八前押軍謀
克括斡前牌印麻駭利涉軍節度判官馬腦等招之扎八
等見窩斡以上意諭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八曰吾
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
哉扎八見窩斡兵衆強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
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為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
欲如群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
亦不復還矣賊將有前李特本部族節度使逐斡者言昔
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

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遂決意不復肯降矣扎八亦留賊中作麻駭播斡還歸窩斡乃引兵攻臨潢府總管移室懣出城戰兵少被執賊遂圍臨潢衆至五萬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窩斡遂稱帝改元天正是時北面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顏骨只救臨潢骨只從東行比至臨潢賊已解圍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于窊歷兩軍已陣將戰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應賊吾扎忽軍遂敗泰州節度使烏里雅率千餘騎與賊遇烏里雅兵復敗僅以數騎脫歸賊勢愈振城中衆

金史百三十三　八

駭莫敢出戰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各持刀以身捍矢衝城擊賊力戰斫刈甚衆賊乃退走城賴以完泰州司吏顏盞蒲查奏捷除忠翊校尉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諸軍北征窩斡二月壬戌詔曰應諸人若能於契丹賊中自拔歸者更不問元初首從及被威脅之由奴婢良人罪無輕重並行免放曾有官職及糾率人衆來歸者仍與官賞依本品量材敘使其同來人各從所願處收係有才能者亦與錄用內外官員郎君群牧直撤百姓人家驅奴宮籍監人等並放爲良亦從所願處收係與免三年差役或能

捕殺首領而歸者准上施行仍驗勞績約量遷賞其契丹窩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節度使謀克加四品官授防禦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詔曰尚書省如節度防禦使提控窩斡者與世襲猛安刺史提控者與世襲謀克驅奴宮籍監人亦與庶人同授詔宰臣論諸將士能捕殺窩斡者加特進授真定總管於是括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遁去將轉趨懿宜州謀取北灤州慶雲縣及宜川州武平縣奏請權運省道人護送北使今選精良者付之詔以南征逃還軍士就往北戍如不足者可量家資許就近地簽步軍給付權運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規

金史百三十三　十

措運事同安遠大將軍斡里朵猛安七斤與八阿里補磨哥等自窩斡中來降斡里朵七斤加昭武大將軍阿里補武義將軍磨哥忠勇校尉窩斡遂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權運元帥完顏謀衍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吾扎忽合兵甲士萬三千人爲兩路總管徒單克寧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岩雅懿州防禦使唐括烏也爲左翼臨海節度使紇石烈志寧爲速館節度使神土懣同知北京留守完顏骨只淄州刺史尼厖古鈔兀爲右翼至木虎崖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紇撓群牧人契丹紇者與其弟孛迭投刺皆舉家自賊中來降紇者謂謀

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者也謀衍從之其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窩斡趨濟州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于長濼既陣謀衍別設伏于左翼之側賊略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徒單克寧射却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復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挐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

一偏賊潰已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乘勝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紇者爲武義將軍以忠信校尉授剌忠翊校尉紇者除同知建州事以奚之官軍千戶送取家賊中遂復害上憫之後以按剌爲汝州都巡檢使窩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霧松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紇石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兵以夾谷清臣徒單海羅兩猛戶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濘淖命軍士束葦塡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

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阻淤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山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四月詔元帥府曰應契丹賊人與大軍未戰已前投降者不得殺傷仍加安撫敗走以後招誘來降者除奴婢准已虜爲定外餘屬分付圓聚仍官爲捄贍窩斡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濼

窩斡攻懿州不克遂攻破川州川州將逃于山西而北京亦不趣擊之於是發驍騎軍二千及山東留屯京師軍三千號柵二萬會東濟州軍六千亦號二萬元帥左都監高忠建總兵沃州刺史烏古論蒲查爲右翼路押軍萬戶耶州刺史烏林荅刺撒爲濟州押軍萬戶右驍騎副都指揮使爲驍騎萬戶祁州刺史宗寧爲會寧路押軍萬戶右宣徽使斗爲北京路都統吏部郎中完顏達吉爲副統會元帥府討擊之詔使尚廐局副使蒲察蒲盧渾往懿州戒敕將帥上曰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賊趨戰而駐兵閒縱經涉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

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軍刼掠數日後方追北霧淞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謂蒲盧渾曰卿若聞賊在近即當監督討伐用命力戰者疏記以聞朕將約貴逃賞無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濫署無功者若戰士卒勿縱以掠以紇石烈志寧爲元帥右監軍右監軍完顏福壽召還京師咸平路總管完顏兀帶從舊職紥衍男斜哥在軍中多殺掠杖押歸本貫窩斡使所親招節度使移里堇蔑域猛域執其使送官以窩斡連戰有功遷宣武將軍賜銀五百兩衣二襲起中都弓萬五千箭一百五十萬赴懿州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寧昌軍節度使宗叙入見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謀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効死力除邊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叙爲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内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除連職奏聞餘依軍法約量決責有功者依格遷賞以大名尹宗尹爲河南路統軍使河南路統軍都監蒲察世傑爲西北路副統賜弓矢佩刀廐馬從忠義征行詔諭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邊屢費財用無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僕散

忠義兼右副元帥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帥謀衍罷爲同判大宗正事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姦細捕獲者加官賞萬戶温迪罕阿鄰帶以兵四千屯古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鄰帶爲猛安移剌娜爲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世宗以阿鄰帶爲濟州都軍萬戶移剌娜爲同知灤州事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爲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舊戍軍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遇有賊至即戰不以晝夜爲限詔思敬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窩斡以備追襲僕散忠義至[illegible]時窩斡西走花道衆尚八萬忠義高忠建與賊遇萬戶查剌蒲查爲左翼宗亨統之宗寧剌撒爲右翼宗叙統之世傑亦在左翼中與賊夾河爲陣賊涉河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查剌以六百騎奮擊敗之以四萬衆與右翼軍戰宗亨世傑七謀克指畫失宜陣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授于查剌軍中賊圍查剌軍查剌力戰宗叙以右翼軍來救賊乃去詔曰自契丹作逆有爲賊詿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剏誘作亂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士者招還被

數巳命其子孫襲其職爾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
既破散山後諸處皆命將士過其逃路爾等雖欲不降彼
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窩斡自花道西走
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袅嶺西陷泉明日
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
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
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
既陣霧開少頃賊兵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
烏延查剌力戰賊稍卻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荅剌撒鐸
剌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淖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揭
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藉而過或奔潰
竄匿林莽間大軍躡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褭六院司
大王袅窩斡僅與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
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徐輦舉營自落括岡西走志
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
六及其部族皆降詔北京副統完顏達吉括本部馬規辦
芻糧仍使達吉為監戰官錄有功者開奏詔選中都西京
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窩斡敗走恐或衝突也僕散
忠義使使奏捷詔畧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
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

全家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來曾與官
軍鬬敵皆釋其罪其帶去人內除窩斡一身不以大小官
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若亦准釋放有能誅捕窩斡或於
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或能率衆於掌軍官及
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若能從者毋得輒加侵
損無資給者不以元何路分隨有特與安置仍官為養濟
窩斡妻合撒與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益時府出兵
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溫迪罕阿鄰帶守古北口
與戰敗焉詔完顏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盧渾以兵三
千合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
大軍討窩斡敗入奚地以猛安蒲速越遣人至帥府約降
詔令擒捕窩斡許以官賞賊將降者其衆其散走者聞詔
書招降亦多降者其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鬬志窩斡自度
窮蹙乃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衆稍
稍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間詔尚書省凡窩斡之衆
被俘掠逃致雜散宜從改正將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撿
括分付監軍志寧獲賊稍合住釋而弗殺縱還賊中使誘
其親近捕窩斡以自効許以官賞九月庚子稍合住與神
獨斡執窩斡詣右都監完顏思敬并獲其母徐輦及其妻
子子婦弟姪盡收偽金銀牌印府括学古底獲前胡里改

節度使什温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家奴獲偽招討使逐斡等三十餘人復與猛安紇本獎衆追偽監軍那也至天成縣那也乃降仍獲偽都元帥醜哥及金牌一銀牌五志寧與清臣宗寧速哥等追餘黨至燕子城盡得其衆前至抹拔里達之地悉獲之詔賞遂平甲辰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詔天下辛亥完顏思敬獻俘于京師窩斡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輦及妻子皆誅之契丹降人皆給其器仗資不能自給者官為養濟括里扎八率衆南走詔右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八詐稱降宗亨信其言遂不與戰扎八[illegible]日括里[illegible]是須追之宗亨[illegible]縱扎八去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資裝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李世輔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頗為邊患神獨斡除同知安化軍節度使猶合住除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啟張覺䟦梁之心豈盡為宗者哉蓋欲策將以微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悲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列傳第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脫脫等奉

敕修

外國上

西夏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拓跋思恭唐僖宗時爲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茂貞李克用等破黃巢復京師賜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爲唐患歷五代至宋傳數世至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貢不絕事具遼史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沒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天會二年乾順遣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

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爲援以啓端曾犯威而結釁既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羞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爲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敘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謂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太祖命與之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太宗使王阿海楊天吉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懷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爲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

厥誠於是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
使表謝賜誓詔并論宋所侵地詔以省所上表具悉已命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朝京師未還
錄夏國奏付權都統斡魯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
阿海爭儀物事與夏通問以便宜決之初以山西九州與
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
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
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
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
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

河路盡西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
河為界及婁室定陝西遣盧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
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為夏將李遇取
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
威戎東而使使議事于婁室婁室報曰元帥府約束若兵
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為掎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來曰夏
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
至此蒲察等遂旋軍睿宗既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
北鄙與夏國詔曰卿等審處所宜從事天眷二年國王乾
順薨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

元年請置榷場許之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
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
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
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賜厥後不遣
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初夏有以環州降及割陝西
河南與宋人宋人侵奪夏國夏人以為言詔有司頒及撒離喝再
定陝西有思歸夏人知之遂攻州以表斷誓詔責讓之及
海陵弑熙宗遣使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熙宗皇帝何為
見廢不肯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
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雜辣公濟等來賀如舊禮正隆

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蘆菴通峽九羊會川
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
乞兵復宋侵地詔書獎諭遣吏部郎中完顏達吉不體
究陝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
尚未還請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紐
卧文忠等賀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略曰衆軍破蕩之時
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
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傷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
削又坐為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願
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為請詔許

之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
正旦遣奏告使殿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
爲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
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
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
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世宗之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
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
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
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
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係彼國我何預焉

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
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
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
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
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
踰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
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
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
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
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

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其謝
表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
書不爲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
朝廷問卞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
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
以來別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十二年上
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
乃減罷保安蘭州榷場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
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
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

則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眷
愛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先是尚書奏夏國
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榷場貿易得
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
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東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
保安綏德榷場如舊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詔曰保安
蘭州地無絲枲惟綏德建關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
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曰夏使館內貿易且已明昌二年
獲背頑之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
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

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阿魯帶口中流矢而死取其
弓甲而去詔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詔索之不已
夏人乃殺明契等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
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六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
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泰
和六年二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
于廢所七月使以純佑母羅氏爲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
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遣使奏告又使私問館伴官奏告事
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夏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
若又不答則於朝奏請上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

乃賜羅氏詔諭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封安全爲夏
國王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
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冊封錄不知
其故然是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略邊
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
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
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齎夏國書大槩言
金邊吏侵略乞釋戰詔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令將
責問彼必飾詞徒爲虛文無益于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
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十一月蘭州譯人程

陳僧結夏人以州叛遣將敗其於二千三年正月夏兵攻
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關邊吏侵
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
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關都統曹記僧萬戶忽三十都之
三月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三月詔姜伐
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湟積石以兵應
之悉皆遁去遂還巢穴益務戒備比聞蘭州遣兵猶未集
軍會合不完遂議乘其在外如守未可以收兩界無煙火
者三百餘里不以那從之四月以河州提控曹記僧通
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

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城萬戶楊再興擊走之詔陝西宣
撫司及沿邊諸將降空名宣敕臨陣立功五品以下並聽
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既而深
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
失來救臨洮大敗于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十一月夏
兵敗于安戎寨復敗于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
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四月夏犯
鐵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羊千口詔納之優給其直
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夏於
來羌城界河起折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焚之斬馘甚

癸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封還其
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令
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
環州宣宗曰聞夏人移軍備其王城尚恐詐我勿隔其
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敗蘭州西關堡招撫部曲九人來
擊夏兵于阿彌灣殺其將十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
慶壽敗夏兵于延安堡右都監賽不擊走夏兵于結耶觜
川復敗之于車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附□
西□關十二月內族□□與□人□議代夏□□陀滿
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州夏州慶陽總管慶
山奴知平涼府移剌答不也攻威寧安會等州興定元年
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邀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詔河東
行省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伐夏鼎馳奏不
可遂止語在鼎傳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
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
夏人福山以俘户來降除同知澤州軍州事五月夏兵入
大北岔都統紇石烈豬狗擊敗之宣宗欲與夏議和右
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
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
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爲然右都監完顏

關山敗夏兵于黃鶴岔夏人□□□寨都統党世昌與戰
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斬其□□□級
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銳兵會夾谷副統□□□□□□合
擊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
月都統羅世暉敗夏兵于克戎寨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
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復互
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非邊吏所敢專者朝
廷不以爲然五月夏人入茂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峰七
月犯龍谷夾谷瑞赴敗之追至□□保□年閏月夏人
破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川□□□州□
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
其西南角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四年二月夏
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
四月夏兵犯邊元帥石盞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烏古論
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于新泉城元帥慶
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兒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擊走
之斬首二千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陷會州
刺史烏古論世顯降使犯龍谷夾谷瑞連戰敗之夏人乃
去是月詔有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夏人三萬自高峰鎮
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擊

走之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烏古論長壽擊却之乃襲鞏州石盞合喜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解去元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慮二月寧遠節度使夾谷淮壽破夏兵于搜洛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會州白撒建城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二月提控李師林敗夏兵于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攻神林堡又至孤保提控唐括昉敗之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伐將會天旱不果是歲

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之困舉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憐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弊是歲遵頊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使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國已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户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環州詔以歸立之賜以幣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鄧申裕等處夏國降户聽恩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云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拓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拓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拓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始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鬭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強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蕩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

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强弱以爲去
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
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列傳第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

勅修

外國下

高麗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綠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于海自遼時嵗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于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山漸强大號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禮樂至唐末稍衰自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愼地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女直雖舊屬高麗不復相通者久矣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于金初有醫者善治疾本高麗人不知其始自何而來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戚屬有疾此醫者診視之穆宗謂醫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則吾遣人送汝歸汝鄉國醫者曰諾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約歸之乙離骨嶺僕散部胡石來勃堇居高麗女直之兩間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醫者歸之高麗境上醫者歸至高麗因謂高麗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年穀屢稔高麗王聞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來來歸遂

率乙離骨嶺東諸部皆內附穆宗十年癸未阿踈使
其徒達紀來誘曷懶甸人執之穆宗以達紀示
高麗謂高麗王曰前此為亂於汝鄙者皆此輩也及破蕭
海里使斡魯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未幾復使
斜葛與斡魯罕往聘高麗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禮
有加矣乃以一大銀盤為謝厥後曷懶甸諸部盡欲來附
高麗聞之不欲使來附恐近於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
含能往高麗及將來曷懶道中具知此事遂使石適歡往
納曷懶甸人未行而穆宗沒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
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益募兵趨活涅水徇地曷懶甸收

叛亡七城高麗使人來告曰事有當議者曷懶甸官屬使
斜勒詳穩治刺保詳穩往石適歡亦使盃魯往高麗詳治
刺保等而遣盃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
麗團練使陷者十四人二年甲申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
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還四月高麗復來
攻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闢登水復大破之追入闢登水
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曰告邊釁者皆官屬祥丹傍
都里昔畢罕輩也什四團練六路使人在高麗者皆歸之
遣使來請和遂使斜葛經正疆界至乙離骨水曷懶甸活
禰水留之兩月斜葛不能聽訟每一事輒至枝蔓民頗苦

之康宗以斜葛還而遣石適歡往石適歡立幙府于三潺
水其昔除與高麗往來為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康
宗以為能四年丙戌高麗使使黑歡方石來賀嗣位康宗
使盃魯報聘且尋前約取亡命之民高麗許之曰使使至
境上受之康宗以為信然使完顏部阿聒烏林答部勝昆
往境上受之康宗□馬紀嶺乙隻村以待之阿聒勝昆
至境上高麗遣人殺之而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歸衆
咸曰不可舉兵也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獨曰若不舉兵
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為然乃使斡塞
將兵伐之大破高麗兵六月高麗舉衆來戰斡塞敗之進

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康宗曰事若有中則與之和高
麗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
國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黃龍府命加古撒喝攻保州保州
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撒喝取之久不下撒喝
請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來太祖使納合烏蠢以百騎
益之詔撒喝曰汝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聞胡沙
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邊戍吾已克黃龍
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
知果否至則護送以來邊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係遼
女直麻懣大欒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

部女直太祖以撒喝爲保州路都統太祖已破走遼兵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烏蠢等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習顯等軍備之或欲合兵毋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撒喝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且蒲馬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即當別議天輔二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賴

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間京府州縣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孛堇术孛報諭仍賜馬一匹至可領也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曷懶甸孛堇胡剌古習顯以聞詔曰毋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園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謂習顯曰此與先文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凡誅戮官僚七十餘人即依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復以遼帝

亡入夏國報之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伴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強之命高隨等還天會二年同知南路都統鶻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詔闍母以甲士千人戍海島以備之四年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高伯淑烏至忽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敕伯淑曰若一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

依事遼舊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是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曷蘇館人獲之詔還其國既而楷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戶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二年詔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六年楷薨子晛嗣立大定四年詔鴨綠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毀五年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邪疆吏爲之邪若果疆吏爲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以爲常是歲萬春節上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十年王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大宗正丞乣至界上高麗遣

又稱前王已讓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讓國來奏告詔遣遼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久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晛讓國表來大略稱先臣楷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府有表白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囚之二也今晛以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篡兄詐請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即當遣使封冊上曰封一國之君係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卻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爲宣問王晛使晧實篡國囚晛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晛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晧輒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表大槩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冊晧生日在正月十九日是歲十二月將盡未及遣使有司請至來歲舉行焉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晧遣徐彥

彥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兵爲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彥等送高麗頃之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自位寵之亂晧所遣生日回謝橫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使皆阻不通至是晧并奏之詔答其意并令遣人促令節次入朝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彼小國無能識者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乃止十二月有司奏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例外將帶申三過界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發遣本國而已二十三年晧母任氏薨晧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章宗即位詔使至界上頗稽滯詔移問高麗遂謝明昌三年下節金挺回至平州撫寧縣毆死當驛人何添兒有司請凡人使往還乞量發兵衛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可於宿頓之地巡護之上可其奏詔自今接送伴使副失關防者當坐故事賀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春詔於前二日丁丑入見云承安三年晧表白陳衰病以國讓其弟晫晫權國事是歲晧薨晫嗣立泰和四年正月乙丑朔高麗使人以小佩刀割禁廡下巡廊奉職見而糾

之詔館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歲王晛薨子皡嗣立泰和七年正月是時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詔不賜曲宴及天壽節夏高麗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者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詔從之至寧元年八月王皡薨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遼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義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後遣使致祭慰問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以為然乃遣使撫諭高麗終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行省且羈縻勿絕其好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為鄰國既而為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
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列傳第七十三

金國語解

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國姓為某漢姓為某後魏孝文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

官稱

都勃極烈 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

諳版勃極烈 官之尊且貴者

國論勃極烈 尊禮優崇得自由者

胡魯勃極烈 統領官之稱

移賚勃極烈 位第三曰移賚

阿買勃極烈 治城邑者

乙室勃極烈 迎迓之官

札失哈勃極烈 守官署之稱

昃勃極烈 陰陽之官

迭勃極烈 倅貳之職

猛安 千夫長 謀克 百夫長也

諸乣詳穩 邊戍之官

諸移里堇 部落墟砦之首領詳穩移里堇本遼語金人因之而稍異同焉

禿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
烏魯古牧圉之官
斡里朶官府治事之所
人事
孛論出胎之名
阿胡迭長子 骨赧季也 蒲陽温曰幼子
益都次弟之通稱 第九曰烏也 十六曰女魯歡
拔答海客之通稱
山只昆舍人也
撒亦孛奇男子 撒答吉老人之稱也
什古乃瘠人 撒合棒䓤黑之名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孫貌不揚也
阿徒罕採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採捕者 阿里喜圍獵也
拔里速角觝戲者
阿离合懣臂鷹鶻者
胡魯剌戶長 阿合人奴也
兀术曰頭 粘罕心也 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盤里合將指
三合人之酣也
牙吾塔瘍瘡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石哥里溲疾
謾都訶癡騃之謂
謀良虎尫頑之名皆不美之稱也
與人同受福曰忽都 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鶻不失酒醒也 奴申和睦之義
訛出虎寬容之名也
賽里安樂 迪古乃來也 撒八迅速之義
烏古出方言曰再休猶言再不復也
凡事之先者曰石倫 以物與人已然曰阿里白
吾里補畜積之名
習失猶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帶 取以名子者猶言貨取如物然也
物象
兀典明星
阿鄰山 太神高也
山之上銳者曰哈丹 坡陀曰阿懶 大而峻曰斜魯
忒鄰海也 沙忽帶舟也
生鐵曰斡論 釜曰闍母 刃曰斜烈 婆盧火者挺

也
金曰按春　銀朮可珠也
布囊曰蒲盧渾　金曰阿里虎　罐曰活女
烏烈草廩也　沙剌衣襟也
活腊胡色之赤者也
胡剌竈突

物類

桓端松　阿虎里松子　孰管蓮也
活离罕羔　合喜犬子　訛古乃犬之有文者
斜哥貂鼠　蒲阿山雞　窩謀罕鳥卵也

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烏古論曰商　乞石烈曰高
徒單曰杜　女奚烈曰郎　兀顏曰朱　蒲察曰李
顏盞曰張　温迪罕曰温　石抹曰蕭　奥屯曰曹
孛朮魯曰魯　移剌曰劉　斡勒曰石　納剌曰康
夾谷曰仝　裴滿曰麻　尼忙古曰魚　斡准曰趙
阿典曰雷　阿里侃曰何　温敦曰空　吾魯曰惠
抹顏曰孟　都烈曰強　散荅曰駱　呵不哈曰田
烏林荅曰蔡　僕散曰林　朮虎曰董　古里甲曰汪
其後氏族或因人變易難以徧舉姑載其可知者云

金國語解終

列傳第七十三